武俠世界

談亭會（天下四大名捕故事集） 溫涼玉·文

這是一個推理味極濃的新派武俠小說。有驚心動魄的一流高手捨身相搏，有刻骨纏綿的男歡女愛柔情萬縷，更有一夕數驚的情節橋段變化萬千，四大名捕故事裡最令人關心的武林四大世家子弟，竟因一念之差，一足之失，釀至瀰天大禍，互相廝拚殘殺，以致伺伏幕後的可怕人物有機可乘……



恭賀新禧

第25年

47

$4.00

編者話 春回大地，萬象更新，農曆甲子年已降臨，本刊同人謹祝各位讀者新年進步，萬事如意，邁向欣欣向榮未來美景，達到心中實踐的所願，身心愉快，健康快樂，為祝為頌。

**　　**　　**

今期迎歲巨型小說刊出溫凉玉的四大名捕故事——「談亭會」。是一部推理性極濃的新派武俠巨著，內容有驚心動魄的一流高手捨身相搏決鬥，亦有刻骨纏綿的男歡女愛場面活現，更有一夕數驚的情節和橋段千變萬化，是作者溫凉玉君近期精心之作，敬請不容錯過，詳情請參閱今期本刊第3頁。

**　　**　　**

齊雲飛故事「胡姬」上期雖然終結，但餘情未了，今期接續刊出該故事之二「鐘聲魅影」。內容講述齊雲飛到相國寺送信所遭遇一連串厄運困境，危機重重，驚心步步。曲折懸疑，推理細緻，萬勿錯過。

**　　**　　**

新春期間，龍乘風為各位精心構思一部佳作——「浪子奇行」，是雪刀浪子故事集裡最突出的一部作品，正是怪人怪事，奇俠奇行，下期與你見面。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114.00
	一年港幣$22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135.00
	一年港幣$27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武俠世界

第25年
第47期
（總號128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環球小說畫名家
每週新書多姿彩

馬雲新作

千門奇俠

千門奇俠
千門奇俠故事
每本七元

名人
千門奇俠故事
馬雲著
每本八元

古玩
千門奇俠故事
馬雲著
每本九元

環球出版社出版
H.K.N.G.

「四大名捕」傳奇故事

談亭會

溫凉玉・文
可　飛・圖



野薹花上的血跡

談亭，一稱博奕亭，凡遇喜慶節日，小販雲集叫賣，市肆熱鬧，下至老百姓，上至官貴人，喜留連該處談笑、對奕、看燈、交遊，甚或畫舫賞月，青樓尋樂，坐聆講古，醉賦撫琴。

「談亭之戰」却是武林中一場重要的戰役，這一場對江湖的影响，固然深遠，但這一役所牽涉的後果，是挑戰者與所想不到的。

「談亭之戰」，正是藍元山約戰周白宇！

× × ×

一匹快馬，鬃毛激揚，嘶聲清遠，馬身上毛色如同烏雲蓋雪，馬背上還有三點棗紅，像三朵勁麗的牡丹花開在這匹驃馬的身上。

馬上的人，衣白如雪，臉如冠玉，背後挽了一柄長劍，雙腿緊夾馬肚，正要掠過權家溝，直撲幽州談亭。

馬上的人便是周白宇。

周白宇此刻臉上正掛着幸福而傲慢的微笑，因爲在他腦中正在想到他心愛的未婚妻子白欣如身穿雪白的羅衫，替他送別，那時荻花飄飛，他在官道口策馬催發，白欣如揚起她那春葱也似的小手，企起脚尖叫道：「宇哥，你一定打贏的，我等你回來。」

周白宇在疾馳的馬上，嘴角的笑意愈來愈濃，那是因爲他想到白欣如對他的信心，就是他自己的信心，白欣如眸眼裏的星輝，就是他勝利時劍花的光芒。

生死决於俄頃之間，以劍的星光點亮生命的榮光，是周白宇的追求和想望，儘管他在江湖上曾經一再受挫，他所統領的「北城」也幾乎遭受滅門之禍，但是，他却仍然意興勃勃，只有在江湖的大浪大風，才能使他這艘勁舟發出伏波懾浪的潛力來。

他一定能勝的。

多少次強敵佔盡了優勢，但他的志氣和劍氣，在巨艱中發揮了令羣魔胆喪的光采，最終仍取得了勝利。

不過，這一次的敵手，不是邪魔，而是藍元山。

「西鎮」藍元山。

江湖上爲爭名奪利而引起的腥風血雨，本就在所難免，「武林四大家」，東堡南寨西鎭北城，守望相顧，互爲奥援多年，每有強仇伺伏，四大家必傾竭所能，同仇敵愾，也不知擊退了多少強敵。

可是「文無第一，武無第二」，四大家地位一旦鞏固，難免想擴張，彼此相埒的實力，勢將此消彼長，一决高下，何況，四大家中的南寨殷乘風和北城周白宇，俱是年少藝高，難免心高氣傲，年紀最大的東堡黃天星，要不是近年來被「魔姑」姬搖花一顆鐵胆，碎了幾根脅骨，和一身嚴重的內傷，黃天星早就發動一場擂台决戰了。

「武林四大家」雖是被目爲主掌武林正義的四條支柱，但爭強鬥勝，連東堡，西鎭、南寨、北城、也不例外。

周白宇納悶的是，怎麽首先發動挑釁的是藍元山！

藍元山一向沉着，淡泊，是故「四大家」中，以藍元山最不出名，但武功也最不可測。

「四大家」情勢上非要分個高下不可，這點周白宇是相當瞭解，可是怎麽會是藍元山先下戰書，而第一個挑戰的，就是自己？

這樣想着的時候，周白宇唇邊的笑意，變作了眉心的結。

而就在這個時候，風勁沁凉，河草青青，突然傳來一聲女子的呼救。

× × ×

周白宇勒馬，轉轡，雙腿一挾，那匹紫雲騮像箭矢一般標出去。

馬近江邊之際，女子呼救之聲已變成悶叫，逐漸微弱，發出小動物將被野獸摧殘時令人心疼憐憫的哀喚。

河畔的野薹花似仙女的燦笑，開滿了江邊，看青草地上，也散落了數十朶白薹花，正被五個大漢十隻脚殘忍的踐踏着。

花瓣是脆弱的，經不起踩踏。

倒在草叢有一個女子，裙裾已被掀起，衣衫也被脫去了一半，披落的黑髮在匀細的脖子上，形成一種令人怦然心動的美姿，兩個大漢正在制止她的掙扎。

那五個大漢凝望這女子雖正在面臨極可怕的侮辱，但依然有一種傲視的冷然，心頭不禁有些微慌張，他們便用淫狎的語言來調笑，要激起女子的羞侮和他們的獸性。

「哈哈，這麽漂亮的美人兒，千金都買不到，今個兒却教哥兒們樂了。」

「沒想到居然有這麽美的妞兒到江邊來採薹花，總算叫大爺遇上了。」

「小姑娘嚐過欲仙欲死沒有？不要怕，不用一會兒就好了，留妳一條命慢慢回味。」

「怎麽樣？別害羞，這裏只有我們和江水看到。」說着用手搭到女子肩上。

那女子像被一條可怕的毛虫沾上了，慌忙撥開了他的手，想逃，但又給一人絆倒：「在這草地上，好舒服的，咱們『叫春五貓』，除了聯手劍，聯手在這方面也是……」

驟然間，他的聲音像一管簫吹奏時突然裂成了兩爿一樣，扭曲了。

他的臉孔也扭曲。

一柄雪玉也似的長劍，「嗖」地自江草叢中遞出來，刺進他的小腹裏去。

一個眉飛入鬢，神完氣足的青年巍然

自草地中野薑花間站了起來。

「『貓兒叫春五大仙』末氏兄弟的劍陣，從今以後，絕跡江湖。」他的聲音帶着冷淡的譏誚，他一上來就毀掉一人。

末氏兄弟互望一眼，似被人猛淋了一盆水似的，慾火都消失了，怒火却要從七竅噴發出來，「你，你是什麽人？」

「何方鼠輩，敢施暗算——」

這句話還沒有罵完，周白宇已「嗖」地收劍。

他收劍之快，如同出劍一樣。誰也未曾見他出劍，只看見末斐相中劍。

此刻周白宇劍又回到劍鞘中，「噗」地一聲，他身邊的一簇野薑花白色花瓣上噴滿了鮮血。

末斐相倒在青青草上。

末氏四兄弟怒吼，一齊拔劍，他們雖是四人一起拔劍，但劍聲「錚，嗆，嗤，嘯」四响不同，那是因爲他們四人手上的劍，有的長，有的短，有的粗，有的細，而且長的是蛇形曲劍，短的是三尖六刄，粗的是鈎頭虎撐，細的是軟鐵緬劍，都不一樣。看來如果末斐相不死，他拔出來的劍也一定與衆不同。

周白宇彎腰，拎起地上一件衣衫，鼻際裏只聞到一陣香氣，心中微微嘆息。

他低下頭的時候，末氏兄弟正想發動，却發現這氣定神閑的青年，彎腰垂首的時候，雙目冷冷看着他們，四人都覺得自己彷似跟厲電打了個交鋒，心中突突亂跳，一時都動不了手。

周白宇把衣衫往女子處丟去，拍了拍手，淡定地遊目四顧。

「你們的『貓兒叫春』劍勢，已少了一個人，不必再打了。」

「拔你的劍。」末氏老大末軍投吼叫道。

「眞正的劍手，劍是在劍鞘裏的，」周白宇傲慢地笑了，「劍出鞘之時就是敵手亡魂之際。」

他指着四個繃緊如弦的人淡淡地道：「持劍囂叫的人，不叫劍手——」

「叫你媽的！」末氏兄弟的劍發出四種完全不同的急嘯銳鳴，刺、戮、斬、劈，攻向周白宇。

同時間夾雜着女子的一聲呼叫。

周白宇的身形像一隻大風車般旋轉着，已避過三柄劍，三柄劍都是堪堪掠過他的衣衫。

「噹」的一响，他劍拔鞘半尺，架住末紅志的的中鋒劍。

刹那間二劍交擊，星火四濺。

末紅志被星花所濺，只好闔上眼睛，只一瞬間。但他再睜開眼睛的時候，胸膛已多了一個洞，噴出了血泉，他也爲一陣刺骨的難受而倒在地上。

「第二個。」

周白宇從容地回身，在三柄夾着風雷雨之聲的劍光中穿身而起，他也未回頭，三個敵手更不及回身之際，他一劍已反手刺穿末斑常的背心。

怒吼聲轉變爲懼呼聲。

交手僅三招，地上已多了三具屍體，五個想肆欲自快的人，一下子，只剩下了少數，這驚畏是不可言喻的。

賸下的末軍投，末山悌的眼睛開始向四週的草叢遊轉。

周白宇冷笑道：「你們作惡多端，我饒你們不得！」

他長身而起，但末氏兩兄弟，却在同時間，左右分竄，搶入草叢間。

其實周白宇也最忌這一點，若剩下這兩人分頭鼠竄，自己追殺一人容易，要一個不漏就難，所以他故意用話震住他們，好一擊搏殺兩人。

可是末氏五劍雖遠非周白宇之敵，但江湖閱歷頗多，一見勢頭不對，分頭扯呼，圖個生機！

周白宇撲起，兩人已分左右躍出，周白宇微一躊躇，已來到末軍投背後。

末軍投像一隻袋鼠般躍了出去，落地再跳，半空中身子裂成兩半，因勢道未消，血雨般的身子仍往前撲，撲落地上。

周白宇雖然殺了末軍投，心知想返過來追殺末山悌就不容易了，可是當他回過身來的時候，就聽到末山悌的一聲慘嚎。

原來末山悌掠起之際，那女子發狠用懷劍趁他慌亂之際，刺中他的下脇裏去，末山悌死於這個女子之手，自己也充滿着驚疑與不信，所以哀呼得特別悽厲。

他掙扎要用劍刺殺對方，但劍至中途已脫力，劍落下，他的一隻手，却落在女子肩膊上，人也撲倒在女子身上。

那女子一面撥開，一面蹙着秀眉，像快要哭出來了，好像沾在身上的是些黏黏的東西，她揮也揮不去。

女子殺了末山悌，脚也嚇得發了軟，咕嚟坐在草堆上，在她猶似芙蓉的美靨上留着驚悸、悲痛、憤恨和復仇的痛快、厭惡的憎怨，但江畔野薑花跟她姣好的臉目一映，這女子就像小家碧玉裏的白蓮花，孤傲而可憐。

這女子的服飾凌亂，花容慘淡，但露出來薄短小衫，襯着白羽雙重小衣，坦露出來柔靜的白頸、肩、腰却在綠草與白花野地上，透露出一服強烈的美，這在周白宇來說，連白欣如都不曾給他那麽玲瓏浮凸的感覺。

周白宇忙歛定心神，搶過來一把揪住這未咽氣的末山悌：「幽州一帶近來的七宗豪門艷屍刦殺案，是不是你們所爲？」

幽、薊二州，最近一連串發生了七宗駭人聽聞的刦殺案，死的都是才藝雙全的名女子，這七位女子在江湖上武林中有着一定的地位，其中有些女子的武功還在「仙子女俠」白欣如之上，這七位女子是：

淮北第一英雄龍在田的夫人顧秋暖；

「青梅女俠」段柔青；

御史岑策蹤岑大人掌上明珠岑燕若；

「燕雲劍派」女掌門人尤菊劍；

「富可敵國」錢山谷大老闆愛妾殷麗情；

「琴棋詩書畫、劍掌刀槍兵」十般精通的「十全才女」于素冬；

女豪俠冷迷菊。

爲了這七個奇女子神秘身亡、死時又身無寸縷，家裏被洗刦一空的案子，官府不單飛騎請「四大名捕」中追命先行趕來援助，就連無情也動身到幽州來，而且武林中的女子暗自危懼，白欣如還聯同了六位武林中俠女來協助聯防、破案。

周白宇原本也爲此案大傷腦筋，全面對付，研緝兇徒之際，沒想到西鎭藍元山會在此時下戰書，他只好倉促應戰。

雖然倉促，仍懷着必勝之心。

只是那七宗奇案，他一直念念不忘，是以要趁末山悌未死，要從他口中迫出一些什麽來。

「不……不是……不是我們……」末山悌翻着眼，嘴裏冒着鮮血：「不是我們幹的——」終於嚥了氣。

周白宇發覺他抓住的是一個死人的時候，心裏一陣失落。

不過，他相信末山悌的話。

周白宇當然相信「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其實他更堅信，憑這「叫春貓」的劍法，在喪命的七名女子中，就算是五人聯攻，他們最多只能够贏那七位女子中的一人，跟另一女子或許可以打成平手，其他的則必敗無疑。

憑「叫春五貓」，還幹不起這等大案子！

他緩緩地拔出了懷劍，鮮血又像夕陽洒在江上的紅霞一般，濺在白花瓣上。

女子低吁一聲，她似乎很怕看到血。

但她的膝上，正在淌着血。

鮮血染紅了她白色的裙裾。

周白宇過去蹲下來，那女子似乎有些退縮，終於使得周白宇撕了他自己衣袖上的布衫，替她包紮好小腿上的傷口。

周白宇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女子，有着那末渾美又纖巧的足踝，她的血沾在他的手上，河邊風大，薑花皎潔的一味點頭，雨點，終於大了起來。

雨中情

雨點首先使河面上像織布機上的絲網，密密織成了一片，一些雨點洒在女子的頸上，女子稍爲瑟縮了一下。

周白宇指着自己道：「我是北城周白宇。」周白宇在江湖上不管會不會武，大都聽過他的名聲，他尤其得意的是在廿二歲之年就當上「武林四大家」之一的宗主，六年來數遇强仇，屢遭挑衅，但他領導下的北城舞陽城依然屹立不倒，而與他敵對的帮派組織，大多早已烟消雲散。

所以周白宇十分珍惜自己的名聲，而且也自恃自己的聲名。

那女子點點頭，縱使此刻她衣飾凌亂，但是有一種大家閨秀的氣質逼人而來。

周白宇又道：「現在沒事了。」他指指地上的死人，心裏在想：妳也不要難過了，反正碰過妳的人都死了，這事誰都不會傳出去。

那女的又點點頭，烏髮繞在白皙的脖子上，有一種驚心的嫵媚。

周白宇說：「雨要下了，我們快離開這裏罷。」這時河畔草叢已因雨點响起了一陣簌簌的輕响，野薑花瓣的鮮血漸被洗成淺紅，漸漸回到原來嬌柔的白色。

周白宇望望天色：「眞的要下大雨了。」那女子忽然掩泣起來，哭得很難過，很傷心。周白宇只好走過去拍拍她的肩膀，河風送來，幾經髮絲飛到周白宇的鼻端，一股清心的金蘭堂粉香，令周白宇幾乎眩了一眩。

女子也縮了一縮，周白宇的手便拍了個空，她潔白如野薑花瓣的臉頰，驀現了一種令人動心的緋紅。

女子也不哭了，徐徐站了起來。

周白宇深吸了一口氣，不去看她，引路而出，找到了那匹動如疾風靜如磐石的棗騮馬。

那馬兒見主人和一女子回來，嘶鳴了一聲，在急雨中聽來份外蕭索。

周白宇回頭看去，只見女子緩緩跟了過來，用手掩住衣衫撕破的地方。

周白宇說道：「雨越來越大了，請上馬。」

那女子轉動着悽楚的眸子，看了看馬駄，幽幽道：「那……你呢？」

周白宇怔了一怔，他在江湖上闖蕩慣了，也沒避過什麽嫌來，男的女的別說共騎策縱，就連同榻相對也沒有顧忌。不過女子這一問，周白宇倒是靦覥了起來。

「我……我走路跟去。」

「那怎麽好……不好的。」女子幽幽地說。

「不要緊，沒有關係；」周白宇心中正盤算着有沒有把握，「我脚快，追得上的，前面不遠就是權家溝了。姑娘附近有沒有居處？」

女子搖首，垂頭。

周白宇心裏納悶，她單身一個女人，沒有伙伴，又不是住在近處，居然到河邊來採花？這可奇了！但他內心中又有一種近乎幻想的欲求，雖然連他自己也弄不清楚到底是什麽，但他此際只巴望女子遲一些才走讓他多見一時半刻，也是好的。

雨下得偏急了一些，棗騮馬擧起前蹄，又鳴了一聲，似乎催喚他的主人。

「那末……我們先到權家溝過宿，妳看好罷？」

女子垂下了頭，默然同意。

「妳大概是住在幽州了？」周白宇說得興奮起來，「我也是要赴幽州，待明日我送妳過去如何？」

女子忽然低聲說了一句：「感謝壯士救命大恩。」周白宇覺得她的聲音像雨點敲在野薑花瓣上的音樂。

那女子又說了一句：「小女子名叫小霍。」

周白宇呆了一呆，「小霍」畢竟不像是這一個溫婉女子的名字，但唸着的時候又覺挺像的。他一時不知如何是好，只能說：「請，請上馬。」

紫騮馬又亂踏了幾步，嘶鳴了一聲，向他眨了眨眼睛，如果馬是通人性的話，那是取笑他的狼狽失態了？

小霍輕聲道：「依小女子之見，壯士……一起上馬，好嗎？」

周白宇期期艾艾地道：「這……不大好吧，男女……」話一出口，已然後悔，便沒說下去。

小霍說：「我命是壯士救的，貞潔也是壯士保的，如壯士不棄，小女子亦不敢作態避嫌。」

周白宇聽這一說，豪氣霓生，大聲道：「好，且上馬吧！」伸手一扶，把小霍攙上馬背，他自己也躍上馬後，雙臂繞過小霍雙肩攬轡，呼喝一聲，馬捲四蹄，在雨中疾馳而去。

雨中飛騎。

雨越來越大，把滿山遍野織成一片灰網，細密的雨聲和急密的蹄聲釀成一種單調而無依的節奏，路上顚簸，周白宇感覺到雙臂中的小霍微顫的肩膊，不禁坐得靠近一些，然而幽香襲入鼻端，猶似懷裏端捧了一株散發着清香的野薑花。

小霍雪白潤勻的耳珠，也感到男子催馬呼喝時的熱氣。她本來冰凍欲僵的身體，在大雨中，反而熱奮了起來。

周白宇策馬控轡在雨中衝刺着覓一條可行的路，在雨中開道而出，讓他在顚簸顫動中有一種與之共騎、同舟共濟、共生死的感覺。而她的血液彷彿在雨中燃燒，雨水浸透了他們的衣衫，彼此的熱氣呵呼裏，血液都疑似流入對方體內了。

小霍爲這種感覺而把全身體力都依在他懷裏。

所以等到他們抵達權家溝下馬報宿時，他們已似相交十數年，先前的羞赧巳全不存在了。

× × ×

他們在客棧開了兩間房，換過濕淋淋的衣衫，這客店是附設飯菜的，他們覺得在男的抑或在女的房間用膳都似有不便，所以下來飯堂，兩人相視一笑，周白宇吩咐店伙用最好的草料餵馬之後，便與小霍叫了幾碟熱騰騰的小菜，因爲剛從秋寒的冷雨裏浸澈過，所以，他們也叫了瓶「古城燒」。

店外灰濛濛像一張染墨的渲紫，用棉花也吸不乾的濕意。

權家溝的幾間店面，幾條橫街，灰樸樸的像佈景板畫一般，在雨簷下串着長長的水練，毫無生氣。

店裏有一盆炭火，生得很旺，幾個倦乏的旅人，圍着炭火搓手取暖。

周白宇和小霍的心，却是暖的。

「古城燒」不單燒沸了他們體內的血，也把小霍臉靨燙起兩片紅雲。

他們很少說話，吃得也很少，漫寂的雨中，馬房偶爾有一兩聲寂寞的馬鳴。

周白宇和小霍離開了飯桌，回到樓上房間，他們從不同的房號出來，却回到同一間房間去。

因爲下的是漫漫夜雨，店家挑出來的紅燈籠，就回擱在窗檽裏邊，兩盞紅燭映着「食」，「宿」兩個字，模模糊糊，朦朦朧朧透着陳舊的喜氣。

周白宇看見小霍雙頰鮮潤多羞的紅潮，他禁不住伸手去碰觸它。雨中的長街上只有一個跛僧吹着悽涼的洞簫慢慢走過。

小霍的喘息忽然急促起來，因爲難以呼吸而伸長的脖子，那雪白細勻的頸讓周白宇忍不住將唇蓋上去。

小霍全身脫了力似的向後退着，扯倒了蚊帳，喘息着道：「不要，不要……」但又只剩下急促的呼息，半响才自牙齦迸出了一句話：

「你……你會後悔的。」

周白宇如雨中的海，狂漲的潮水，小霍的話，只使到他一怔：後悔？他隨即想：有什麽好後悔的！得到這樣的女子，死也不會後悔！接着他的思緒，全被狂潮吞噬。

當然他沒有發覺小霍在說那句話的時候，抓緊蚊帳的右手，因爲太用力，指中已切入掌心裏。蚊帳終於坍落下來，輕而柔軟的把兩人覆蓋。

× × ×

次日。周白宇在猶間隔着點着水珠的瓦簷下，翻身上馬，他深吸一口氣，這是一個多霧的清晨，今晚，他就要趕赴談亭，與西鎭藍元山一較高低。

他登上馬的時候，吸着清晨雨後的空氣，覺得天地間渾似無事不可爲。

他回味起昨夜的荒唐，嘴邊有一抹笑意，他覺自己的運氣實在不錯，憑着這樣的運道，一定可以擊敗藍元山。

唯一有些痲煩的是：他不知如何安置自己的未婚妻白欣如和小霍，不過，他決定在決戰之前，不去想這些煩惱事，而要用這股得志時的銳氣，挫敗藍元山之後，得到光榮勝利時再作處理。

他在馬上回身向簷邊對他癡癡揮手的小霍，在半空中揚着有力的手掌大聲喊道：「妳就在此地等我，我打贏了就回來看妳。」

他一面策馬趕路，一面覺得自己實在太幸福了，只是在昨天早晨，送他的是像一朵白薔薇的白欣如，今天早上送他的却是像一株野薑花的小霍。

所以他騎在馬上，就似行在雲端一般，也眞不到响午，巳抵達幽州。

周白宇先行投宿，打坐調息，將本身的殺氣與功力，都調弄至最完美的狀態——他要以最無瑕的戰意，擊倒西鎭伏犀鎭主藍元山。

當他運氣練功之際，覺得自己功力發揮到淋漓盡致，心中很是滿意，因爲對方是以渾宏的內功名震天下的藍元山，今夜之戰，單靠劍法只怕是解決不了的。

原來周白宇青年得意，儼然一方之雄，此外，他還是武林中年輕一代罕見的內、外功兼修且有特殊造詣的高手。

他的內功傳自龍虎山人的「龍虎合擊大法」，而且是以少林旁枝俗家子弟身份精通「無相神功」，還能把精湛內力轉化成無堅不摧的「仙人指」！

但他的外號却叫做「閃電劍」。

他的內功愈是渾厚，劍法愈迅疾，在武林中的地位更是愈高，在江湖上後起一輩中，鮮能有人堪與之比肩的。

他殺「叫春五貓」末氏五兄弟的時候，就只用了他的快劍，巳使末氏五人中有四人死在他劍下。而他的武功、才智，更是人盡皆知。

周白宇雖然還不是武林四大家中最年輕的宗主，他比南寨殷乘風長二歲，可是，四大家中以他最出名，也最有號召力。

西鎭却是「四大家」中最少牽涉江湖恩怨、武林是非的一家。

藍元山是伏犀鎭鎭主，比周白宇年長十歲，極少與人交手，但是，傳說中此人的內功巳高到不可思議的境界，連曾經以宏厚掌力稱「內家第一君」的陶千雲，故意用語言相激，逼得藍元山出手和他對了三掌，而陶千雲從此一病三年，那是因爲他竭盡全力才能化解這三掌潛入體裏的內勁，以致他腎虧血耗，幾乎斷送了一條性命！

而傳聞裏藍元山爲人之審愼也到了令

人咋舌的地步，不但食用前俱以銀針試毒，而且吃後能將嚥下多少粒飯米的數字都能確悉無誤，這種態度用在辦事上，使得伏犀鎭雖非一夜成名，但事業蒸蒸日上，從窮鄉僻壤之地，漸漸可與最有錢財勢力的東堡撼天堡不相上下。

藍元山的決戰，第一個就挑周白宇。對於這點，周白宇是有些不解，但他完全不怕。

年輕人的鬪志，就算是觸着了焰火，也當是一種歷練，不曉得痛楚與懼怕。

周白宇只想早一些見到藍元山，早一些決戰，早一些勝利，早一些見到小霍。

× × ×

周白宇在談亭見到了藍元山。

那是晚上。談亭笙歌鶯語，街道上人山人海，花燈如畫。

周白宇和藍元山看見綵燈，同時想起：哦，原來中秋不遠了。

他們想到這一點的時候，不約而同，看到了夜穹上的大半弦清冷的月亮，離那熙熙攘攘的人羣是如許地近，但越發顯得孤清。

他們的視綫重新回到熱鬧的人羣中，就發現了夾在人潮中像岩石一般的對方。

× × ×

有燕子飛過巷子，在擠逼的人潮頭上翺翔，穿巷而過，花燈盞盞，映得人臉上喜氣洋溢，但留不住燕子駐足。

「眞有燕子。」藍元山身著一件天藍色的綢布長袍，臉白勝雪，但虬髯滿腮。

「是。」周白宇爲這敵手神態的悠閑而起肅然之敬。

「我們這一戰，在熱鬧的地方打，在幽靜的情形下結束，好嗎？」這是藍元山的第二句話。

周白宇當然明白這句話的用意。

「武林四大家」畢竟是白道上聲息互通的派系，是故，東堡西鎭南寨北城雖到了情勢上非要分個勝負賓主不可之際，但不致於公開的血鬥火拚，只是四大家中的代表人一分輸輕便可。

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武林四大家」有一點跟「四大名捕」共通之處，就是維護武林正義，除暴安良，雖然兩者之間的作法和看法都有小異，但是無碍於大同的鵠的。

如果黑道邪魔得悉「武林四大家」相互廝搏，豈不額手稱慶，甚至乎要趁火打刦？

這種情形無論藍元山或周白宇，都誠不願見的，所以這一戰，雖重大而未有轟動。

而且，如果這一場決戰，讓與「四大家」交情甚篤的「四大名捕」所悉，一定會全力制止這種情形發生的。

這些，在藍元山的約戰書裏，都巳說得很清楚，在決戰之前，決不張揚，越不爲人知越好。但這一戰爲示公平公道，所以在公開的場合裏決鬥，決定勝敗之後，方爲人知。

是故他們選在最熱鬧的談亭，作最寂靜的格鬥。

× × ×

街角有撫弦吟詩之聲傳來，傳入街口的喧囂之中，彷彿鋼鐃敲打之中的一絲清音。

藍元山笑了。他的袍袖很長，滾鑲白袖邊，垂及地上。

「我是練內功的，你的『仙人指』，『龍虎合擊大法』，『無相神功』，我聞名巳久，也仰慕至深。」

「不敢。」周白宇微笑着等藍元山把話說下去。

「我們互較藝技，就在此處，誰失手爲人所知，便作負論，如何？」藍元山剔起了一邊眉毛，以致使他的臉目看來，像劇譜中的面相錯挑了一邊眉毛。

周白宇沒有說話。

他只緩緩把兩隻手，平擧及胸，抱了一抱。

這一抱在武林中的意思，是一個「請」字。

藍元山點了點頭，走到旁邊一家當席字畫店的桌旁，那賣畫的老秀才忙不迭地問：「客官，要看山水還是字畫，我有仿顏體的極品……」

藍元山抽起一幅畫，「嗖」地一聲，畫軸疾舒，隨着畫頁的乍現，這字畫直似繃彈的鋼片一般，卷軸撞向周白宇。

藍元山笑着說：「周世兄請賞鑒。」

談亭之戰

周白宇面對疾撞而來的卷軸，着實吃了一驚，那卷軸山水，蘊有一種沛莫可禦的眞力，周白宇若給撞中，就像岩石敲在鷄蛋殼上一般，如果閃躱，則是敗了這一回合。

他一伸手，五指扣住卷軸。

藍元山右手背負於藍袍之後，他只有一隻白生生的左手抛出了卷軸，那一端仍執在他手裏。

右手的五指。

嵩山古深禪師所傳的「仙人指」。

指勁扣在卷軸上，他立即感覺到對方透過畫紙傳來的萬濤排壑般的內力，彷彿一波又一波似的勁道，要把他的五隻手指，彈得筋肉支離，飛向半空！

他的五指「仙人指」勁，源源湧出。

藍元山一邊眉毛又剔了起來，相貌十分古怪，他也正感到五指割肉的刀鋒一般之勁道，正切入他的掌心。

兩人臉上俱微笑着，俯身觀畫。

那賣畫的老秀才仍想不通那藍袍人爲何一伸手就把畫軸準確無訛的彈給這白衣客。

這畫裏是幾筆淡硃，畫的是一位仕女，衣裾欲破空飛去，上書「千載有餘情」，筆意輕靈翻動，背景千山萬水，寂天寞地，但惘悵無味，迫人而來。

周白宇笑道：「端的是好畫，人情物意，俱見工筆。」

藍元山微笑道：「筆勢峭直刻深，却是妙手偶得之作，實爲難得。」

那落魄秀才原是這畫的作者，聽得如此盛讚，正心花怒放，趨前道：「這……這是不才之劣作，承蒙二位慧眼挑中，就算三分——」

說到這裏，他的視綫落在畫紙上，却幾乎收不回來。

他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剛才畫上的顏色還好好的，但而今色彩正在逐漸褪去，只剩下淡紅幾抹，以及「千載有餘情」五個字，這五個字他還是特別請一位名家來題的，但已經筆跡模糊了。

他本不相信自己眼中所見，偏生在此時畫裏的色彩仍在消褪中。

他當然不會注意到周白宇和藍元山在此消彼長，千山競秀，萬壑爭流，飄風驟雨一般的勁力相激中，已滿額是細珠般的汗水。

那個窮秀才「咦」了一聲，揉了揉眼睛，便用手去觸摸那幅畫。

就在此時，那繃緊的畫突然垂鬆下來，兩人都暗自舒出一口長長的氣：如果這畫在兩人功力互爭激盪之際給老秀才碰上了，老秀才必被震得五臟六腑移位而死，這一場拚鬥也等於敗露了。這兩種結果兩人都誠不願見，所以都一齊把內力收了回來。

秀才一摸，只摸到軟綿綿的字畫，老秀才張大了口，只能說出：「這，這……」這不出一個字來，在他而言，褪了色而被人看中的字畫，就是白花花的銀兩在他眼前飛掉了。

藍元山笑着掏出一錠銀子，道：「畫色是褪了，但三分銀子，沒少了你！」說着遞給老秀才。

老秀才登時樂開了花，但瞪着兩銀子苦了臉：「小的，小的找不開……」

周白宇驀然一伸手，挾下一角銀子，道：「這裏大概有五分銀子，不必找贖了罷。」

老秀才難於明白怎麼好生生地一塊銀子能夠被切下一角來，但他看到銀子，樂迷了眼，拿着銀子笑眯眯的打躬作揖，一味笑道：「小店還有很多好畫……」大概他發市以來，最順利也最贏利的就是這單生意。

藍元山見銀兩被切下齊整的一角，如刀削口，便道：「好『仙人指力』！」

周白宇正想謙虛幾句，忽見藍元山手心的銀兩又渾成一團，切口已完全像麵粉一般搓揉不見了，心中一悚，失聲道：「『遠颷神功』？」

藍元山笑笑道：「雕虫小技，不值方家一哂。」

周白宇笑着說道：「我這回倒是見識了武林中傳『以一功破萬功』的『遠颷神功』。」

藍元山淡淡笑道：「下一場，請周世兄揭選吧。」」

這時花燈幻彩，在市肆上排列，有的花燈是滴溜溜地轉，有着西遊人物故事，有的却是栩栩如生的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傳奇，如果一盞花燈是一個傳奇，一則故事，則「談亭」裏有千則故事，萬種傳說。

但擠在人堆裏仰頸子賞燈的人們，既沒有發現人潮裏的格鬥，也沒注意鬧市上天穹裏掛着一輪清冷的月。

周白宇抬頭望着他們眼前不遠兩盞火燈，笑道：「月入歌扇，花承節鼓，藍鎮主，那一盞是你，這一盞是我。」

藍元山一看，這兩盞燈靠自己這邊繪的是武功彪炳的關帝夜談春秋，而周白宇那邊却是傲睨萬物的呂布持戰。

藍元山知周白宇的用意，既把自己喻成養虎爲患的董卓，也含沙射影自己難免一敗之意。他只笑笑，並不答話。

周白宇微微抬頷，道：「哪，你的燈，要熄了。」說這句話的時候，他白袍袖端微微一揚。

一捲急風，直撲關帝燈籠。

燈籠裏有三根蠟燭，但又怎經得起周白宇「無相神功」的捲撲？

周白宇說時便已出手，這是報適才藍元山驟爾以卷軸撞至以牙還牙的手段。藍元山既不能在衆目睽睽下飛身移走燈籠，出手截擊也來不及，也怕匆促之下運聚之「遠颷神功」制不住有備而來的「無相神功」，只見他藍袍微激，一股深沉的勁風，向呂布燈籠反捲了過去。

周白宇暗吃一驚，就算他打熄關帝燈燭，可是自己所屬的呂布燭火被滅，也只是平手，所以他袖袍迴掃，將發出去的勁力，轉了回來，格住「遠颷神功」！

兩度氣流在半空一撞，兩盞燈籠都一陣搖擺激盪，但都沒有熄滅。

賣花燈的老闆發覺有異，「咦」了一聲，出來看個究竟，但什麼都沒有發現，他抓着後腦勺子，實在莫名其妙，不知那來的一陣風，附近周圍的燈籠火舌搖也不搖一下，偏就是他這兩盞名貴大燈搖盪不已。

兩人眞力相交，臉色俱是一變。

藍元山左手袖袍疾揚，另一股內勁，急捲呂布燈。

周白宇另一隻袍袖，也抬了起來，拂了一拂，急襲關帝燈。

這次輪到藍元山將急捲呂布燈的內力收了回來，截擊周白宇的「無相神功」！

兩股內家眞力，又撞在一起，兩盞燈像紙鳶一般翻着轉，老闆這回跑了出來，嘀咕道：「那來的陰風啊？」

明月澄澄，秋涼氣爽，熙攘的人羣裏都不覺有風，偏是兩盞燈籠擺盪不已，不免引起好奇的人駐足圍觀。

於是有人調笑道：「來老闆，你這兩盞眞不賴呀，自己會翻觔斗的唷！」

隔壁的老闆調侃道：「怕是后關帝爺跟呂布將軍打了起來也不一定呢！」

說着的時候，兩盞燈籠吊在綫絲上，依舊翻捲不已，人們都嘖嘖稱奇，但却未料到夾在人叢中的二人正不動聲色，各展奇功，在半空互拚互消。

周白宇以「無相神功」疾摧關帝燈，但都被藍元山所阻，藍元山的「遠颷神功」飛捲呂布燈，也一樣未能奏效。

然而街坊民衆，却是越談越過癮，一人看見藍元山儘是仰着脖子往燈籠望，便走過去碰了碰他，問道：「你不是發癡了罷？」

可是藍元山此刻正在運聚「遠颷神功」，怎容人碰得？平常人一觸上去，只怕早被震得筋散骨離，肝腦塗地，既害了無辜，也敗了陣，藍元山倉忙間悶哼一聲，在刹那間把功力散去。

他散得極快，只不過在轉念間，所以那路人的手搭在他的肩上，一絲迥異的感覺也沒有，只不過藍元山功力倏散，一口氣噎在喉頭，一時答不出話來。

周白宇却就趁這一刹隙縫，摧力急進

，內勁飛撲關帝燈。

但偏有那末巧，一個護花的小女孩看見這公子丰神俊朗，敢情是愛花的人，便用手扯扯他衣袖，問：「公子，公子，買朵花回去……」

周白宇的衣袖聚佈「無相神功」，怎容接觸？若震死小女孩，縱使他滅了燭，也露了相，等於自招失敗，他大驚之下，忙一蹤足，將功力全傳入地下！

小女孩碰觸在他衣袖上的時候，他功力已借土遁消，自然無恙，但霎時之間，半空所密佈的兩種內家功力，突然消失得無形無踪，因而在空中倒生一股逆勁，「呼」一聲，除了關帝，呂布兩盞燈籠外，全條巷街的燈籠一時盡滅。

只賸下街頭月。

× × ×

月色皓潔。

被滅的燈籠全在絲繩上打轉，明明是搖搖欲熄的兩盞燈籠，反而衆暗獨亮，使得不單人人大呼邪門，那兩盞燈籠的老闆也頻頻呼道：「我這兩盞燈籠，一定有神護祐。」結果有人出至高價十兩，這老闆還怕走了寶，硬是不肯賣。

從巷裏的燈籠盡滅，一直到燭光逐一重新點亮，街市一直鬧哄哄的。

尤其是明燈如晝突變黑漆一片，更有人乘機搏亂，不時有女眷驚呼一二傳來。本來這新鮮的話題還必須繼續下去，但另一件新鮮的事情却使「談亭」好事之徒目不暇給，忙不過來。

原來不知那家達官貴人，正在一艘畫舫上祝壽，燃放烟花、冲天炮。

「嘯，呼」地尖响，一簇又一簇五光十色，幻化萬千的燈花，在河塘上空爆開，遮掩了月色，奪去了人們的目光，震起了衆人的讚歎。

也驚起了燕子低飛，惶恐高處不勝寒的烟花，濺灼了牠們的盛裝。

藍元山道：「剛才兩場，有驚無險，算和。」

周白宇道：「我們不能和下去了，要是再和，則是沒有高下之分，一山又如何能藏二虎？」

藍元山笑道：「是，不能再和了。」他說着的時候，雙肩聳動，就似平常人環臂旋動時肩膊也隨着轉動一般，但他只有肩動，手不動。

兩隻燕子，正低飛而過，劃着美麗的弧度。

驀然，在藍元山的頭頂上空，兩隻燕子被一道無形的牆所阻，飛不過去。

兩隻燕子啁啾着要折回，但四面像無形的網，無論兩隻燕子怎麼努力在飛，都闖不出去。

周白宇立即明白過來，他隨手抓起一個攤販所售的絨球，在雙手間搓揉着。

另兩隻燕子，本在被烟花爆竹驚起，低低翱翔過這街巷，準備往雲空裏飛逝，此際忽似被一條無形的絲綫所牽繫，在周白宇頭上，倏沉忽落，完全受一種力量所操縱。

那是周白宇雙手搓揉把弄絨球的無形力量：「龍虎合擊大法」。

藍元山頂上的雙燕既飛不出他內力所罩成無形氣網，周白宇頭上的燕子也一樣飛不出他力道的勁牆。

忽爾「呼」地一聲，藍元山的雙手，手心向上，抬至腰間，看來像整束腰帶，但他頭上的燕子，像勁矢一般，向周白宇勁牆裏闖入，直撞周白宇的那雙燕子。

「彭！彭！蓬！蓬！」又幾道烟火炸起，若不是烟花光采奪目吸引大家的注意，人人都必爲燕子居然在兩人頭上迴旋不去驚鳴不已而稱奇。

藍元山的一對燕子，射向周白宇的一對燕子，立時，在周白宇心裏，造成十分驚慌，因爲藍元山以雙肩使力，就控制了燕子，而雙肘一動，就可以操縱燕子成爲暗器，而他自己的「龍虎合擊大法」，只能以手搓絨球掩飾過去，若稍加提高，不錯能功力加強，但必形跡敗露，讓人知曉他是在與人動手。

這樣一來，他豈不是等於輸了？

這一仗，是萬萬輸不得的。

他未與藍元山一戰之前，已知藍元山決不易對付，但他還不知道藍元山竟難以對付到這種地步，功力也高到這個地步。

烟花、燕子和劍

這一戰無論是誰敗了，便得心服口服，甘拜下風，供對方使喚，變成了對方的附屬。所以這一戰，絕不能敗。

周白宇雙手搓揉愈急，他所控操的兩隻燕子，倏起倏落，矢若流星，使得藍元山的御控的兩隻燕子，始終撞不上。

四隻燕子，急嘯飛射，速度如同箭矢，已遠超過牠們本身的速度。

就在這時，藍元山的手又往上提，到了胸際，看他的樣子，就像普通人在整理衣襟一般悠閒！

周白宇額上的汗雨，已濕透數重衣，手上的絨球，也越搓越急。

那賣絨球的小販也發現了這「顧客」一味猛搓絨球，甚是詫異，便問：「你買是不買，別把我的絨球捏壞了，可賣不出去的呀！」

周白宇心無旁騖，正落盡下風，全力扳持，那有辦法去理會他？所幸那小販見周白宇衣着似貴介公子，不似是買不起的模樣兒，可能是公子哥兒對新奇事物一玩就愛不釋手罷？小販心裏嘀咕幾聲，視綫又被新炸起的富貴榮華烟花吸引過去了。

藍元山一隻眉毛，吊到太陽穴上面去，而他的手，再拈了一拈，拈到了鬢邊，像是在撫手整理凌亂的鬢髮。

周白宇臉色登時大變。

頭頂上四隻燕子响起了急嘯之聲。

又一道烟花在夜空裏誕生，像一朵金色的牡丹，炫示它的昇平。

藍元山的手，已放到髮髻上，像似在綁好頭上方巾，但他的「遠颷神功」，已發揮至第九層的力量！

「波！」一聲輕响，周白宇的一隻燕子，被撞得血肉模糊，在空中直摔下來。

周白宇頭上只剩下一隻燕子！如果連這隻燕子也死了，他便算是敗了。

周白宇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敗給藍元山。他不能敗。

「蓬！」又一道烟花掠起，在長空劃成一條節節洒金的蜈蚣。

藍元山忽覺烟花之外，還有一道閃電，因為太快了，令他看不清楚，電光已寂滅！

一隻屬他掌力的控制的燕子，被齊首揮落！

好快的劍！

藍元山心中一聲讚嘆，隨之而來的是不寒而慄：周白宇竟然出劍。

周白宇在大庭廣衆下亮劍。

可是人們並沒有發覺到周白宇曾經出過劍，他的劍法實在太快了，又適逢這烟花炸放之際，就算有人親眼目覩，也會以為只不過是一點烟花，驟落在此處。

周白宇的劍沒有驚動別人，就不算犯規。

周白宇既可殺掉一隻燕子，就一定能把他的第二隻燕子斬殺。

藍元山想到這裏的刹那：

又一道電光飛起。

又一道烟花綻放。

× × ×

烟花在那夜空構成一幅曲折瑰麗的圖騰。

劍光在烟花中飛射燕子。

燕子在烟花映射中有沒有流露夭折前金色的驚惶？

× × ×

這時忽聽有人叫了一聲：「相公。」

藍元山回過頭去沉喝：「銀仙，快回去！」

藍元山回頭低喝的時候，功力稍弛，劍光本來就在此際射入燕子體內的。

但是，劍光却驟然頓住，像一條蛇正標射出去噬中獵物之際，倏然變成了一塊木頭。

周白宇像一塊木頭。

叫「相公」的人在絨球攤子的前面，五顏六色彩艷的絨球，比不上這女子的一分媚。

——小霍！

× × ×

周白宇心頭發出了一聲低吟。

——原來小霍她就是名聞江湖的霍銀仙！

小霍是藍元山的妻子！

藍元山是小霍的丈夫！

他的「閃電劍」再也不閃電，像嵌在石頭上，凝在空中，剩下的一隻燕子，在藍元山力控之下，被撞成一陣血雨。

剩下的那隻燕子，撞死了自己的同伴，啁啾哀鳴，飛去不返。

不知這隻唯一「刦後餘生」的燕子，再在海闊天空飛翔時，會不會念起牠的同伴？有沒有感覺？

× × ×

又一道烟花，幻出兩隻神蝠。

已有人注意到憑空多了一把亮幌幌的劍，握在一個俊朗的白衣青年手裏。

但這英俊青年的臉上，却似塗了一層白堊一般灰白。

藍衣人已搶身倏進，一手繞搭在他肩上，彷彿是多年知交，很親暱的樣子。

只有周白宇自己知道，他的頭上之處要穴，全在藍元山的控制下。

藍元山低聲在他耳邊說了一句話：「你敗了。」

周白宇喃喃重覆了這一句話：「我敗了。」

藍元山輕輕放開了他，輕聲道：「我不殺你。」

他轉身向小霍道：「銀仙，妳這一喚，確是險極，我這一分心，差點為人所敗，還好……」

周白宇突然跪了下來，用盡平生之力，大聲道：「我是北城舞陽城城主周白宇，今日談亭一戰，為西鎮伏犀鎮鎮主藍元山所敗。周白宇輸得心服口服，絕無怨懟，蒙藍鎮主不殺之恩，周白宇從此以藍鎮主馬首是瞻，任其驅使，絕不違抗！」

原本在市肆中猛見一人拔劍指天，衆已大奇，忽見這人激聲說出這一番話，紛紛圍攏過來看熱鬧，其中也有不少是武林中人，或熟悉江湖中軼事的人，莫不震詫，却又不知兩人何時决了這重大的一戰？

藍元山上前一步，扶起周白宇起來，溫聲道：「咱們生死契上確是如此說，可是，勝敗乃兵家常事，周世兄也不必太認眞。」

周白宇沒有說話。

小霍站在藍元山背後，像在衆生裏一朶冷艷無聲的幽魂。

藍元山笑道：「其實，剛才世兄的『仙人指』，『無相神功』，『龍虎合擊大法』之後，加上『閃電劍』，本已穩操勝卷，却可惜，可惜……」

這時衆人議論紛紛，這樣一件轟動的消息，像雪球一般越滾越大。

「原來北城城主與南鎮鎮主在談亭一決勝負！」

「藍元山打敗了周白宇！」

「周白宇俯首稱臣，永遠為西鎮奴僕哩！」

「這可不得了，原來一向沉默淡泊的藍元山，功力還在風頭最勁鋒芒最露的周白宇之上！」

周白宇低着頭，白衣在夜色燈昏中一片灰黯。

藍元山拍了拍他的肩膊。「你不要難過，以後，我們是金蘭兄弟，不要分彼此。」他指着河上夜穹如漆，眼瞳却閃着粼光寒寒。

「我只要你跟我約一個人。」

「誰？」

「殷乘風。南寨的寨主『急電』殷乘風。」

「啪」地一聲，河塘上夜空中又閃起一道龍胆花樣般的烟花，燦美得像一盆珠鑲着金往河塘裏瀉。

× × ×

快馬像破浪的船。周白宇在馬上。他有暈船的感覺。

那本來是江湖寥落的風中雨中，一場偶然的相逢，一次人生的艷遇，可是此刻周白宇感覺到的不止是悔恨，還有羞恥，以及傷憤……

——他本來可以勝的……却不能勝！

他經過薊州，白欣如在城門迎着他，在晨風中像一朶欲飛的白薔薇，在小棕毛騮上揮着小手：「你回來了，你贏了……」然後她的聲音因瞥見漸近的周白宇沮喪臉色而凝結。

周白宇掠過白欣如身邊，把馬放慢，

一直到擦身而過的時候他才低聲說了一句：「我敗了。」白欣如一怔，一時不知說什麼好。

周白宇一直攬轡徐行，一直至掠過了白欣如身邊，走了一段路，才突然策轡，馬作長嘶，四蹄如飛，急捲而去。

白欣如回過身來，叫道：「你……你去那裏？」

周白宇拋下了一句話：「我到南寨去通知殷乘風，藍元山要約戰他！」

白欣如想策馬追隨，但周白宇在馬蹄踢起的塵烟中已然遠去。白欣如意外地發現石蓬中有一朶白色的小花，正在作艱辛的生長，但柔美的茁放。

× × ×

周白宇的奔馬驟然而止。

周白宇猶在浪的尖峯，驀然沉到冰海的底。他自冥想中乍醒，反手挽劍，却聽一人清越如鐃鈸的聲音刺入耳中。

「怎麼了？白宇兄，你直闖南寨，可是來剷平青天寨來着？」

周白宇呆了一呆，只見站在他面前的，是一頎長略瘦的青年，背後一把無鞘劍，眉宇之間，有過人的精銳明敏，緊抿的唇有一種劍鋒冷的傲慢。

他旁邊有一個小姑娘，一身彩衣，垂髮如瀑，腰上挽一個小花結，結上兩柄玲瓏小劍，那清麗脫俗的容顏，在她臉靨細柔的皮膚上繃緊如花蕾，在燦笑時綻放。

周白宇長嘆了一口氣，下馬，抱拳：「乘風兄，伍姑娘。」

這一男一女，正是「急電」殷乘風，與「彩雲飛」伍彩雲。

殷乘風刀眉倒豎高額上，問：「白宇兄，談亭之戰是不是眞的？」

周白宇垂首：「我敗了。」

殷乘風無謂，只用手大力拍着他的肩膀。周白宇道：「藍元山向你挑戰。」

殷乘風刀眉一豎：「我早就想跟他一戰。」

周白宇道：「在舞陽城城門。」

殷乘風冷笑道：「何時？」

周白宇道：「明日清晨。」

殷乘風道：「好！我去。」

周白宇忍不住道：「乘風兄。」

殷乘風銳利的眼神像一把刀鏡，映照着周白宇的內心。「怎麼？」

「我想……你還是跟，跟伍姑娘一道赴約的好。」

伍彩雲原是前任「南寨」寨主「三絕一聲雷」伍剛中的遺孤，伍剛中因協助朝廷緝拿「絕滅王」楚相玉遇害，由其養子殷乘風獨挑大任，以過人才智，替青天寨在江湖中立下比伍剛中在世時更顯赫的功業，而殷乘風與伍彩雲也是武林中一對金童玉女，感情甚篤。

武林中的聲名決不是一朝一夕換來的，要洒多少滴汗流多少滴血，一將功成萬骨枯，古來征戰幾人回，一分耕耘就一分收獲，沒有憑空而來的收獲。

殷乘風雖不似青天寨前寨主伍剛中劍法內力輕功號稱三絕於武林，但他將全副精力，獨研一「快」字，而「快」字訣又全融聚於劍法之上，單以劍法論，周白宇曾跟他較量過七次，終於承認以劍論劍，殷乘風的劍法乃在他之上。

只是，殷乘風在「武林四大家」中仍算是較弱的一環，但也是最年輕的一人。

所以殷乘風道：「白宇兄是不放心我會戰藍鎮主……担心我敗？」他咧嘴一笑：「我若敗了，自然也尊奉西鎮為宗，不過，我不會敗的。」

周白宇內心一陣刺痛，在未與藍元山「談亭一戰」前，他何嘗不是這麼想？

但他仍是敗了。

而且敗得……

殷乘風又一笑道：「就算我贏不了，也不能要彩雲去帮我，這樣勝敗，又有何意義？」

他望定周白宇，一字一句地道：「白宇兄，這一戰既在舞陽城門，我們情逾手足，但也不許助我。」

「記住，毋論勝負，不能相助。」

周白宇不知說些什麼好，這刹那間，他想到雨中悽婉的小霍，囁嚅地道：「還是……伍姑娘一齊去好一些。」

殷乘風道：「昨天這一帶的『翁家口』又出了事，女捕頭謝紅殿死了。」

周白宇一怔，道：「是處置使謝難成的獨生女兒，幽州唯一女捕快謝紅殿？」

謝紅殿的父親雖是朝廷任命的大官，但謝紅殿的聲名却非憑父威，她的手下擒過三十六個汪洋大盗七大採花賊，單止上述四十三人，幽州其他九個男捕頭，合起來都辦不到的事。可是謝紅殿却單人匹馬，活捉生擒，就憑這一點，幽州第一女名捕的威名就名符其實了。

殷乘風接着歎了一口氣：「她……死於翁家口，離舞陽城不過一里半的路，她正着手追查一件案子，但神秘被人殺死在客棧之中……照她的情形，恐怕是……在毫無防備下遭人暗殺的。」

周白宇深吸了一口氣，撇開謝紅殿是當朝要官的女兒這事不管，單只死者是幽州女捕快這一點，已讓人有「太歲頭上動土」的感覺，而且，謝紅殿的三十六手飛叉絕技，二十五顆軟硬流星飛彈，誰能近得她身邊？

——而今謝紅殿竟然被人暗殺！

周白宇抬目又說道：「眼前面八宗案件……」

殷乘風即道：「手法不完全一樣。前面七宗，有強暴痕跡，顯然先姦後刦殺，這宗只是暗殺。」

「不管是誰做的；」伍彩雲因激怒脹紅了臉，「已經八個人了，我們一定要找到淫賊償命！」

也不知怎的，周白宇看見伍彩雲因怒而激紅的玉靨，竟不敢正視。殷乘風冷然道：「顧秋暖，殷柔青，尤菊劍，岑燕若，殷麗情、冷迷莉，于素冬……還有謝紅殿，八位女俠的性命貞潔……這賊子當眞天理難容！」

周白宇忽然想到嬌秀軟弱的白欣如，心中一陣惶悚。「伍姑娘。」

伍彩雲笑問道：「什麼事呀？」

「妳們不是組織了一個女子的防衞團嗎？欣如她……」

彩雲飛笑了。「是呀，司徒夫人，江愛天，敖夫人，元夫人、奚採桑和我，都是裏面的一員，欣如姊姊也要加入，我們結在一起，一方面可以免於受襲，進而調

查兇手，繩之於法。」

彩雲飛的笑靨比飛花還絢爛，她怒得易也喜得容易，在別人眼裏也許認爲喜怒無常，不過，誰也不會眞的認爲她這麽一個可愛的人兒如此有什麽不對，當眞正看到她的時候。

「我們現在一共有七個女孩子，叫『七姑』『七姑』的目的是要替八位死去的姐姐報仇。」

殷乘風疼惜的望着她，笑了。「我曾問她們爲何不叫『七仙女』？」他向周白宇朗笑道：「七個那末標緻的人兒，自保當無問題，找兇手則難矣。」說罷哈哈大笑。

伍彩雲白了他一眼，但怒中蘊有笑意，少女情懷像蒲公英的種籽，迎多情的風一吹，朶朶抖了開來。

「你不要担心，我們七人常聚一起，欣如姊姊不會有事的。」伍彩雲却知道周白宇內心不安，這是她女子特殊的敏銳感覺。

「我們本來出南寨就是想約同欣如姊一同赴翁家口查案的。」

殷乘風道：「現在的情形，我要赴北城，翁家口還是妳自己去罷。」

伍彩雲仰着臉，她的臉腮漲卜卜的，但又沒有一分多餘的肉，像一塊玉琢細雕的玉墜子，令人愛不惜手。「你去吧，你一定贏的。」

殷乘風眉宇高揚，在陽光下大笑。

陽光下，有大志奮發的年少。

少女永遠信任她的情郎能作出驚天動地的大事！

周白宇的心裏又一陣刺痛，他一生人本不明後悔爲何物，但一下子後悔的事紛至沓來，他也知那一件事令他痛悔一至如此翻不了身。

殷乘風向他微笑道：「怎麽？白宇兄隨我一道去罷？」

周白宇頷首，伍彩雲燦笑說道：「周城主能陪他去，我就更放心了；欣如姊那兒我會找她一道赴『翁家口』的，你別担憂。」

殷乘風哈哈大笑道：「白宇兄作個仲裁，好讓藍元山輸得賴不了賬！不過……」他轉而望向伍彩雲，那眼神跟他平時的神采是完全不同的。

「妳自己也要小心。」

「得了。」伍彩雲彩衣翩翩，心裏甜甜，「我跟欣如姊一道兒走，還怕什麽？到了翁家口，元夫人等五位姐姐都在，何況追命三爺也來了。」

「追命來了？」周白宇一震，脫口問道。

「是呀。」伍彩雲一雙黑白分明的圓眼望着周白宇，「他已來了，八件大案子，不單驚動了他，也驚動了無情大爺，不過是追命三爺先到。」

追命和無情，同是「四大名捕」，其實無情比追命年輕得多，不過投入諸葛先生門下最早也最久，反而是「大師兄」，他自小殘廢，雙腿切去，不諳武功，但智慧、輕功和暗器，黑白二道無人不懼，其他三大名捕也無大拳拳服膺。追命是「四大名捕」中年紀最大的一人，喜酗酒，但神腿無雙，在武林中，鐵手門掌功與追命的腿功，堪稱翹楚。

追命已來了，還有什麽天大案子破不了的？周白宇心裏暗忖。

「所以嘛，」殷乘風接道：「我不能赴翁家口了，萬一給追命三爺遇着，一定不讓我去赴約，這可不行。」

追命跟「武林四大家」交誼極篤，曾協助他們屢渡危艱，追命當然不願見到「武林四大家」之間相互厮拚。

伍彩雲道：「不管江湖上傳言極快，你與藍鎭主決鬥的事，遲早難免爲他所知……」周白宇和藍元山的決戰，幾乎剛結束，就沸沸揚揚傳遍了武林。

故此有人說，江湖中人的口沫，比唐門的暗器還快。

殷乘風嘴角一拗，傲慢地笑道：「不過，那時候，我已戰勝藍元山了。」藍元山擊敗周白宇，而他打敗藍元山，「四大家」家主之位，非他莫屬，況且，黃天星已老邁傷重，而他又不是主動挑衅，而是應藍元山之約接戰的。

在公在私，他都是站在正義與光榮的一面，只要這一戰能贏。

伍彩雲臉上洋溢着向陽的幸福和光：「答應我。」

「什麽事？」

「你打贏了，就不要挑戰黃老堡主了，他已老病無能，不能傷害他的，」伍彩雲走過去偎着殷乘風臂膀說：「反正，黃老堡主也不想再與人爭強逞勝了，你……你要收斂一些。」

殷乘風注視陽光下彩衣的伍彩雲，有一種恍惚的迷眩，但這迷眩是幸福的。他傲然道：「好，妳等我同來，我把打贏後的路上第一朶見到的花，擷給妳。」

伍彩雲燦笑如天仙的光環。

周白宇在他倆的陽光之外。

殺意的晨霧

乳白色的晨霧，在舞陽城口織成厚紗，拔出來的劍，只能望見劍鍔，望不到劍尖。

霧裏的城未醒，遠處鷄鳴。

藍元山在霧中，驀然生起一種很古怪的想法：人生在世，或許隱居於此，鷄犬之聲相聞於耳，但老死不相往來，這種淡泊的生活是多麽愜意啊。

可是這念頭一萌即滅。這種生活他已生活過不知多少日子，他對那種生活已過膩了，他現在要取回平靜的同報。

這時他就瞥見晨霧裏一條青色勁裝，高瘦的人影。

他一看見這條人影，全身肌肉立時每一根骨節，每一絲纖維都在弛歇，因爲極點的放鬆，才能把任何繃緊如上弦之矢的人擊倒。他一看見霧中的殷乘風，就感覺到自己低估了這個年輕人。

他原以爲阻他奪得「四大家」宗主權的人，唯一的勁敵只是周白宇，如今看來，殷乘風也甚不易對付。

殷乘風憑着一股銳氣和使全身幾乎燒痛了的鬥志，來到城門，但在霧中忽見那藍袍影子長袖垂地，他就感覺到自己的戰意已被對方長鯨吸水地吞去。

他挺立着，拔出了劍。

劍在晨霧中，如同水晶一般的色彩，波爍森森的劍氣，竟將霧意捲開。

在霧色中一棵大榆樹下，是白衫的周白宇。

他望着霧中的青衫藍袍二人，覺得這樣一個殺意的早晨，連城垜上的秋鳥啁啾也消失了。

這時，一個托鉢的頭陀，敲着木魚走過，掠過這裏，猛打了兩個呵欠。

頭陀打呵欠伸懶腰的時候，殷乘風和藍元山心裏同時都有「世事營營擾擾，何必苦苦爭鬥」，有想放棄了一切回家睡個大覺的念頭，這跟藍元山從鷄啼想起隱居相近似但不類同，而這是兩個即將決鬥者不約而同陡生之念。

但意甫生時即告消失。

一絲陽光透了進來，射在劍鋒上，似野獸的利爪，漾着白光。

藍元山在霧中的語音像在深洞裏幽幽傳來：「殷寨主，你以快劍成名，請動手吧，我以內力搏你，所以决不能讓你靠近才動手。」

殷乘風緩緩擧起了劍。劍尖上發出輕微的「嘶嘶」之聲，像一尾蛇在炭爐上彈動着。

藍元山的手垂在地上，可惜隔着實體似的厚霧，看不清楚，他的袖裏似裹着遊動的水，不住的起伏着。

他正以絕世無匹的內功，來抵擋殷乘風的快劍。

他與周白宇一戰時已十分清楚，自己內力雄渾，稍勝半籌，但却敵不過對方迅若奔雷的快劍。

何況傳言中殷乘風的劍比周白宇還要快。

但同樣傳聞中殷乘風決無周白宇深厚的內力。

他決意要以排山倒海的「遠颺神功」，在殷乘風出劍前先把他擊敗。

而殷乘風同樣是想以閃電驚雷般的一劍，在對手未發出內力前取得勝利。

周白宇靠在榆樹幹上，忽然間，榆樹葉子，在晨霧裏簌簌欲落下，如被狂風所摧。

× × ×

這一戰極短。

晨霧中劍光暴閃，刺向藍袍人。

藍袍人雙袖激揚，「遠颺神功」使他四週三尺內猶如銅牆鐵壁，劍刺不入。

青衫人的內功，無法將劍刺進無形的霧牆。

內力反激，「崩」地一聲，劍已一折爲二。

劍尖飛出，半空中爲密集遍佈的勁道所襲，粉碎爲劍雨，濺噴四射。

但內勁擊碎劍尖首段刹那，原來抵擋劍勢的地方便有了縫隙，青衫人斷劍仍是劍，刺入藍袍人胸脅。

藍袍人雙掌也擊在青衫人胸前。

青衫人藉輕功之勢倒翻，卸去一半掌力，落于丈外。

藍袍人掌擊強敵，使對方劍入胸脅不及二寸，但已刺斷一條胸骨。

交手只一招。

兩人分開。

地上多了一路血跡，血跡盡頭是嘴角溢血的青衫人。

藍袍人右胸嵌着一把斷劍。

× × ×

殷乘風重傷。

藍元山也受了重創。

兩人一時之間，只能狠狠的瞪着對方，也不知是佩服？是憎恨？是仇視？是欣賞？還是忍痛喘息？總之兩人一時都說不出半句話來。

但是有一人在劇烈的發着抖，不是決鬥的藍元山，也不是受傷的殷乘風。

而是周白宇。

他顫抖得如許厲害，以致榆樹上的葉子，仍是被他震得不住簌簌的落下了葉子來。

他從未如此害怕過。

周白宇身經百戰，歷過生也渡過死，什麽戰役未曾見過，而他們懼怕的，不是別人，而是自己；所畏懼的，不是別的，而是自己腦裏陡生的念頭！

——西鎭藍元山和南寨殷乘風都受了重傷，這是一個殺了他們的絕好時機！這兩個是北城前程的頭號阻碍，殺了他們，他就可以雪敗恥，可以名揚天下，吐氣揚眉，舞陽城就可以高踞首榜，甚至可以併吞青天寨伏犀鎭二大實力，而且，就算殺了他們，也可以說是比武誤殺，甚至可以推諉是藍元山殷乘風二人互拚身亡，與自己無關。

這是雪辱揚名，永絕後患的絕好時機，以前，從沒有這樣的機會，以後，再也不會有這樣的機會了。

他要不要動手？他能不能下手？

他腦中一直響着這個念頭，聲音愈來愈大，幾乎刺破他的耳膜，使他雙膝無力的跪了下來，差點要哭出來了。

他畢竟是正道中人，雖然得志甚早，但從未做過卑鄙齷齪的小人所爲，像剛才的這種陰謀，在他一生裏，只是第一次在腦海裏出現，那是因爲他覺得原來可以略勝藍元山而他却敗在一筆胡塗事裏，而眼前分明這兩人雖平分秋色但實都非他之敵，這點不服的冤屈，以及歉仄的羞愧，使他萌了殺意。

殺意比殷乘風對藍元山或藍元山對殷乘風的還濃烈。

只是，殷乘風與藍元山都未曾感覺出來。

要不要下手？敢不敢下手？

周白宇的心裏一直絕望的厲呼着。

幸而藍元山這時已開口講話。

這一句話打破了氣氛，其實是救了周白宇，也救了殷乘風，更救了他自己。

× × ×

「我們，平手。」

藍元山這樣說。

「明天，」殷乘風強忍痛楚，事實上，他眼裏只看見乳色的霧，看不清晨霧中的藍彩。「我們再戰。」

「何時？」藍元山的胸骨仍嵌着斷劍，好像一支尖椎刺戳着他的神經，藍元山幾乎要大叫出聲，却平靜地問出了這一句話。

「正午。」殷乘風心忖：現在體內被兩道裂胸撕心的勁氣所絞搓着，只要自己得到數個時辰的調息，就能壓下異勁，抑

制內傷，重新作戰，但藍元山所受的是外傷直延入脇骨造成內創，數日之間是無法恢復，動手拚搏容易流血不止，所以雖不能在此刻再戰下去，但下一役却是越快越好。

他既已決定時日，便補充問了一句：「何地？」

「人止關。」「人止關」地近青天寨，峭壁巉岩，下臨千仞急湍，怪石斷崖，旅人至此止步不前，是名「人止關」。

「好！」

周白宇不再抖哆。那是因爲他發現，這兩個敵人雖然仇隙更深，但如果他此際出手，這兩人必會聯袂對付他，兩個受傷的好手，仍是可以抵得上一個沒有受傷的高手，他沒有必勝的把握。

故此，他很有理由不去冒這個險。

奇怪的是，當他一想到不必去作那卑鄙暗算的時候，全身就不再抖索，又氣定神閒了起來。

「那末，」只聽藍元山沉聲道：「明日正午，人止關前一決雌雄。」其實他心裏也在想：殷乘風捱了他兩掌，雖以絕頂輕功藉力卸力，但受傷必然甚重，月內難以復元，一旦動手，勢必因內傷大打折扣，而他只要有機會拔掉斷劍，止住流血，憑高深渾厚內力逼住創傷，定可擊敗殷乘風。

是以他也巴不得越早決戰越好。

殷乘風轉過去跟周白宇道：「明天，還是勞白宇兄作個仲裁。」

周白宇此際已不顫慄了，用一種疲乏但又出奇平定的聲音道：「好。」

關刀溪決死戰

周白宇回到舞陽城，好像被充軍千里一般疲憊。

白欣如不敢惹他。她知道他甚少愁悶發怒，每一時每一刻，他總會爲一些新鮮事物而興高采烈，很少像此刻的一臉刻劃大漠風沙般的滄桑神色。這男子一旦刻上愁悶，任誰也抹不去那痕印。

除了等待時間……白欣如却見窗外一株緋寒櫻落了幾瓣。

忽聽周白宇沉聲問：「謝紅殿的案子怎麼了？」

「謝紅殿是措手不及毫無防備下被人刺死的，她畢竟是女捕頭，臨死前還在地蘸上血寫了一個『雨』字。」

「『雨』字？」

「嗯。下面的字還未來得及寫下去，就斷了氣。」

「是『雨』字嗎？」

「可能是『雨』字，也可能是『雨』字開始的字……」

周白宇心頭一動。「追命三爺已到了『翁家口』了罷？」

「到了，連黃堡主也來了，黃堡主夫人白花花也要加入我們的組織防衛呢。我就笑說，加入了黃夫人，我們的『七姑』代號要變成『八姑』了，你道追命三爺怎麼說？他哈哈笑道：『不如改成八婆更好。』你聽，追命三爺，還是武林前輩哪，他多缺德！我們幾個姊妹，可笑鬧了他一頓。」

白欣如雖是這般說着，却發現周白宇沒有望她一眼，只是看着窗外雲山繚繞，她不知爲什麼，只是覺得很傷感。

「連一向少在外頭露面的白花花也來了？」周白宇仍然認眞地問。

「是啊。」

「有查到什麼端倪麼？」

「據客店的掌櫃說，曾有個女子，來找過謝紅殿，兩人在房中相談甚久，那女子身裁婀娜，但幪着面，兩人還在房中叫酒菜上來，看來謝紅殿是在猝不及防之下被這女子所殺。」

周白宇心中又是一動。

「現在追命三爺正在衙府打探，究竟有沒有人知道謝紅殿跟誰在翁家口的客棧約見，以及爲了何事到翁家口，而謝紅殿正在查辦着什麼案子。」

「哦。」

周白宇偷窺正在幽幽望向窗外的未婚妻側影。那姣好清秀的側影彷似在雲山莊窗前剪影下來，而那一張恰似鵝蛋的臉，欺霜勝雪的膚色，曾是他的愛不惜手。但是，而今他却不敢與她柔和的眸子對望。

他心裏一陣陣絞痛，猶如花落枝頭。

白欣如看見那纏繞多情的一抹腰帶似的雲霧，終於飄離了山腰，悄悄嘆了口氣，不經意地問：「今天殷寨主和藍鎭主之戰如何？」

周白宇突然焦燥了起來，只說了一個字：「和。」

因爲聽得出來語音的不悅，白欣如眼前一片雨濕似的模糊，沒有再問下去。

沉默了半晌。周白宇問：「追命三爺知不知道我們決戰的事？」

「他只知道藍鎭主與你之一戰，他很不開心，說黑道白道都一樣，爭什麼名奪什麼利，送出去的是性命熱血，換回來的是沽名釣譽！」

又一陣子的沉默。

白欣如舐了舐舌，用比較快樂的聲音道：「元夫人、敖夫人、奚採桑、司徒夫人、江愛天、伍彩雲……明天這干姊妹會來這裏，商量擒兇之計。」

元夫人是市井豪俠元無物的夫人，閨名休春水，敖夫人是幽州捕頭敖近鐵的夫人，小名居悅穗，奚採桑是落魄文武雙全秀才奚九娛的姊姊，司徒夫人是丐帮幽州分舵主司徒不的夫人，本名梁紅石，江愛天則是幽州名門世家江瘦語的嫡親妹妹，這五名女子，本身都有過人的武藝，而她們的夫君或親人又是武林藝壇有名人物，單只這五個女子，聯合起來的力量絕不在舞陽城之下。何況她們本身的親人算是武林中的好手，而她們也是武林中罕見的端凝自重，努力向上的女子。

這樣的女子，像一棵裂石而茁長的花樹，總令人覺得難得，不易。

彩雲飛就是伍彩雲。伍彩雲的輕功，劍法直承乃父「三絕一聲雷」伍剛中，除了內功稍稍不如之外，伍彩雲還是青天寨的向心力所在。她親切溫柔，使得很多南寨老將新秀，都心甘情願死心塌地爲南寨青天寨効命。

周白宇點點頭道：「她們能來這裏最好，我要去主持藍元山殷乘風之戰，妳有人陪着，我也放心一些。」

白欣如聽得心裏一甜，眼前的遠山却愈模糊了，她也不知道因爲什麼，一遇感動總是易泣。人說這樣子的情形，要不是大吉，就是大凶，如是新婚或是有孕，則是喜。她望着枝頭的緋寒櫻，蜂花蝶蜜，悠悠陽光。

「聽說白花花和霍銀仙也會來。」

「什麼？」

「是黃堡主夫人和藍鎭主夫人啊！」

「哦……」周白宇不安如陰影一般掩上了心扉。「妳是什麼時候見到霍、藍夫人和黃夫人的？」

「她們爲這連環一案的事，也很關心！決意要跟大家聯成一氣，今天是居悅穗、梁紅石、江愛天、休春水、奚採桑跟她倆一起來找我赴翁家口的。」

周白宇猛醒起一事：「伍彩雲伍姑娘呢？」

白欣如怔了一怔：「她今天不知怎的，沒有來。」

周白宇霍然站起：「沒有來？」

白欣如詫道：「怎麼了？」

周白宇道：「今晨我與殷寨主出發之前，伍姑娘已動身來找妳赴翁家口。」

白欣如惶然道：「這，這怎麼辦？」

周白宇的目光重新閃動着兵刃一般的鋒芒：「我要到南寨一趟。」

× × ×

青天寨內，一片愁雲慘霧。

周白宇和白欣如並轡進入青天寨內，就完全怔住，也完全震住，因爲南寨所有的子弟，眼眶裏有淚，擧眼上有血，臉容上有一種極度的悲憤。

這些江湖上的漢子，向來是流血不流淚的，而今他們既流了血，也淌了淚，更且因爲極度的憤懣哀傷，流露出一種巳不準備再活下去的決死之心。

周白宇和白欣如跑進寨裏大堂，就聽見一片哭聲，看見一羣人圍着。

兩人的心沉了下去。

人羣圍着的，是一個人，從這些寨裏好漢及婦孺臉容上，彷彿對那人的感情已到了寧隨地府也不願生分。

但那人已經死了。

確確實實的死了。

死了的是一個荏弱如花的女子。

「彩雲仙子」伍彩雲。

× × ×

周白宇看見伍彩雲蘋果似的一張圓臉上，因爲掙扎而留下的傷痕，那原本繃緊如一張生氣活潑的臉，已經失却了歡欣的生命。

他的怒火，也隨着伍彩雲生命的沉寂而燃燒。

白欣如緊緊揉着伍彩雲冰冷的小手，埋在她的腹間，因爲這樣，她也發覺到伍彩雲身上的衣飾只是披上去而已，根本沒有穿著，從這點可以推斷她死的時候……

白欣如的淚，像珠子滑過鵝蛋殼上，她霍然而起，厲聲喝問道：「這是甚麼回事！」

「今天早上，寨主跟周城主出去後，伍姑娘也隨着出去，後來，有人來報發現……發現伍姑娘……伍姑娘裸屍在桔竹林間，我們就，就去接了伍姑娘回來，她……」這寨裏頭目說至此處，已泣不成聲。

周白宇怒問：「是誰幹的？」

衆皆啞然。一名分舵主恨聲道：「要是我們知道，誰辱了伍姑娘，我們還會站在這裏像一截截木頭麼？」

周白宇忽然想起殷乘風。負傷中的殷乘風。「妳等我回來，我把打贏後的路上第一朶見到的花，擷給妳。」這是段乘風赴戰前對伍彩雲說的一句話。

伍彩雲的胸前，正伏着一朶小小的但香氣四溢的，沉哀的沈丁花。

周白宇悚然：「殷……殷寨主呢？」

一名南寨高手道：「今午寨主他……他回來過，似乎巳經受了傷，嘴角還淌着血……一見到伍姑娘這樣子，就，就怔住了，然後把花放在伍姑娘身上，喃喃的說：「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然後就衝了出去……」

周白宇猛地抓住那名高手，厲聲喝道：「你爲甚麼不攔住他？你爲甚麼不攔住他？」

那名高手因衣襟被緊箍，答不出話來，旁邊三四名寨裏的要人和婦孺，忍不住紛紛陳說：

「我們也想攔阻寨主啊，伍姑娘的事，就是大伙兒的事，要報仇要流血，决不能少算我們這份！」

「可是誰敢攔止寨主啊……他那時候，眼露凶光……」

「寨主我是由小看着他長大，從未見過他這樣子怕人的……」

「這也難怪，唉。」

「要是我們知道誰是那天殺的兇手，誰願意留在這裏作縮頭烏龜！」

周白宇放開了手，沉痛地問：「你們有沒有追蹤殷寨主往何處去？」

那被周白宇揪住的南寨高手也不以爲忤，喘息道：「我們追出去，殷寨主巳似一陣風般走遠了，叫也叫不應，追也追不着。」

周白宇瞭解。就算身受重傷的殷乘風，他的輕功也幾如劍法的「急電」，這些人是斷斷追不上的。

他也明白殷乘風的心情。

那名高手又說：「殷寨主一面狂奔出去，一面嘶喊着：『是你！是你！一定是你！』我們不知道他是指誰，周城主，你跟寨主熟，可知道……」

周白宇倏然掠出大堂，向堂外的棗騮馬撲去，抛下一聲：「照顧白姑娘！」

他巳無及解釋，不知道自己可以不可以及時阻止這一場流血。就算及時，也恐怕沒有力量阻止這一場斷拚。

× × ×

藍元山在清晨舞陽城城門之戰後，自然回到伏犀鎭。

伏犀鎭側山坳中，有一條溪流，水流洶湧渾濁，兩岸俱是大小不一的卵石，曠闊的荒地裏只有一兩撮草叢，野鵪鴣常在深夜飛過此地，在溪上斷柯枯枝上棲止。

由於這溪流掠過伏犀鎭一帶時作一個彎彎如弓的弧度，所以一般人叫做「關刀溪」。

溪邊口上，有一塊比人高的大石，上粗下細，到了底層，僅一塊掌大石尖與丘相連，但又不致傾倒，人說風猛時那大石還會微微幌動，似欲乘風飛去，所以就叫

這一塊石頭做「飛來石」。

藍元山在「飛來石」上。

關刀溪的一片曠野。風大而寬，藍元山認為是以內息調養劍傷的最佳之地。

一般習武者若受了傷，當儘可能避免露風沾水，但功力深沉如藍元山者則不同。藍元山正要藉強風灌入體內，以「遠颺神功」純陽元氣，促化傷口的痊癒。

斷劍他早已拔了出來。

血也止了。

傷口仍陣陣痛着。

溪口一陣又一陣的風，吹得他髮尾、鬢襟、衣袖、袍裾、緞帶，俱往後飄飛，飛來石也像漂在風中，沒有重量，藍元山在深吸着勁風，又徐徐吐出。

也許，在上天的眼中，他這身駭人的內力，只像一隻受傷的蛤蟆在養傷罷。想到這裏，他不禁自嘲的一笑。

就在這時，他胸骨的刺痛突然消失；緊隨的是背肌繃緊。

他霍地向首，就看見一人，散髮揚着，劍光閃着惡毒的白牙，人咆哮如一個穿着披甲的戰神，向他以箭的速度奔來，而手中的劍如矢。

——殷乘風！

藍元山不覺張大了口，想喊出話，但他已來不及出聲，臉肌扭曲睚眦欲裂的殷乘風已向他猛下殺手。

不是決戰在明日嗎，怎會……

這問題只來得及响在藍元山心中，他的雙手引蓄了巨力的天風，飛捲殷乘風。

藍元山的「遠颺神功」加上天地間的勁風，原本是素乏內功底子的殷乘風抵受不了的，但從來沒有一個人，像殷乘風那末被復仇的鬪志燒痛了他每一寸骨骼，他的劍閃動着絕望的白牙，每一式俱是同歸於盡的打法。

這樣的打法，不行……

藍元山邊打邊退，他早已離開了「飛來石」，正退入湍流的溪中。

這小子敢情是瘋了……

藍元山雙掌發出澎湃的巨勁，推却着殷乘風的進迫，溪水已浸過他的雙膝，溪底的石頭，長期被水浸洗而像魚皮一般溜滑。

這小子不要命了……

殷乘風憤怒的狂吼着，劍花刺入水中；藍元山退入水中，全身因水氣而冒出烟氣，內力也發揮到頂點，自然的風向與水勢，全變作他的掌力。

這小子不要命，自己不要命的！

藍元山用掌勁濺起水花，水花濺在殷乘風臉上，殷乘風頓失藍元山所在，只見藍影在每一顆水珠中閃動。

殷乘風却在水花中念起伍彩雲。

他以牙齒銜着髮尾，把全身的創痛化作劍的奪命，就算有千個百個藍元山，他就要他死千次百次。

藍元山一到水裏，本來借水花擾亂殷乘風視綫，又藉風勢加強掌力，更以水流來使殷乘風馬步囂浮，本正欲全力反擊，但情勢却並不如此。

水花閃閃中，殷乘風看不清楚他，他也看不準殷乘風的劍。

溪水裏已泛幾點彩色，但旋即又被溪流冲淡。這血有殷乘風也有藍元山。

關刀溪的殊死戰，濕透了的青衫藍袍，在他們膝間捲起激濺的水花。

× × ×

殷乘風用的是劍，藍元山使的是一對肉掌，那是因為殷乘風練的是劍，藍元山精良的是內功。

只是在清晨之後，殷乘風本身的「決陣劍」，已被藍元山震斷，現刻他手上的劍，是劈手奪自一名想攔阻他的青天寨弟子的。

這只是一柄普通的劍。普通的劍絕對承受不了藍元山「遠颺神功」的壓力。

是以劍折飛，粉碎於半空。劍片有些射在藍元山身上，有些打在殷乘風身上。

兩個人都忘了痛楚，正要全力把對方殺死；然而沒有劍的殷乘風就等於失去一半以上的武功，藍山驀地扯住他，一掌要劈下去。「錚」地一响，殷乘風腕上忽多了一柄小劍，這是殷乘風的「掌裏劍」。

藍元山發現殷乘風掌裏有劍的時候，要躲，已經躲不及，也躲不開了，只聽殷乘風一面刺出「掌裏劍」，一面悽聲道：「我就是要跟你同歸於盡。」

藍元山暗嘆一聲，閉起雙目，一掌劈下去：他實在沒想到自己會如此不明不白，跟殷乘風夾纏扭打，一塊兒死去的。

「就是她！」

驀聽一聲叱喝：「住手！」

「呼」地一聲，一幢意料不到的巨影，撞了過來，同時撞中藍元山和殷乘風，兩人都被大力撞倒於水中。

兩個因拚鬪而身負傷痕的人，被猛灌進耳鼻的水，像指天椒一般刺激他們劇烈地嗆咳起來。

撞倒他們的是那顆「飛來石」。

「飛來石」是被人一脚踢過來的。

來人像一隻大鵬般撲到，一手揪起殷乘風，一手揪起藍元山，將臉俯近殷乘風面前吼道：「你要跟藍元山拚命，是為了替伍彩雲報仇，假如藍元山不是兇手，你却死了，誰來替伍彩雲報仇？」

殷乘風掩泣嘶聲道：「他殺了彩雲！他殺了彩雲……」

那人一鬆手，正正反反，給了他幾記耳光，又一把揪住了他，殷乘風耳際嗡嗡亂响，人却比較清醒過來。那人冷笑着問：「那你是高估了藍元山了！你也受了傷，他也受了傷，他早晨還跟你決鬥，下午就趕去桔竹林殺了彩雲飛，再同到關刀溪來等你報仇——」

他冷笑着加了一句：「如果他能這樣，你根本就不是他的對手。」

殷乘風彷彿全身都脫了力，那人放開了他，他軟癱地坐在溪流中，怔怔地說道：「是他……是他……叫人……殺死彩雲的……」

那人道：「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轉首望向藍元山。

藍元山像是一隻淋濕了的鴨子，垂頭喪氣，見那人望來，忙不迭道：「我沒有，我沒有。」藍元山全身每一根骨骼浸在寒澈的水中都劇烈疼痛，「我不知道伍……伍女俠已遇害……」

那人重重地哼了一聲：「不管怎麼說

，你們這幾個人，為了點虛名，在這裏拚得愁雲慘霧，還害了自己所愛的人，助長了伺伏在暗處敵人的氣焰，實在是愚騃已極。」

他長嘆一聲道：「殷寨主，藍鎮主，你們是聰明人，難免也一樣作胡塗事。我們先到黃堡主那兒共商大計吧，不管殺害伍姑娘的兇徒是誰，總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的，你們這一仗，就碍在我追命的面子上，再也不要打下去吧。」

追命一面說着，一面提着二人往岸上大步踱去。

殷乘風和藍元山都想自己奮力而行，但在追命扶持下直似足履點水而行一般，絲毫不必着力。

溪床上有四匹馬，一個白衣人。

白衣人是周白宇，是他通知追命，來阻止這一場本來不死不休的格鬪。

三人到了岸上，才知道亡命拚鬪中留下來的冷冽和傷痛。殷乘風微蹲下來，只見一簇在石堆裏茁生的野草叢中，有一朵五彩斑斕的花，寂寞無人知的開到近謝的光景。他想起對伍彩雲說過的話：「好，妳等我回來，我把打贏後的路上第一朵見到的花，擷給妳。」

殷乘風輕輕採下這朵花，目送它隨水流送去。

追命和其他二人都勒着馬，默默的看着他哀痛的手勢。

× × ×

在「撼天堡」的「飛雲堂」堂上，有一席酒菜，精緻雕刻着龍翔鳳舞的紅色大理石桌是如此之大，使得原來已坐上七個人的位置，只不過佔了圓桌沿的三分一不及。

居首席的人年逾花甲，神威八面，白髯如戟，却臉黃若土。笑起來震得桌上盃碟碰登碰登地作响，如果他一拍桌面，只怕是鋼鑄的桌子才抵受得住。

這是身罹重病的「撼天堡」堡主「大猛龍」黃天星。本來相隨黃天星的高手還有鄺無極，尤疾，姚一江，游敬堂，言之甲，李開山，魯萬乘這些人，但全在苦拚「姑、頭、神、仙」那一役中犧牲了。

只剩下一位總管「椎心刺」葉朱顏，不到五尺高的身裁，但渾身肌肉結實得直似純鐵打製的彈丸。他也在席上，但居末座。

在黃天星右側的是追命。其餘便是殷乘風，下來是霍銀仙與藍元山，以及周白宇，周白宇和黃天星身邊都空出了一個位子，白欣如和白花花還沒有來，至於殷乘風身側，也空了一個位置給永遠不會來的人。

「撼天堡」本是「四大家」之首，跟北城「舞陽城」是三代世交，與南寨「青天寨」前任寨主（殷乘風的師父亦是養父）相交莫逆，甚至彼此的堡號與寨名，都有個「天」字表示同屬一心，而黃天星也屢求提蒐西鎮，甚至在某次「伏犀鎮」遇困時不惜調度大批人手運糧食給藍元山。

本來南寨西鎮北城，對東堡都十分服膺，只是撼天堡人手折損，黃老堡主重傷難癒後，其領導地位更告消失，誰也不服誰，才致使有這幾場龍爭虎鬥。

此刻黃天星、追命、周白宇、殷乘風、藍元山、霍銀仙、葉朱顏都在等人來。

他們在等誰來？

× × ×

「怎麼他們還不來？」黃天星雖然內傷未復，但脾氣不因此而斂。

「堡主多慮了，」葉朱顏忙道：「憑敖近鐵敖捕頭，奚九娖奚秀才，元無物元大俠，江瘦語江公子，司徒不司徒舵主，還有六位女俠，江湖上，誰挑得起這十一人來着？」

來的原來便是六扇門高手敖近鐵及其夫人居稅穗，市井豪俠元無物及其夫人休春水，名門世家江瘦語及其妹子江愛天，丐帮分舵主司徒不及其夫人梁紅石，文武秀才奚九娖及其姊妹奚採桑，另外一個，便是「仙子女俠」白欣如了。

這十一個人，都是身懷絕技的高手，江湖上惹得起他們的人確實不多，在幽州一帶，除了「四大家」，大概沒有誰挑得起他們。「四大家」的宗主黃、殷、藍、周全在席上。又還有誰會去捋這十一高手的虎鬚？

黃天星哈哈笑道：「我倒不担心，担心的是周世侄，他那如花似玉的白姑娘，可不能有絲毫閃失啊。」

黃天星這個玩笑顯然開得甚不是時候。殷乘風的眼睛驟抬。射出白劍一般的銳芒。周白宇却急忙把眼光收了回來，他本來的視綫正繞過藍元山的藍袍，凝在霍銀仙烏亮髮色底下的悒鬱上。

追命忽然開聲問：「黃堡主，黃夫人呢？」

其實白花花也不是黃天星的原配之人，只是黃天星中年喪偶，直至晚年，才奈不住英雄晚景的寂寞，討了個繼室，便是百花花。

百花花在武林中，可說全無名聲，武功也毫無根基可言，但在青樓女子中却是有名潔身自愛的艷妓。

黃天星咧嘴一笑，又拍着後腦勺子苦笑道：「她？她呀，最近身體不好，臥病在牀，能不能下來陪大伙兒，也要待會兒才知曉。」

追命道：「玉體欠安，那就不必勞擾了，凶徒已取了九個無辜女子的性命，堡主要小心照顧是好。」

「這個我自會曉得了；」黃天星說着又用手在桌上一拍，果然震得桌子上的盃「砰」地跳了一跳：「這些歹徒恁地狠毒，專揀女子下手！」

追命道：「既已殺了九人，看來兇手還會殺戮下去，四大家在此時此刻不團結一起，只有讓人乘虛而入了。」伍彩雲顯然就是因此而歿的。

黃天星又一掌拍在桌子上——但葉朱顏及時將一面彈簧鋼片放在他掌下的桌上——這一掌聲响雖大，但却不致使桌坍酒翻，看來葉朱顏在「撼天堡」確有其「不可或缺」的地位的。

「去他娘的狗熊蛋！」黃天星破口大罵：「要是落在俺手裏，俺不叫他死一百次就不是人，在這時候誰不同舟共濟，而來惹事生非的，誰就是要跟我黃天星過不去！」

忽想及一事，向追命問：「無情幾時才來？」

他這句話問意相當明顯，追命已來兩天，但絲毫查不到兇徒，而謝紅殿與伍彩雲又先行喪命，黃天星曾在「玉手」一役中跟無情並肩作戰過，甚爲佩服這年輕人的足智多謀，所以便覺得只有無情來方可解決問題。

追命也不引以爲忤，淡淡地道：「陝西發生山僧噬食全村性命奇案，大師兄可能先了決那件案子，不會那麽快便到。」

然後他抬首朗聲問：「然而到了屋頂上的朋友，酒已斟了，菜快涼了，還不下來麽？」

只聽「哈哈」一笑，「嗖嗖」幾聲，大堂上多出了五個人來。

粗壯得鐵一塊鐵饅頭沉着臉的是六扇門高手敖近鐵，他第一個開口，說：「我們潛到屋上，爲的是試一試誰的耳力最好，冒犯之處，請多包涵。」他一上來就道明原委，果是捕快明爽作風，不致令人生誤。

落魄秀才奚九娛面白無鬚，滿臉春風，執扇長揖道：「我們自以爲輕若鵝毛，但在追命兄耳中宛似老狗顚躓，貽笑大方而已。」

貴介公子江瘦語錦衣一拂，哂然道：「我們輕功不錯，追命的耳力也好，奚先生何必翠羽自踐！」

追命笑道：「都好，都好，不好，不好。」

鶉衣百結正搔着蚤子，但腰下有六個袋的丐帮司徒不側着頭問：「什麽好？什麽不好？」

追命道：「五位輕功和在下耳力都好，但黃堡主、殷寨主、藍鎭主、周城主明明聽到了沒指認出來，却讓我這酒鬼去吹噓認空，就是不好！」說着仰頸子灌了盃酒。

黃天星奇道：「你說什麽？我可沒聽到有人來，要不，早就拍桌子衝出瓦面去了。」

藍元山也道：「在下也沒聽到，追命兄是給我臉上貼金。」

周白宇也慌忙道：「我也沒聽到。」剛想說下去，忽然見霍銀仙一雙微似憂怨但黑白多情的眼，向他睇來，頓時好像浸在柔軟的糖水裏，甜得眞不願浮起，便沒把話說下去。

只有殷乘風默然不作响。

豪俠元無物「砰」地一擊桌面，大聲道：「追命兄，武功高強而不傲，我服你，來三盃！」仰首連盡三杯，把杯子一擲，道：「杯子太小，不過癮！」取了酒壺，連灌了三壺。

追命笑道：「我陪元大俠。」擷下葫蘆，咕嘟咕嘟喝光一葫蘆。

黃天星也桌子一拍：葉朱顏也及時將卸力彈簧擋在桌上：「好豪氣，我也來三——」但桌上酒壺乾盡，他抓起地上酒罈子，一掌拍開封泥，力運手上，酒罈噴出一股酒瀑，直射入黃天星喉裏。

元無物豎起姆指，喝聲：「好！」衆亦叫好。葉朱顏却在叫好聲中趨近黃天星低聲道：「堡主，小心身子！」

黃天星豪笑道：「今宵不醉，尚待何時！」

追命忽道：「今日我們此聚，爲的是共商緝拿兇手大計，並非爲求一醉。」

這句話令黃天星一省，只好放下了酒罈子，近年來他少涉江湖，當年一股豪氣，已難有發揮之處，難得一時意態興霓，很想藉鷄毛蒜皮的小事發洩個淋漓盡致，但聽追命這麽一說，只得快快地放下酒罈子。

追命問：「六位俠女呢？」

奚九娛道：「我們先行一步，婦道人家，總是……」

忽聽一個女音叱道：「小弟，你又要在背後罵姊姊什麽啦？」

人隨聲到，原來便是奚採桑、梁紅石、休春水、江愛天、居悅穗及白欣如等人來了。

六個女子中，江愛天最是大家閨秀的雍貴風華，金釵玉簪，自有豪門碧玉風範。但清秀嬌麗六人中莫如白欣如，她一張鵝蛋臉，柳眉秀鼻，有一種快樂的可憐。

衆人哄笑中起座相迎，奚九娛素來怕他的姊姊，便道：「我是担心妳們遲遲未到，不要又出了意外。」

梁紅石笑啐道：「呸！你出意外我們都還平平安安哩！」她是丐帮分舵主夫人，跟叫化子多了，自然也有些粗魯不文起來。

黃天星笑哈哈道：「別鬧，別鬧，我那口兒也下來了。」衆人望去，只見一個穿素衣的女子，臉罩輕紗，敢情是因爲身體孱弱之故，隔着輕紗還覺得透人的白，白花花是被兩個婢女攙扶着下來的。

白花花輕福了一福，算是招呼，黃天星便趕忙扶她坐下，笑呵呵地道：「我這口兒呀，還要仗賴各位娘子軍多加保護才行。」

衆人都知道保護這麽一位荏弱女子，當非易事，但好勝的休春水截然道：「交給我們，保管平安。」

奚九娛忍不住揶揄道：「諸位那個『七姑』、『八嫂』忙了這一陣子，可有查到兇手什麽綫索沒有？」男人們又一陣哄笑。

奚採桑冷冷地反問道：「你們呢？」

笑聲頓止。

敖近鐵道：「還在查看，未有頭緒。」還是他老實承認。

奚採桑忽向追命道：「三爺，我有一事請敎。」

追命正色道：「不敢，請說。」

奚採桑粗聲問：「段柔青、岑燕若、冷迷菊、殷麗情、于素冬、尤菊劍、顧秋暖的七宗命案，照跡象看來，都是先姦後殺再洗刦，是不是？」

追命道：「是。」

奚採桑又問：「只有謝紅殿謝捕頭是被殺未受辱，而伍彩雲被辱殺而未被洗刦，是不是？」

追命頓了一頓，答：「是。」

奚採桑再問：「這九宗案件中，只有謝紅殿一宗中，留下了一點綫索，就是她曾受一個女子相約，趕到翁家口客棧去會面，是不是呢？」

追命點頭道：「我已在衙裏紀錄檔卷裏，查到報訊女子是誰了。」

這句話一出，奚九娛、敖近鐵、江瘦語、司徒不、元無物、葉朱顏等都禁不住交頭接耳喁喁細語起來。

奚採桑却粗着嗓子道：「但我們也一樣查到了殺害謝紅殿的人是誰了。」

奚採桑又道：「因爲謝紅殿留下了另外的綫索。」

丐帮司徒不夫人梁紅石緩緩站了起身，接道：「那是一個『雨』字。」

「她不是誰，」梁紅石凌厲的雙眼望定霍銀仙，一字一句地道：「就是她！」

眼神的訊息

「她」指的是小霍，霍銀仙。

白欣如如一朶春光裏的小白花出現之後，周白宇竭力想集中在她的身上，可是不成功。霍銀仙一直垂着憂悒的髮瀑，偶爾抬頭，眼光的對觸，黑白分明的眸子，猶如白日戀上深情的夜晚，那輕電似的震慄，令周白宇無法自已。

那天晚上，天地間儘是雨的敲訪，他們在客棧裏彷彿輕舟在怒海裏，而他的唇印在她憂愁的眼上，身子貼着身子，磨擦着彷似最後和最初的曖意，直到肌膚呵曖着肌膚，唇印着唇，小霍胸肌白似急湍邊的野薑花，馥郁醉人，華麗而纖美，令人不惜死。周白宇如在波濤的高峯，而霍銀仙在夢境裏，輕吟。

周白宇在此際想到這些，因強烈的可恥而想拔劍自刎。他却不知道，一個沒有外遇的男子，一旦墜入溫柔鄉裏，就像飲鴆止渴一般無法自拔。

就在他有自絕之念的時候，忽然看到銀仙驚惶失色的紅唇，抬起的眼眸受挫與受驚。

但他沒聽清楚那些人在說什麽。

× × ×

梁紅石冷峻地道：「霍銀仙——藍夫人——約了謝紅殿到翁家口，乘她不備，用她拿手的懷劍刺死了謝紅殿。」

霍銀仙的唇色在迅速地失血。

舉座皆愕然。

追命沉默了一陣，然後打破沉默：「不錯，謝紅殿畢竟是女神捕，審愼精細，未赴約前，確曾留下筆錄，言明是藍夫人相約——可是藍夫人有什麽理由殺死謝紅殿？」

梁紅石嚴峻地道：「因謝紅殿已查到霍銀仙是這連環兇殺案的兇手之綫索！」

「胡說！」霍銀仙蒼白的唇顫抖着：「我沒有殺死謝紅殿。」

梁紅石緊接反問：「可是妳約謝紅殿在翁家口客棧會面！有丐帮弟子，認出妳的背影。」梁紅石是丐帮分舵主司徒不的夫人，自有丐帮弟子爲她效命。

丐帮弟子遍佈天下，打探消息無有不知。

霍銀仙眼眸流起淚花。

梁紅石追擊道：「謝紅殿臨死之『雨』字，便是妳姓氏『霍』的上半個字。」

霍銀仙顫聲道：「那天我見過謝姊姊，便立即走了。」

「爲什麽丐帮弟子只看見妳入房，却不見妳離去？」

「我是翻窗而走的。」

「妳是殺了謝紅殿才走的。」

「我沒有。」

「那妳爲何不光明正大的來去？」

「因爲我……」

「爲什麽？」

「我不想讓人知道，我找過謝姊姊……我是……我是求助於她的。」

「嘿，」梁紅石冷笑，額上青印陡現，「妳求助於她什麽？」

「我，」霍銀仙用力咬着下唇，「我不能告訴妳。」

「好一些秘密，」梁紅石陡地笑了起來，「只有妳和謝紅殿才能知道。」

她霍地返過頭來問每一個人：「爲什麽我們不能分享這個秘密？」

追命突然道：「據報，霍銀仙是上午之前進入翁家口客棧的，可是，謝紅殿死於當天晚上。」

周白宇腦門「轟」地一聲，周身血液宛似炸碎的冰河，全都冲到腦門去了。

梁紅石冷冷地道：「那是因爲她一直沒有離開過客棧。」

霍銀仙張開了口：「我……」下面話却說不出來。

周白宇的腦裏仍是「嗡嗡」地响，他心裏有一個聲音在狂喊：不是小霍，不是小霍，那晚，她和我在一起，她和我在一起……

他的看到藍元山下拗的唇，白欣如無邪的眼眸，却一句話都喊不出來。

霍銀仙欲言又止：「我……」臉上露出一種凄絕的容態。

梁紅石冷如堅石，一個字一個字地道：「如果妳不能證明當天晚上妳在那裏，妳就是殺謝紅殿的兇手，妳是因爲怕謝紅殿查出妳是殺死冷迷菊、于素冬、殷麗情、段柔青、顧秋曖、岑燕若、尤菊劍，妳就是八條人命的兇手。」

忽聽一個聲音斷冰切雪地道：「不止如此，她還殺了伍彩雲。」

說話的人是江愛天。

她冷冽地道：「因爲當時周城主、殷寨主、藍鎭主在舞陽城，只有她，趁這機會猝不及防的殺死伍彩雲。」

她說這話的時候，滿目鄙夷之色：「這樣的女子，怎配做我的朋友！」江愛天是世家子弟，「幽州江家」富甲一方，她看得上的朋友本來就沒有幾個。

段乘風驀地抬起頭，眼神投向霍銀仙，像陡射厲芒的兩道怒劍。

× × ×

周白宇握緊了拳頭，拳頭夾在雙膝間，因爲他的腿微觸及桌脚，整張石桌微微彈動着，酒盃也有一種不細心留意的盃蓋輕叩着盃沿的輕响。

就在這時，追命說了一句話。

「謝紅殿被殺的晚上，下着大雨，藍夫人是和我在翁家口研究武功。」

此語一出，周白宇以爲自己聽錯，而銀仙也完全怔住了。桌上的一碟鴛鴦五珍膾，顏色彩亂得像打翻的色盤。

鐵饅頭一般的幽州捕頭敖近鐵忽然開腔了。

「追命兄。」

「嗯。」

「你身份比我大，官職也比我高，我說錯了話，你不要見怪。」

「那晚你是在權家溝調查一宗孕婦死

後，在棺中生子的奇案：」敖近鐵的話像一塊鐵敲在另一塊鐵器上，「你不在翁家口。」

「我是幽州捕快，既然奉命查這件連環案，自然任何人都要懷疑，所以連你的行踪也作過調查，請三爺不要見怪。」

追命連喝三大口酒，苦笑。

一絲不苟，六親不認的查案精神，只值得人敬佩尊重，又何從怪罪起？

「既是這樣，」司徒不睬起眼睛像挾住了一隻臭虫，「三爺爲何要揑造假證，說霍銀仙無辜？」

追命長嘆一聲。「因爲我知道她不是兇手。」

梁紅石問：「如果她不是兇手，謝紅殿被殺的當晚，她在那裏？」

追命無言。

霍銀仙的臉色蒼白如紙。

敖近鐵夫人居悅穗一直沒有說話，此際她只說了一句話。

「她若說不出來，就要殺人償命。」

× × ×

周白宇霍地站了起來，碰地撞到了桌沿，嚇了白欣如一跳。

白欣如問：「你怎麼了？」

周白宇欲衝口而出的話，一下子像被人擊中腹部似的連說話的氣力也告消散。

另外一個人替他說了話。

「銀仙不是兇手。」

說話的人是藍元山。

敖近鐵沉聲道：「藍鎮主，當晚你是跟尊夫人在一起？」

藍元山搖頭。

「她是跟周白宇在一起。」

此語一出，衆皆譁然。

幾個人都怔住，一時追問不下去，好半晌，梁紅石才小心翼翼地道：「在風雨之夜……」

「在權家溝客棧同宿一室。」

白欣如望向周白宇，周白宇已沒有了感覺。梁紅石望望周白宇，再望望霍銀仙，又望望藍元山，一時也不知如何說下去，說些什麼話是好。

奚採桑冷靜敏銳的聲音如銀瓶乍破：「藍鎮主，你可以爲了妻子安危說這些話，你跟周城主交情好，他也可以默認，但這事關重大，可有旁證？」

休春水接道：「沒有旁證，總教人不服，也難以致信。」

「他說的是眞的。」

說話的是追命，他彷彿有很多感嘆。

「我就是不想傳出來令他們身敗名裂，所以才說當晚我和藍夫人在一起切磋武功。」他苦笑道：「當晚我就在權家溝，親眼看見他們在一起。」

這個消息委實太震訝，而且各人有各人的驚震，已不知如何處理這場面。

最安定的，反而是臉無表情的藍元山，他連江瘦語「呸」了一聲以及江愛天罵了一句：「狗男女」，他都神色不變。

天下那有這樣子的丈夫？

× × ×

休春水沉聲問：「藍鎮主，你是怎麼知道霍……尊夫人當天晚上跟周白宇在一起的？」

「因爲是我叫她去的。」

「我沒有把握打敗周白宇，只有在他心裏對我歉仄的時候，我才有絕對的勝機。」藍元山道：「沒有把握的仗我是不打的。」

「元山！」霍銀仙顫聲叫。

「是我叫她去的；」藍元山道：「是我求她去的，她本來不答應……但她不忍心見我落敗，不忍見我壯志成空，美夢落空，所以她去了。」

周白宇巍巍顫顫的站了起來，用手指着藍元山，牙縫裏逼出一個字：「你……」就說不下去，他又轉向霍銀仙，只見她悽絕的臉容，一陣天旋地轉。

元無物一字一句地問：「這事並不光采，爲何你要承認？」

「因爲銀仙不能死，我愛她。」

江瘦語冷笑道：「你要她作出這等齷齪事，你還有資格說什麼愛？」

「在你而言，一頭公狗不能愛一隻母貓；」藍元山冷冷地回敬：「你的想法只適合當媒婆不適合娶老婆。」

他反問道：「銀仙爲了我的勝利，犧牲了色相，我爲了她的性命，丟捨了名譽，有何不對？有何不能？」

這一番話下來，全皆怔住。

奚九娖嘆了一聲，緩緩地道：「可是，就算藍夫人在當晚確不在兇殺地點，並非殺死謝紅殿的兇手，也不能證明她沒有殺死伍彩雲……」

藍元山怔了一怔。奚採桑接道：「伍彩雲死在赴北城路上的桂竹畔，當時，藍鎮主正和殷寨主決鬥，周城主作仲裁，當然不知道藍夫人在那裏了。」他們在來「撼天堡」之前，早已聽過白欣如對大致情形的轉述，所以能確定周白宇、藍元山、殷乘風等人身處何地。

梁紅石冷然道：「所以，霍銀仙仍然有可能是殺死伍彩雲的兇手，當時伍彩雲離開南寨去找白欣如的事，只有白欣如和霍銀仙知道，而白欣如是跟我們在一起，霍銀仙——藍夫人，妳在那裏？」

霍銀仙道：「我……」她花容慘淡，一直看着藍元山。

藍元山正襟而坐，像在聆聽誦經一般的神情。

黃天星忽然開腔了，他開口嘆了一聲，才說：「伍女俠的死，也不關藍夫人的事。」

全部帶着疑問的驚異目光，投向黃天星，黃天星有一種白髮蒼蒼的神態。「因爲藍夫人當時躲在舞陽城城堞上觀戰。」

敖近鐵尋思一下，道：「黃堡主，當天早晨，你是留在撼天堡中的，又何以得知藍夫人在北城城樓？」

黃天星手裏把玩着酒盃。「藍鎮主約戰周城主之後，消息傳了開來，我是東堡堡主，自然要先知道戰果，好早作打算；」他將杯裏的烈酒一口乾盡：「所以我就派人釘着藍鎮主，知悉藍鎮主決戰殷寨主，並把結果飛報於我。」

他蒼涼的乾笑三聲，像一隻老雁揀盡寒枝不可棲：「我老了，不能硬打硬拚，所以，難免也想檢點小便宜。」

追命向他舉盃，兩人碰杯，一口而乾，都不發一言。

葉朱顏忽道：「黃堡主派去伺探的人，便是我，我伏在舞陽城樓牌之上，目覩藍鎮主與殷寨主之戰，也看見周城主在楡樹下，藍夫人匿藏在城堞上。」

「伍女俠死的時候，藍夫人確實是在舞陽城上。」

藍元山緩緩轉過頭去，望向霍銀仙，眼神平靜得像無風的海水，他聲調平靜若無風的帆。「那兩天，妳心亂，我都囑妳不要去觀戰，怎麼妳還是去了呢？」

霍銀仙的表情悽冷得近乎美艷。

「我第一次去，是因爲怕你不敵周白宇，我是要去分他的心；第二次去，雖對你有信心擊敗殷乘風，但我怕周白宇會趁機下手。」她一變決絕的眼神像山上的寒雪。

「你兩次都不給我去，但我兩次都去了。」

「你剛才在說謊。」

「你從來就沒有要我……對周白宇這樣做！是我自己背着你做的。」

「我們結婚八年，八年來，你在夢裏，背着衆人，是如何地不甘淡泊，如何地懼怕年華老了而壯志未酬，外面傳你安份守己，可是你沸騰的心志，只有我一個人知道，我看你無時無刻不在苦練……你不能敗的！」

「我知道目前『武林四大家』中，以北城城主武功最高，我故意躲到路上想誘殺他，沒想到眞的撞上了『叫春五貓』，給周白宇救了……我沒有眞的殺掉他，但是，我決不容許他擊敗你！」

「胡說！」藍元山痛苦的低叱。

「我沒有胡說。你娶了我之後，我什麼也幫不上忙，我沒有白姑娘在江湖上的俠名，也沒有伍姑娘的廣得人心，我……我什麼都不會！這次……這次想幫你，但壞了名節，還連累了你……」

「住口！」藍元山寒白如罩着霧氣的臉肌裏，像有幾百條青色小蟲悸動着。

「我不能住口，因爲你把罪名全挑上自己頭上，你根本不知道我這樣做，你也不會允許我這樣做，但你怕我受那九宗命案之累，担起這黑鍋來……」

霍銀仙從激動的抖慄轉而無告掩泣。

「但我……我都不知道，不知道你是……你是怎麼知道的……那天我回來，你問我的時候，我只是說……我在權家溝逗留一宵……你是怎麼知道的呢……」

「眼神。」藍元山一笑，令人心碎，「周白宇看妳的眼神，和妳看着周白宇的眼神。」

「我們……畢竟相處這麼多年了……」藍元山下面的話，成了漸低的喟息。

周白宇虎地跳了上來，滿臉脹似火紅，嘶嗥道：「但是我呢！」

他的眼眶吐出赤火，「嗤」地撕開前襟，指着蒼白的霍銀仙呼吼道：「妳爲什麼當時不一劍刺死我？妳當時爲什麼不眞的殺了我！」

衆人被這些感情的漩渦所迷眩、震住，同時也怔住地不知所措。

死向藍山

就在這時，「砰」地一聲，一人倒了下去，周白宇一看，原來白欣如容色慘白，暈了過去。

周白宇怔了一怔，跪倒呼道：「欣如——」伸手要去探白欣如的腕脈。

忽然一隻纖手格開了他的手，反掌一推，周白宇猝不及防，跌出三、四尺，背後「碰」地撞着了石桌，痛得似一陣冰刺戮入背肌。

周白宇喘得一喘，定睛看去，原來出手的是江愛天，她把碰格周白宇的手所觸之處，用一條名貴極好的絹絲抹揩，然後毫不可惜的扔棄，鄙夷之色，形於眉目。

居悅穗和梁紅石，正扶起白欣如。

周白宇掙扎而起，只聽奚採桑道：「霍銀仙既不是兇手，我們對她，也無話可說了，白姑娘暈了，我們送她回去。」

周白宇忍不住道：「妳們要送她去那裏？」

休春水冷冷地說道：「總之，白姑娘是不能夠回到豺狼一般的淫賊手上，我們幾人在一天，誰也別想再騙這可憐的女孩子。」

江愛天道：「把白姑娘送到我家去，」幽州江家，實力宏大，富甲一方，就算北城也難及背項。

江愛天又向追命道：「我們會保護她的。」

白花花忽道：「我也一起去。」

黃天星嘆一聲道：「花花跟我一起，既凶險又沒人陪她聊，她們就帶她一起去吧。」

梁紅石沉吟一下，說道：「這樣也好，這裏烏烟瘴氣，還是我們女子在一道的好。」

黃天星道：「賤內體弱，還請多加照顧。過半日我會親至江府接她回來。」

梁紅石道：「好。」

司徒不斜眼睨着他的夫人，冷笑道：「兩個女子，可要你們保護，責任重大，別出了意外才好。」

梁紅石「呸」了一聲，反譏道：「你們幾個大男人在一起，到頭來，不也是一樣保護不了我們的貞節性命。」

黃天星對白花花疼惜地道：「要不要春花秋月也跟去？」

白花花道：「我自己能走。」

奚採桑關心地趨近問：「妹子是什麼病？」

白花花低聲道：「是肺病入侵，逢着陰雨便時時發作，都給耗虛了。」

居悅穗好心地道：「不要緊，我扶妳。」說着五姝便由居悅穗扶持白花花，梁紅石才扶白欣如，江愛天向衆人一揖：「告辭了。」便一行七人走了出撼天堡。

司徒不望着她們背影冷哂道：「幾個婦道人家，居然當起家來了。」

元無物道：「女中也有英豪，司徒兄不能蔑視。」

司徒不乾笑兩聲。「我可沒有輕視他們。」

這時，藍元山長身而起，疾步行出。

霍銀仙張唇想叫住他，但沒有叫出聲音來，只見藍元山背影微弓，有說不盡的孤愁。

周白宇猶在怔怔發呆，像一個活了半生驟然腦裏一片空白的癡子。

奚九娖詫問：「爲什麼？」這樣尷尬

的局面，他巴得這幾個情孽遺恨的男女早走早了。

奚九娛道：「伍姑娘是在藍鎭主挑戰殷寨主時被强暴殺死的，這件慘禍，多少是他促成的，至少應該有個交代。」

殷乘風此時慘笑道：「人都死了，有什麼好交代的，只要找到兇手，報此血仇，才能奠祭彩雲在天之靈。」

「話雖如此說，」平實的敖近鐵插口道：「但爲了江湖上不再掀起不必要的腥風血雨，我還是要藍鎭主的一句話。」說罷他望向追命。

追命瞭解，他明白那是一句什麼話。

敖近鐵是希望藍元山不再約戰，如此方才免去一場白道上互相傷殘的戰役，也可避免歹徒的乘虛行兇。

追命點頭。

江瘦語拂袖而起：「好，我去追他回來！」

元無物霍然道：「我陪你去。」

「藍鎭主要是不回來，我綁也要綁他回來！」

× × ×

大堂上只剩下黃天星、殷乘風、周白宇、追命、奚九娛、敖近鐵、司徒不、葉朱顏及霍銀仙等幾個人。

黃天星自斟自飲，嘆道：「沒想到，今日我們『武林四大家』，不是有不如意，就是蒙了恥，東堡南寨西鎭北城，可以休矣。」

追命截口說道：「黃老堡主，如果你指的是自己打探決戰的結果，那對自己未免太苛責了，你當衆揭露自己的陰私來使藍夫人不致蒙冤，這種豪氣，怎可以『休矣』？」

他繼續道：「如您老指的是殷寨主，他只不過勇於接戰，稍微逞强好勝一些，這是任何武林中人在所難免，也許，沒有這一點，也不爲武林中人了，只不過表現出這種豪勇之氣，方式各有不同而已。」

追命繼而笑道：「伍姑娘之死，確屬不幸，但不能怪責着殷寨主。至於周城主、藍鎭主、藍夫人……」

「人在情網中，誰是得失人？外人不在情愫翻捲之中，妄加評定，也未免對當事人太不公平了。」

黃天星怔了一會，忽然說道：「追命，你知我跟你，年紀差一大把，武功差一大截，經驗差一大段，爲什麼還能相交莫逆？」

追命笑道：「爲何？」

黃天星一口乾盡壺中酒。「因爲你不拘泥成見！不食古不化。」

追命也一口乾盡葫蘆中酒，一面將酒罎的酒灌入葫蘆裏，一面道：「是麼？但我覺得老堡主跟我根本還沒有到相交莫逆的地步。」

黃天星怔了一怔，仰天哈哈大笑，擊桌道：「對！對！我跟你大師兄，才是忘年至交，跟你說話，眞虛僞不得，虛僞不得的！」

追命笑道：「人一虛僞，就沒有意思了。」

在旁的奚九娛忽接道：「追命兄高見，自然可敬可佩，但素來名門自居的江公子若在，只怕就要視爲異端了。」江瘦語是豪貴人家之後，素來自負淸高，不與語言稍有卑俗的人往來。

追命却微笑道：「其實奚兄心裏所想，只怕也跟江公子相去不遠，只不過藉江公子的意道出罷了。」說罷哈哈大笑。

奚九娛雖是窮酸秀才，屢試不第，但也自命才調，自視甚高，追命一語下來，倒是說中了奚九娛的內心。

就在此時，外面一陣騷亂傳來。

追命臉色微笑，道：「恐怕……」

只見兩名「撼天堡」壯丁，匆忙入報：「不好了，元大俠和江公子，就在離堡半里不到的『古今欄』附近出了事……」

「去看看。」壯丁的話未說完，追命已似沙漠裏的水氣一般地消失了。

黃天星聞得有人竟敢在東堡附近下手，簡直如同捋他虎鬚，氣呼呼的捋起長衣，大步而去，葉朱顏、司徒不、奚九娛、敖近鐵都緊躡而出。

廳中只留下殷乘風，周白宇和霍銀仙了。

殷乘風在沉默中一跺足，向周白宇說了一句話：「周城主，你我相交匪淺，求義求利，是正是邪，爲敵爲友，全在你一念之間，望你善加抉擇。」

說罷，也似一陣悶風似的掠刮出堂外去。

× × ×

大堂外的秋風刮得像被急急追蹤似的，有一棵樹，只剩下幾枝光禿禿的枝椏，讓人驀然昇起有一種冬臨的感覺。

伸出來的手指，如果沾了水，在堂前一站，很快就讓勁風吹乾，琥珀色的酒蕩漾着燈色的暖意。

霍銀仙忽毅然道：「你跟我來。」他像燕子劃水一般掠了出去。

周白宇跟着掠出去，他的身形剛飄起的時候，就瞥見一塊落葉，在空中劃着無力的圈圈下降，他感覺到自己的志氣也如落葉。

但他又不能不跟去。

他們未久便來到了「撼天堡」後的一處菜圃，一行行的小土堆長滿了茁綠肥厚的芥蘭葉，每瓣至少有嬰兒臉龐大小，很多小黃蝶翩翩芥蘭花上。

芥蘭畦地之後，有一間小茅寮。

這是東堡種菜自食的菜園，小茅寮是供給播種時候的工人休息用的。

霍銀仙本來只想往黃天星、追命相反的方向而走，因爲藍夫人與周城主都是「撼天堡」中的熟客，所以堡中壯丁都沒有阻攔或盤問。霍銀仙想找一個無人的所在，就來到了此地。

她像行雲一般止步，周白宇在她身後三尺之遙停下。鼻端聞到霍銀仙烏髮如瀑在疾行時飄揚的淸香。

霍銀仙停住，痴痴的望着菜園後那座淡藍色隱然的山。天空有幾隻悠閑的飛鳥，襯托得藍山下的村落更是柔靜。

霍銀仙幽幽地道：「山的後面，便是伏犀鎭，那是天底下最美麗的地方。」

她徐徐轉過身來：「你知道我爲什麼去找謝紅殿？」

周爲宇痴痴的搖頭。

「我去問謝姊姊，我想把你殺掉，謝姊姊說，那是沒有用的，你死了，元山也沒有勝，元山要的是勝利，她只是告訴我這一點。」她咬着下唇說。

「但是妳——」

「我答應她改變原來的意念後，前思後想，仍不放心元山和你之戰，所以我到江畔的路上等你經過……可是沒想到，差點受了『叫春五貓』朱氏兄弟的汚辱，眞讓你救了我……」霍銀紅垂下了頭，夕陽照在她側臉，從耳垂至頸際掩映着烏紫一般的髮，美得令人看不清楚她的面目。

「我幾次想動手殺你，但都……」她低聲得像夕陽沉近山腰。

周白宇上前一步，他的喉頭滾動着聲音，却發不出話來。

「我知道我這樣做，是害了你……」

霍銀仙的聲音倏然止住，因爲周白宇的手，已有力的搭在她柔弱的肩上。

「我願意。」

兩個人在夕陽映在眼瞳裏的一點灰燼般的暗紅，互相凝視，久久沒有語言，只有吹風拂起鬢上髮掠過耳際的輕响。

殘霞替黛綠色的芥蘭葉上，塗了一層胭脂色。風徐過，周白宇忍不住把臉趨向霍銀仙的粉腮。

「我不能再對不起我丈夫……」

「我明白。」

兩個人的聲音在黃昏景緻中都是悽落的。周白宇只來得及看到，霍銀仙側背着夕陽光照映下幾縷鍍金般的髮絲，忽輕輕動了一下，便感覺到一種近乎痲木的冰冷，一下子深入胸膛箍住他的心臟。

他忍不住發出一聲音，低首看見自己的白衫，並不是因爲夕色而是因爲血而紅了，霍銀仙徐徐拔出沾着血雪亮的懷劍。

周白宇的手指一根根的鬆開來。「也許……」他喘嘆着：「妳早該殺了我……」

霍銀仙寒白如霜的臉，在夕照中緩緩撲倒的英偉身軀，然後，向藍山用一種緩慢的決絕之色愈漸平淡……

黃昏的風，彷彿帶着艷紅的彩筆，把芥蘭葉子塗得醉紅。

血染古今欄

追命趕到「古今欄」的時候、血案已經發生。倒在血泊中的兩個人，一個是江瘦語，一個是元無物。藍元山不在裏面。

追命一看，江瘦語被一箭自後入胸膛貫出，已返魂乏術。元無物右胸插了一箭，探脈之下，還有氣息。

追命立時把源源眞氣，輸入元無物體內，元無物無力地睜開眼睛道：「……暗算……箭……」就急促地喘起氣來。

追命急問：「藍元山呢？」

元無物無力地道：「追……追丟了……」眼睛一閉，就暈了過去。

追命正想替元無物拔箭療傷，黃天星等人已然趕到，都教這景象嚇了一驚，奚九娛捋袖道：「我來。」追命知他深研醫理，便把元無物交給司徒不攙扶，由奚九娛替他治理。

黃天星氣得銀鬚翻掀：「豈有此理！豈有此理！在古今欄裏手下，是當我東堡無人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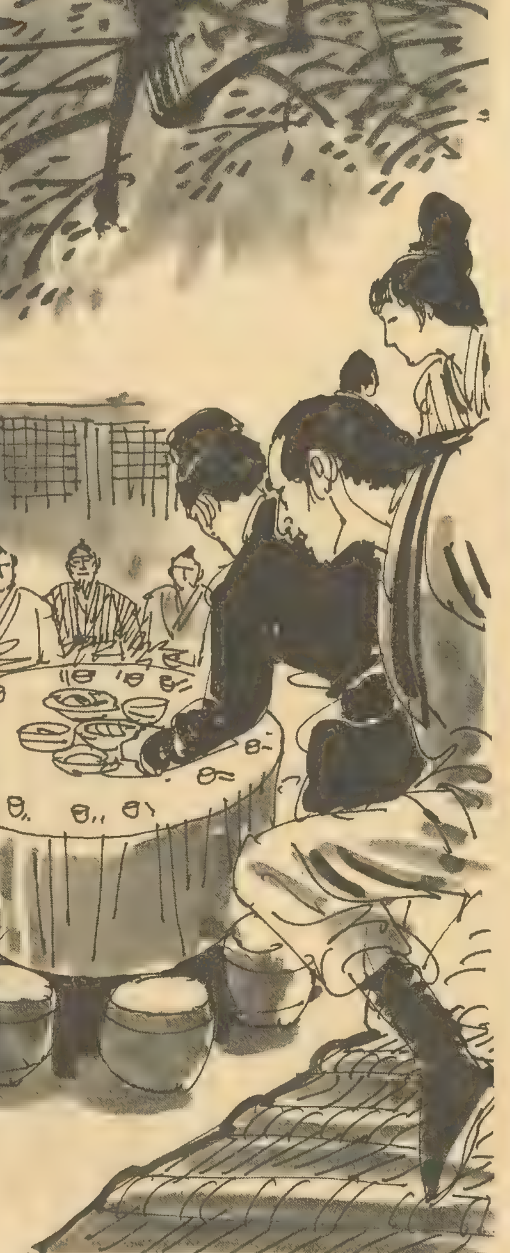
司徒不忽道：「他們兩人，看來是一前一後，被人暗箭所傷，但他們的武功，非同等閒，莫非是……」

追命道：「不管這事跟藍鎭主有沒有關係，但元兄、江公子是在追趕藍鎭主時遇伏的……我們得先趕上藍鎭主再說。」抓起酒壺，猛吞了幾口酒，臉上出現一種堅毅的神色來。

敖近鐵沉聲道：「那麼，我們兵分兩頭，奚老弟安頓照顧傷者，我們去追藍鎭主。」

這時夕陽照在古今欄的紅柱子上，份外深沉的碧落。古今欄是一列紅亭和白欄，欄外是兩條白龍似的瀑布，近乎無聲的注入碧綠的深潭裏去。在夕照下的依稀景物，如此彷似圖案，使得亭裏倏所添的鮮血，不像眞實發生一般。追命道：「追藍鎭主，不必太多人，我去便可。」

黃天星怒道：「我也要去，你當我老了麼？」說着因過於激奮，「砰」地一掌



祇聽哈哈一聲，屋頂上便躍下五個人影來。

向欄亭裏的大理石桌拍下去！

葉朱顏一閃身，在桌上及時放了墊子，這時，追命想拋下一句話就追趕藍元山，去的時候，忽乍聞耳邊有一聲駭魂攝魄的嘶吼。

好像一頭老獅子，忽然被人刖去個利爪一般的嘶吼。

就在這刹那間，嘶吼同時遽止。

追命也在同時間感覺到急風自身邊响起，「啪、啪」兩聲，兩件事物，已夾住他雙腿踝脛，同時兩張快刀，已砍在他腿上。

這只不過是刹那間的事，兩刀砍中追命大腿的時候，一劍往他臉門搠到！

追命倏地大喝一聲，「花」地一聲，夕陽在他嘴裏噴出來的酒泉幻成七色，打在出劍者臉上，成了千百道蜂螯一般的紅點。

劍手跌飛古今欄外。

× × ×

兩柄刀砍在追命的腿上，如中鐵石，一柄刀刀口反捲，一柄刀拿捏不住，疾飛了上來，被追命一手抄住了，揮出了恨恨的一刀。

這兩人想猝襲先廢掉追命兩條武功所聚的腿，但追命的脚豈是尋常兵器所能傷的，追命正想移動，但發覺雙踝已被兩條足有童臂粗的鋼鍊鎖着，鋼鍊連着整座古今欄，追命發力一扯。古今欄連環有十三座亭，只不過微抖了一下。

追命長吸一口氣，舞了一個刀花，封住前胸。

先用鋼鍊鎖扣他雙腿，又用刀砍暗襲的是司徒不與奚九娛，用劍刺搠而受酒激射所傷的是元無物。

黃天星右手被桌上的一具鐵箍夾碎了掌骨，葉朱顏並一刺搠進黃天星心腹裏，當黃天星怒吼着扣着葉朱顏手腕之際，敖近鐵已過去把他的脖子扭得像頸骨折了十八截一般。

局勢非常容易明瞭：

黃天星已經被葉朱顏和敖近鐵殺死。

自己雙腿已被扣，完全不能發出功效來；而對方五人中，自己只傷了一個元無物！

× × ×

龍鳳雙瀑往峭壁無聲地滑落，注入深潭的景象，使追命想起他童年練腿功時，在瀑布終日沖洗的崖峭上立樁，時常可能被激流沖得像無聲的泡沫，往深沉的潭水墜落。

現在他也正在高處墜落——墜落到陷阱裏。

敖近鐵瞧瞧他足踝上的鋼鍊，似十分滿意：「追命兄。」

追命笑了：「敖捕頭。」

敖近鐵淡淡地說：「你一雙無敵天下令人聞風喪胆的脚，而今好像已不能踢人了。」

追命笑着說道：「脚通常只是用來站的。」

敖近鐵道：「不過追命兄的一雙脚，早已取代了雙手的用途。」

奚九娛接着笑道：「而且，追命兄的一口酒，也已經噴盡了。」

追命道：「如果我犯酒癮時，同樣可以再喝過。」他用沒有握刀的手，拍拍腰間的葫蘆。

「是麼？」司徒不目不轉睛的盯着他：「可惜追命三爺已再也沒有機會去喝酒了。」

在古今欄的元無物，艱辛的爬起來，跌跌撞撞了幾步，他臉上有千瘡百孔似的小紅點，雙目無法睜開，踉蹌了幾步，終於又「叭」地一聲摔倒，嘴裏發出了一聲悶吼，胸膛却噴出一道血泉。

元無物在地上滾了一滾，終於往瀑布落了下去，像一只被人遺棄的玩偶。

連回响都沒有。

追命的酒泉，夾着暗器一般的內力，濺擊在他的臉上，在他未及掠退之際，已揮刀砍殺了他。

「是了，」奚九娛道：「我和司徒兄負責鎖扣你下盤砍你雙腿，元大俠負責迎面刺殺你……不過現在看來，你對元大俠那一刀，倒像早有防範。」

「他是假裝中箭的罷？」追命反問：「其實，是他背後用指挾箭，刺殺江公子，然後佯作中箭，來殺我……」

「現在說自然是無妨了。」奚九娛道：「若適才你替他療傷，自然發覺他中箭是假的了，所以我才立刻接手過去『救治』他了。」

「本來我也看不出來。」追命道：「只不過他這個『大俠』，實在太貪婪了，我用眞氣灌入他體內，想讓他神智稍爲清醒一些，沒料他不住的吸入內力，使我感覺到他內息頗强，全不似受了重傷的樣子，所以才提高了警覺……」

「我當時也已經懷疑到你，」追命凝視奚九娛，說道：「曾聽說你醫道高深，眞連有無負傷都瞧不出來麼？但見司徒兄，敖捕頭也全不猶疑，我還以爲是自己多慮了……」

「不過，你還是在雙腿上蘊了力道。」奚九娛笑着接道。

「不然我還會留下這一雙脚嗎？」

「但是人死了有脚沒脚，都是一樣的，」葉朱顏接道：「難道你做殭屍的時候要用來走路？」

追命笑道：「我不做殭屍，要做，寧可做鬼，鬼可以乘陰風來去自如，不必踮着脚尖跳蹦蹦那麼辛苦。」

葉朱顏冷笑道：「你要做鬼，我們當然成全你。」

追命道：「你已經成全了厚待你多年的黃老堡住了。」

葉朱顏臉肌迅速地皺了一下，笑露了兩隻狡猾的犬齒，陰陰笑道：「我也一定厚待你。」

追命道：「你殺黃老堡主之後，當然順理成章，成爲東堡堡主了？」

葉朱顏道：「以前有資格跟我爭的人，鄺無極、言之甲、李開山、魯萬乘、姚一江、尤疾、游敬堂全都死了，當然我就是撼天堡堡主。」

追命忽然問道：「如果白花花不同意呢？」

葉朱顏即回答道：「那就再多一條人命。」

追命遊目向敖近鐵，奚九娛，司徒不掃了一眼：「他殺黃堡主，爲的是奪權，

你們呢？又爲了什麼？」

司徒不陰陰一笑：「不爲什麼。」

奚九娛道：「告訴他也無妨。」

敖近鐵反問道：「難道你自己看不出來嗎？」

追命想了一想，道：「東堡西鎮，南寨北城，如果毀了，這裏的武林自然非諸位莫屬了。」

司徒不裂開大嘴，露出黃牙笑道：「這個自然是，再也找不到可以跟我們併比的了。」

追命忽道：「不過，你們可不是一個人，而是好幾個人，要是一個人能擁有這樣好的地位，自是可羨，但幾個人瓜分，沒什麼味道罷？」

敖近鐵冷冷地道：「你如果想出言離間我們，那是痴心妄想，我們做這件事之前，五人早已約好，各有所獲，絕不內鬥，現在元無物死了，剩下四人，正好各分『武林四大家』的勢力，不必爭論。」

追命加插了一句道：「哦，那麼元無物雖然跟你們也是一道，他死了也是白死了？」

這一句下來，令衆人心頭的炭火似給掀開了表面的灰燼，亮了一亮。

追命若無其事的說下去：「『武林四大家』，尚且要爭雄鬥勝，你們之間，誰當老大啊？」

敖近鐵沉聲喝道：「追命，你別挑唆我們——」

追命截道：「敖兄，我覺得這些人中，以你爲最賺，你旣可以拿到『四大家』之一的實權，殺人之後，又捕到殺我的兇手，要補『四大名捕』老三的缺，恐怕也勝券在握吧？」

敖近鐵怒叱：「你——」

忽聽奚九娛道：「敖捕頭，你的確一石二鳥，敢情不會一網打盡罷？」

葉朱顏打岔道：「奚公子，別聽那狐狸的挑撥，亂了陣脚……」

奚九娛臉色一沉，低叱道：「我還用得着你來提醒？」

司徒不站過去奚九娛那兒，向葉朱顏大聲喝道：「葉朱顏，你本來只是撼天堡小小一名總管，怎配和我們平起平坐，而今能奪東堡，全是我們助你，敖捕頭一早選上你，我已打從心裏不贊同了，你現在居然敢頤使我們來了？敢情你和敖近鐵眞有勾結！」

葉朱顏揚起椎心刺，怒極叱道：「司徒不——」

奚九娛踏前一步，攔在司徒不面前，冲着葉朱顏道：「你敢對司徒舵主怎樣？」遽覺背後一痲，背心已被一枚烏鷄鐵爪，抓入胃肺，像馬車輾過五臟一般，他整個人如一隻收縮的八爪魚，還未來得及出手，葉朱顏的椎心刺帶着黃天星未乾的血，送入他的小腹裏去。

奚九娛半聲未哼，登時喪命。

用烏爪鷄突襲他的是司徒不。

× × ×

司徒不獰獰的笑臉，像詭秘的鬼魅，在暮色中隱現。

追命歎道：「素來俠義稱著的丐帮，居然也有你這樣的人物，不知可敬還是可畏。」

司徒不道：「奚九娛窮酸一名，本就不適合跟我們稱兄道弟的！」

追命問：「江瘦語呢？」

司徒不怪笑道：「那種自以爲清高到不得了的世家子弟，怎配跟我們一道謀大事？」

追命說道：「所以你們就先把他除去了？」

司徒不頷首說道：「然後再除掉奚九娛。」

追命忽道：「現在『東堡南寨西鎮北城』四大家，你們却只有三個人，有一個人要多分兩家。」

司徒不冷笑道：「現在我們三人同心，你撥弄是非是白費心機！」

追命笑道：「同心又不是同命，難道權力，富貴會嫌多的嗎？」

葉朱顏上馬一步，驀地喝道：「我殺了你！」脚步一跌，椎心刺已夾着尖嘯刺向司徒不。

司徒不臉色大變，怪叫：「你——」

就在這時，「噗」的一聲，敖近鐵雙手捉住椎心刺！

這回葉朱顏臉色倏變，嗄聲道：「敖大哥……」

司徒不揮舞烏鷄爪上馬撲擊，也給敖近鐵一脚掃開，敖近鐵沉聲道：「我們不要中了他的計，此人未死，我們就先鬥得馬翻人臥，怎收拾得了他？」

司徒不氣得哇哇叫：「這王八羔子他——他暗算老子在先啊！」

敖近鐵逼前一步，唬得司徒不向後退了一步。敖近鐵霍然轉首向葉朱顏一字一句的問：「我們三人，是最先議定幹這大事的，爲何你要對司徒不橫加辣手。」

葉朱顏一臉不服之色，道：「他剛才罵我不配跟你們……」

敖近鐵淡眉似火燒般抖了一抖：「平起平坐，是不是？」

司徒不呼冤道：「那番話我是因爲要誘殺奚九娛才說的呀，我若不殺了奚九娛，現在你早躺在地上。」

「奚九娛那是我的對手！」葉朱顏仍是滿臉戾氣：「我出身沒你好，你以後少提這種事！」

敖近鐵道：「好了，好了，追命未死，我們就先鬧起鬨，還幹什麼大事？況且，『四大家』只死了一個黃天星，藍元山，殷乘風，周白宇都扎手得很。」

葉朱顏冷冷地道：「藍元山，殷乘風兩人已傷得半死不活，要收拾他們還不容易？」

司徒不也不甘示弱：「還有一個周白宇也心喪欲死，此人貪花好色，誘殺他實在不費吹灰之力。」

敖近鐵岔開話題道：「若不是今回四大家相互明爭暗鬥，我們一直以來對之心儀欽佩，仰之彌高，也不敢想出這種手段，生這種非份之想。」

「拍，拍！」一陣疏落的拍手聲，只見追命拍手笑道：「精采！精采，原來敖捕頭果是龍頭，應該分兩家，應該分兩家外加一個大名捕！」

敖近鐵也冷笑道：「失敬，失敬，追兄一番語言，此地又一個鮮血長流，差點

要我們三人也互動干戈，追命兄對付十三兇徒在客店的一招離間計，可眞管用。」

原來追命在緝拿十三元凶案件中，被人擊成重傷，點了穴道，但他用一番挑撥搧火的話，使得關東大手印關老爺子，鐵傘秀才張虛傲，毒手狀元武勝東互拚俱傷，他才猝然出手扳回勝局，敖近鐵是幽州名捕，對此役自有所聞。

追命嘆了一聲，道：「可惜遇着能够把持大局的敖兄。」

他苦笑一下望向敖近鐵：「我雖然已明白爲何你們要殺黃天星，江瘦語等……却不明白你們爲何要幹下九宗女子的兇殺案。」

敖近鐵冷冷地道：「答案很簡單！」

追命從敖近鐵的鐵臉上，轉望那沸騰一般的但無聲的飛瀑。

敖近鐵繼續說：「因爲那九宗案件，我們一件也沒幹過。」

葉朱顏也瞇着眼睛接道：「要玩女人，我們在江湖上大可神不知，鬼不覺的去幹，何必專挑那麽難惹的角色。」

司徒不怪臉陰森森地笑道：「這是實情，你信也好，不信也好，總之，此情此景，我們已無需要來騙你。」

追命沉吟了一陣，臉上已有了一種微悟的懼色。

「可知道是誰幹的嗎？」追命緊接着問。

「要是我知道，早就拿下人犯作擢昇之用了。」敖近鐵道。

「那些案子，不關我們的事。」葉朱顏陡笑了起來。

司徒不臉肌牽動了一下，冷森森地道：「反正不是我們幹的，而且你也是快死的人了，還要知道來幹什麽？」

追命怔了一會，喟息道：「我一直以爲……我也覺得你們實在不會愚蠢到犯下那些大案，所以，也沒防着……」

敖近鐵露出一種行家的笑容：「有道是，殺鷄的人不一定會偷鷄，偷鷄的人不一定會殺鷄呀。」

追命忽道：「看來，我們在古今欄那末久，撼天堡的人也沒來接應，是葉兄的擺佈了？」

葉朱顏笑道：「我早命他們勿近此地，所以你老想拖延時間，待人來救，還是不如早認命罷。」

司徒不也獰笑道：「至於藍元山，此刻早已回伏犀鎭了罷？我們明日才去收拾他。」

敖近鐵忽道：「不過——」他仰首向古今欄的亭子上朗聲叫道：「殷寨主還是請下來吧。」

恍惚的暗霞

敖近鐵說完那句話之後，不管殷乘風是不是已經準備下來，他已似一頭怒龍般撞碎亭頂，衝了上去。

敖近鐵剛破亭頂而出，就見眼前劍光一閃。

敖近鐵十二歲就在衙裏當小役，二十八年來跟三山五嶽五湖四海的人馬十八般武藝左道旁門的兵器交過手，但從來沒有見過那麽快的劍光。

要不是劍光中帶有瑕疵，敖近鐵必然躲不過這一劍。

這一劍本身的速度，猶如燃石敲着的火光一般，自然而生自然而滅也自自然然地達成了它的任務，點亮、或者殺人，有瑕疵可尋的是使劍的人。

殷乘風身負極重的內傷。

他猝遇狙擊，及時出劍，但亭頂爲敖近鐵所裂，他立足不住，劍刺出時，人已往下沉去，劍鋒也偏了一偏。

同時間，敖近鐵的臉，也及時側了一側。

劍鋒在敖近鐵左頰上留下一道血痕。

殷乘風往下墜落，却向外掠去。

亭頂飛石簌簌而下，司徒不的烏鷄爪化爲赤練圍繞一般的奇光與蛇信疾吐的急嘯，追襲殷乘風。

殷乘風像一張青色的葉子般飄飛出去——他是「三絕一聲雷」伍剛中的嫡傳弟子，輕功之高僅次於劍之速度——烏鷄爪撕碎了他肩膊上幾片青衫，但殷乘風的劍已似毒牙一般回噬過來。

司徒不人在半空，全身每一寸肌筋都在追擊狀態中，除了發出一聲長嘷，已來不及封架這一劍——反而像彈丸般直撞向劍尖。

如果沒有敖近鐵的一記鑿拳，敲在劍身上的話，司徒不眞的會變成串在劍身上的肉丸。敖近鐵及時擊中劍身，劍鋒一沉，只在司徒不腹間劃了一道長長的血口！

這時三個人一齊落地，落在亭外，殷乘風背後是無聲的飛瀑，司徒不背後是古今欄，敖近鐵背後是石亭。

三人交手各一招，三人都負了新創。

三人對峙，但局勢非常明顯：以殷乘風本身的武功，以一敵二，決不致落敗，但是他而今身負重傷，要力敵二人，則必死無疑。

×　×　×

敖近鐵、司徒不、葉朱顏三人的配合十分周密，當敖近鐵衝上亭頂攻擊殷乘風之時，司徒不已在亭外準備截殺殷乘風。

而當司徒不截擊殷乘風之際，葉朱顏的「椎心刺」已向追命出了手！

追命揮刀「噹」地架住一刺，雙足全力一收，簌簌之聲夾着一陣搖顫，古今欄中十三座亭子一齊俱爲之灰石紛紛墜落如雨。

原來他一面和敖近鐵等對話，一面已暗運功力，將裂石開山的腿功潛入亭柱，立意要扯斷鋼鍊。

只是這鋼鍊雖只各尺餘長，但爲「九宮雷府」的鮮銅所製，饒是追命的腿功再高，也扯之不斷，鮮銅鋼鍊纏在石柱上，而石柱又是十三亭五十二柱相連，除非追命能一口氣拔五十二根石柱，否則，爲尺餘銅鍊所限，一雙脚等於給廢了。

敖近鐵等人深悉追命的功力，要是暗算他全身要穴，只要他一雙腿仍在，那倒霉的必定是暗算者，所以司徒不和奚九娖一上來就鎖了追命的兩條腿。

元無物要一擊搏殺追命，反而先遭了殃。

追命一扯不斷，氣往上窒，脹紅了臉，像一個不會喝酒的少年一下子灌了一罈子女兒紅。

追命這一扯，却驚動了在亭外的敖近鐵。

一扯之力，十三石亭，俱爲震動……敖近鐵大呼道：「不能給他再扯！」在葉朱顏奮力向追命出手的同時，他喊道：「殺了崔略商！」並向殷乘風發動了全力的攻擊。

「崔略商」就是追命的原名，只是他的腿功與追捕名聞江湖，武林中都叫慣了他的外號「追命」而多忘却其原名，正如冷血原名「冷凌棄」鐵手原名「鐵游夏」一般教人遺忘（詳見〈四大名捕〉故事之「碎夢刀」），敖近鐵因在公門做事，所以反而常喚追命原來姓名。

其實早不待敖近鐵吩咐，知機的葉朱顏早已發動全力，要在追命發出第二次力扯前殺掉他。

但葉朱顏並沒有立時攻擊。

他全身縮成一團，椎心刺遞在前面，像一頭獨角獸，揚起他的利角，要刺入追命的身體裏去。

由於勁力遍佈全身，他身上發出一種猶似瀑布拍打背項的啪啪聲响，相襯之下，欄外飛瀑，愈發無聲。

追命凝視葉朱顏，揚起了刀。

他不能閃，不能躲。

他也無法退，無法避。

他只有迎擊來勢。

在亭裏漸暗的暮色中，他面對的，決不是一個人，而是一頭陰險的獸。

而他，是一個失掉武器失去自由的人，如何應付這猛獸的攻襲？

×　×　×

就在這時，在怒拳與爪影中，青衣一幌如燕子剪翅，橫翔過飛瀑，躲過敖近鐵與司徒不的猛襲。

殷乘風的劍，濺起了飛瀑的幻彩，在夕照中幻起一道精虹，飛射司徒不！

水光漾着劍光，司徒不的烏鷄爪破空飛出，爪柄拉着一道長鍊，爪鉤已抓中劍芒。

敖近鐵的雙掌也倏地欺近，身在半空身負重傷的殷乘風，無論如何，也抵受不了這下兩大高手的合擊。

忽聽一人高聲喝道：「莫要怕，我來也！」

「砰砰」二聲，敖近鐵的雙掌被人接下，兩人俱是一幌，殷乘風趁此提氣，掠回峯邊，只見來人藍袍在暮色中鼓勁欲飛，可是伏犀鎭主藍元山。

藍元山喝道：「你們幹什麽？」

追命在亭內大叫一聲：「他們已殺掉黃老堡主，要盡毀四大家取而代之！」

藍元山怒叱：「卑鄙！」

殷乘風如夢初醒，猶在閻王殿前打了一個轉回來：「你怎麽又回來了？」

藍元山藍袍佇立在瀑前：「我適才不顧而去，走到半途，担心銀仙，便折回來了。」

殷乘風道：「我們四大家，實在不該互動干戈的，要不然，黃堡主也不致爲人所趁了。」

藍元山嘆道：「要是周城主也在這裏就好了。」

殷乘風道：「是，想當年，多少次敵衆我寡的征戰，我們四人聯手禦敵，銳不可當……」

藍元山靠近殷乘風一站，靜靜地道：「現在只有咱們倆。」

他說完這一句話，幽靜的無聲瀑，忽然喧嘩奔騰起來，原來上游的山上，因天寒而漸結冰塊，隨着炎陽黯淡而結厚，被流水送落瀑布，與絕壁岩石敲响了兵金之聲。

雨霧飛濺，盡濕衣襟，一藍一青兩條人影，屹立崖前。

司徒不惶然望向敖近鐵，醜臉佈滿了閃動的汗光。

敖近鐵冷冷地道：「兩隻斷翅的鷹，有啥可怕？一齊做了，省事省力！」

就在這時，猝然傳來葉朱顏的一聲怪嘷。

×　×　×

追命爲求讓藍元山最快明瞭局勢，一語道破，但就在他防禦力稍鬆弛之際，葉朱顏的椎心刺發出裂帛破空之聲，當胸刺到！

追命揮刀去擋，刀被震飛。

接着下來，葉朱顏的刺像雷電掣一般飛刺追命。

追命空手對拆，已傷三處，左右騰讓，又傷二處，葉朱顏像一頭瘋狂的獸，瘋狂地在作瘋狂的攻擊。

就在他攻擊到瘋狂的沸點之際，追命猛一張口，一道酒箭，全打在毫無防備的葉朱顏臉上！

葉朱顏在刹時間猶如被沸水淋在臉上一般，他畢竟是武林高手，一面痛極狂叫，一面將椎心刺舞得風雨不透，護着自己，翻身退後！

——怎會這樣的呢？

——追命只有機會在他們未曾發動前喝過一口酒，已經噴出來射傷了元無物，他再也沒有機會喝酒了，是以自己才全無防備……

——追命還是一直說話，怎會還能噴出酒箭？

葉朱顏痛得睜不開眼，旋舞着打橫跌撞展翻出去，這回他像一頭被沸水多泡了的狂獸，負傷的獸！

他受此挫，是因爲不了解追命的功力，早已練成一口酒分兩次噴出，而且能將酒壓在喉下以舌音震動說話的武功。

葉朱顏傷臉掩目退去，追命再發力一扯。

「格勒勒……」十三座亭，全爲之撼動。

×　×　×

敖近鐵鐵灰色的面貌，這時才改變了顏色。

葉朱顏太無用了……

決不能讓追命雙腿恢復！

敖近鐵狂喝一聲，「銅錘手」夾着「混天功」，乍攻向藍元山、殷乘風。

藍元山的「遠飈神功」本就在敖近鐵「混天功」之上，但因受重創，功力未復，至多只跟敖近鐵拚個半斤八兩。

但殷乘風立時出劍。

殷乘風劍快，藍元山內力渾厚，在敖近鐵而言，「銅錘手」和「混天功」是敵不住快劍奇功之夾擊的。

只是司徒不的烏鷄爪及時封住殷乘風

的快劍。

敖近鐵一個翻身，急掠古今欄。

敖近鐵一走，在藍元山和殷乘風心中都暗叫一聲：可惜！兩人不約而同的想到：要是「大猛龍」黃天星在世，那把金刀定能將敖近鐵截下來，要是「閃電劍」周白宇也在，必殺敖近鐵躺下來。

敖近鐵飛竄而去，他的目的是要在追命扯脫鋼鍊之前，殺掉了他。

但司徒不可不是這樣想。

他以為敖近鐵不顧他而去。

因為這種想法，所以他立時慌了，亂了。

所以他死了。

藍元山雄厚的掌力，把心慌意亂的司徒不，逼得撞在欄杆上，司徒不身子一拗，頭觸地面，意圖一彈而起，霍然驚懼到劍氣映面，髮眉俱整之時，已然太遲。

劍似冰斷一般切入喉頭。

司徒不重新落下，脚靠欄杆，腰拗直角，後腦觸地，血液自喉管倒流到髮鬚，再倘落地面，不知要流到什麼時候，才能抵達崖下的潭水，冲淡了血腥，變成了清流。

×　×　×

敖近鐵掠近石亭之時，追命已發出了他全力以赴的第三次力扯！

「轟隆隆……」十三座石亭，一齊拔起，魏然坍倒！

敖近鐵這時正掠入石亭，追命却似電射一般閃了出來，宛似寒蟬落地，一足踢飛漸已回復視力的葉朱顏手上椎刺！

敖近鐵猛見已失去追命踪影、一石塊、碎片已墜隆落下，他怪叫一聲，情急之下，只有雙掌呼呼亂舞，要護着自己！

但是無情的石塊巨木，不住的往他身上頭上砸下去，他擊飛幾塊木石，身上也着了幾擊，正欲退出險地，忽然，電掣風飄，眉心一凉，胸膛也給人輕飄飄的印了一掌。

在那剎間的感覺，比起石塊擊打在他身上的感覺，可以說是舒服得多了。

只是他覺得全身已乏力，那些木頭石子打在他身上，變成是瀑布水花冲刷一般柔軟也遙遠。

他呻吟一聲，返身抱住了一根搖搖欲墜的紅色石柱。

他的血就洒在紅柱上，夕陽的暗霞把血色和紅柱全都吸成赭色。

葉朱顏搖了搖頭，眼中的神色比夕陽更絕望。

藍袍人長衣福履，青衣人畢立若松，兩人的手握在一起，看坍塌的古今欄，斜陽映照。

葉朱顏默默地走向欄杆，回首掛了一個半無奈、半不忿的笑容，縱身一躍，直落深潭。

潭水深碧。

湍瀑不息。

×　×　×

「經過了這一戰，」追命嘆息地道：「不管是誰，都莫啓戰端了。」

藍元山垂下了頭。

夕陽已快西沉了，伸下一點蛋黃色，映在藍衣上，像晚霞一般靜止。

鳥飛山外山。

——彩雲已黯淡。

想起伍彩雲，殷乘風心裏一陣絞痛。

「究竟誰殺了彩雲？」

追命看着夕陽如畫，飛瀑如織，臉上浮起一片不祥之色。

「不管是誰，我們都來不及了。」

「無論是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殺人者終被人殺之。」

「我們先回去撼天堡吧，」追命哀傷的看着黃天星白髮蒼蒼的屍首，「周城主、藍夫人迄今還未出來，只怕是……出事了……」

他不幸言中。

殘霞泣血，此時芥蘭菜畦之畔，藍山山脚下的兩具屍體，血已流乾，彷彿有俏皮的神祇將他們的血，塗在西天哀艷的畫版上。

白花花的白花

在夕陽徐徐落下，夜暮漸漸替代之際，周白宇和霍銀仙，在撼天堡芥蘭菜圃地上，仰受着山影的藍意血盡而死；古今欄轟然塌倒中，結束了多條性命，把伏犀鎮主青天寨主兩顆江中激戰的傷心，連成豪氣，同樣的，白欣如、梁紅石、江愛天、休春水、奚採桑、居悅穗、白花花這一行七人，在回幽州江府世家的途上，一般殘陽如血。

白欣如已悠悠轉醒，她只願暈去不再醒來。

此刻她心絮亂如織機上的煩絲，折不開，剪不斷，她只知道一點：白宇和我，都不能容於世上。

她也想到霍銀仙，也想到藍元山，但她一想到他們，就像有幾個小孩子在狂踏着織機上的亂綫。

她肚子裏已有了周白宇的小孩……只是，他還未知道……

想到這裏，白欣如眞恨不得就此死去，但更感到絕望的是自己決不能死。

就在這時，馬車轆轆，已至江府。

江府是豪門大戶，單止門前兩隻人高石獅，是金鍍的，馬車上鑲嵌象牙白玉，就可以知道主人的奢華之氣，揮金如土。

連同馬鞍，也是金子打造的。

江愛天叫梁紅石把白欣如扶入自己房去，瞥見白花站得如風中弱花，鬢上的花也楚楚可憐，便道：「黃夫人也到室內躺一下吧。」

白花花並不情願地說：「不……我還撐得住……」

休春水道：「唉呀，怎麼身子恁是羸弱，這，這怎經得風霜呀。」

白花花低聲道：「我不要緊……」

奚採桑道：「這强充不來的，看妳站也站不穩，還是進五妹妹房間歇下吧。」

於是不由白花花的反應，居悅穗就把白花花扶入臥房。

江愛天向背後的七八個婢僕道：「去，去，我們要商量大事，除了大少爺回來，誰也不許驚擾。」

衆僕都退了出去，只剩下江愛天的兩個貼身侍婢，一個為大家奉茶倒水，一個替江愛天捏臂揉背。

奚採桑羡慕地道：「五妹妹好福氣。」

奚採桑、梁紅石、休春水、居悅穗、江愛天五人早結為姊妹，以江愛天年紀最輕，所以排行第五，但因江愛天最有錢，她們之間的錢財方面，可以說是全由江愛天一人供給。

江愛天蹙眉揉心嘆道：「富貴乃是俗物，市儈方才希罕，我看着這些不好玩的事物，心裏就生憎。」

奚採桑笑道：「妹子嫌多，我可欣羡，不如布施一些，給我們使使，天下之至樂，想來莫逾於此矣。」

江愛天沉下了臉：「沒想到大姊也是個胡塗萬分的俗人，教珍奇蒙了眼。」

休春水盈盈笑道：「話不是那麼說，五妹子既然美玉黃金，已司空見慣，我們這些沒出息的姊妹可扣押勒贖的過活，不如布施布施給我們吧。」

江愛天冷笑道：「好沒規矩的，識着你們算我倒霉，我雖沒把古玩奇珍瞧在眼裏，但家父家兄，可視作命根子，妳們怎能老不識羞的跟我要？」

奚採桑笑道：「就算是妹子說我們豬油蒙心，財迷心竅，今日我們也要得遂心願了。」

江愛天怒道：「妳——」下面的話未說出來，奚採桑，休春水一起發動。

江愛天一呆，沒有想到兩人眞的會出手，就在這一怔之下，只來得及與奚採桑正面對了一招，左胸第十一肋骨處的「章門穴」，為休春水所扣，同時被制的還有背心「魂門穴」，居悅穗也閃至她背後，拿住她後頸的「天柱穴」和背門的「神堂穴」。

江愛天瞪火了雙眼，張大了嘴，她畢竟是富家小姐，缺乏應變之能，兩個婢僕，本在替江愛天推揉搥腿，驚呼一聲，紛紛退後，一個刷地拔出懷七，一個返身向外奔去。

可惜她才返身，門口飛起一道精光，「噗」地一聲，沒入這婢女的腹腔裏。

這婢女哀呼半聲，站在門口邊出襲的梁紅石已用左手迅速掩住她的嘴。

右手的飛魚刺却往下一拖，婢女瞪大了眼，受着裂膛之痛，當她失去力量站立之際，梁紅石扶住了她，迅速地剝掉她身上的衣服。

她的裸屍與死狀，令剩下一名婢女握着的懷七劇烈地抖動起來。

奚採桑將一隻手指，放在唇邊，悄聲道：「別叫……」

婢女嚇得幾乎要哭出來了，嚅嚅道：「妳們——」

奚採桑像一個大姊姊般的行近去，低聲柔氣的說：「我們，不會傷害妳的。」

婢女揚着刀，哭叫着道：「不……不——」

奚採桑柔聲得像疼襁褓中的孩童一般的口氣：「妳不叫，我們就讓妳走，我們跟妳家小姐是金蘭姊妹，又怎麼會傷害妳呢？」

她向婢女伸出了手，微笑着道：「來，把七首給我。」

婢女雖練過武功，但從未歷過這等場面，抖得連衣衫像蜻蜓的翅膀，奚採桑進一步，她就退一步，「碰」的一聲，背部已觸着牆壁上的字畫。

奚採桑深吸一口氣，擧起了手。「給我……」

婢女望向被制作，不得聲的小姐江愛天，口中哀叫道：「不要殺我……不要害我……」

「不害妳，不殺妳……」奚採桑一面說着，手指已觸及七首，猛地一擰，已將七首奪過，隨着半聲哀號已將婢女手扭背後，橫七一抹，「嗤」地一聲，一股飛血，自婢女玉頸噴在牆上山水畫上，呈現鮮紅的血花。

婢女喉頭像一隻被割喉的鷄，悶吭幾聲，抽搐幾下，終於癱軟，奚採桑又迅速除掉她的衣服，任她躺在自己的血泊上。

「……其實妳們也是富貴人家的奴僕丫鬟，誰教妳身處豪門？這可怪不得我們……我們本來要殺的不是妳。」奚採桑這樣咕噥着，然後提着血刃，步步逼近江愛天。

江愛天此時已嚇得魂飛魄散，就算休春水和居悅穗不制住她，她也未必說得出話來。

奚採桑微笑着，把手一擺。

居悅穗和休春水同時鬆手——在鬆手之前，一個點了她右腰下的「志室穴」，一個封了她頸中「風池穴」。

江愛天的臉，軟綿綿的扒在桌上。

奚採桑的血刃，在她眼前幌過來，幌過去。

江愛天悲聲道：「別……別……妳要什麼，我都給妳，我都給妳！」

奚採桑笑道：「我？哼，我們什麼都要。」

江愛天又顫聲地說道：「妳們……妳們……」

奚採桑笑得十分淫邪：「我們？我們就是幹下九宗大案的人。」

江愛天被這一句話，猶似雷霆霹靂一般，擊得心胆俱裂，魂飛魄散。

奚採桑笑着，她的聲音忽然有了一種奇特改變，像一向家裏養的母鷄有一天喔喔地啼起來，變成了雄鷄。

「我是陰陽人，姦了你，再殺了你，正如那九宗案子一般——不過謝紅殿算是例外，她太厲害，差點給她逃脫，只來得及殺掉，對死人我沒興趣。」

「妳們富貴人家，好寫意啊。」梁紅石狠狠地道：「我們呢？我丈夫是丐帮分舵主，什麼苦沒受過，現在我們要妳們也多受痛苦、欺凌的滋味。」

「不過，我們的丈夫都不知道我們幹這種事。」休春水詭異地笑着道：「他是市井豪俠，流的血可以淹過你院子裏種的花罷？好不容易才在今天在武林中有一席之地，他是大俠，不幹這種事的，我可不管。」

「有一天，我們的丈夫會感激我們，讚我們做得好，做得妙，做得够絕够痛快的！」居悅穗道：「我丈夫做捕頭，一寸血汗一寸險的捱，破了大案千百宗，收入還不够一個小賊頭！」

「妳聽聽，江五妹妹，」奚採桑笑得古古怪怪的，向嚇得魂不附體的江愛天道：「我是窮秀才奚九娛的姐姐，也是他哥哥，我可不能目睹他一世沒出息，一世人捱窮捱餓。」

「別殺我……」江愛天的眼淚沒命的流，却忘了哭泣，「求求妳們饒了我……妳們要什麼，我都給，我都給……」

「本來就不到妳不給，」奚採桑血七又一揚，冰涼沾血的刀鋒貼近江愛天的臉頰，「我先要了你，再殺妳全家，財物洗刼一空，要是你哥哥江瘦語回來，也一併把他宰了，四大名捕任他們怎麼去調查，都以爲這是淫賊幹的，千料萬揣，都想不到是我們幾個鬧着要擒兇正法的婦道人家呢。」

說到這裏，奚採桑低聲怪笑起來，由於她心中着實喜歡得意，是以手上的刀鋒將江愛天的臉龐刮得沙沙作响，她也不爲意。

「其實窮苦人家對妳們這些窮奢極侈，出盡風頭，享盡清譽，色藝遠播的世家子弟，早巳深痛惡絕……」奚採桑一字一句地道：「『十全才女』于素冬，『富可敵國』錢大老闆的愛妾殷麗情，『燕雲劍派』女掌門人尤菊劍，『青梅女俠』殷柔青，『女豪俠』冷迷菊，『彩雲仙子』伍彩雲，岑御史愛女岑燕若，『女神捕』謝紅殿，『淮北第一英雄夫人』顧秋暖……莫不是這樣死的！」

她每報一個名字時，江愛天就像心口被擂了一下似的顫了顫，到最後奚採桑還斜睨着她，補了一句。

「現在輪也輪到妳了。」

「妳也睡安穩大覺適意久了，如今，讓妳嚐嚐辱而後殺的滋味。」

「我不要……」江愛天無力地哭道：「我不要……」

「小姐啊，」奚採桑用刀在她的臉上刮來刮去，江愛天臉上現出一抹又一抹的紅痕，迅速散向白色的肌膚上，「怎到妳說不要？」

梁紅石、居悅穗、休春水等都陡地笑了起來，那聲音在江愛天耳中聽來像牛頭馬臉在地府裏尖號。

「這兒，交給我啦！」奚採桑淫笑道：「房裏還有兩隻小羔羊，勞妳們的駕罷！」她的聲音時男時女，忽雄忽雌，聽來刺耳難聽。

梁紅石笑着道：「裏面的兩個，一個傷心欲絕，一個弱不禁風，可經不起你蹧幹。」

休春水笑着說道：「總得先收拾掉他們，再把江家全都宰了，財寶就歸我們了，幾家下來，也够我們富貴榮華享個不盡了罷。」

居悅穗笑道：「反正，我們幾人，互爲不在場證明，再殺多一二宗，遠走高飛去也，任四大名捕去查個烏烟瘴氣，我們只笑得直打跌。」

三人一面說笑，一面往內房走去。

江家的院落實在太大，江愛天的閨房跟臥室，也相隔好一段路，二人一面留意着金銀珠寶會藏在何處，笑笑鬧鬧到了臥房。

白花花正低垂着雲鬢，倚靠在牀頭枕上。

白欣如支頤在桌上，神色一片哀戚。

休春水走過去調解地道：「我說妹子呀，妳倆也太看不開了，男人準定不是好東西，世上那有貓兒不吃腥？依我看，要嘛，痛痛快快地，等他回來，趁他睡着……」揚手作一刀砍下狀，又道：「不要嘛，爽爽落落，眼開眼閉，當他沒有的事，由得他，胡天胡地，到頭來總要上老娘的床。」

白欣如秀眉微蹙，神色木然。

梁紅石繞過去到了白欣如另一邊，道：「唉，妹子，何必苦苦思慮，徒傷身子嘛。」

白欣如臉白如石，垂目不語。

居悅穗走向床邊，悄聲問道：「黃夫人？」

白花花應道：「嗯？」

居悅穗笑問：「睡着啦？」

白花花道：「還沒有。」

居悅穗笑道：「眞可惜。」

白花花奇道：「爲甚麼？」

居悅穗嘆息說道：「要是妳睡覺了就好。」

白花花詫問道：「怎麼說？」

居悅穗冷冷地道：「妳身體那麼弱，要是神智清醒，怎受得了？」

她話一說完，不待白花花再問，拔出八極劍，橫擱在白花花的咽喉上。

× × ×

白欣如乍聞背後有異聲，轉首去看，但背脊中心的弦間，風府，大椎，靈台，懸樞五處大穴，已爲休春水所封，正想拔劍，但臂儒，會[illegible]二穴又爲梁紅石所扣，全身痲痹，動彈不得。

本來在這些女子當中，當以白欣如的武功最高，但她此刻正在黯然神傷，毫無防範的狀況下，才教梁紅石，休春水二人所乘。

白欣如道：「妳們幹什麼……」

梁紅石笑道：「也不幹什麼，只是多幹一宗姦殺案而已。」

白欣如慄然道：「妳——」

休春水淡淡接道：「還有我，以及敖夫人，奚大姐姐。」

白花花顫聲道：「你們就是九宗案子的兇徒……」

居悅穗把劍一挺，凶狠狠地道：「什麼兇徒？哼！妳們出身好，一世人吃好着好名譽好，但是我們則終日窮困，作事比你們多，名頭也還比妳們小，哼，嘿……妳說九宗大案，現在，外面已經是第十宗了。」

休春水指着白花花，嘻嘻笑道：「妳是第十一宗。」

梁紅石向白欣如道：「妳是第十二宗——咱們三宗一起幹！」

白欣如心知此乃自己畢命之期，她只求解脫，道：「妳們殺了我吧！」

「那有死得這般容易？」梁紅石噓聲道：「奚大姐是陰陽人，妳們要死，也死得像男人幹的，四大名捕這才不會疑心到我們身上呀！」

忽聽一個聲音在背後道：「可惜四大名捕早巳疑心到妳們身上了。」

梁紅石只覺毛骨悚然，霍然返身，日月鉤「嗖」地抬起，在這剎那間，她只來得及看見居悅穗半身倒在床上，血自她的身上染紅了錦繡鴛鴦的綢質棉被。

她在霍然回身的一剎那，一片沒羽飛蝗石，已經切斷了她的鼻樑，嵌入她的臉

背。

她的眼前就湧起一陣血光，以致錯覺在她面前徐徐掀開臉紗的白花花是穿着鮮紅衣衫。

× × ×

白花花穿的當然是白衣。

白衣長衫。

當掀開臉紗的時候，臉色是那麼蒼白，但黑眉如劍，目若烱星，分分明明的是一個把殺氣昇華成高傲的男子。

白欣如認得他。

白欣如差點沒呼叫出來。

這「白花花」的男子，不過二十來歲，他在床上殺了用劍抵着他咽喉的居悅穗，已無聲無息的閃到了梁紅石的後面，在她未出手前殺了她，却始終荏弱如故，而且這幾下疾掠，不是用脚飛踢而是以手拍地按彈而至的。

過份的驚愕使休春水完全震住。

她立即想起白欣如。

但男子銳利的眼像割切了她內心的想法，冷冷地道：「妳最好不要動。」

休春水覺得由指尖冰冷到脚踵裏去。

那男子一字一句地道：「妳一動，就跟她們，一模一樣。」

「完全一模一樣。」

居悅穗，梁紅石適才還在房裏趾高氣揚，而今却都是死人了，原來插在「白花花」髮上的一朵白花，巳「釘」在居悅穗的咽喉上。血染紅了白花，再流到床上，使未被染紅的一部份白花花瓣，更份外的白。

掃興人

「妳……妳是誰？」休春水幾乎呻吟地道。

男子的回答更令他似給人一把推入了冰窖之中：「成崖餘。」

休春水張大了口，一會兒才從嘴唇裏好不容易的吐出兩個字：

「無，情。」

「四大名捕」中的「大師兄」，極爲年輕，自幼全家爲仇人所害，他雙腿也被人砍斷，身受難治的極重內傷，後爲諸葛先生所救，憑了堅苦卓絕的毅力與智慧，雖因體弱不能習武，但練成一身駭人聽聞的輕功與暗器手法，及鑄造了一頂令江湖中人聞風胆喪遍佈機關的轎子，破了無數千百個四肢健全的人都破不了的大案，成爲「四大名捕」之首，因其辦案冷臉無私，出手反臉無情，故武林人稱之爲「無情」，其實無情反倒是四大名捕中極多情的一人。他原名便是成崖餘。他是彭尚書手下要將成亭田的獨生子，崖餘二字則是諸葛先生因其刼後餘生而賜名的。

成崖餘便是無情。

無情盯着休春水，兩道寒水似從休春水雙眼直灌入她的心坎：「像妳們這種人，我沒有必要生擒或逮妳歸案，通常我都是立即殺了，妳最好不要給我有理由這樣做。」

休春水深深吸了一口氣，目光轉到無情的下盤，深深吸了一口氣，說：「你的腿……」

「是木腿，所以站不穩。」無情立即答。

「既是義腿，」休春水的眼光閃爍着，像黑洞裏懼畏火光的長蟒，「不能走動是罷？」

「妳不妨走走看。」無情一揚手，手上兩片金光一閃，刷地一聲，一枚用手金箭，將休春水髻上一顆珠花，釘入壁上字畫，金箭穿珠花，兀自激顫。

休春水臉色呈現一片慌惶，無情淡淡地道：「我不必追妳。」他這句話，說到這裏，就當是說完了，其餘未完的話，他只是微睨牆上兀自顫幌的珠花，不多發一言。

休春水的身子，比釘串在金色小箭上的珠花抖得更厲害，使得她的一雙腿，禁不住劇烈的顫抖，幾乎軟倒。「我……我不走……」

話未說完，她陡地一聲尖嘯，十隻手指，已拑在白欣如的脖子上！

她並不是想抓死白欣如，而是要扣住白欣如，只要能够扣住白欣如，就可以能威脅無情放過她，否則，就算無情不殺她，她送去衙門，她也只是死路一條，死路一途。

她已別無選擇：——除非能挾持白欣如，或許才有一綫生機。

但就在她撲向之際，驀然警覺，無情已經不在了！

——無情在那裏？

休春水的出手，本就爲了要脅無情，而且她這一下孤注之擲，也只防着無情——可是就在她全力出手之時；無情竟不理她，居然走了！

她還來不及有什麼反應，「錚」地一响隨着「錚」地一聲，一口長劍，巳沒入她腹腔裏去。

白欣如沒有拔劍，飄然後退，一面厭惡之色，唯恐被她鮮血所沾染，「叮」地一聲清吟，就在白欣如退去之際，一枚小金箭，自她白色衣襟上落了下來。

休春木張大了口，她明白了。

無情射出兩枚小金箭，一射她髮上珠花示警，另一倒射連彈震開白欣如身上被封的穴道，然後無情便走了。

因爲他知道白欣如的武功遠在休春水之上，也算準休春水會拿白欣如當人質，而且在行動之際，只防着自己，而不防白欣如的穴道巳解開了。

所以他根本不需要再留了。

有人還等着他的救援。

休春水明白的時候，她張大的口，却半句話都說不出來，終於膝蓋一折，脖子也折了下去。

這樣看去，彷彿是休春水向白欣如跪着，但白欣如却深深地知道，休春水一點也沒有懺悔的意思，也許在她臨死的一刻，還在埋怨着造化弄人，太不公平，讓她誕生在貧賤之家，使她有錢無福享用，令她功虧一簣……不過無論她是怎麼想，她的血巳從劍肌相連處，漸漸迸了出來，流了一地。

× × ×

奚採桑不理江愛天的哀告求饒，把她的雙腿扳成鈍角。一個貴家小姐的哀叫痛楚，反而使奚採桑獸性的血在體內奔流。

（以下轉入第46頁）

毒劍仁俠 下

二期完俠義奇情故事

南宮逸·文
可飛·圖

俠名揚四海　艷遇悔終生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皇甫華初入江湖，就遇上不少奇事，首先他認識了楚靈，一路上，楚靈對他敍述不少江湖軼事，使完甫華增加不少見識……最近，杭州城發生不少兇殺案，因此不少武林高手雲集杭州，共同商議擒兇的辦法，而皇甫華因曾看見兇手的身形，所以少林、武當的高僧和尚均要求皇甫華能留在杭州幫助緝兇，皇甫華無奈，只得答應……凌飛回到家中，對母親述說，皇甫華的相貌，年歲均與他相彷，凌母心頭一顫，忙叫凌飛設法把皇甫華引至家中看個究竟，因她懷疑皇甫華可能正是她的親生骨肉，凌飛不明母親心意，却答應她去辦……

皇甫華照着客棧中伙計的指點，由東門出城，見驛道旁有條狹窄的小路，成丁字形通往遙遠的一抹山影。

驛道上往來的行人車馬很多，但這條小路上，一眼望去却是空蕩蕩的，不但看不到車馬，連行人也很難看到。

在驛道附近，爲恐驚世駭俗，他不敢過份炫露輕功，僅將步子加快，但這已非常人所及了，及至離開驛道稍遠，將「天馬馭風」身法施展，就眞如馭風飛行般，眨眼間，便只剩個小黑點。

他估計着這一陣飛馳約莫已有五六十里，這才緩下脚程，抬頭一看，見前面不遠山環水限中，散散落落有十餘戶人家，竹籬茅舍，小橋流水，那份寧靜、和諧，眞不啻世外桃源。

他正看得入神，不知什麼時候一個身穿淺藍色長衫，手搖洒金白摺扇的年輕人，已含笑站在他的面前，很禮貌的彎彎腰道：「承兄台賞臉應邀，使凌飛感到萬分榮幸！」

皇甫華着實吃了一驚，暗算自己怎的如此疏忽忘神，待他的眼光落到凌飛的臉上，心裏更是猛然一震，眼前這個年輕人，除了衣服顏色不同，簡直就是自己的化身嘛！難道……

他心裏像風車般一陣疾轉，定了定神才抱拳道：「承凌兄折柬相邀，不知有何見教？」

凌飛用手指着一座茅屋道：「那是寒舍，站着說話，也非待客之道，如蒙不棄，請至寒舍待茶！」

皇甫華仍然目不轉睛地盯在凌飛臉上，口裏却漫聲應道：「那裏，只是無故打攪，心感不安。」

「如此，凌某爲皇甫兄帶路了！」

走進茅屋，客堂中的方桌上已經泡好一壺熱茶，和擺着兩隻空茶杯，兩人在方桌兩旁落坐後，凌飛爲皇甫華斟了一杯熱茶，皇甫華輕輕地啜了一口，只覺淸芬撲鼻，不禁連聲讚道：「嗯！好茶！眞是好茶！」

凌飛道：「這是家母親自烘焙的武夷毛尖……」

皇甫華忙放下茶杯，抱拳說道：「眞失禮得很，在下理應先見令尊令堂大人才是！」

凌飛也抱拳道：「家母久患腿疾，行動不便，常年都是躺在床上，怎敢勞皇甫兄……」

「腿疾？」皇甫華突然想到了「武學搜奇」中的療傷篇，不禁問道：「是與生俱來？還是……」

凌飛雙眉微蹙道：「不瞞皇甫兄說，家母也是練武的人，只因苦練一種『無極玄功』，不愼走火入魔，致兩腿完全僵硬，痛苦萬分……」

「飛兒！」是從裏面房間發生出的一個老婦人的聲音，她的聲音雖然顯得有點蒼老，但是中氣却異常充足。「外面是誰來了？」

「娘，是孩兒新交的一位朋友。」

「哦。」

「凌兄，」皇甫華正色道：「既承你將在下當朋友看待，就請引在下拜見令堂，而且在下略知醫理，也許對令堂有所帮助。」

凌飛道：「既然如此，凌某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房間之內開了一扇很大的窗戶，光綫倒很充足，皇甫華隨着凌飛走進房內，見木榻上斜倚着一個中年婦人，面色紅潤，兩目中神光奕奕，正凝視着自己，這時候，他不禁心中一動，油然而生一種孺慕之情。

「請……坐！」中年婦人內心似是異常激動，雙目中也泛出一片淚光，但她很快的轉過臉去悄悄拭乾了。

「小侄皇甫華拜見伯母！」皇甫華內心也有種激動的感覺，而且情不自禁的雙膝一屈，拜了下去。

慌得凌飛一手抓住皇甫華的胳膀，急道：「皇甫兄，你我萍水相逢，家母豈能當你如此大禮！」

皇甫華拜罷站了起來，就在木榻旁一張椅子坐了下來，凌飛却坐在他娘的榻邊上。

「皇甫公子府上是那裏？」中年婦人抑制住激動的情緒後，才目注皇甫華輕聲問。

「小侄祖籍涿鹿，現隨家父，寄居舒城。」

「府上有些什麼人？」

「就只小侄和家父相依爲命。」

「令堂呢？」中年婦人問這句話時，聲音已有點顫抖，兩眼淚光隱隱的凝視着皇甫華，充滿企望的神情。

皇甫華也自神色黯然的道：「小侄此次離開舒城，正是奉了家父之命，出來尋找家母的。」

「哦！皇甫公子，老身有句很冒昧的話，不知當不當問？」

皇甫華道：「伯母請不要客氣，有話儘管問吧。」

「皇甫公子，你當眞是姓『皇甫』的嗎？」

皇甫華聽得一楞，張着迷惑的雙眼望着中年婦人道：「伯母，你這話是什麼意思，難道姓氏還有假借的嗎？」

「嗯，『皇甫』二字只是『黃虎』二字的諧音，如果老身猜的不錯，令尊的名諱一定是黃虎臣了！」

凌飛冷眼傍觀，對他娘的反常舉動，感到異常納悶，這時不禁插言問道：「娘，黃虎臣是誰呀？」

「伯母，你……」皇甫華也不禁感到萬分驚詫。

中年婦人瞪了凌飛一眼，又轉面指着皇甫華身上所穿胸前綉着一枝淡紅色寒梅的白綢長衫道：「這件長衫可是你娘留下，由你爹轉交給你的？」

「是的。」皇甫華更加驚詫了，兩眼緊緊盯在中年婦人的臉上。「爹還特別叮嚀，要小侄時常穿在身上，對尋找家母可能有很大的帮助。」

「那令堂一定是『慈航女史』凌素心了！」中年婦人說到這裏，早已滾動不停的兩眶熱淚，再也無法抑制，登時「噗簌簌」的流個不停，語聲哽咽，身體也因過份激動而顫抖起來。

「娘，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凌飛因對自己的身世並不明瞭，才會被這「母子會」的感人場面，鬧得滿腹疑雲，一頭霧水。

皇甫華這時候已心裏有數了，一則以喜，一則以悲的撲過去，跪在中年婦人榻前，悲聲道：「您……您一定是華兒的娘了！」

中年婦人——凌素心也俯身一把摟住皇甫華雙肩，泣道：「華兒，可憐的孩子，娘想你想得好苦啊！」

「娘……」皇甫華在他娘的懷中，低



聲飲泣，雙肩不停地抽搐，這是他自解事以來，初次嚐到溫馨的母愛，內心無比激動，反而使他無語以對，只是一味的低聲呼喚着：「娘！」

凌飛楞在一旁，目定口呆，這突然的變化，使得他一時手足無措，不過，他雖不明就裏，但場面的感人，也使他不自覺的流下了兩行熱淚。

過了很久，很久……

凌素心終於坐直了身子，一手擦拭滿面淚痕，一手慈愛的輕撫着皇甫華的頭頂，聲音哽咽的道：「華兒，快起來，你們兄弟倆也該談談了。」

皇甫華依言站了起來，用衣袖拭去臉上淚漬，然後伸出雙手，目注凌飛低呼了聲：「飛弟！」

凌飛遲疑了一會，終於也伸出雙手，和皇甫華的雙手緊緊交握着，但他也只以充滿迷惑的眼光望着皇甫華，既不招呼，也不說話。

凌素心望着一雙孿生愛子，內心眞有說不出的欣慰，但想到前塵往事，又不禁自心頭湧起無限惆悵和凄涼。

「華兒，飛兒，你們都坐下來，」凌素心拍拍榻沿道：「娘給你們兄弟說個故事。」

皇甫華和凌飛心裏都明白，這故事一定對他們有着切身關係，於是依言在榻邊坐了下來。

「這已是二十年以前的一段掌故了，」凌素心兩道眼光穿過窗戶，望向那偶有幾片白雲飛馳的晴朗天空，回憶着道：「那時，武林中剛經過一場血腥浩刦，各門各派的精英，幾乎全在這場刦難中損失，所以在浩刦敉平後，便相繼關閉門戶，休養生息，藉以恢復斲喪殆盡的元氣。

「這樣一來，頓使莽莽江湖失去了領導的重心，所謂『山中無老虎，猴子稱霸王』，一班平日不爲人所注意的武林朋友，這時候却都已出人頭地，一個個顧盼自雄，唯我獨尊，頓時將武林攪得一片烏烟瘴氣！

「桐柏八雄便是在這種情形之下乘時崛起，想不到竟然主宰了江南武林十餘年，儼然成了一方霸主。

「諸暨五泄山，俗名小雁蕩，那裏隱居着一位精通百草的老人，與老妻弱女，過着無拘無束的生活。

「老人姓凌，諱維綱，那時年巳望六，他不但精通百草，對於醫理亦有極深研究，武林朋友聞名求診的頗不乏人，後來公送了他一個『百草先生』的雅號。

「百草先生夫婦都有一身極高武功，他們那唯一獨生愛女凌素心，在父母的悉心培植之下，更兼兩家之長，自然青勝於藍，冰寒於水了……」

皇甫華和凌飛都聽得極爲入神，凌素心歇了口氣，目光在一雙愛兒臉上掃了一瞥，心中頓生無窮感慨，輕輕嘆了口氣，又道：「凌素心自幼即許配給涿鹿『神扇大俠』黃鳳翔之子黃虎臣爲妻，雖然都已居完婚年齡，只因關山遙阻，所以將這件事拖延下來。

「凌素心雖然從未身入江湖，但江湖上却盛傳着她的美艷，甚至渲染得足可媲美王嬙，西子。

「那時桐柏八雄中老二——『毒劍』歐陽丕正好喪偶，聽到這個傳聞，便託他們八雄中的老大『笑面無常』何曉春到小雁蕩求親，却被『百草先生』婉詞拒絕了，因之歐陽丕懷恨在心，時思報復。

「正在這時候，盤踞天目山的天目五虎大張旗鼓，欲和桐柏八雄一決勝負，以決定江南武林的領導權誰屬，結果天目五虎雖然勢遜一籌，但也糾纏了兩三年，才被桐柏八雄徹底解決，而歐陽丕對『百草先生』的報復，也因之遲了兩三年。

「也就在桐柏八雄和天目五虎火併之初，黃虎臣却悄然單人獨騎到了小雁蕩，和凌素心擇吉成禮，而且暫住在岳家。

「第二年，凌素心一舉雙男，長名華，次名飛，因『百草老人』凌維綱沒有兒子，便將次子過繼凌家承祧香烟。

「一家熙熙和和，閒來逗逗孩子，本是天倫樂事，但黃虎臣却靜極思動，想到江湖上去走走，做點有意義的事情。

「行俠仗義，本來武林人的本色，凌素心也是武林兒女，雖然夫妻情重，却也不便攔阻，『百草老人』夫婦見愛女業巳首肯，自亦無話可說。

「黃虎臣出道不到一年，巳是聲譽雀起，使得雄霸江南的桐柏八雄，也爲之黯然失色。

「而這時也正是桐柏八雄和天目五虎作殊死戰的時候，雙方都極力籠絡黃虎臣，希望收歸己用。

「但黃虎臣是爲了造福江湖才身入江湖，對他們那種圖霸江湖的雄心，自然深惡痛絕，不過他自知本身力量太過單薄，不能和他們雙方正面爲敵，只是一味虛與委蛇。

「結果天目五虎被桐柏八雄瓦解了，而從此江南武林也就成了桐柏的天下，以一方霸主自詡。

「不久，歐陽丕也得到了凌素心于歸的消息，其夫婿也正是他們過去想籠絡的黃虎臣，歐陽丕是又恨又妒，處心積慮的想加以報復，終於讓他想出了個『一石二鳥』的毒計，將凌家害得家破人亡！」

這雖巳是二十年前的往事，但凌素心創痕太深，時間並未沖淡她的記憶，至今猶歷歷如在目前，她內心巳無法保持平靜，本來紅潤的臉色，突然變得慘白，突然佈上一層紅絲，淚光在眼眶中閃動，臉上的肌肉在抽搐，說話的聲音也在顫抖，由此可見，她此際的心情是如何的悲慟，如何激動了！

「娘！」皇甫華低聲呼喚，臉上神色雖有刹那的劇變，但很快又回復了孺慕依依的神情。「你先歇一會兒吧……哦！聽飛弟說，娘的雙腿……」

「嗯，僵了！」凌素心體會到愛子的一片孝心，深深嘆了口氣，使情緒平靜了下來，緩緩道：「是練功不愼，走火入魔，巳經十幾年了。」

「娘既通醫理，怎未醫治？」

「藥方娘是知道，但藥引難求也是枉然！」

皇甫華沉吟片刻，搖搖頭道：「孩兒也知道一個藥方，只是……」

「是不是也是藥引子難求？」凌飛接口道。

皇甫華點點頭，凌飛又道：「我想華哥所需的藥引子，可能和娘的藥方一樣，要用千年雪蓮爲引。」

「對！正是要千年雪蓮爲引，可是：：」皇甫華神情沮喪的噓了一口氣，又說道：「千年雪蓮可遇難求，咱們只有另想辦法了，啊！娘，您可知道還有其他甚麼方法嗎？」

「有！」凌飛道：「只恐比千年雪蓮還難求得！」

「有方法總是好的，多一個方法就多一分希望，飛弟不妨說說看。」

「是一種失傳了好幾十年的武功，你想這不是比千年雪蓮還難求嗎？」

「哦？」皇甫華心中一動，暗忖：自己從「武學搜奇」內所學到的幾種武功絕藝，爹曾說這巳是失傳數十年的武學，莫非……

他想到這裏，目光一亮，問道：「飛弟，那到底是種什麼武林絕學？竟如此難求！」

凌飛神色莊重的沉聲說道：「是一種至大至剛，沛然充塞於天地之間的『浩氣神功』！」

「啊！」皇甫華喜極而呼道：「飛弟，娘的雙腿得救了！」

凌飛不禁展顏笑道：「華哥可是知道誰練過這種武功？」

「小兄就曾練過，只是——」皇甫華說到這裏，又忽雙眉一皺道：「小兄對療傷毫無經驗，心裏着實害怕！」

凌素心又驚又喜的問道：「華兒，你怎會有此機緣，竟學到這種至高無上的武林絕學？恩師是誰？」

皇甫華道：「孩兒沒拜什麼師父，是從一本『武學搜奇』上學的，上面除了記載有『浩氣神功』的修練方法外，還有兵刄，指掌和驅毒療傷各篇。」

凌飛忽然大聲道：「華哥，書呢？」

皇甫華聞言一楞道：「書？你說什麼書？」

凌飛道：「那本『武學搜奇』呀！」

皇甫華「哦」聲笑道：「那本書藏在三角山，沒有帶在身邊，飛弟，你可是有意……」

「不！」凌飛急道：「小弟並無意上面的武功，只是想請華哥快看看療傷篇的記載，趕緊給娘療治雙腿！」

「哦！這個小兄倒是背誦得滾瓜爛熟了。」皇甫華道：「小兄所担心的，唯恐經驗不够，反使娘多受痛苦！」

凌素心慈祥的笑道：「書本上的記載，即是前人經驗的累積，華兒倒不必爲這個担憂。」

「娘既然這樣說，孩兒就勉力一試吧！」皇甫華神色凝重地又向凌飛道：「飛弟，就煩你給小兄護法了。」

說完，輕輕揭去蓋在他的娘腿上的薄被，然後按照「武學搜奇」療傷篇所載方法，凝聚功力，運指如飛地先點了「環跳」、「風市」、「中瀆」、「陽交」、「懸鐘」和「地五會」等十餘處足少陽脈經上的穴道。

凌素心這雙腿因走火入魔，巳僵硬了十餘年，神經早巳失去知覺，但皇甫華每一指點下去，居然奇蹟似的，雙腿竟有了輕微的顫動反應！

片刻過後，皇甫華又將他娘扶着坐正，然後自己盤膝坐在他娘背後，雙手撫膝，閉目垂簾，默運「浩氣神功」。

約莫盞茶光景，膚色愈見紅潤，而且週身散發出一片氤氳白氣，且漸聚漸濃，這時他突然提起雙掌，輕輕地緊貼在他娘的「脊心」與「精促」兩穴道上。

凌素心只覺着有兩股陽和氣流，源源不斷地自「脊心」和「精促」二穴注入體內，通奇經，透百骸，交滙於十二重樓，然後沿着足少陽脈經直瀉而下，直達「湧泉穴」，再回聚於十二重樓。

凌素心雙腿經脈因閉塞時間過久，雖經皇甫華以「純陽無風指」以開穴震脈之法，將閉塞的脈穴略予震開，但淤血仍然壅塞在脈穴之中，阻滯了氣機的流暢，直至皇甫華源源注入她體內的陽和之氣，自十二重樓至「湧泉」往復十數次後，壅塞的脈穴才稍許暢通，但巳耗去了七八個時辰，皇甫華更是面色慘白，精神也疲憊不堪。

皇甫華收功時，順手在他娘的「黑甜穴」點了一指，並扶着她躺下來，才低聲招呼道：「飛弟！飛弟！」

凌飛雖在外面護法，其實他巳悄悄進來看過幾次，而且點上了燈，因見皇甫華行功正在緊要關頭，沒有敢驚動，這時聽到呼聲，知巳收功，入內見娘巳安然入睡，因急於知道結果，低聲問道：「華哥，情形怎麼樣？」

此刻，皇甫華有氣無力地淡淡一笑，說道：「總算託天之福，一切都順利，不過……」

「華哥有什麼吩咐？要小弟代勞？」

皇甫華沉吟了一會兒，問道：「現在什麼時刻？」

「大概是戌末亥初。」

「啊，小兄得調息調息，請在卯初招呼一聲，還得給娘推宮過穴呢！」

「小弟記下了，華哥放心調息吧。」

× × ×

凌素心僵硬了十餘年的雙腿，終於在愛子皇甫華的悉心治療之下，不到半個月的工夫，巳完全康復。

這天近午，皇甫華買回來很多酒菜，母子三人圍桌而坐，雖都不擅飲，但一杯在手，確能有助談興。

皇甫華先說了他父子倆隱居三角山的生活情形，以及這次離山尋母的經過，然後目注凌飛道：「飛弟，小兄心中有個疑團，一直悶着無法解釋。」

「哦？小弟能帮得上忙嗎？」

「能！一言就可解惑！」皇甫華道：「小兄初到寧國縣那天，即遇上『子母劍』褚述先被刺，因爲江湖上常有仇殺事件發生，所以當時小兄並未在意，想不到以後小兄每至一地歇息，必有一位極負盛名的武林人物被殺，這就不能認爲是巧合了。飛弟能告訴我原因嗎？」

凌飛笑道：「華哥，你不相信也不行，其實那純是巧合，所以說天底下的事，有很多是不易理解的。」

凌素心望着一雙愛子笑道：「這也許是上天的安排，使我們母子能順利的團聚——啊，孩子，娘上次未說完的故事，你

們是否願意繼續下去？」皇甫華和凌飛同聲道：「娘，您請快說吧。」

凌素心仰面想了一會兒，問道：「孩子，娘上次說到那兒哪？」

凌飛很快的接道：「您說『毒劍』歐陽丕想出個『一石二鳥』的毒計，終將凌家害得家破人亡。」

凌素心輕輕「哦」了一聲，一幕幕曾使她柔腸寸斷的往事，又如走馬燈般在她眼簾重現。

黃虎臣的俠名，在江南一帶確是有口皆碑，而且有很多受過他大恩大德的人，還在家裏供着他的長生祿位呢！

而這時在江南一帶又突然出現了一位行踪很詭秘，武功頗高的黑衣女郎，單身一劍，幹了幾件大快人心的俠義勾當！

「黑衣女俠」之名，登時不脛而走，很快的便傳遍了整個江南武林。

當然這消息也傳進了黃虎臣的耳中，同時也引起了他的好奇心，希望能有機會見識一下這位巾幗中的奇女子。

建德是浙江嚴州府轄下一個縣份，前臨富春江，後倚烏龍山，面積雖然不大，倒也山明水秀。

黃虎臣這天遊俠到了建德，一到地頭，便聽到街頭巷尾，到處都在繪聲繪形的談論着黑衣女俠痛懲「惡太歲」刁文炳的事蹟。

刁文炳是建德縣的惡霸，平日裏魚肉鄉民，欺壓良善，地方上早已對他恨之入骨。也是刁文炳惡貫滿盈，居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調戲良家婦女，而且偏偏遇上路過的黑衣女俠，當場被削去雙耳，且還點了他的殘穴，雖然留得一條命，但以後的歲月，恐比死還難受呢！

旅邸的月色，常會使異鄉作客的人油然興起思家的念頭，黃虎臣遊俠江湖，一年多的時間確曾做了不少行俠仗義的事情，也贏得一片由衷的讚譽，但每當他午夜夢迴，空庭對月的時候，便會情不自禁地想到空幃獨守的愛妻，和一雙牙牙學語的孿生愛子。

今夜，繁星萬點，月色清明，雖然時已子正，客棧中已由鬧轉靜，但他仍然獨自在空寂的院落中負手徘徊。

驀地，他聽到一絲衣袂飄風的聲音，自客棧上空一掠而過，而且顯示出了很深厚的輕功火候。

他微一怔神之下，塌身擰腰，一式「孤鶴冲空」飛上了屋頂，凝神望去，見數十丈外有條身材纖細的黑影，正向西南方飛奔而去。

「咦！是個女的嘛，」他心裏暗忖，「莫非是近來江湖上盛傳的黑衣女俠？不知今晚她又有什麼俠行？」

他心裏想着，雙脚已不由自主的展開了行動。

前面那條纖細黑影的輕功身法，似較他略遜一籌，所以片刻後，已將距離縮短得只有十幾丈遠。

不過，他不敢太接近對方，而且還得時時掩藏行踪，以防對方發覺，因爲他已看清對方確是個女的，一則半夜三更追踪一個女人易致誤會，再者他也希望看看對方到底在幹什麼？

最後，纖細黑影飛越過城牆，到了一處荒涼的江邊。

「嘿嘿！妳這女娃兒胆子可眞不小，居然眞敢單身隻劍來赴老夫的約會！」聲音雖很蒼老，但中氣異常充足，顯然有極精湛的內功修爲。

原來江邊早已有身材魁梧的老者在等候她。

「別盡往老臉上貼金啦，『惡太歲』刁文炳作惡多端，神人共憤，你這作師父的不但不加約束，姑娘代你管教了，你還有臉出面代劣徒報仇，可見你這老混蛋，也不是什麼善良之輩！」銀鈴般的聲音，雖是在氣憤罵人，聽來仍然十分悅耳。

「好狂妄的丫頭，妳大概便是什麼『黑衣女俠』了？嘿嘿！老夫若不卸下妳一條胳膀一條腿，妳也不知我『老毒龍』許淼的厲害！」

「哼！」嗆啷一聲，黑衣女俠已長劍出鞘，「老匹夫，趕快亮你的兵刃吧！」

許淼雙掌一拍道：「老夫的兵刃，就是這雙鐵掌……」

「接招！」突然一劍點出。

黃虎臣已回身在離他們不遠的一座土後堆後，自然聽清楚了他們的每一句話。

這時戰端已啓，他冷眼旁觀，發覺那自稱「老毒龍」許淼的魁梧老者，功力顯較那個黑衣女俠爲高，不過黑衣女俠身法怪異，劍式詭譎，截長補短，倒打得旗鼓相當，一時難分高下。

十合，二十合……三十合……五十合……一百合……

黑衣女俠顯然吃虧在先天弱質，纏鬥百招後，已漸感體力不支，詭譎輕靈的劍法，亦因之遲滯散亂……

黃虎臣剛在心裏暗叫了聲：「要糟！」只見「老毒龍」許淼已以左手兩指揑住了黑衣女俠的劍尖，右手立掌高舉，正欲斜劈下去。

如果眞讓他這一掌劈下去，黑衣女俠就得當堂香消玉殞，黃虎臣自然不願看到這種結果。

「照打！」黃虎臣就地取材，檢了一塊小石子揚手打去，人也跟着縱身而起，直撲許淼。

小石子挾着一絲破空銳嘯，直取許淼胸前的「七坎」重穴，腕勁足，認穴準，迫得許淼放手鬆開劍尖，人也跟着往側一閃，突然嘿嘿冷笑道：「原來妳埋伏了帮手，那老夫失陪了！」說完話，一個翻身倒縱出去，只聽噗通一聲，人已潛入江中不見，只留下一圈圈往外播散的漣漪。

黃虎臣不料許淼虎首蛇尾會突然撤身水遁，怔得一怔，黑衣女俠已納劍入鞘，抱拳說道：「援手之德，沒齒難忘！可否賜示俠諱，讓賤妾相識？」

「不敢！」黃虎臣也抱拳道：「在下黃虎臣。」

「哦！原來是俠譽江南的黃大俠，眞失敬得很！」

「愧慚得很，黃某只是浪得虛名，怎及姑娘『黑衣女俠』雅號，在江南一帶已是盡人皆知，口碑載道……」

黑衣女俠嬌媚一笑道：「黃大俠，咱們好像是在互相恭維，相互標榜的呢。」

黃虎臣只覺着黑衣女郎的嬌媚一笑，

有如百花綻放，不僅是人艷麗絕倫，而且有種使人無法抗拒的媚勁，登時不禁心裏一蕩。「姑娘芳名不知可否願意見告？」

「尤馨兒。」

「啊，人美名也美，確是相得益彰！」這話顯得有點輕浮，和黃虎臣的爲人頗不相稱，但他似乎不以爲意。

「眞的嗎？」尤馨兒又是嬌媚一笑道：「你是第一個讚我美的年輕男人，希望不是違心之論。」

「在下是由衷之言……」

「幹嗎這樣認眞，我是逗着你玩兒的。」尤馨兒飛了個媚眼，「黃大俠可是偶經此處？」

「不！在下久慕姑娘俠名……」接着便將客棧中發現夜行人，追踪時覺出是位姑娘，疑是黑衣女俠，才一路跟至此處的經過，簡略的說了一遍。

「哦！原來如此。」尤馨兒作恍然狀，「其實賤妾早已仰慕黃大俠的俠名，正恨緣慳一面呢，想不到是在這種場面邂逅，而且還蒙賜予援手……」

「濟困扶危，鋤强扶弱，本是我們學武之人的本份，略效微勞，姑娘何必一提再提。」黃虎臣很認眞的說，他的兩道目光，却自始即停在尤馨兒的嬌靨上。

「好，不提不提！」尤馨兒斜睨着黃虎臣媚笑道：「寒舍離此不遠，黃大俠是否願意送賤妾回家？」

黃虎臣疑遲了一下道：「方便嗎？」

「方便得很！」尤馨兒神秘一笑道：「舍下只有一個做粗活的老媽子，和一個尚不解事的小丫頭。」

「啊，這……」

「請呀，黃大俠，賤妾給你領路。」

尤馨兒的家緊靠西城角，是一棟很大的房子。

這時已是四更將盡，遠處已有報曉的鷄叫聲。

尤馨兒領着黃虎臣經房頂上翻進屋去，見香閨中銀釭仍然亮着，一個丫頭裝束的少女坐在靠椅打盹。

「黃大俠請坐呀！」尤馨兒安頓了黃虎臣，又走過去將丫頭拍醒，吩咐道：「菁兒，快去招呼于大娘，叫她趕緊作幾樣下酒菜送來，越快越好！」

黃虎臣打量這所香閨，但見錦幃綉榻，金壁輝煌，佈置得華麗異常。

尤馨兒遣走了丫頭菁兒後，親手斟了一杯香茗，風情萬種的送到黃虎臣手裏，嬌媚一笑道：「你請先用，賤妾得換換裝，一會兒咱們好好喝幾盅兒。」

說話時一雙攝魂奪魄的眸子，緊緊盯在黃虎臣臉上，四目相接，黃虎臣木然地點點頭，尤馨兒却在他臉上輕輕揑了一把，然後帶着一陣媚笑，像蝴蝶般飛到綉榻後面去了。

一會兒，丫頭菁兒已將酒菜和盃筷送來，在一張小圓桌擺好，然後向綉榻後面低聲道：「小姐，酒菜已經送了來。」

「知道了，妳憇息去吧。」

菁兒剛剛離去，尤馨兒也換好裝出來，這時的尤馨兒眞像是一位透明的水晶美人；身穿一襲薄如蟬翼的透明長褸，可以很清楚看到裏面的紅色兜肚，和綉在兜肚上的鴛鴦戲水圖案，也許是已解除束胸的關係，兩顆飽滿的乳房，將兜肚挺得高高的。

下面是一條短得不能再短的粉紅色短褲，將兩條修長圓潤的大腿完全展露出來，頭上的髮髻也已散開，滿頭烏黑柔順的秀髮，紛披在瘦削的雙肩上，這身裝束已够惹火了，再加上那絲媚眼，如花嬌笑，足可熔化一尊鐵鑄羅漢，何況黃虎臣此時心神已受禁制，自然無法把持了！

「黃大俠，」尤馨兒原地轉一圈，使得薄如蟬翼的長褸飄飛起來，「你看賤妾這身裝束還美嗎？」

「美！美！」黃虎臣雙目中突然迸射出獸性的光芒，緩緩站了起來，喃喃道：「眞是太美了！」

尤馨兒嬌靨驀地一寒，目光冷冷地瞪着黃虎臣道：「不許亂來！先得陪我喝兩盅兒，給我培養培養情緒。」

黃虎聚果然聽話，如响斯應的歛去了雙目中的獸性光芒，馴得像頭綿羊似地連聲道：「是，是！」

兩人肩併肩在圓桌旁坐了下來，尤馨兒斟滿一盃酒，往黃虎臣面前一送道：「黃大俠，賤妾敬你。」

黃虎臣伸手去接，尤馨兒笑着一縮手，將一杯酒傾入自己的櫻桃小口，然後湊過去抱住黃虎臣的脖子，嘴對嘴的渡進黃虎臣的嘴裏。

黃虎臣原本不擅飲酒，對女色雖不苛刻的嚴守着舊禮教規範，但也不敢過份逾越，可是今晚，他却像完全變了個人似的，尤馨兒哺給他十幾口酒，他都勇敢的咽了下去，雖然酒性很烈，嗆得喉嚨生痛，而他好像是樂此不疲。

酒是色的媒介，何況黃虎臣已中了尤馨兒的「素女鎖心迷魂術」，根本就迷失了自己，再加以酒精的刺激，自然將潛伏的獸性完全暴露出來。

當尤馨兒哺他第二杯酒時，他已輕舒猿臂攔腰一抱，將尤馨兒的嬌軀抱了過來，尤馨兒也就趁勢偎在他的懷中，這一來更逗起了他的無邊慾火，恨不得……

當然，尤馨兒的突然出現，祇不過是「毒劍」歐陽丕實施「一石二鳥」計劃的一部份，尤馨兒雖是在執行歐陽丕的計劃，但和歐陽丕並無主從關係，而是歐陽丕將她遠從巫山請來助陣的，所以她能在不違背歐陽丕的惡毒計劃下，保有部份自由意志。

黃虎臣的英俊瀟洒，和魁梧結實的體格，早已使她心花兒朶朶開，她的面首雖然多得無法計算，却沒有一個能和黃虎臣比擬，所以她雖以「素女心鎖迷魂術」擄獲了黃虎臣，並不希望囫圇吞棗般見面就上床肉搏，她欲慢慢咀嚼，慢慢品嚐，盡情的享受一番。

儘管黃虎臣此時已慾火如焚，但因心靈受了控制，一切都是以尤馨兒的意志爲主，而尤馨兒此刻正在全心享受着愛的撫摸和挑逗，對於眞槍眞刀反而並不顯得那麼躁急。

男女間的性關係是極自然不過的了，祇要是生理正常的人，便知道如何進行性行爲，何況黃虎臣已是有家室的人，自然更不陌生，不過此刻比較狂野而已。

黃虎臣也早已呼吸急促，雙目盡赤，

尤馨兒那條短得不能再短的短褲，亦巳被他裂成片片，他的手巳毫無阻攔的侵入到女人的禁區。

說也奇怪，酒應該是助興的和亂性，但尤馨兒每當黃虎臣無法克制時，便哺他一口酒，就像是在烈火頭上澆盆水似地，居然能將他的慾火壓制片刻。

窗上巳透進魚肚白的曙色，而她的享受也顯然到了飽和點，需要疏洩了，於是熟練的爲黃虎臣除去了身上所有的束縛，於是……

× × ×

一幌十餘天，黃虎臣雖然身體健壯，但究竟不是銅打的金鋼，鐵鑄的羅漢，每天在尤馨兒和菁兒兩主婢貪得無厭的撻伐下，巳把身子掏得虛虛的，完全失去了原有神采。

這天，尤馨兒接到了歐陽丕的指示，入晚時分，她們主婢便刻意裝扮起來，當然衣服越穿得少越好，尤馨兒身上除了那襲透明長褸，裏面未加半根紗，高聳的胸脯一覽無遺；菁兒上身，僅繫了個大紅兜肚，下面是一條貼肉的短褻褲，也是形同半裸。

房間裏紅燭高燒，小型圓桌上擺着幾碟精緻的下酒菜，黃虎臣僅穿一套內衣褲，尤馨兒緊緊偎在他的懷裏，黃虎臣一手摟着她的纖腰，另一手却伸進透明長褸裏上下活動，有時搔着她的癢處，便拚命的扭動着蛇腰，發出淫蕩的笑聲。

驀地，窗外傳來一聲嬌叱道：「無恥的東西，照打！」三點寒星，分襲三人的致命重穴。

尤馨兒和菁兒早有防備，聞聲抱着黃虎臣往地下一倒，菁兒且順手滅了桌上那支高燒紅燭。

過了一會兒，窗外聲息寂然，尤馨兒低聲道：「大概巳將他老婆氣走了，菁兒，妳從後面繞過去看看。」

很快窗外便傳了菁兒聲音：「小姐，她果然巳經氣走，咱們這幕戲總算演成功了！」

尤馨兒和黃虎臣也從地上站了起來，並重又點燃了桌上紅燭，尤馨兒意興闌珊的道：「咱們這一段演完了，咱們也該走了。菁兒，快收拾吧！」

菁兒從窗口縱進房內，斜睨着黃虎臣，一副依依不捨的樣子：「小姐，天都這麼晚了，明天走不行嗎？」

「咱們的任務巳經完成了，今晚走，人不知，鬼不覺。」尤馨兒笑了笑道：「妳這丫頭是意猶未盡，還想來一頓臨去晚餐？」

菁兒被說得有點不好意思的微笑點了點頭。

尤馨兒這時端出了主人的威嚴，沉着臉道：「不行！凡事要注意情況，適可而止，像妳這樣貪饞，將來一定會葬送在這上面，還不趕快去收拾收拾！」

臨行時，尤馨兒在黃虎臣臉上揑了一把，嬌笑道：「寶貝，如果你在後半段戲裏面沒有倒下去，希望咱們還有再見面的機會。」

說完，順手爲黃虎臣解去了「素女鎖心大法」，一擰腰，和菁兒雙雙自窗口竄了出去，消失在沉沉夜色裏。

黃虎臣精神仍然有點恍恍惚惚的感覺，像大夢初醒一般，頭腦暈陶陶的，四肢軟綿綿的，似乎渾身都不對勁。

二女臨走時，並未留下燈火，黑暗包圍着他，使他不知身在何處。

他在原地站了很久一會兒，神智慢慢的清明了，一些飄忽的記憶，也慢慢的在腦海裏定型……驀地大叫聲：「不好！」

急忙摸索着點燃了桌上的紅燭，幸喜他的衣履和兵刄都在，匆匆結束停當，也顧不得調息，便勉納一口丹田眞氣，飛身離開了這間使他沉淪十餘日的罪惡淵藪。

黃虎臣經過的這段粉紅色魔刦，凌素心祇是從投書人的書信中略知梗概，當然她去捉姦時，也看到了一幕使她面紅心跳的醜劇，而且還賞了姦夫淫婦三粒鐵蓮子，但這時在孩子面前，她只能很含蓄的簡單敍述。

「娘，後來呢？」凌飛巳覺出事態的嚴重，急不及待的問。

皇甫華這時雙手送上一杯熱茶，凌素心接過飲了一口，又微微嘆了口氣道：「黃虎臣連夜趕回小雁蕩，想解釋這場誤會，可是凌素心是親目所覩，芳心巳碎，任何解釋都是多餘，於是這一對恩愛夫妻，終於勞燕分飛，黃虎臣很痛苦的帶着一雙孿生孩子的老大黃小華，當時便離開了小雁蕩，不知所踪。」

皇甫華，不！現在應該稱他爲黃小華了，緩緩地道：「娘，自孩兒解事以來，爹除了採購日常需用品，就未見他老人家離開過三角山一步，這些年來，整天不是長吁短嘆，便是藉酒澆愁，從未見他老人家有過一次笑臉……」

「孩子，娘體會得出來。」凌素心幽幽嘆道：「你爹是個俯仰無愧的好人，只是機心不够，才着了人家的道兒，其實，唉！娘還不也是一樣，而且還連累了你們的外祖父母，遭受到惡徒的偸襲，使娘抱憾終生！」

說到這裏，巳是淚濕衣襟，哽咽不能成聲了。

黃小華道：「娘，您先歇會兒吧。」

凌素心使激動的情緒略爲平靜，然後沉聲道：「如今大仇當前，娘一定要先將這筆血債的前因後果告訴你們，這樣才能理直氣壯，不怕少林和武當的干預了！」

黃小華和凌飛都只靜靜的聽着，誰也沒有插嘴。

凌素心默然片刻，臉上忽然籠上一層寒霜，恨聲說道：「不料黃虎臣離開小雁蕩還不到一個月，惡賊歐陽丕便露出了狐狸尾巴，央請他們桐柏八雄中的老大『笑面無常』何曉春來小雁蕩說媒，『百草先生』素惡桐柏八雄的行爲，何況女兒巳經出嫁，是黃家的人了，小夫妻雖然發生口角，暫時分開，但並非離異，非無法彌補，何曉春竟然毫無人性地前來厚顏求婚，那自然更激起『百草先生』的反感，當即聲色俱厲的將何曉春狠狠教訓了一頓。

「何曉春這『笑面無常』的綽號的確有些道理，他雖被『百草先生』狠狠教訓了一頓，居然能毫不動聲色的容忍下來，而且還陪着笑臉謝罪不迭。

「這以後，『百草先生』爲防桐柏八雄的報復，曾採取一些嚴密的措施，但時

間一幌半年，居然風平浪靜，戒備也漸漸鬆懈下來。

「那是一個月黑風高晚上，桐柏八雄竟然用了個惡毒的絕戶辦法，在『百草老人』住的茅舍四週，堆滿了枯枝茅草等易燃之物，並在上面澆飽桐油，外層還埋伏數十張强弓硬弩，這種陰險佈置，饒是『百草先生』夫婦和愛女凌素心武功超人，也絕無倖免之理。

「約莫是子末丑初光景，桐柏八雄便將四週的枯枝茅草引燃，而且還將數十支火把，藉硬弩射向茅屋，登時風助火威，刹時間巳是烈燄冲天，數十丈方圓內，完全成了一片火海。

「『百草先生』夫婦和凌素心曾硬往外衝，但是均被那密如飛蝗的箭矢逼了回去。

「這時他們的茅草房子也巳『劈劈啪啪』的燃燒起來，『百草先生』反而冷靜下來，望着凌素心道：孩子，咱們巳陷身絕境，爹和娘都巳花甲之年，死不爲夭，凌家的香烟，要靠飛兒延續，現在爹和妳娘給妳開道，希望妳們母子能僥倖逃過這場刦難！

「話完，向他老伴一打手勢，又向門外衝去，兩支劍如猛虎出柙般，密如連珠的箭矢，紛紛被劍磕飛。

「凌素心緊緊跟在後面，長劍也舞起一幢光網，不僅要護着自己，而且還要護着背上揹着的凌飛！

「漸漸地，『百草先生』夫婦巳逼近那圈烈燄冲空的火牆，不但灼得他們肌膚生痛，尤其是那强烈刺眼的火光，使得他們雙目難睜。驀地，『百草先生』發出一聲悶哼，一支勁矢貫穿了他的右肩，他手中長劍略爲緩得一緩，如蝗的無情勁矢，登時蝟集一身，倒地死去。他老伴兒見他死得如此悽慘，心如刀絞，一個疏神，也被一支利矢射中左腿。

「凌素心見爹爹慘死，母親又巳負重傷，心裏眞是又悲，又急，又怒，不過她知道自己的責任太重！凌家的香烟，和這筆血海深仇，都放在自己的兩肩上，所以她儘量使自己的頭腦冷靜。

「她的一身武學雖得自爹娘的傳授，但招式巳更見洗鍊，火候亦愈形愈厚，這時見娘負傷，劍兒一展，便將她娘也一併籠罩在光幢裏面。

「敵人似乎有用不完的箭矢，凌素心再强，終爲先天體質所限，何況她背上還揹了個凌飛。

「烈燄的烘烤，早巳使她汗透重衫，不到一盞茶光景，巳是體力不繼，嬌喘吁吁了。

「正在這千鈞一髮當兒，突然傳來幾聲悶哼，接着一條黑影衝空而起，越過三四丈寬和三四丈高的一道火牆，輕飄的飄落在凌素心身側，手中長尾雲帚揮洒間，射來的連珠勁矢，悉被捲飛回去，喝道：『小施主，還不趕快突圍！』

「凌素心見是個髮白如銀的緇衣老尼，當時也無暇多說，急道：『師太，請救救我娘！』

「『妳能不能飛越這道火牆？』

「『弟子當勉力以赴！』

「『好，貧尼給妳開路！』說完，將凌素心的娘揹起，一式『孤鶴冲天』，越出了火牆。

「凌素心見娘巳脫困，心情一寬也猛提一口丹田眞氣，縱身而起，她身在空中，幾十支勁矢追踪而至，尤其是由下而上，她手中長劍就有點感到綆短汲長，無法應付了，幸緇衣老尼及時撒出一掌牟尼珠，將大部份勁矢擊飛，凌素心才驚險萬分的逃了一刦，安然縱落緇衣老尼身側。

「『前面敵人，均被貧尼制服，小施主快走，貧尼給妳斷後。』

「『師太，裏面還有家父遺體……』

「『先脫困要緊，令尊遺體祇有稍後再來料理了！』

「凌素心終於在緇衣老尼的護衛下，擺脫了桐柏八雄的追殺，而且也投入了緇衣老尼——心如師太的門牆……」

凌素心的胸衣，巳被淚水染濕了一大片，聲音雖然顫抖得很厲害，但並沒有稍歇的意思，她呷了一口茶，又繼續說道：

「心如師太將凌素心的娘和孩子安頓在一個極爲隱蔽的地方，過了三天，才帶着凌素心去安葬了『百草先生』遺體。

「從此以後，凌素心便追隨她恩師心如師太修習佛門上乘絕學。但不幸她娘因慟夫慘死，終日悶悶鬱鬱的，第二年便一病不起，也棄她母子而去……」

「娘，以後的孩兒都知道了。」凌飛插口道：「當年夜襲小雁蕩，當然可能是桐柏八雄的報復，但娘並未抓住證據，只是想當然耳，怎能硬確定是他們幹呢？」

「孩子，你難道忘了在秋雪庵閉關苦修的悔心師太？」

「這與悔心師太有什麼關聯？」

「悔心師太便是當年以『素女鎖心大法』迷惑你爹的那個女人呀！」凌素心道：「後來不知怎的突然看破紅塵，剪去三千煩惱絲，並且輾轉的找到爲娘，並告知一切前因後果，如有需要，她還願意出面指證呢。」

黃小華道：「娘，事實既巳完全明朗，就不用再遲疑了，華兒和飛弟今夜就去將兩個惡賊剖心瀝血，以奠外祖父在天之靈！」

凌素心搖頭嘆道：「孩子，這報仇之事千萬魯莽不得，如今巳時移勢易，對咱們很不利，咱們應該想出個萬全的對策，才能順利達到報仇的希望！」

凌飛接口道：「現在與過去有什麼不同？娘說『如今巳時移勢易，對咱們很不利。』孩兒實在不解原因何在，還請娘教訓。」

凌素心慈藹的笑了一笑，以緩和母子之間爭執的氣氛，然後才說道：「娘僵硬了十餘年的雙腿，巳康復十多天了，而且因禍得福，通暢了局限武功境界的生死玄關……」

黃小華和凌飛驚喜萬分的笑道：「是眞的呀！娘，孩兒恭喜妳老人家了！」

凌素心平靜的道：「這得歸功於華兒的『浩氣神功』，那種博大神奇的氣機，不但舒暢了多年淤塞硬化的雙腿經脈，而且也將娘的生死玄關冲破了！」

頓了一頓，又轉向凌飛道：「飛兒，你可知道這十幾年來，娘爲什麼不讓你出去呢？」

凌飛道：「孩兒愚昧，請娘示知。」

凌素心嘆口氣道：「這十幾年來，桐柏八雄在地方上已扎下了根，雖然他們惡性未改，仍然魚肉鄉間，且暗中操着坐地分贓生涯，但有時也做慈善事業，因爲爲惡是極端隱蔽進行，而爲善則大肆宣揚，所以地方人士只看到他們好的一面，由是在地方上建立了極佳聲譽。（其實他們的僞善，並未瞞過無孔不入的丐帮，楚靈就極爲瞭解。）這次少林和武當的插手，也正是爲了他們僞善的欺騙，故此咱們今後復仇的計劃，要改弦更張，先撕破他們的僞善面孔，讓世人看清他們的猙獰眞面目，然後堂堂正正向他們討還血債！」

片刻的沉默過後，凌飛道：「娘，悔心師太既願意爲咱們作證，爲什麼不請悔心師太出面宣佈他們當年的一切惡跡！」

凌素心搖搖頭道：「這條路暫時還行不通，因爲悔心師當年聲名狼藉，雖然後來勘破一切，猛省回頭，恐仍難獲得少林和武當的採信，咱們只能在情況轉趨有利的時候，才能奇兵突出地請她出面現身說法，比較妥當。」

黃小華沉思了一會，說道：「娘的意思是欲搜集他們現在爲惡證據？」

凌素心道：「不錯！不過僅憑咱們母子三人的有限力量，這件工作一定非常的艱苦！」

黃小華道：「娘，這件事您不用操心，就由孩兒來辦好了。」

「你有什麼好辦法，不妨先說給娘聽聽。」

「孩兒並沒有什麼好辦法，只是想請丐帮援手……」

「好主意！」凌素心欣然道：「丐帮勢力，遍及到每個角落，如果他們肯帮助咱們，一定很快就可以抓到歐陽丕他們爲惡的證據了。祇是——咱們和丐帮素無淵源，人家是否能義施援手呢？」

凌飛含笑接口道：「這個娘請放心，華哥和他們丐帮中一位名叫楚靈的總巡察，交情很好，而且孩兒也曾救過他一命，此人極富正義感，如果華哥告知原委，請他帮忙，孩兒相信他一定會滿口答應。」

「但願如此！」凌素心突然拿起筷子，挾了一塊鷄脯含笑道：「咱們娘兒們只顧談話了，連桌上的酒菜都忘了動用，先吃吧！」

× × ×

月華皎潔，夜涼如水。

黃小華和楚靈蓆地對坐在歲寒巖頂，這裏視野極爲遼闊，談話很是方便。

黃小華先簡略的說明了自己的身世，然後將他們母子所擬的計劃詳細告知，楚靈登時義形於色地拍胸脯道：「皇甫老弟，不！現在應稱呼你黃老弟了，這件事你交給楚某辦，決不會讓你老弟失望，多則半月，少則十天，楚某一定有以報命。」

「如此就先謝謝楚兄了。」

「令弟對楚某曾有救命之恩，楚某尚未言謝呢，何況這件事還關係地方上的安寧，楚某怎能置身事外！」

「那就偏勞楚兄了！」

× × ×

蹄聲得得，一騎棗紅色健馬停在泰興綢布莊的門口。

黃小華從容的飄身下馬，抱拳向一個店夥問道：「借光，請問貴東何掌櫃的在家嗎？」

店夥見黃小華衣冠楚楚，一表人才，還以爲財神爺上門來了，忙陪着笑臉道：「現正在內堂客室，陪着朋友說話，公子可要見他？」

「不錯！」黃小華探懷取出一張白色拜帖，交給店夥道：「煩你送給貴東，說黃小華登門拜訪！」

店夥見到白色拜帖，臉色登時大變，蓋因這種白色拜帖，除非生死大仇，決不輕易使用，區區一個布店夥計，居然懂得這些，可見也不是簡單人物。

「公子請稍候，小的這就給您送進去。」臨行，還狠狠瞅了黃小華一眼。

一會兒，店夥又匆匆出來向黃小華躬身道：「黃公子，敝東在內廳恭候大駕，小的給您領路。」

黃小華跟在店夥身後，經過外廳和一片廂房，以及兩座天井，才見到一所金碧輝煌的宏偉內廳，主人何曉春正抱拳站在廳門外笑臉相迎道：「一劍堡歐陽堡主料得不錯，皇甫少俠果眞是『神扇秀士』黃虎臣黃大俠的哲嗣，能見故人有後，而且是這樣奮發有爲的英挺青年，老朽眞是萬分高興。黃少俠請入廳侍茶。」

黃小華也抱拳還禮，但只從鼻孔裏冷哼了一聲，昂首濶步，一副無畏無懼的氣概，走進大廳。大廳中已有少林寺的法雲法雨兩位禪師，和武當山清虛清玄兩位道長在座，黃小華和他們都是舊識，自不便板着面孔，當下含笑抱拳道：「在下見過四位前輩。」

兩僧合十，兩道欠身，同聲道：「小施主請不要客氣。」

何曉春請黃小華入座後，他自己仍然坐在原來的主位上，向黃小華道：「老朽有一事不明，欲向黃少俠請教。」

黃小華冷然道：「尊駕請問吧，在下知道的，一定奉告。」

何曉春面色一沉道：「老朽和貴府祖孫三代並無深仇大恨，據老朽所知，歐陽堡主和府上似亦毫無過節，少俠今天以白帖見訪，是將老朽和歐陽堡主視同死仇，老實說，老朽並不在乎尋仇，而是不願無緣無故的替別人揹黑鍋！」

「嘿嘿嘿！」黃小華發出一連串懾人心魂的冷笑道：「火燒小雁蕩凌家，你不會不承認這件事吧？」

何曉春狡猾的反問一句道：「你是强迫老朽承認？」

「本來就是你們桐柏八雄幹的嘛！還用强迫！」

「年紀輕輕的，也學會了血口噴人！」何曉春怒形於色的沉聲道：「好！你既認定是咱們桐柏八雄所爲，大概是你親眼所見了？否則請拿證據來。」

「何曉春，你少張狂，小爺如果沒有證據，決不會找上你的門！」黃小華聲色俱厲的說，接着又向兩僧兩道抱拳說道：「兩位禪師和兩位道長都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素受同道景仰，這件事還請主持公道。」

法雲禪師合十道：「事關重大，小施主要多加攷慮，千萬魯莽不得！」

言下之意，是已經同意主持公道了。

黃小華徵得兩僧兩道同意後，又轉向何曉春道：「證據現不在小爺身邊，希望你指定時間地點。」

「很好。」何曉春怒聲道：「今天已是四月初九，咱們決定四月十五亥正，在界山萬松谷了斷！」

黃小華回到集賢客棧，「鐵面丐楚靈」已在他房裏坐候，見面便問道：「黃老弟，情形怎麼樣？」

「何老賊矢口否認，」黃小華道：「他已和在下約定，四月十五日亥正，在界山萬松谷了斷。」

「萬松谷？」楚靈想了一會，不解的道：「何老賊爲什麼會揀在那個地方？」

「楚兄是說『萬松谷』有問題？」

「嗯！」楚靈道：「萬松谷雖有『萬松』之名，其實松樹並不多，只是些疏疏落落的矮松，對咱們並不構成威脅，重要的是谷中形勢極爲險惡，何老賊選在那地方，其中一定有極大的陰謀！」

黃小華淡淡一笑道：「不管他們施什麼陰謀狡計，咱們給他以不變應萬變，死釘住了他們……」

楚靈突然接口道：「老弟，你是否有興趣夜遊？」

「夜遊？」黃小華迷惘的道：「想不到楚兄在這『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前刻，居然還有這份雅興！」

楚靈微笑聲音抑得極低，道：「在下的意思是趁着他們剛剛決定，尚未派人着手佈置之前，先去實地仔細勘察一番，非有必要，咱們也不妨佈置幾根暗樁，監視他們在谷中到底攪些什麼花樣，能够知己知彼，佔的勝面總要大些。」

黃小華點頭道好。

× × ×

夜涼如水，半邊月亮在雲裏載沉載浮，時現時隱。

黃小華和楚靈經過一番化裝，悄悄離開了杭州，他們並未直接由城北的餘杭門出城，而是走的城南鳳山門，出城才後才一直改奔向北。時已深夜，城外已很少行人，他們一路儘量施展開輕功身法，宛如兩隻飛躍的羚羊，七八十里路程，僅僅化了一個多更次時間，便已到達。

萬松谷深入界山之中，三面都是壁立的插天高峯，只有一條盤曲在山腰間的羊腸小道作爲通路。谷中地形極爲險惡，數百丈方圓，竟找不出方寸平地，遍地都是嶙峋怪石，銳角如刃，疏疏落落的矮松，都是生長在那些石縫之中。

黃小華在谷中勘察一遍，皺眉道：「楚兄，這谷中地形的確險惡得很！」

楚靈道：「是呀，所以我才約你先來看看，以便有個準備。」

「其實遭遇都是一樣，」黃小華道：「咱們覺得這裏形勢異常險惡，他們絕不會覺得很舒服，楚兄你說是嗎？」

「假如他們暗中做下手脚，那遭遇就完全兩樣了。」

「依楚兄之見呢？」

「先埋下幾根暗樁，瞭解他們的佈置，才能妥謀對策。」

黃小華笑笑道：「小弟可是毫無經驗，一切就端賴楚兄了。」

說到此處，突然目注五丈外一塊巨石，沉聲喝道：「什麼人？」

楚靈一怔道：「你看到人？」

「嗯。小弟看到一條黑影，躲到巨石後面去了。」

「咱們搜，非把他揪出不可。」

兩人同時縱身而起，向巨石撲去。

可是他倆撲到巨石後面，却甚麼也沒見到，楚靈笑道：「黃老弟恐怕是花了眼吧，這谷中的兔子可多得很呢？」

黃小華急道：「小弟對這雙眼睛頗有自信，絕不會看錯的！」

「那麼人呢？」

「這……哦？楚兄，你看看這巨石上有字。」

楚靈轉頭一看，果見巨石上寫着「是友非敵，看後滅蹟」八個草字，楚靈蹙眉道：「是友非敵……這會是誰呢？」

黃小華道：「既然是友非敵，又何必一定要追究他是誰。」

楚靈知道黃小華的江湖經驗很嫩，此時又不便多作解釋，只有自己悶在心裏，慢慢推測。兩人在谷中躭擱了約莫一個多時辰，月亮都已偏西很遠，楚靈噓了口氣道：「咱們回去吧！」

歸途中，黃小華道：「楚兄，你要不要見見家母和舍弟？」

楚靈道：「伯母處理應前去請安，只是明天有很多事情要辦，恐怕抽不出時間來，後天好嗎？」

「好的，定更時分，我到關王廟去找你。」

× × ×

茅草房子前面的地坪裏，擺着一張方桌，桌上有酒有餚，凌素心和一雙愛子陪着楚靈在淺酌低斟，仔細商議着四月十五夜萬松谷之約。

黃小華道：「少林寺的兩位禪師和武當山的兩位道長處，我已經將結仇的一切經過向他們詳細解釋，他們雖仍認爲火燒小雁蕩的主兒祇是歐陽丕和何曉春，對飛弟刺殺他們桐柏兄弟的其餘六人感到不滿，認爲廣事株連，有傷天和，但經我詳細指出他們八雄坐地分贓，糜爛地方的一切惡蹟，也經過他們一番暗中查訪證實，總算是有了諒解，雖不指望他們到時能帮助我們，但他們能不爲敵方所利用，對我們已減少極大的威脅了。」

「嗯，孩子，出家人的話不錯，廣事株連，有傷天和！」凌素心慈祥地道：「萬松谷之約，除了對付歐陽丕和何曉春兩個老賊可痛下殺手，不必顧忌外，對於其餘附從的人，如非萬不得已，切不可傷人家的性命。」

凌飛雙眉挑了挑，沒有說話，黃小華恭謹受教道：「娘說的是，孩兒一定謹記在心！」

凌素心微微頷首，又轉向楚靈道：「楚大俠古道熱腸，一片俠心，愚母子受賜太多，將來眞不知如何報答。」

楚靈忙道：「伯母這樣說就對小侄見外了，不說小侄和令郎小華老弟一見如故，凌飛老弟對小侄也有救命之恩，就以敝帮規律而言，也容不得兩個老賊欺世盜名，其實小侄不過是借重兩位令郎的超人武功，除去這兩個武林蟊賊而已。」

黃小華笑着舉杯道：「楚兄，別只顧着說話，小弟知道你酒量如海，可是我們母子都不擅飲，無法奉陪，你可千萬不要拘束啊！」

楚靈不禁臉色黯然，端起面前海碗「咕嘟咕嘟」將滿碗酒一口氣喝乾。

黃小華看出神色有異，很關心的問道：「楚兄，你怎麼啦？」

楚靈嘆口氣道：「在下幼失怙恃，看到賢母子這份天倫樂趣，難免自悲……」

凌飛拍手笑道：「這還不簡單，你旣羨慕咱們，就乾脆拜我娘作義母好了。」

凌素心笑着道：「你這孩子，怎麼亂出餿主意。」

黃小華暗中扯了楚靈一把，楚靈便趁勢拜了下去，道：「義母在上，孩兒楚靈給您磕頭！」

凌素心忙道：「老身怎麼敢當，老身怎麼敢當！」

楚靈拜罷起來，又親親熱熱的叫了聲：「義母！」凌素心也顯得很開心，笑道：「老身生受你的了。」

現在的氣氛更加和諧了，稱呼自然也改了。

「對了，大哥，」黃小華道：「你昨天一天，到底忙得怎麼樣啦？」

「暗樁已經埋下去了，」楚靈很得意的道：「只要歐陽老賊他們有所舉動，決逃不過暗樁眼睛，而且小兄弟還在萬松谷四週佈置了一批人，以備緩急。」

「大哥，你眞是想得週到了。」

他們又仔細的商量了一陣，遠處已傳來報曉的鷄啼聲，凌素心慈藹地道：「天已快亮，你們也該歇會兒了。」

四月十五亥正，晴空如洗，玉宇無塵，一輪銀盤似的皓月，高掛天空，萬松谷滿注清輝，儼如白晝。谷中空地上，三方面成倒「凹」字型站着一十二個人，正好是每邊四人，凌素心甚感意外。

東邊四人是「笑面無常」何曉春，「毒劍」歐陽丕，劍掌雙叟之一的「霹靂掌」龍行雨，和「劈掛掌」周飛虹的未亡人「散花仙子」畢香蘭。

相對的四人是凌素心母子三人，和一個面蒙黑巾的緇衣女尼。

中間四人是少林寺的法雲、法雨兩位禪師，和武當山清虛、清玄兩位道長。

這時，「毒劍」歐陽丕聲色俱厲地指着對方的喝道：「惡婦凌素心聽着，老夫兄弟與妳何恨何仇，不但教唆妳那小雜種以卑鄙手段暗算了老夫六位盟兄弟，而且還無中生有，含血噴人的誣陷老夫兄弟，嘿，今夜可有少林和武當的四位高人在場，妳如果不還老夫一個公道，就莫怪老夫心黑手辣，以大欺小，妳們母子就休想離這萬松谷！」

凌素心面罩寒霜，嘿嘿冷笑道：「歐陽丕，你如果算得是一號人物，就應該坦白承認火燒小雁蕩之事，只要你今後能洗心革面，懺悔前非，姑奶奶倒願上體天心，饒你一條狗命……」

「住口！」歐陽丕大聲喝道：「凌素心，妳口口聲聲硬誣老夫火焚小雁蕩，妳可有證據？」

凌素心冷聲道：「你這禽獸不如的東西，當初你設計陷拙夫於不義，致使我們夫妻反目，你乘人之危，小雁蕩求婚被拒，竟惱羞成怒，使先父火窟喪生，這些卑鄙手段，自有人給你歷歷指證……」

說到這裏，轉面向身旁的蒙面緇衣女尼道：「悔心師太，歐陽老賊無恥至極，請妳和他說話。」

緇衣女尼低宣聲：「阿彌陀佛」，緩緩解去蒙面黑巾，露出一張異常清秀的面孔。歐陽丕一眼見到悔心師太的廬山眞面目，登時如被蛇噬，渾身一震，臉上神色也起了極大變化。

悔心師太合十道：「歐陽施主，你可認識貧尼？」

歐陽丕冷哼一聲，沒有說話。

何曉春老奸巨猾，故裝不識，接口問道：「師太上下如何稱呼？」

「貧尼上悔下心。」

「悔心？」何曉春煞有介事地想了想，「這法號陌生得很，老夫兄弟好像從未見過妳嘛。」

「悔心師太你們過去確是沒有見過，你們見到的只是巫山神女峯尤馨兒。」悔心師太於是將歐陽丕如何函邀尤馨兒下巫山如何假扮黑衣女俠以引起「神扇秀士」黃虎臣的注意，尤馨兒又如何以「素女鎖心迷魂大法」迷惑黃虎臣，又如何派人喬裝入小雁蕩傳送消息，誘騙凌素心捉姦，以致夫妻反目，黃虎臣因滿腹委屈，得不到愛妻諒解，乃負氣帶着黃小華離開小雁蕩，後來何曉春又如何代歐陽丕赴小雁蕩求婚被拒，致惱羞成怒……一直到何曉春設絕戶計，火焚小雁蕩，「百草先生」凌維綱不幸罹難，而凌素心母子祖孫三代終被一位武林奇人所救爲止。

何曉春一陣嘿嘿冷笑，尤圖狡辯，但歐陽丕已忍無可忍，一聲暴喝道：「原來是妳這淫婦吃裏扒外，洩了機密，老夫若不將妳卸成大八塊，也難消心頭之恨！」

毒劍「嗆啷」出鞘，大有不惜一拚之勢。

何曉春急伸手按在歐陽丕肩上，低聲道：「老二，小不忍則亂大謀，你忘了我們的計劃啦！」

歐陽丕狠狠瞪了悔心師太一眼，氣虎虎的納劍歸鞘。

何曉春這時却巧言令色地向少林雙僧，武當兩道抱掌道：「四位都是當今德高望重，極受武林同道尊敬的世外高人，務請爲我們桐柏兄弟主持公道！」

清雲禪師道：「何施主有話請說。」

何曉春嘆口氣道：「當年火焚小雁蕩之事，一則是我們兄弟年輕氣盛，未計後果，同時也是受了妖女尤馨兒的蠱惑，想不到她對黃虎臣竟動了眞感情。」

悔心師太合十低眉，連聲唸道：「罪過，我佛慈悲！罪過，我佛慈悲！」

何曉春目光炯炯，從凌素心等四人臉上一掠而過，咀角綻出一絲狡獪笑意，繼續道：「事後咱們兄弟確是萬分懊悔，所以協議散夥，希望從此都能爲地方做點有意義的事情，藉以稍贖過去罪愆，這些年來，咱們兄弟在地方上行善從不後人，事跡斑斑可考，本來這些用不着自我宣揚，不過是藉此說明咱們兄弟的懺悔誠意。」

頓了一頓，又指着凌素心道：「凌女俠爲父報仇，孝心固然可嘉，但心腸略嫌

狠毒，手段也不够光明，如果她一開始就正大光明的找老夫或歐陽堡主，相信她早已如願以償，絕不會生出許多枝節了！」

接着又長長嘆口氣道：「如今桐柏兄弟已八去其六，他們雖曾參與火焚小雁蕩之事，祇不過奉命行事罷了，罪不至死，但他們却一個個相繼被凌女俠的公子暗殺掉了！俗語說的好『殺人償命，欠債還錢』，老夫和歐陽堡主都不願欠來世債，願以項上兩顆大好頭顱，爲凌女俠令尊抵命，不過老夫那六位被暗殺的兄弟死得未免太寃，還望四位世外高人替他們作主！」

少林法雲禪師低宣一聲佛號，正欲說話，那位以火爆性子聞名的武當清玄道長已嘿嘿冷笑道：「何施主說的這番話很是動人，貧道也很希望確是事實，不過據貧道和三位師兄深入各地民間調查，何施主的話和事實頗有出入，不錯，貴桐柏兄弟確是都在地方上有過很多善舉，但都微不足道，說得爽直點，那都只爲了沽名釣譽，欺世盜名，其實暗地壞事做盡，盡幹些姦淫擄掠，坐地分贓的盜匪勾當，地方人士雖然恨你們入骨，但懾於你們的淫威，只有忍氣吞聲，受盡迫害還不敢聲張。老實說，你們桐柏兄弟不但惡性未改，而且變本加厲，凌小施主是爲民除害，你們是罪有應得……」

「住口！」歐陽丕獰聲喝道：「想不到你們兩個禿驢和兩個雜毛，都已被凌素心買通了來和老夫作對，很好！哈……」

笑聲悽厲刺耳，歷久不絕。

驀地，又自兩僧兩道的背後約數丈處，有人發出一聲裂石穿雲的清嘯，接着從亂石堆中冒出一個人來。

雖然相距數丈，但藉着明亮的月色，仍可看清那人面容清癯，三綹長鬚，身穿一襲暗色長衫，脅下還挾一個大活人哩。

黃小華很興奮的向凌素心道：「娘，是爹來啦！」

凌素心臉上昇起一片異樣神采，雙目斜睨悔心師太，見她已重將蒙面的黑巾繫好。那人幾個縱躍，便到了場子中央，輕輕將脅下挾着的一個壯漢扔在地上，然後抱拳道：「黃虎臣見過諸位禪師道長。」

歐陽丕一眼見到黃虎臣，和他脅下挾着的黑衣大漢，歷久不絕的悽厲笑聲，頓如被利劍斬斷般，戛然而止。

法雲禪師合十道：「黃施主請不必客氣，不知施主挾來的是什麼人？」

「是歐陽丕老賊的爪牙，」黃虎臣冷笑道：「是負責引爆埋在地下炸藥的！」

法雲禪師驚道：「黃施主是說這地下埋有炸藥？」

黃虎臣道：「不錯，這地下至少埋有數百斤炸藥，一經引燃，只怕四位和拙荊他們都要被炸得屍骨無存了！」

清虛道長低宣聲道：「無量壽佛！」：「這孽障好惡毒的手段！」

忽聽一聲大喝道：「惡賊！你們還想逃走！」黃虎臣轉頭望去，見何曉春，歐陽丕，龍行雨和畢香蘭正如喪家之犬般，拚命向谷口逃去。黃小華兄弟雖在大聲喝叱，只是虛張聲勢，並未用力追趕。

法雨禪師眼見何曉春四人已快奔近谷口，不禁急道：「黃施主，令郎他們爲何不追，若任兩個惡魔逃出谷口，就不容易擒獲他們！」

黃虎臣笑道：「禪師請儘管放心，丐幇弟兄已在谷外築起了銅牆鐵壁，他們逃不出去的！」果然，黃臣虎的話剛說完，何曉春等人也正好逃至谷口，但突然間「嗆嗆」之聲不絕，一陣密如驟雨的勁矢，又將他們逼了回來。

原來谷口佈置了數十匣諸葛硬弩，因這種硬弩係藉彈簧之力發射，不止勁強力猛，且每匣一次可射四支，有數十匣諸葛硬弩堆塞谷口，難怪他們難越雷池一步。

龍行雨大叫道：「堡主，咱們旣已落入他們計算之中，就乾脆跟他們拚了！」

歐陽丕恨聲道：「咱們佈置在谷外的人一個不見，大概都死光了！」

這時黃虎臣和兩僧兩道，以及凌素心母子三人都已圍了過來，只有那位悔心大師仍然站在原處未動。

黃虎臣接口道：「他們埋伏在谷外的那批人雖然沒有死光，但都已被一位前輩異人心如神尼制住穴道，恐怕他們是無法來接應你們了！」

凌素心一聽恩師也到了這裏，不禁一陣欣喜，忙問道：「我恩師呢？」

黃虎臣道：「已經走了，給你留下一句話。」

凌素心急問道：「是什麼話？」

黃虎臣一字一字的唸道：「善——體——天——心！」

凌素心默然了。

這時，黃小華領着凌飛拜見過爹，父子會晤本應有番感人場面，但黃虎臣僅在一雙孿生愛子的肩頭輕輕拍了拍道：「孩子，你們也要牢牢記住——善體天心！」

兄弟倆恭謹受教後，轉身走向歐陽丕等人，黃小華指着龍行雨和畢香蘭道：「咱們和二位無寃無仇，希望二位能置身事外，不要爲虎作倀！」

龍行雨嘿嘿冷笑道：「你們雖和老夫及畢女俠無寃無仇，可是老夫與畢女俠却和你們有寃有仇呀！」

黃小華聞言一怔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龍行雨道：「老夫和畢女俠並未殺死你們家的人，你們當然和老夫及畢女俠無寃無仇，可是你們却殺了老夫的盟兄和畢女俠的丈夫，難道這不是寃仇！」

黃小華道：「好！那咱們就有寃報寃，有仇報仇！」一扇向歐陽丕點去。

黃小華一扇揭開了雙方報仇的序幕，凌飛的點元金筆攻去何曉春，凌素心接下了畢香蘭，黃虎臣自然不能閑着，雙掌一錯，向龍行雨點點頭道：「在下是代子還債，龍大俠請賜招吧！」

龍行雨冷冷地道：「子債父償，也是一樣！」一掌向黃虎臣劈去。

四對八人，登時展開了一場驚心動魄的厮殺。其實，眞稱得上驚心動魄的，只有黃小華和歐陽丕，凌飛和何曉春兩對，確是在捨死忘生的拚鬥。

畢香蘭功夫平平，根本不是凌素心的對手，凌素心手軟心慈，念在同是女人，對方新遭喪夫之痛，而火焚小雁蕩之事，又與對方毫無關聯，所以着着忍讓，一味採取遊鬥方式，只守不攻。

黃虎臣和龍行雨四隻鐵掌翻飛，只見

掌影幢幢，掌風虎虎，打得煞是精彩，其實是有驚無險。

「霹靂掌」龍行雨和「子母劍」褚述先訂交是在桐柏八雄散夥，褚述先定居寧國縣以後之事，龍行雨是個直來直往，胸無城府的爽朗漢子，在江南一帶也頗負俠名，褚述先初到寧國縣，抑强助弱，濟困扶貧，處處表現一派俠義作風，對龍行雨更是傾心結納，兩人因而訂交，也贏得了「劍掌雙叟」的雅譽。

但褚述先賊性難改，在寧國縣剛剛有點基礎，便開始蓄死士，養爪牙，暗中盡幹些傷天害理之事，龍行雨雖亦偶有所聞，但他是個一根腸子通到底的人，既相信了一個人，就很不容易動搖，今夜武當清玄道長揭發桐柏八雄罪惡，他才知道以前所聽到的並非空穴來風，所以內心感到非常難過，也非常懊惱。

黃虎臣深知龍行雨的為人，且從龍行雨的神色間，體會到其複雜的心情，兩人雖在動手過招，但始終保持着一副友善的態度，就像是兩位好朋友在切磋武功，一點也不刺激對方。

龍行雨雖然個性耿直，但並不愚昧，漸漸地他已體會到黃虎臣的用心，心裏自然十分感激，所以兩人掌來掌往，雖然打得有聲有色，其實不帶絲毫火藥氣味。

歐陽丕在他那柄毒劍上，確曾下過一番苦功，不但招式綿密嚴謹，而且常有極為精奇怪異的招式出現，使人防不勝防！

黃小華得自「武學搜奇」兵刃篇中所載的「風起雲湧七十二式」，博大精深，已涵蓋天下所有神奇武學，和歐陽丕相較應佔七成勝算，惜因他對敵經驗太少，加以歐陽丕手中那柄毒劍心存顧忌，所以感到處處受制，如非他不時輔以「純陽無風指」和「爍石銷金掌」兩門奇奧武學牽制對方，恐擋不過對方五十招，便落敗了。

凌飛的一對點元金筆，和何曉春的一柄厚背紫金刀倒是勢均力敵，所以四對中以他們這一對打得最為熱烈火爆。

西移的月亮，漸漸被山峯遮蔽了它的光輝，萬松谷中，也因之變得暗沉沉的。

凌素心雖對畢香蘭未存敵意，只守不攻，但畢香蘭養尊處優已久，百招之後，體力漸感不支，已是嬌喘吁吁，香汗淋漓，凌素心一番好意的說道：「畢女俠，咱們先談談怎麼樣？如果妳覺得這仇非報不可，咱們再打也不為遲。」

畢香蘭心知以自己的這點武功和人家相比，無殊螢光之與皓月，相差得太遠，凌素心的一意忍讓，已使她由衷地感激，也消除了不少敵意，只是一時騎虎難下，這時對方給了她個不卑不亢的下虎背機會，她當然樂得接受，冷聲道：「好吧，談就談，難道誰還怕妳不成！」

這一對算是以談判代替了熱戰，但談的內容如何，却不得而知。

黃虎臣和龍行雨這一對雖然打得很熱鬧，但龍行雨心裏有了種被騙的感覺，所以越打越乏味，這時見畢香蘭連殺夫之仇都放棄了，坐下來和敵人談判，更覺不值，於是一掌逼退黃虎臣，抱拳道：「龍某認輸，有緣再見！」一縱身向谷外奔去。

百招後黃小華是越來越老練，而且「風起雲湧七十二式」扇法。越來越精純，加以不時奇兵突出的無指風，使得歐陽丕越打越覺應付艱難，也越打越心驚胆顫！

凌飛的一身絕學，係傳自一代空門異人心如神尼，何曉春的一柄厚背紫金刀雖也有極深火候，但因他貪杯好色，把身子掏虛，所以在百招過後，便已感內力不繼，週身直冒冷汗。

凌飛有如出柙乳虎，兩支點元金筆上下翻飛，着着不離何曉春致命要害，如果不是生死之搏，何曉春早就棄刀認輸了。

「着！」只聽「噹」一聲，何曉春手中的厚背紫金刀，已被凌飛一筆硬架，震飛出手，另一筆却迅捷地送進了何曉春的心窩，半聲慘嚎，結束了他罪惡的一生。

何曉春一死，歐陽丕更是心慌意亂，一個疏神，右肩胛捱了一指，登時血流如注，整條右臂頓時失去了知覺，手中毒劍，也「噹啷」掉在地上。

黃小華摺扇一闔，向歐陽丕的「七坎」死穴點去。歐陽丕心知絕無倖理，雙目一闔，靜待死神召喚。

誰知黃小華扇至中途，突想起他爹方才轉告他娘的一句話：「善體天心！」他本來就沒有殺過人，不禁一陣猶豫，最後嘆口氣道：「歐陽丕，你還是自盡吧！」

歐陽丕詫異地睜開雙目，見黃小華滿面神光朗朗，一片莊嚴，不禁油然而生愧悔之心，低聲道：「謝謝少俠週全，老朽是否可以自己的毒劍自裁？」

黃小華向那柄掉在地上的毒劍望了一眼，點了點頭。歐陽丕右臂已失知覺，他俯身用左手握住毒劍，他那油然而生的「愧悔」之心，竟如浮光掠影般一閃而逝，無邊惡念在毒劍入握時沸起。

黃小華坦蕩胸襟，江湖經驗既少，又未想到人心竟是如此的險惡，他和歐陽丕相距原本不足七尺，歐陽丕俯身拾劍，眼角上瞄，見黃小華似在沉思，毫無戒備，不禁心中大喜，他抓到毒劍後，將全身力量移向雙腿，用力一彈，身隨劍走，宛如一支離弦勁矢，向黃小華射去，凌飛首先發覺，一聲驚呼，因黃小華和歐陽丕相距太近，而且是猝然發難，搶救不及，迫得一揚手，將點元金筆猛向歐陽丕頭部打去，人也跟着往前撲救。

這原不過是電光石火間的驟起變故，黃小華雖也臨時警覺，但為時太晚，閃避攔架均已不及，硬被歐陽丕的毒劍刺入腹中，而他的鐵骨摺扇也自然反應往外一揮，劈去歐陽丕半個腦袋，凌飛打出的金筆，也同時到達，釘進歐陽丕的腦袋。

黃虎臣和少林寺的兩位道長均站在較遠，更是搶救不及。這時凌素心也扔下畢香蘭猛奔過來，一見黃小華死狀，大叫一聲，登時昏暈過去。原本是一場很圓滿的殲敵之戰，不想到最後黃小華因一念之仁，竟落個以身殉敵的悲慘結果。

黃小華殉難後的第四十九天，萬松谷中又到了很多武林人物，來瞻仰這一代仁俠的埋骨之地。谷中央建着一座很大的墳墓，四週遍植蒼松翠柏，在墓前五丈處，豎着一塊高達丈餘的巨碑，碑上刻着「俠魂碑」三個仿古大篆字，抬頭處是「仁俠黃小華千古」，後面的落欵是少林寺第二十三代掌門方丈法塵和武當山十九代掌門觀主清涵恭立。

（續完）

談亭會

（本文承自第32頁）

對這個半陰半陽的人來說，殺無抵抗者的血肉骨折之聲，和蹂躪美麗女子那種顫抖的肢體，頗能讓她（他）感受原始官能的快意。

一個貧賤出身的人，一樣可以享受美麗的高潔的肉體。

他正要進入極端興奮之際，忽然覺得一股奮烈的寒意，自他背脊間透入，迅速蔓延至他全身，把每一處俱結成了冰。

奚採桑沒有回身，但緩緩的回過了頭；他沒有立即彈起來，因為他害怕就在他彈起來的剎那會被釘穿在地上。

他回頭來就看見丈外一個人。

這人白衣如雪，兩道直黑的眉下星一般的眼睛，嘴角邊一抹冷峻而帶微乏的笑意。

奚採桑覺得對方的眼神，猶如兩枚冰胆，隔了丈外，仍看得他透心徹寒。

「沒想到白花花就是無情。」奚採桑說。

「白花花是白花花，無情是無情；」無情這樣地答，「不過，九大案元兇一直查不出來，而以身份地位論白花花是必然之選，所以我請黃堡主夫婦合作，把我扮成白花花，以追命三師弟為幌子，引妳們對我下手。」

「我已給你逮着了，你把我送到衙裏吧。」奚採桑支起身子，嘆道。

「不。」無情緩緩地道：「送到衙裏，你也許有同黨來救，或者使錢買通貪官污吏……總之，還有一綫生機。」

「那你想怎樣？」奚採桑冷笑道：「別忘了，你是個捕頭，你不能動私刑，不能處決人，一定要依法行事。」

「是的，我是個捕頭，一定要依法行事，不過，對你是個例外。」

「因為你實在不能算是一個人。」

「你是一頭瘋了的狂獸，有沒有人會拉一隻野獸去坐牢？

「對野獸，只有殺了，一刻，也不能留。

「我掃了你的興，殺你，却是助我的興。」無情淡淡地把話說完。

奚採桑突然五指找住江愛天的咽喉，五指捏住江愛天的喉嚨，將江愛天擋在自己面前，凶狠之色連野獸也覺恐怖。

「你敢動我，我殺了她！」

無情搖首，神色有七分冷漠，二分譏誚，一分悲哀。

他非常非常緩慢的搖首，奚採桑却在急促轉動着覓路逃遁的眼。

「沒有用的。」無情說。

然後他就出了手。

× × ×

奚採桑身前有江愛天，這是他活命的擋箭牌，既可威脅着無情，也可以擋禦攻擊。

無情一揚手，手上藍光一閃。

奚採桑却看不見暗器，他後腰已一辣，他怪叫一聲，伸手一摸，腰背上已多了七八顆鐵蒺藜！

就在他伸手一摸之際，他繞過背後去的手臂，剎那間並排了七枝鋼稜，全深入骨！

奚採桑這時已忘了疼痛，他只張開了口，不是叫痛，而是叫饒命，「嗖」地一聲，一鏢射入，穿喉而出，自頭背噴出打入牆中，那支精鋼打就的鋼鏢，入牆及柄，只剩下紅綢穗子顫動着，在牆上濺起了一朶血花。

奚採桑倒下去的時候，人已像一隻刺蝟一般。

一隻渾身「長着」暗器的刺蝟。

無情看着他的屍身，臉上的神情，寂寞多於痛楚，疲憊甚於哀傷。

× × ×

追命和無情再見面的時候，是在飄落着小小黃花的樹下，陽光映得那黃花美得俏，隨風一吹，飄送到遠處陌生的地方去了。

追命長長地浩歎了一口氣：「看來貧賤富貴之間的懸殊，眞不該太大，貧者愈貧，富者愈奢豪，如此下去，總會出一些不太愉快的事的。」

無情沉吟了一會兒，伸手，挾住一朶小小的黃花，他在細心觀察它纖細的花瓣。「其實，與其追求貧富，不如追求心安的快樂。」

他對指上的小花輕輕呵了一口氣，花送遠處。「你看，」他說道：「它不追求比牡丹更艷，比玫瑰更紅，它追求風的播種。」

「經過這事，段乘風收斂多了，只立心管好他的青天寨……」追命目送曳曳飄去的小黃花，舒了一口氣，說道：「『風雲鏢局』的龍放嘯龍老英雄，已經囑人護送白欣如回去了……他本來就是一個好義父。」

「這整件事，只對一個人最好。」

「誰？」

「江愛天，」無情的神情看了一抹淡似風送花去的笑意，「她已大澈大悟，也大發善心，將江府銀兩，儘分出去濟貧行善。」

「哦……」追命笑了，他的笑容有一種江湖人的微愁和微醉。「這樣也好……藍元山却出家去了。」

兩人沉默了一陣，有些黃花，掠過他們的衣鬢，有些黃花，拂過他們唇邊，降落在他們衣襟足履，有些黃花，隨輕風，秀秀氣氣快快活活的遠去了。

無情忽然想到了什麼似的，問：「藍鎮主在那一座廟出家？」

「陝西『金印寺』……」

「不好。」無情忽道：「金印寺就是我所接辦的山僧噬食全村性命的奇案發生處，我因匆匆趕來調查此案，金印寺的血案却尚未有頭緒。」

「看來，藍元山想當和尚，只怕也不安寧了；」追命喃喃地說道：「只是，他跑那麼遠的一座凶廟去剃渡，究竟為了什麼？」

「我不知道，」無情目送飛飄過去遼闊原野的陽光中的小黃花，淡淡地道：

「我只知道，到時候了，我們又該走了，就像蒲公英的種籽，有風的時候，就要飛去。」

（全文完）

邊鎮擒梟

民初「追捕」技擊故事

雲劍飛·文
可飛·圖

裸婦臥床上　捕手險遭殃

蕭原一覺醒來的時候，立刻便像觸到蛇蝎般，整個人就像裝了彈弓般，霍地從床上挺彈起來，滿臉俱是駭異之色，張開的雙眼目光落在身邊床上的一具香艷的人體之上。

那具人體竟然是一具赤裸的女體！

他自己不知道爲甚麽身邊會躺着一個赤裸女人，顯然她仍未醒過來，側臥着，微微曲着身子，那一身細皮白肉，那因了側臥的關係而顯得特別漲大的雙乳，叠起一道深幽的乳溝，那同樣顯得誇張圓大的屁股，叠壓着的雙腿，恰好將那神秘之處掩遮起來，但却分外誘惑，此景此情，若是換了另一個輕薄之徒，不驚爲飛來艷福，趁機快活一番才怪！

但蕭原却不是那種人，此刻，他的心中一絲半毫邪念也沒有，（雖然他的目光仍然射在那赤裸的女體上），反之，他只感到悚然驚異，腦中想的盡是一連串的疑問。

——這赤裸的女人是怎麽能夠進入我的房中，躺在我的床上的？

——爲何我一點也不知覺到有人躺在我的身邊？

要知道他可不是那種熟睡如豬的人，一向睡覺皆很警醒，只要稍有任何响動，就會醒覺過來，但昨晚却……他不禁出了一身冷汗，若是昨晚這女人對他有甚麽不利的企圖，他豈不是……他不由倒抽了口氣。

那赤裸的女人大概昨晚沒有怎麽睡過，這時候兀自睡意正濃，沒有警覺到蕭原已醒過來，均勻地呼息着。

——這女人到底是什麽人？她是被迫抑或是別有居心躺上我的床的？

蕭原繼續想着。

——這女人躺在我的床上，到底是何居心？千萬別是爲了對付我而佈下的陷阱才好。

想到這裏，他悚然驚震了一下，目光朝房門那邊望了一眼，看到房門是閂着的，緊張的神情這才稍爲放鬆下來。

房門閂着，房外的人就不可能輕易地闖進來了，這是令到他稍爲放心的地方。

不過，還是盡快將這女人弄醒，問清楚她的來意才是，早點打發了這女人，對他的處境總是有利無害的。

他現在住的是一家旅店的房間，若是被人發現他的房中有一個全身赤裸的女人，而這女人又可能別有居心的話，那麽，他就水洗也不清了，應了一句俗話——吃不到羊肉，却惹了一身羶！

他想到就做，將那女人那條軟滑的手臂自小腹上拿起來，故意用了點力，而且重重地將之放落床上！

這一來，任是睡得再熟的人，也會被弄醒。

果然，那女人從睡夢中被弄醒過來，眼皮一張，嚶嚀一聲，一眼看到蕭原正望着她，她也不去遮掩裸露的身體，張口便大聲呼叫。

蕭原早就注意着這女人的神色舉動，見她張口欲叫，心中冷冷一笑，急忙伸手一把捂住她的口。

那女人的叫聲硬生生被捂在口裏，只能夠發出「唔」的一聲悶叫。

蕭原不等這女人掙扎，便沉下臉來，裝出惡狠狠的樣子低聲喝道：「說，妳到底是什麽人？怎樣進入房間的！」

那女人却沒有一絲一毫羞赧之意，掙扎着想從床外滾去，這一來，連那最神秘那一處也暴露無遺。

蕭原豈容她滾下床走向房門那邊，一手緊執着那女人的一條手臂，喝道：「別動，否則我將好像裹粽般把你扎起來，然後從窗口丟到外面，讓人看看妳這種不要臉的醜態！」

那女人一聽，臉色變了一下，任她是一個怎樣下賤不要臉的人，也不禁慌了起來，要知道在那時候，就算是下賤不知羞恥的女人，也不敢在人前稍有裸露，那會被人鄙視爲淫賤下流，永遠在人前抬不起頭來，這女人就算再不要臉，再淫賤，也不敢裸着身子任人看，故此她立刻停止了掙動。

「妳到底說不說？」蕭原裝出要動手將她綑起來的樣子，一臉兇巴巴的。

「我說，我說。」那女人一迭聲說，並且將她的腿交叠起來，還用手掩住了胸前兩團肥肉。

「我……我是一名私娼，名叫白水仙，是一名客人出十塊大洋要我來這裏陪你的，我進來的時候，門是沒有閂的，」一推就開，我見你睡了，樂得白賺那十塊大洋，便依照那客人的吩咐，脫光了衣服上床睡在你的身邊。」那女人囁嚅地說，不時

拿眼偷瞥一下蕭原。

蕭原聽了，心頭跳動了一下，問道：「那客人你認識麽？」

白水仙搖搖頭道：「不認識，是頭一遭找上我。」

蕭原不禁有點失望。「他的樣貌如何呢？」

白水仙想了一下，才不敢肯定地道：「大約十七八年紀，相貌很普通，身材中等，沒有什麽特別的特徵，當時已是晚飯時候，那漢子只是站在門前與我交易，所以看不大清楚他的模樣。」

「既然他不認識妳，他是怎會找上你的？」蕭原失望之餘，立刻想到了這個問題。

那女人這一次却答得沒有那樣爽快，奸狡地閃了蕭原兩眼，看到蕭原那種毫不假以詞色的神色，心中一虛，趕緊道：「那人說他是阿成介紹他來的。」

蕭原心中哈哈一笑，臉上的表情却沒有變，語聲冷硬地道：「那個阿成是什麽人？」

那女人趕緊答道：「他……是我家附近一帶的土混混，與我很……熟。」

「嗯，」蕭原目光仍然像利刀一樣盯着那女人，「那人出十塊大洋，不只叫妳來陪我睡覺那麽簡單吧？」

白水仙被蕭原這一問，心虛地眨動着眼珠子，慌不迭道：「沒……有了，他只叫我來……陪你睡……」

「沒有那樣便宜的事吧？」蕭原毫不放鬆地盯着白水仙。「像你這種半掩門的私娼，一塊大洋已抬高了你的身價，那人給你十塊大洋，若不是傻瓜，斷不會只要妳陪我睡那樣簡單。萬一我驚覺趕你出去呢？那他豈不是白費心機？達不到目的？妳別騙我了，否則，我不客氣了！」

白水仙聽得臉色連變，抖索了一下，才說道：「他……他還要我在聽到外面有拍門聲時，立刻大叫救命，並立刻將門打開，一口咬實你將我騙來這裏，將我強姦了……」

蕭原聽得悚然震驚不已，在這個邊陲小鎮上，奸人婦女可是十惡不赦的大罪，比殺人放火還不可饒恕，揹上這種罪名的人，會被五花大綁，遊街示衆，然後被綁在鎮口頭那塊大空地上的一棵大樹上，讓圍觀的人擲石潑糞便唾駡一番，然後才被處死，這是這一帶懲處犯了奸淫惡行的犯人的規例，據說，已流傳了幾百年。

蕭原不禁出了一身冷汗，他可不想這樣被人處死，何況，還是被人誣陷的。

所謂各處鄉村各處例，何況這種山高皇帝遠的邊陲小鎮，流傳下來的規例簡直就是皇法政令，任何人也改變不了，雖然，蕭原這次來到這個邊鎮乃是應一位在鎮上頗有地位的朋友所邀而來，但他的朋友却不是本地人，而且若是被那婦人一口咬實，任他怎樣辯說，只怕也洗脫不了罪名，在這種情形之下，只怕他那位朋友也帮不了他，這怎不叫他心驚不已？

正當他又驚又怒，一時間拿不定怎麽辦才好的時候，外面忽然响起一陣沓雜的腳步聲，他立刻警覺地想到，這可能就是來捉奸的人了。

而白水仙聽到腳步聲，臉上立時現出

惡毒的笑意來，並且想掙扎着滾下床去。

蕭原豈肯讓她下床，一手緊按着她溜光肉滑的身體，另一只手緊捂着她的咀，急促地道：「聽着，妳若依我的吩咐去做，我立刻給妳五十塊大洋，要不，我橫豎是死，先將妳勒死再說！」

說着，蕭原作勢欲伸手卡向白水仙的喉嚨。

白水仙立時恐懼地點點頭，而且眼中放出光來。

五十塊大洋在當時來說，是一筆不少的錢財，只怕她陪人客睡一年也賺不到這個數目，像她這種不知羞恥的女人，爲的還不是錢，五十塊，這是多麽誘惑的一個數目，她焉會笨到不答應的？

蕭原見她點頭，於是放開了捂着她咀巴的手，白水仙竟然向他展出妖媚的笑態，一雙目光貪婪地望着蕭原。

蕭原在心裏暗罵一聲，但情勢急逼，沓雜的脚步聲巳快移近門前，於是急忙拿出一張五十塊的銀票來，塞給白水仙，一邊催促道：「快起來穿上衣服聽我說。」

白水仙一手接過銀票，看清楚票面上的銀碼後，滿意地笑了，一骨碌從床上滾到床下，從地上拿起那疊衣褲，快手快脚地穿着起來，一邊不住向蕭原飛媚眼。

蕭原吁了口氣，盡量壓低聲音，急促地道：「等一會有人拍門，妳去開門，對那些人說我是你的一名遠親，特來探望妳，妳是剛來不到一刻鐘的，記住，妳若敢亂說，我就一鎗先射死妳！」

說着，從枕頭下將短鎗拿出來，在白水仙的眼前晃了一下。

白水仙一張臉刹時白了，連忙陪笑道：「爺……妳對我這樣好，我怎麽會坑害你……」

「砰砰砰」驟然響起的拍門聲打斷了白水仙的話。

蕭原將鎗插在腰間，對白水仙道：「別以爲我是說着玩的！快去開門。」

說着整了一下衣衫，坐到桌子的側面椅子上。

白水仙朝蕭原怯怯地望了一眼，將手上的銀票收好，然後拖長了聲音道：「誰呀？」

「快開門，是隊上的人來查房！」外面有人大聲呼喝。

「來了，來了！」白水仙嗲着聲應着，一面上前將門打開。

蕭原這刹那却緊張得揑了一手的汗，他眞怕白水仙改變主意坑害他！一雙眼定定地望着門的那邊，右手巳摸着腰間的短鎗。

房門一開，當先站着的正是旅店的一名茶房，後面站着四個揹鎗的保安隊員，表情古怪地望着白水仙。

蕭原一顆心巳提到嗓子眼，隨時準備有所行動。

白水仙先是愕了一下，繼之媚笑着朝那幾名保安隊員放嗲了聲音道：「喲，原來是隊上的哥們，你們要來查什麽？」

那名茶房與四名保安隊員見白水仙這樣說，不由錯愕地眨眨眼，互相望了一眼，然後露出迷惘的神態，一齊望着白水仙，其中一個瘦長條子的傢伙忍不住道：「白水仙，妳是……」

白水仙朝那瘦長傢伙拋了個媚眼，腰肢一扭，嬌笑道：「長竿，我怎麽哪？難道我樣子變了不成？要查，快些進來查吧，我可是來探望我多年不見的表兄的，你們別往歪處想。」

蕭原聽到這裏，一顆心這才放落原位，長吐了口氣，接着白水仙的話站起來道：「四位，要查就快進來查吧，等一會我還要去找你們的朱隊副！」

那四名保安隊員聽了白水仙與蕭原的話，神色接連變了幾次，目光怪怪地，望望白水仙，又望望蕭原，一副不知所措的樣子，那茶房直朝白水仙使眼色，抓頭皮，白水仙却詐作看不到，只是賣弄風騷地朝五人拋着媚眼。

瘦長漢子看來是四人之首，眨眨眼，定過神來，兇狠地瞪了白水仙一眼，惡聲道：「白水仙，他眞的是你的表兄？」

白水仙「咯咯」一笑，撇撇咀道：「長竿，信不信由你，難道這也是犯了法不成？」

被白水仙稱爲長竿的傢伙立時窒住了，翻了翻眼，一時不知說什麽才好。

蕭原這時巳趨前，含笑道：「四位可是懷疑我的身份？我可以跟你們到隊上，朱隊副可以證明我的身份！」

四個人這刹那神色又變換了一下，目光在蕭原白水仙的臉上溜來溜去，神色也變幻不定，最後，仍是長竿開口道：「既然你認識咱們朱隊副，那就不用查了。」說完悻悻然瞟了白水仙一眼，轉身走了。

那茶房驚疑莫明地掃了兩人一眼，陪着笑，朝蕭原道：「蕭爺，打擾了，對不起。」說着就急巴巴地往外溜去。

蕭原本想將他叫住，但轉念一想，便任由那茶房去了，轉對白水仙道：「很多謝妳的合作。」

白水仙腰肢一扭，巔了巔屁股，蕩笑道：「表兄，你若有意思，今晚可到我家找我，現在我可要走了。」

說着搖曳生姿地走了出去。

蕭原沒有答她，匆匆漱洗過後，便去找他的朋友——朱隊副。

×　×　×

朱克當上這邊鎮的保安隊隊副還不到半年，他本來不是這裏人氏，半年前，他由於認識鎮上的保安隊長苗鐵鋼，被他邀來作他的副手的。

想不到苗鐵鋼却在八日之前，於深夜回家時，不愼失足跌落一個水塘中，淹死了！

那一晚，苗鐵鋼喝了不少的酒，巳有了七八成酒意，朱克本來想送他回家的，苗鐵鋼却堅說自己沒有醉，不要他送，想不到……

由於不少人知道苗鐵鋼喝了不少酒，所以，對於他的死，沒有人懷疑他可能是被人推落水塘的——亦即是謀殺，只有朱克覺得苗鐵鋼的死有點可疑。

因爲他很了解苗鐵鋼這個人，那一晚他雖然喝了不少酒，但還不至於爛醉到不能行走，要是那樣，朱克也不會不堅持送他回去了，何況，苗鐵鋼還懂水性，當時雖然天黑，但却路熟，說什麽他也不會跌落水塘的，就算跌了落去，全身被水一浸，酒意也會霍然消散，泅回塘邊爬上岸，

除非是爛醉如泥，又不懂水性，才會被淹死的。

所以，朱克對苗鐵鋼的死，心中懷疑不已，但却苦於找不到證據，因爲苗鐵鋼的屍體沒有任何傷痕，這令到他不敢公然表示苗鐵鋼是被人謀害的，而且他人單勢孤，故此，他便派人將蕭原找來，帮忙他追查苗鐵鋼之死因。

說起來，蕭原與朱克乃是生死之交，朱克以前也是幹捕手這一行的，後來在一次追捕一帮悍匪的遭遇戰中，左腿被擊斷，傷好之後，走起來有點跛，影响了他的身手及行動，於是便改了行，先是做些小生意，那知道却不是這種料，做了不到一年，便連本錢也虧光了，只好又幹別的，但玩慣鎗的人，始終離不開鎗，還是幹上了保安隊這一行，這倒是頗爲合適他的。

蕭原曾經與他合作過幾次，歷過兇險，自然成了生死之交，半月前接到他派人送來相邀的信，便毫不遲疑地趕了來，想不到才到埗，便遇上了這種差點令他萬刼不復的香艷陷阱！

朱克一見蕭原臉色凝重地來找他，便知道可能他遭遇到什麽痳煩事了，二話不說，就將他拉入自己的房間和他談話。

「老蕭，可是發生了什麽事？」朱克不待蕭原坐下來，掩上門就問。

蕭原一屁股坐下來，吐口氣，苦笑道：「老朱，若不是我應變得快，處理得好，只怕這時候，巳經被人綁着去遊街示衆了！」

朱克神情一震，驚道：「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情？」

蕭原吸口氣，說道：「今早我醒來時，竟然發現有一個赤裸的女人睡在我的身邊！」

朱克心神劇震了一下，急聲問道：「怎會這樣的？那女人是誰？」

「那女人叫白水仙，據她說，是有人出十塊大洋叫她來陪我的，還要她在天亮後有人拍門時，大叫救命，並指證我強姦了她！」蕭原一五一十，將早上發生的事情對朱克說了一遍，聽得朱克神色變化不定。

「幸好那女人貪錢，我給了她五十塊大洋，她才肯合作，我也逃過那一刼！」蕭原悻悻然道：「老朱，照說，我是初來乍到，應該沒有什麽人要害我的，我想破了腦袋也想不出這到底是怎麽一回事，有什麽人要害我？」

朱克沉吟着說道：「老蕭，會不會與你前來的目的有關？」

蕭原目光一亮。「老朱，你是說，有人欲阻止我來帮你追查苗隊長的眞正死因嗎？」

蕭原一頓，又道：「也只有這個解釋了。老朱，你眞的懷疑苗隊長是被人謀害的？」

朱克肯定地點點頭：「雖然我找不到什麽綫索足以證明苗隊長是被人謀害至死，但我有這種感覺，而且這感覺還很強烈，我這種感覺是很靈的。老實說，自我當上隊副後，便越來越強烈地感覺到有人想取代苗隊長的位置，但你要我說出那個人來，我又說不出來，是以我一直沒有將這種感覺說出來，恐怕苗隊長說我多疑。」

蕭原聽得連連眨動着雙眼。「老朱，那你可有看出什麽跡象沒有？」

「多少看出一些，否則，我也不會有那種感覺。」朱克道：「我自上任後，便發覺到隊上的弟兄似乎分成兩派，在暗中互相爭鬥着，不過，却不明顯，苗隊長是個耿直的人，可能看不出來，但我却感覺到，由於我不是本地人，所以在沒有明顯的證據前，我是不便指說出來的。」

「這我很明白你的處境。」蕭原道：「換轉是我，也會這樣做。」

一頓接道：「老朱，咱們先到苗隊長遇溺的地方去看看，然後去找那個叫阿成的土混混，既然我今早遭遇的事有可能與苗隊長的死因有關連，那倒是一條有用的綫索。」

「好，我帶你去。」朱克說着站了起來，與蕭原一起走出了隊部。

×　×　×

苗鐵鋼遇溺的地方在鎮西頭，他的家在鎮西頭那面，距遇溺的地方大約有半里左右，他從隊部走回家，必須要經過那個將他溺斃的水塘的。

那個水塘就在那條必經之路的左邊，大約有兩畝許，而塘邊那條泥土路亦足有一丈左右寬闊，塘邊漫生着密密的雜草。

蕭原看過了後，與朱克站在塘邊目光望着平靜如鏡的塘面。「老朱，這口塘大約有多深？」

朱克想也不想就道：「靠岸邊的地方大約有大半個人高，越往塘中走越深，塘中心大約有丈許兩丈深，不過，苗隊長的屍體是浮在靠岸的地方的，所以我才懷疑他不是失足溺斃的。」

朱克說時指點着他們站的地方對開的水面，那裏大約離塘邊只有五六尺左右。

「老朱，這就怪不得你懷疑了。」蕭原眼光陡亮。「水塘可不比河溪，河溪的水是流動的，水塘的水是靜止的，即是說，在水塘遇溺的人是不會被水流帶動到別處的，在那裏遇溺，便在那裏浮起來，而那裏離塘邊不過五六尺，大概也不會沒頂吧？」

「下去將苗隊長的屍體拖上來的人，塘水不過淹到他的胸口，老蕭，你說，這有可能淹死人麽？」

「有，除非那人是故意尋死的。」蕭原目光閃閃，「但苗隊長應該不是故意尋死那種人，所以就算他眞的失足掉下去，也不可能淹死他！」

「還有，這條路足有丈寬，而當時苗隊長又不是醉到神志不清，走在這樣寬的一條路上，斷不可能失足跌下水塘的！」朱克指着那條路道：「若這是一條三尺不到的小路，我倒會相信。」

「我也是這樣想。」蕭原轉向路面這邊。「就算是一條盲牛，走在這樣寬的一條路上，也不可能跌到塘裏。」

「老蕭，依你看，謀害苗隊長的人是怎樣下手將他溺斃的。」

蕭原想了一下，眨着眼道：「那只有兩個可能，一是兇手出奇不意地將苗隊長擊暈，然後推下塘中，二是兇手早就伏在路邊，冷不防將苗隊長推下塘去，然後用竹竿或是木板什麽的，將他壓在水中，不讓他冒出頭來。」

「老蕭，我認為你說的第二種可能性高些。」朱克佩服地望着蕭原。「我曾經檢查過苗隊長的屍體，他身上沒有任何傷痕，他若是先被擊暈，那身上必然留下痕跡的！」

「嗯，從現場環境及你說的種種跡象，苗隊長被謀害的可能性很高，但這只是咱們兩人的推斷，還需要查證，才能夠確定下來。」蕭原一腳踢飛一塊石子，望着朱克。「老朱，希望能夠從那位阿成的口中，查問到一些有用的綫索。」

朱克精神一振，接口道：「老蕭，我立刻帶你去找那個地痞王成！」

× × ×

在鎮北頭的一家舊宅子中，朱克與蕭原找到了那位阿成。

原來那家舊宅子正在開賭，而亞成的手風看來也不順，這從他額筋暴現，一頭汗濕便可以看出來。

而情形果然亦是那樣，他賭的是骰寶，買大開小，買小開大，蕭原與朱克找到他時，他正拿着身上僅有的一塊洋毫，猶豫不決地，不知押在那裏才好。

最後，他咬咬牙，押在「大」上！

開出來的卻是小！

他輸清光了，連翻本的機會也沒有希望了。

他忍不住咒罵出聲：「他媽的，眞邪門！」

「阿成！又輸光了？」朱克上前伸手拍了一下阿成的肩頭。

阿成剛想開口咒罵，一眼瞥到是隊上的朱隊副，慌得他將到口的一連串髒話「骨」地吞回肚子裏，勉強擠出一臉笑意道：「啊，原來是朱隊副，想不到你也好玩一手的。」

朱克笑笑道：「不，我是專誠來找你的！」

阿成臉色微變，急不迭道：「朱隊副，我可沒有犯什麼事啊……」

「我沒有說你犯了事。」朱克仍舊笑着道：「我只不過有話問你！」

阿成的心神這才定下來，巴結地道：「朱隊副，你有什麼話，只管問，我知道的，一定說。」

「啊，很好，你若是據實答我，我會讓你有翻本的機會！」朱克放在袋中的手故意攪動了一下，發出清脆的大洋撞擊聲來。

阿成一聽，喜不自勝地急急道：「朱隊副，快問吧！」

朱克却搖頭道：「這裏不大方便，出去再說。」

說着與蕭原一起往外走去。

啊成自然緊跟着往外走去。

在外面一棵樹下，朱克拿眼望着阿成道：「阿成，昨天你是否介紹一個漢子去找白水仙？」

阿成遲疑了一下，才點頭答道：「不錯。」

「那人是誰？」朱克緊接問。

「朱隊副，我不認識那人，不知那人是誰。」阿成奇怪地望望朱克，又望望蕭原，好像現在才發現蕭原的存在般，上下打量着他。

「你不認識那人？」朱克臉色一沉，「那你怎會介紹他去找白水仙的？」

阿成見朱克神色一沉，慌不迭道：「朱隊副，是這樣的，是那人找上我，要我介紹一個娘兒給他的……」

「阿成，你倒會說謊啊！」朱克板着臉道：「鎭上難道只有你一個是活人？你說不認識他，他怎會那麼巧，偏偏找上了你？」

阿成慌得臉色發白，急口道：「朱隊副，那人是在裏面賭着的時候，忽然認識上我的。」用手指一下那間開賭的屋子，瞥一眼朱克，才接說道：「那時候我剛好又輸清光了，那漢子搭訕說，若我能夠介紹一個娘兒給他煞煞火，他可以給我五塊大洋翻本，我便介紹他去找白水仙，而他果然給了我五塊大洋，事情就是這樣。」

頓一頓，瞥到朱克不大相信地望着他，急忙又指天誓日地道：「朱隊副，我說的句句是實，若有半句假的，我活不過今天！」

朱克這時拿眼望了一下蕭原。

蕭原點點頭，表示阿成的話可信，第一次開聲說道：「你可以說說那人的樣子麼？」

阿成沒有開口，只是看着朱克。

朱克瞪眼道：「這位是我的朋友，他問什麼，你就要答什麼。」

阿成又瞪了一眼蕭原，才道：「那人約莫三十六七年紀，相貌很普通，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身材亦是不高不矮，總之，那是一個毫不起眼，普通到極的人，我實在很難說出他的樣子來……」

「你可聽出他可是本地人？」蕭原打斷阿成的話。

「是本地口音。」阿成毫不思索地就說。

「你想一下，那人是否有些什麼特別的地方？」蕭原仍然懷着一絲希望問。

阿成眨眨眼，望望朱克，見對方正眨也不眨地瞪視着他，不由伸手抓抓頭皮，聳聳鼻子，忽然雙眼陡睜，急聲道：「啊，我想起了，那人下面正中的那枚牙齒，是鑲了金的，若不是張大口或是笑的時候，是很難看到的，我是在他咧嘴對我笑時，無意中發覺到的。」

蕭原吐口氣道：「嗯，這也可算是那人的特徵，你想到了，很好。」

阿成見蕭原讚他，立刻全身一鬆，大着胆子問道：「那人可是犯了事？」

朱克叱道：「這不是你應該問的，你知道了只會對你沒有好處！」

阿成立時縮縮頭，噤口不語。

「你眞的不知道那人找白水仙的眞正意圖？」蕭原盯着阿成問。

阿成怔了一下，愕然道：「那人找白水仙不是為了尋開心，難道還有別的？」

蕭原看出阿成說這話時，沒有值得懷疑的地方，於是道：「你若再見到那漢子，立刻通知朱隊副，千萬記着！」

阿成先望一眼朱克，才急不迭道：「我一定記着。」

「那你走吧！」朱克揮揮手。

阿成却涎着臉，笑着說道：「朱隊副，你……先前不是說讓我有翻本的機會的麼……」

「死性不改！」朱克板着臉沒好氣地叱了一聲。

阿成不禁失望中帶點恨意地瞥了朱克一眼，沒奈何想走開時，蕭原開聲道：「嗯，拿去吧！」

伸手塞了一塊大洋在阿成的手上。

阿成立時變得神采飛揚起來，感激地道：「多謝，多謝。」說着轉身欲向那間屋子走去。

「別走得那樣急，我還有話說。」蕭原及時開聲。

「這位……有什麼事只管吩咐。」阿成有點鄙賤地朝蕭原哈着腰。

「麻煩你向屋內那些人打聽一下，看誰認識那人，你若打聽出來，可到隊部告知朱隊副，到時有你好處。」

阿成一聽，滿口應承：「我這就去打聽一下，我立刻就去！」

說着，轉身像一陣風走回那間屋子。

朱克望着阿成的背影，搖頭嘆道：「這種人眞是無藥可救！」

接轉對蕭原不以為然地道：「老蕭，你剛才為何給他錢，他還不是又去輸個清光為止。」

「老朱，對付像阿成這種土痞，你不給他一點小惠，他是不會全心全意去為你做事的，只有動之以利，他才會為你做事的。」

朱克這才恍然道：「老蕭，還是你行，我就是想不到這些。」

「老朱，時候已不早了，咱們先去塡塡肚子，再去查問那位茶房！」蕭原拍拍朱克的肩頭。

朱克不由摸摸肚子，笑着與蕭原向鎭上那家最大的飯店走去。

× × ×

那名茶房叫阿榮，當他看到蕭原與朱克一同走進旅店時，不由臉青起來。

而在朱克吩咐他到蕭原的房間時，他更是慌得差點尿濕了褲子。

他實在料不到，他竟然為了五塊大洋，而得罪了那位客人——蕭原，更想不到的是，這位客人竟是朱隊副的朋友，這一次，只怕有苦頭他吃了。

他懷着忐忑的心情，走進了蕭原的房間，心驚驚口顫顫地道：「朱隊副，蕭爺，我……」

「你做得好事！」朱克板着臉沉聲叱道：「居然敢坑害我的朋友！」

阿榮一聽，連脚也軟了，慌急地道：「朱隊副，我……我只是……」

「只是什麼？」朱克聲色俱厲地截喝道：「你好大的胆量！」

阿榮嚇得差點就要跪倒在地上，結結巴巴地道：「朱隊副，我……只……是為了……那人給我的……五塊大洋，才答應那人弄開蕭爺的房門，讓白水仙進去，我……根本不知那人攪……什麼鬼，還以為那人將白水仙弄進蕭爺的房中，只是要蕭爺……快活……一下。」

聽了茶房阿榮的話，蕭原與朱克相對看了一眼，同時想道：「看來也是問不出什麼的了。」

「那人是誰？」朱克喝問。

「那人我根本就不認識，不是鎭上的人。」阿榮答，同時慌恐地瞥望了兩人一眼。

「那人是什麼模樣？」

阿榮說出那人的模樣來，居然與阿成說的一模一樣，這就證明了，整件事情皆是那人一手弄出來的。

兩人又相顧一眼，蕭原緩聲道：「想清楚些，那人有沒有什麼顯眼的特徵？」

阿榮果然想了一會，搖搖頭，惶恐地說道：「我發覺不到那人有什麼顯眼的地方。」

「你是沒有看到那人下排正中的那顆牙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朱克提示。

阿榮想了一下，仍是搖搖頭道：「我沒有注意到他的牙齒。」

朱克望了蕭原一眼，見蕭原點點頭。於是道：「這一次放過你，記住，再見到那人時，立刻到隊部通知我！」

阿榮一聽，如聞皇恩大赦，差一點沒有跪下來叩頭，急不迭連聲應是。

「出去！」朱克沒好氣地揮揮手，阿榮巴不得聽到這一聲，急溜溜出房去。

「老蕭，到目前為止，只是掌握到這麼一點綫索，根本不可能憑此而追查出那人，下一步怎辦？」朱克有點索然地說。

「老朱，別那樣快就灰心，咱們再去問一下，那位叫做長竿的仁兄，他是怎樣會興起查房這個念頭的！」蕭原却毫不氣餒。

朱克一拍額頭，失聲道：「哈，我怎麼就忘了王長竿這傢伙！這傢伙平日我看着就不順眼的了。陰陽怪氣的，說不定與他有關連，老蕭，咱們立刻回隊部去。」

兩人說走就走，一陣風般奔回隊部！

王長竿的名字應該叫做王祥，但由於他長得又高又瘦，就像一根晒衣的竹竿那樣，所以人們便叫他們作長竿而不名，甚至隊上的弟兄也叫他作王長竿。

王長竿這時正在隊部中與幾個弟兄，滿有興緻地說着一些猥褻的話題，一個個說得口沫橫飛，連蕭原與朱克來到他們的身旁，也不知覺。

直到朱克「哼」了一聲，那幾個漢子才驚覺住口，尷尬地先後叫了一聲：「朱隊副。」

但當發現到站在朱克身邊的蕭原時，不由一齊將目光射在蕭原的身上。

蕭原朝他們笑了一下。

朱克目光落在王長竿的臉上，沉聲道：「王長竿，你到我房中來！」

說着拉着蕭原走向他的房間。

王長竿早在發現了朱克與蕭原走入隊部後，神色便一直顯得有點不安，這時聽到朱克叫他進房，心中更是忐忑，但又不能不去，只好硬着頭皮尾隨着走去。

待王長竿將房門掩上，朱克劈頭就喝問：「王長竿，你到底攪的什麼鬼？那個叫你去查房的？」

王長竿心頭跳了一下，偷瞥了蕭原一眼，才吶吶地道：「朱隊副，我……」

「我……我什麼？」朱克沒好氣地說：「你若不解釋清楚，有你瞧的！」

王長竿慌急地道：「朱隊副，我是受人作弄，才去查房，得罪了你這位朋友的，請你原諒。」

朱克聽了，不由怔了一下。「那個作弄你？」

王長竿急巴巴地道：「是這樣的，今

天早上我正與黑狗三人去鎖口炮樓接崗時，却遇到一個漢子走上前來，說大街上那家長興旅店內左首第三間房間內有人擄刦了一個女子，他無意中發覺了，正趕往隊部報告，正好遇上了我們，所謂救人如救火，我與黑狗他們便立卽趕往長興旅店，那知道却不是那麼回事，說起來，都是我不好，只想着可以立功出風頭，便不假思索地聽信了那王八蛋的話，冒犯了這位朋友！」

朱克聽得直皺眉頭，王長竿這番解釋頗爲有道理，一時間找不出責備他的地方，於是只好「哼」一聲道：「那人呢？」

王長竿攤攤手道：「咱們只顧趕到旅店救人，捉拿那擄人匪徒，沒有再理會那人，後來想起時，那人已影踪不見！」

蕭原一直靜靜單聽着王長竿的話，雖然找不出王長竿話中的破綻，但總覺得他說的不盡不實，不禁留意地注視着他說話的表情，發覺到他的目光閃爍不定，證明了自己的猜測可能不錯，更加留意他的神情變化了。

「那人是什麽樣子的？」朱克沉着臉問：「你不會看不到吧？」

王長竿眼珠轉了一下，想想才道：「那人大約三十七八年紀，相貌普通到沒有可說之處，是那種毫不起眼的人，不會給人留下什麽特別的印象的那類人，所以，我也說不出他的樣子特徵來！」

「那你可有留意到他的牙齒有什麽特別的地方？」朱克加重了語氣。

王長竿的目光閃動了一下，神情起了些微的變化，但他却用皺鼻皺眉思索的樣子掩飾了，好一會才搖搖頭道：「這倒沒有留意到，他只與我匆匆說了幾句話，我與黑狗他們便匆匆趕往長興旅店了，不信，你可以問一下黑狗他們。」

「這不用你提醒，我自然會找他們來問的，現在你出去吧。」朱克粗聲粗氣地說。

朱克大概發覺不到王長竿的神情變化。但蕭原却發覺了，但他却不動聲色。

王長竿這才鬆了口氣，溜了兩人一眼，走出房間。

「唉，三個人說的都是一樣的，若不是串通了，便是那件事是那人一手策劃的了，這麼普通的一個人，走在街上，隨便可以遇上一大堆，要找到那人，只怕不容易。」朱克有點喪氣地說。

蕭原却笑笑道：「老朱，目前雖然還掌握不到什麽綫索，但事情總會發展下去的，那人既然目的是對付我，一計不成，必然還有下文的，那時，咱們必可查到更多的綫索的！」

朱克聽了，一拍大腿，精神一振，道：「老蕭，還是你想得到，不過，你不是很危險？以後你倒要小心一些才好。」

「嗯，我自會小心的了。」蕭原接壓低語聲：「老朱，雖然這個王長竿說的可能是眞話，但我却覺得他很可疑，特別是你問他那人下排牙齒有什麽特別的地方時，他的神態稍變了一下，不知你有沒有發覺到，他掩飾得好快，這可能顯示他是知道那人下排前齒是有一顆金牙的，但他却說發覺不到什麽，說不定他與那人是一伙，串通好了的！」

朱克聽得直眨眼，疾聲道：「老蕭，還是你細心，若他眞的掩飾了那一點，那他就值得懷疑了！」

「目前來說，他們三個人都要加以懷疑，你在隊上有沒有値得信任的手下？」蕭原拿眼瞧着朱克。

朱克說道：「是有幾個，若是沒有幾個自己的人，只怕我這個隊副也當不下去了。」一頓接道：「老蕭，你意思是否派人監視他們三個？」

「正是！」蕭原道：「在目前這種情形之下，只有希望能夠從他們三個人的身上，發現到可以追查下去的綫索了！」

「嗯，這倒是個辦法。」朱克點點頭，接起身道：「老蕭，你坐一下，我出去吩咐他們一下。」

蕭原頷頷首，朱克開門走了出去。

遇襲倖脫險　冒死擒賊梟

蕭原由於夜來躺在床上思索着日間發生的那件事情，故此直到半夜才闔眼睡過去，翌日醒來的時候，已經是日上三竿時候了。伸了個懶腰，他正要下床，外面却響起「砰砰」的拍門聲，他忙下床叫道：「誰！」

外面有人急促地大叫道：「老蕭，是我！」

他一聽就聽出是朱克的語聲，忙披上一件衣服，走前去將房門打開。

門才拉開，朱克已急不及待地走了進來，後面還跟着三四個人。

「老蕭，查到那個人的下落了！」朱克劈頭就說，臉上旣興奮又緊張。

蕭原一眼就看到跟在朱克身後的居然是那個土痞阿成，跟着阿成後面三個揹着長槍的，是隊上的弟兄，他聽了朱克的話，便猜到發現了那人的行踪，九成是阿成查出來的。

「老朱，眞的查到了那人的行踪了？」蕭原接口問。

「查到了！是阿成查出來的，」朱克急急道：「我是來找你一同去將那人緝捕的！」

蕭原這時也顧不了漱口洗臉，急急穿好衣衫，套上鞋，往外就走。「老朱，那咱們立刻去。」

朱克應了一聲，一伙人火燒眉毛般，急匆匆走出了旅店，往鎭西頭那邊走去。

一路上，他們都沒有說話，只是跟着走在前頭的阿成急步走着，很快便來到鎭西頭，轉入一條橫巷中，左拐右拐地走了一會，阿成忽然停下來，指指前面不遠處的一間屋子道：「朱隊副，我在黎明時分看到那人走入這間屋的。」

「你認清楚了？」朱克雖然心急如焚，但仍然不放心地問。

「錯不了，我認得清清楚楚，左邊門上貼着的門神，是被撕掉一半的，朱隊副，你看看左右的屋子門上貼着的門神，是否有被撕破的？」阿成非常肯定地說。

朱克與蕭原望過去，見到那一列屋子果然只有阿成指的那一間，門上貼的門神是撕掉一半的，朱克於是道：「你沒有認錯人吧？」

阿成又肯定地道：「絕對沒有，本來

我是認不出那人的，當時天才微亮，而我從賭檔出來時，又睏又累，雙眼差點張不開來，只想着快回家睡一覺，那知走了不到兩條街，迎面有一個人匆匆走來，差點沒有與他撞在一起。那人忽然在那時張口大大地打了個呵欠，而我的睏意因那一閃而醒了大半！目光一抬，恰好看到那人張開的口中，下排前齒正中那枚牙齒金光一閃，看清楚了，原來是一顆金牙，我的睏意立時飛走了！心頭一跳，看清楚了那人的臉貌，原來正是那個要我將白水仙介紹給他的傢伙，那傢伙却似乎急忽忽地趕去什麽地方，却沒有看我一眼，脚步急急地從我身邊走過，一直向前行去，於是，我便轉身偷偷跟着他，一直跟到這裏！看着他輕輕敲門，走了進去，我便轉回去，那時候我的睏意又來了，我本想立刻去告知你的，但又怕你還未睡醒，於是便回家睡一下，那知醒來時，已是日上三竿時分，我便急急趕到隊部……」

朱克這時已無心情聽阿成嘮叨下去了。「阿成，你就站在這裏看着，不要走近那間屋，以免有危險。」

阿成正是求之不得，一迭聲應是，縮在牆邊，看着朱克他們的行動。

朱克再細細打量了那列屋子一會，那列屋子是一間貼着一間的，換言之，左右兩邊是沒有窗子的，但是却有後門，只要將前後門堵死了，屋內的人便成了甕中之鼈。

看清楚情形後，朱克也不徵求蕭原的意見，便拿主意道：「老蕭，你帶一個弟兄堵着後門，我帶兩個上前去拍門，若有什麽不對，我會大聲招呼你的。」

蕭原點頭道：「老朱，小心一點，提防屋內的人有鎗！」

朱克點點頭，帶着兩名手下，掩向那間屋子。

蕭原略爲辨認了一下，亦帶着那名隊員急步轉入那條後巷中，迅速地將那間屋的後門封鎖起來。

一會，前面便響起「砰砰」的拍門聲，也聽到朱克在前面呼喝：「喂，屋裏的人聽着，快開門，我們是隊上的人，再不開門，咱們就不客氣了。」

蕭原與那名隊員左右貼在後門兩邊，戒備着，隨時準備撞開後門衝進去。

屋子內却沒有動靜。

但却有一個婦人的語聲在前面響起：「朱隊副，這間屋是沒有人住的，你拍門找誰？」

原來，拍門聲驚動了左右屋子內的人，紛紛走出來看一下，朱克不認識他們，他們却認得朱克他們，其中一個中年婦人大着胆子對朱克說那是間空屋。

朱克一聽，不禁呆了一呆，疑惑地抬頭望向縮在那牆邊的阿成。

阿成却指手劃脚，證實自己沒有認錯屋子。

朱克不由皺起眉頭打量着那間屋子。一會，他才開聲問那婦人。「這間屋子空了有多久？」

「大概有三個月了。」那婦人想了一下，才答道：「這間屋原本只有高老頭一個人住，三個月前，他的兒子從省城回來，將他接到省城去住了，這間屋便掉空了，咦！門上本來有把鎖鎖住的，怎麽不見了？」

那婦人露出驚異的樣子，一雙眼直打量着那兩扇門上搭拉下來的鐵扣。

朱克一聽，心頭一動。「會不會那人乘這屋子沒有人，鵲巢鳩佔，那倒是最安全的藏身之所。」想到這裏，他立刻提高聲音喝叫道：「屋內的人聽着，再不開門，就撞門進來了。」

屋內依然沒有聲響。

朱克等了一下，正要撞門的時候，屋內却有人叫道：「老朱，別撞門，我這就將門打開。」

朱克一聽，不由呆了一下，隨之叫道：「老蕭，你是怎樣進去的？」

原來蕭原已從後面進了屋內。

「老朱，後門原來是虛掩着的，輕輕一推就開，就是這樣走進去的。」蕭原邊說邊將前門打開。

原來，蕭原見朱克在前面叫門沒有人應，又聽那婦人說這是間空屋，心頭一動，更加認爲那人有可能仍藏在屋內，他於是想乘朱克在前面吸引住屋內人的注意時，偷偷弄開後門掩進去，那知，才一推，那扇門便被推開了，他與那名隊員便輕易地掩了進去。

朱克一脚才踏入屋內，便急不及待地問：「老蕭，屋內沒有人？」

蕭原苦笑道：「有……」

朱克已快口截着道：「是不是那人？在那裏？」目光已在堂屋內急急地掃視起來。

蕭原吐口氣道：「阿成沒有認錯人，確是那人，不過……」

「老蕭，那人怎麽了？」朱克忍不住又截道。

「那人死了！」蕭原指指房間那面，「就死在房間內！」

「死了？」朱克一呆，繼之一陣風般衝向那間房間。

蕭原跟着也走向那間房間。

房間內，那名隊員正看守着佈滿灰塵的地上躺着的那具屍體，朱克一眼看到那具屍體，不由吸了口氣，打量着那具屍體的臉龐。

那具屍體是仰面朝天躺在地上的，一條頸子差不多被割斷了，流了一地的血，那屍體大睜着雙眼，大張着口，那樣子恐怖極了，連朱克看到後，也忍不住心底冒起一股寒氣，但也輕易就看到那人張開的咀巴中，下排前齒中，有一枚牙齒是鑲了金的，被屋頂上那塊琉璃瓦上射下來的一縷月光照射到，閃出金光來。

朱克雖然未有見過這人，但從阿成等三人的描述，絕無疑問，眼前這喉嚨被割斷的人正是那欲陷害蕭原的人！

「老蕭，你認不認識這人？」朱克望着蕭原。

「從來沒有見過，」蕭原搖搖頭：「老朱，叫阿成入來認一認吧！」

朱克點點頭，吩咐那名隊員出去叫阿成進來。

阿成走進房間內，一眼看到地上那具幾乎是浸在血中的屍體，驚得他臉色煞白，驚恐地顫着咀唇，却沒有聲音發出來。

「阿成，你仔細瞧清楚，是不是這人

?」朱克却不理那樣多，吩咐阿成。

阿成磨蹭着不敢走近去，只是站在房門口！遠遠地打量辨認着，好一會，才結結巴巴地道：「是……是他，錯不……了的……」

「你看清楚了？」蕭原插口問。

阿成咽了口唾沫，又再打量了那死屍的臉龐幾眼，肯定地道：「肯定是他！」

「好，你先出去吧，記着，不要與人說這裏出了命案。」蕭原說着又塞了幾塊大洋給阿成。

阿成一手接過大洋，整個人彷彿一下子添了幾分生氣，奉承地朝蕭原道：「蕭爺，多謝你，我不會說出去的。」

說完急急轉身走了出去。

這時候屋外面的人聽說這間無人住的屋內出了人命！圍觀的人越來越多，而且議論紛紛，不肯散去。

房內，蕭原摸着下頷道：「老朱，看來咱們的對手很高明，這一招殺人滅口，將所有的綫索皆斬斷了！」

朱克懊惱地道：「這人不但高明，而且心狠手辣，這人一死，咱們根本就查不下去了。」

「老朱，別喪氣，暫時來說，咱們是無法查下去，但只要他們還有下一步的行動，總會讓咱們找到綫索的！」

蕭原雖則心中有點懊喪，但却安慰朱克。

朱克不由精神一振。

蕭原眼珠一轉道：「老朱，那個阿榮與王長竿有什麼動靜？」

「沒有，那個阿榮沒有絲毫可疑之處，至於王長竿，據跟踪他的弟兄說，他也沒有什麼可疑的舉動，」朱克嘆口氣道：「老蕭，你說怎辦？」

蕭原想了一下，道：「老朱，那個阿榮不必派人監視了，但王長竿却要派人日夜監視着他，我相信總會從他的身上找出綫索來的。」

「嗯，就照你說的辦吧。」朱克皺皺眉頭，望着那具屍體道：「吃不到魚，却惹了一身腥，媽的，還要找人來葬了這傢伙！」

蕭原苦笑道：「別發牢騷了，咱們還是回隊部吧。」

× × ×

鎮上死了人，自然驚動了鎮上的人，那人而且還是被殺的，更引起鎮上的人的注意與議論。

但鎮上的人却沒有一個說是認識那人的。

蕭原與朱克早就派出了隊上的弟兄在鎮上四處打聽，看看可有人認識死者，結果，却打聽不到有誰認識這死者的，令到他們不覺感到失望。

因爲若是有人認識死者的話，那就有了追查下去的綫索了。

一連幾天，皆沒有動靜，跟踪王長竿的人手也發覺不到他有什麼可疑的地方，一切皆有如一潭死水般，悶得人發慌。

朱克早已沉不住氣了，他提議乾脆將王長竿綑起來，那時不怕他不招供，但蕭原却不同意，認爲那樣做只會打草驚蛇，萬一王長竿矢口不認，事情反而弄僵了，那就不好辦了，朱克想想也是，便打消了動王長竿的念頭。

蕭原看似一點也不着急的樣子，其實，他的心中却着急得很，這幾日以來，也一直小心着，因爲，憑他在道上闖蕩的經驗，表面上越是平靜，暗裏的情形則越是兇險，所以，他無論日夜，皆小心翼翼提防着。

俗語有謂，日防夜防，暗算難防，蕭原雖然小心提防，但仍然遭遇到襲擊。

那一日，早上起床後，蕭原漱洗過後，便走出旅店，往隊部走去。

這時候正是早上八時左右。

那鎮上的人都是早起的，就算是做生意的店舖，亦是在清早便開門做生意，故此，鎮裏的街上已經是人來人往，熱鬧得很了。

蕭原發夢也料不到，襲擊他的人，竟然大胆到在這條熙來攘往的大街上動手。

他精神奕奕地走在大街上，看着那些勤快的農人及生意人在喧叫着做着買賣，心中有一種歡快親切的感覺。

迎面走來一羣肩上挑着菜担的農人，額上臉上淌流着在朝陽下閃閃發光的汗珠，他們的表情皆是愉快的。

這是一種對自己的勞動收獲所擁有的愉悅。

蕭原也滿心愉悅地看着這羣勤快的農人從他的身邊走過。

驀地，正當走在最後的那個農人走過他的身邊時，不知怎的，那農人驟然打了個趔趄，肩上的菜担一幌搖，就要向地上歪跌下去。

蕭原手急眼快，一側身急伸手一把扶住了那鄉農的左臂膀，那鄉農才沒有連人帶担摔跌在地上。

那知也就在他伸手扶住了那鄉農的一刹那，那鄉農就着勢子一把抓住了蕭原那條手臂，接向外一卸肩，卸掉肩上的菜担，右手一翻一送，但見寒光一閃，那鄉農的手上竟然多了一柄鋒利的匕首，疾刺向蕭原的小腹要害！

這一下變化快如迅電，而且大出蕭原意料之外，由於那條手臂被那鄉農抓住，欲要閃避時，身形却閃避不開去，眼睜睜看着那柄匕首就要刺入自己的小腹內，這可是要命的一擊，心中不禁驚駭不已。

這可是生死一髮間的關頭，就在鋒銳的匕首堪堪刺上他小腹的刹那，蕭原拚力一擰腰肢，同時那隻沒有被拉着的右手閃電般一拳擊向那人的右手臂！

那鄉農顯然料不到蕭原在猝然遇襲之下，反應仍然這樣敏捷，而他刺出的那一刀已是有去無回之勢，「噗」一响，蕭原那一拳擊在他的右臂側上，擊得他刺出的匕首去勢不由歪側開去！」

「嗄」一下輕响，蕭原與那鄉農同時發出一聲痛叫聲，蕭原雖然擰腰並同時將對方的手臂擊歪，仍然被那柄匕首在他的腰側刺出一道很深的血口來，只差一點便將他腰側的皮肉割開來！

那鄉農痛叫聲中，那條右臂骨痛欲裂，差一點握不牢那柄匕首，發脚便奔。

這人不愧是個聰明人，一擊不中，知道已沒有再擊之能，便溜之乎也！

蕭原腰間血如泉湧，只痛得他全身猛抖索了一下，左手一把捂住腰間的傷口，

右手便摸向腰間。

這時候街上熙來攘往的行人驟然看到居然有人在大街上行兇傷人，莫不爭相走避，有些更發出驚叫聲，一時間，街上的人鷄飛狗走，混亂到極！

這却正好掩護了那行兇者的逃逸，只見他的身形閃沒在走避的行人當中，時隱時現，蕭原本來已拔出鎗來，但却沒有發射，因恐誤傷了途人。

那些本已驚恐的途人見蕭原將鎗拔出來，更加慌恐走避，蕭原看到這情形，只好把鎗收起來。

而傷口上流出來的血，很快便將他的一邊衣褲染紅了，那一刀，確實傷得他不輕。

他忍着痛，踉踉蹌蹌地急奔向保安隊部。

幸好，他才奔出不遠，便遇上了聞訊趕來的幾名保安隊員，他們都見過蕭原，知道他是朱隊副的朋友，急不迭扶着，急得奔向隊部。

× × ×

蕭原的傷口已包扎好，雖然臉色很蒼白，但精神却很好，躺在朱克的床上，將他遇襲的經過說了一遍。

朱克聽得直咬牙。憤怒地道：「媽的，居然這樣大胆，光天白日之下，當街行兇殺人，老蕭，看來他們似乎非要將你解決不可！」

蕭原吐口氣道：「這也是我意料不到的，而且那人絲毫沒有引人懷疑的地方，十足十是個鄉農模樣，我才會上了當，看來，今後倒要處處小心了。」

「老蕭，你可認得那人？」朱克懷着希望問。

蕭原搖搖頭。 不認識，不過，只要再遇上他，一定認出他來！」

「他們爲什麼非要將你解決呢？」朱克皺着眉不解地自語般說。「那就像你與那主謀人有不共戴天之仇一樣，非要置你於死而後快，照說，他們只要將你迫走便是，若要殺，也應該殺我才是，這一點，我實在想不明白！」

蕭原道：「老朱，看來這伙人是些心狠手辣之徒，只怕他們在殺了我後，同樣不會放過你，你有想到麽？他們殺了我後，你就變得孤掌難鳴，那時，他們要解決你，那就容易得多了！」

「嗯，老蕭，還是你有見地。」朱克拍拍後腦勺，「咱們不能永遠處於被動挨打的處境，必須想辦法將這種情況扭轉過來，否則，終有一次被他們得手的！」

蕭原轉着眼珠，頷首道：「說得對，這樣吧，咱們可以從王長竿的身上入手，將暗中監視變爲明顯的監視，令到他心理加重壓力，那樣，他若是那伙人的同黨，在心怯之下，必會有所行動，而咱們則暗中另派人監視跟踪着他，他撇得了明面的，撇不掉暗裏的，那樣，咱們就有可能從王長竿的身上找出那伙人來！」

朱克聽得連連點頭，雙掌輕擊道：「好辦法，現在我明白了，他們之所以急於要解決你，可能是他們對你之能深懷顧忌，所以才非要置你於死地不可，有可能他們對你的大名聽聞已久，深知若不將你除去，一定會將他們查出來，那他們自然視你如眼中釘，不拔不快了！」

蕭原苦笑笑道：「老朱，別捧我了，還是去弄些吃的來吧，我早已餓得咕咕叫了。」

朱克這才恍然道：「哈，你不說，我差點忘了還未吃午飯，我這就出去叫人買些飯菜回來，順便佈置一下明暗兩面監視王長竿的人手。」

說着，他已走了出去。

× × ×

爲了蕭原的安全着想，朱克要蕭原住在隊部中他的房間內。

蕭原由於負了傷，知道自己在這情形下，很可能應付不了隨時有可能發生的第二次擊襲，所以同意搬到隊部中與朱克同住。

這樣，萬一再有什麼事情發生，也可以互相照應，再說，隊部中應是最安全的地方了，那些人雖然敢公然在大街上襲擊他，却不致於肆無忌憚地在隊部內向他們下手！

晚上，朱克與蕭原談了好一會，直到兩人都感到睏了，才各自就寢。

由於蕭原睡了朱克的床，朱克只好打地舖，幸好這時已是初夏時分，睡在地上反而更覺涼快。

夜已深，蕭原與朱克分別先後發出了鼻鼾聲。

隊部內除了當值的弟兄外，住宿在隊部內的弟兄亦已跌入睡鄉中，隊部內一片寧靜。

熟睡中的朱克忽然猛醒過來，只覺身下涼嗖嗖的，伸手一摸那張蓆子，竟是濕漉漉的，再摸摸背後，那件汗衫也是水濕一片，他不由奇怪起來。

若說是汗濕，根本就不可能，因爲這時候天氣還不太熱，加上他只穿了一件薄薄的汗衫睡覺，而且，爲何前面那幅汗衫沒有濕，獨是背後濕透？

忽然，他用力地嗅吸了幾下，只覺得一股刺鼻的火水氣味透鼻而入，他心頭一動，悚然驚震，急不迭一骨碌從地上跳起來，口中呼叫道：「老蕭，不好了，快醒醒！」

也就在他從地上跳起來的刹那，那扇敞開的窗口外有一點星火如流螢般投射進房中，一閃落地，蓬然地蔓燃開來！

朱克只驚得心胆俱裂，急忙一跳撲倒床前，蕭原這時亦從夢中驚醒過來，急問道：「老朱，發生了什麼事？」

「老蕭，快起床，房間着火了！」朱克一邊說，一邊伸手就去拉蕭原。

蕭原聞言霍然大驚，眼一轉，瞥到房間內火光四冒，急忙翻身坐起，一跳下床，而這時候房間內幾乎已變成了火海，只覺炙熱烟薰，忽然間朱克大叫一聲，雙手一陣亂拍亂打，原來由於他身上沾滿了火水，已被蔓燃的火舌引燃了背後的衣褲，灼痛非常。

蕭原在跳下床的刹那，仍不忘將放在枕下的短槍抓出來，嗆咳了一下，大叫道：「老朱，快衝出房間！」

朱克不待蕭原呼叫，知道再多留一刻，自己有可能會變成一個火人，早已顧不了拍打身上的火舌，急衝向房門那邊，但他仍不忙拉着蕭原。

這時候蕭原的身上也被火沾着了，幸好已衝到門前，朱克快手快脚拔下門閂，幾乎是滾着衝出了房外。

蕭原被門檻絆了一下，一個人猛地摔跌出房外地上，幸好他撲在朱克的身上，硬是將朱克身上不少着火的地方壓熄了火舌。

這時候當值的隊員早已發覺到朱克的房門烟火直冒，知道失火了，驚叫着急奔入來，自然也驚動了其他熟睡中的隊員！

蕭原那一跌撞及腰上的傷口，痛得他差一點沒有昏了過去，不覺痛呻出聲，身形一滾，從朱克的身上滾落地上，繼續滾着，將身上的火舌壓熄。

朱克亦是急滾着，但由於他身上沾透了火水，所以很難壓熄背上的火，痛得他大叫不已。

這時那兩個値夜的隊員跑到來，看到朱克那狼狽痛苦的樣子，一時間手足無措，不知怎樣辦才好。

蕭原這時已一骨碌忍痛從地上爬起來，見狀大叫道：「蠢材，快放下槍，你們壓在他的身上，將火壓熄！」

那兩個隊員這才如大夢方覺般，急手急脚將揹着的槍掉在地上，先後撲在朱克的身上，硬是將他身上的火壓熄。

蕭原一眼看到慌張失措地從睡着的房間中奔出來的隊員，立時喝叫道：「快去喚人救火，同時將屋內的槍彈搬出屋外，快！」

那些隊員立時像一窩蜂般，散走開來，喚人的喚人，搬槍彈的搬槍彈，亂作一團。

蕭原看得不禁搖搖頭，心裏道：「這些傢伙一遇上事就慌亂一團，若是眞遇上土匪，只怕會嚇得屁滾尿流，看來，他們只能够裝裝樣子吧了。」

「蓬」然聲中，房間內的火勢忽然撲噬出來，而且房間內響起一陣霹靂啪啪的爆響聲。蕭原一見便知道是留在房內的彈藥被火燃爆了，急得又對那兩個壓在朱克身上的隊員叫道：「快起來將朱隊副抬出屋外去！」

那兩個隊員才急急忙忙爬起身來，慌手慌脚地，將朱克抬起來，奔出去。

蕭原一手捂着腰，右手握着鎗，亦跟了出去。

幸好救火的人多，撲救了個多鐘頭，終於將火勢完全撲熄，但一間隊部已燒毀了大半間，幸好沒有什麼傷亡，只是朱克却被燒傷得很厲害，正接受救治。

蕭原則一直守護在朱克的身邊，提防有人在混亂中乘機向他們下手襲擊。

× × ×

幸好却沒有發生。

望着身上多處紮滿了布條的米克，蕭原已忘記了自己腰上的傷痛。

朱克的頭髮也燒焦了不少，幸好臉上沒有被灼傷，躺在床上，咬着牙強忍着身上的灼痛。

「老蕭，咱們眞命大，若不是我睡在地上，只怕咱們會被燒成焦灰！」朱克居然還能笑出來。

蕭原只好亦笑笑，好讓各自輕鬆一下。

「老朱，怎會起火的？」

朱克吸口氣，咬着牙道：「有人從那個敞開的窗口外面偷偷地將火水倒進房內，然後將火種投進房間內，火勢才會蔓燃得那樣快，也幸好我睡在地上，被流瀉的火水浸濕了背後，將我驚醒了，否則，只怕咱們兩人不可能逃得過這一刦！」

「嗯，這一次他們是想將咱兩人一起幹掉，而咱倆若是被燒死了，便會被視作失火而引起火災燒死的了，這伙人不但心狠手辣，心計也很陰毒。」蕭原想想當時的情形，不禁從心底寒起來。

「老蕭，咱們若不再採取行動，只怕下次就沒有這樣幸運了。」朱克稍爲挪動了一下身體，痛得他直咬牙。

「只不知暗中監視王長竿的弟兄是否有所發現。」蕭原沉思着說：「要是有，那就可以採取行動了！」

由於那場火將隊部燒毀了大半，故此只好將隊部暫時遷移到鎮南面的一座空宅內，蕭原與朱克正在那臨時隊部內。

朱克道：「他若是有發現，自會回來向我報告的。」

「那位弟兄靠得住麼？」蕭原隨口一問。

「靠得住，那是我的人。」朱克毫不懷疑地說。

「嗯，但願他有所發現，不然，只怕咱們在這段時間內，寢食難安！」蕭原吁口氣道。

朱克沒有說什麼，不過，他的眼中却流露出同樣的希望目光來。

× × ×

暗中跟踪王長竿的那位弟兄終於急匆匆地趕回臨時隊部，向朱克報告。

朱克與蕭原一眼看到那名叫李榮的弟兄，俱不由精神一振，不等李榮開口，已急不及待地問道：「李榮，是否有什麼發現？」

李榮喘了口氣，臉上露出興奮之色，急急道：「王長竿終於露出了尾巴，早上約十時左右，他撇掉了就像馬尾烏蠅般跟着他的牛根，鬼鬼祟祟地一直走向鎮後頭果園側面的一間宅屋內，大約半個鐘頭左右，才閃縮着走了出來，我一直跟踪他回到他家附近，看看他走回家中，才急急趕回來向你報告。」

朱克興奮得一下子挺起身來，但隨之雪雪呼痛，一下子又倒回床上。

原來，他由於太興奮了，忘了身上的傷痛，這一挺身站起來，自然牽扯了傷口，怎不痛得他有如裂膚割肉般痛！

蕭原忙道：「老朱，你沒什麼吧？」

朱克噓口氣。「不得事，」接轉對李榮道：「王長竿可有發現了你？」

李榮自信地搖搖頭。「我一直很小心跟着他，被他發現了我，他應該不會再去鎮後果園側邊的宅屋，照我估計，那屋宅可能是他們的窩。」

「嗯，你這一次辦得很好，繼續暗中監視王長竿，他若再有什麼動靜，立刻回來報告。」朱克嘉許地望着李榮。

李榮應了一聲，退出房間。

「老蕭，你認爲怎樣？」朱克拿眼望着蕭原。

「既然已發現了他們的窩，不管是不是，也該採取行動了，相信總有收獲的！」蕭原目光閃閃地說。

「我也是這個意思，」朱克咀角泛出一抹冷笑：「這一次，倒要看看他們都是些什麼傢伙！」

一頓接道：「老蕭，你準備怎樣採取行動？」

蕭原想了想，才附耳對朱克說了一番話，朱克聽得連連點頭，目光也越來越亮，待蕭原說完，他却急急道：「老蕭，無論如何我也要去的，我說什麼也是一名隊副，有我在，他們比較聽命行事的！」

蕭原却望着他那多處包紮了布條的身上道：「但你被燒成這樣……」

「老蕭，你放心，我還能够支持得住的！」朱克堅决地道：「這件事本來是我的事，我怎能置身事外，而要你一個人去冒險？」

蕭原望一下朱克的神態，便知道勸不了他的了，只好道：「那你可要好好地休息一會，我出去看一下。」

朱克點點頭，閉上了雙眼。

蕭原也就開門走了出去。

× × ×

黃昏時份，牛根趕回隊部，一頭衝進朱克的房間，也顧不了喘氣，急急道：「朱隊副，王長竿又甩掉我，可能又去那個『窩』了，李榮已暗中跟了下去，他示意我回來向你報告。」

朱克經過一番休息之後，身上燒傷的地方已沒有那樣痛了，這時候正與蕭原在商議着什麼，見牛根進來，四道目光一齊望着他，待他說完，朱克立刻道：「老蕭，你認爲怎樣？」

蕭原沉吟了一下，道：「王長竿這時候若是又到那屋宅，必然大有問題，說不定他們由於知道王長竿已被監視跟踪，恐防事發，而溜之乎也，咱們不要等今晚才動手了，現在就立刻行動吧！」

朱克想了想，頷首道：「老蕭，你說得有道理，咱們就立刻採取行動。」

接轉對牛根道：「牛根，立刻出去召集弟兄們，準備行動！」

牛根答應了一聲，急急出房去召集隊員。

蕭原這時已將身上的雙鎗取出來，卸下彈匣，檢查了一下，才插回身上，對朱克道：「老朱，那我先走一步了！」

朱克關切地說道：「老蕭，一切要小心。」

蕭原笑笑道：「我會的了，你現在覺得怎樣？」

「好多了，」朱克笑笑，下床走了幾步，痛得他暗暗咬着牙，却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

蕭原看在眼內，焉有看不出的道理，但他深知朱克的脾性，也不說破，只是說了句：「老朱，若是眞的不行，就不要去了。」

說完不等他再說什麼，走了出去。

朱克待蕭原走出房間後，才噓了口氣，一下子跌坐在一張椅子上，但立刻痛得他毗牙裂咀的。

× × ×

蕭原來到鎮後果園側面那間屋宅附近時，已經是暮色四合時分。

他掩在距那屋宅約數丈遠的一棵樹後，仔細地打量着那間獨立的屋宅時，身側不遠處驀然有人向他叫道：「蕭爺……」

蕭原聞聲心頭霍然一震，猛地扭頭循聲望去，瞥到一張臉從他身側約五六丈的一棵樹後露出來，原來却是李榮，緊綳的心弦這才放鬆下來，朝李榮招了招手。

李榮立刻從這棵樹閃到那棵樹，很快便來到蕭原的身邊。

蕭原立刻問道：「就是前面那間屋宅嗎？」

李榮點點頭：「蕭爺，只有你一個人來？」

蕭原點點頭。「那邊有什麼動靜？」

李榮道：「王長竿閃進那間屋宅後，不到一枝烟時間，又有一個人閃了進去，此後一直再沒有動靜了！」

「你認識後來那人麼？」蕭原問。

「認識，佢是鎭上的無賴烏竹蛇。」

蕭原聽了，沒有再說什麼，一雙眼睛直打量着那間屋宅。

那間屋宅左邊靠着果園，右邊是一片雜亂疏落的樹林子，是兩進的一座屋宅，屋後還有一個小小的院子，院牆與屋簷一樣高，在暮色中，給人一種陰沉沉的感覺。

「李榮，你知道這間屋宅的主人是誰麼？」蕭原問。

李榮道：「聽說是那果園主人的物業，不過，由於在半年前曾經出過命案，所以那屋主舉家搬到果園另一邊新建的宅屋去住了，這間屋宅便一直空着。」

「出了什麼命案？」蕭原好奇地問。

「是屋主的妻子上吊死了。」李榮噓口氣：「聽說，自此之後，便鬧鬼，那屋主才另建新屋搬走，而一到入黑，沒有人敢走到這裏附近，因爲有人曾聽過屋子內傳出鬼叫聲！」

說時，他自己忍不住機伶伶打了個寒顫！

蕭原却不當一回事，再打量了那屋子兩眼，對李榮道：「你是留在這裏，還是跟我到屋子周圍看一下？」

李榮趕緊答道：「我還是跟你一起去吧。」

蕭原沒有再說什麼，繞到果園那面，藉着果樹的掩護，一直向屋後那面繞過去，一面打量着屋子側面的情形。

從果園那面繞到屋子的另一面，蕭原發覺屋子後面開了一道後門，不過此刻却緊閉着，若是不從前後門進去，便只有從側面翻牆進去了。

而他也決定從側面這邊翻牆進去。

他將他的意思對李榮悄聲說了，李榮却道：「蕭爺，這樣很危險的，何不回去召集弟兄們趕來這裏，將屋子包抄起來，那時，屋子內的人豈不是插翅難飛。」

蕭原却道：「人多反而不好，會打草驚蛇，而且，可能會引起一場槍戰，那必然會造成傷亡，更令鎮上的人受驚而造成混亂，却未必可以將屋子內的人一網成擒，我翻牆偷進去，却大出他們意料之外，說不定可以攻其無備的，一舉將他們制服也說不定，再說，在未確定屋內的人是什麼身份來路時，也不宜冒失大舉行動，說不定是鎭上的無賴痞棍用來作賭窟的，那豈不是笑掉別人的大牙？」

李榮聽得連連點頭，眼中露出佩服之

色，「蕭爺，還是你高明，想得週到。」

蕭原笑笑道：「你留在這裏替我把風，還是跟我進去？」

李榮想了一下，才有點心怯地道：「我還是替你把風吧，萬一……我也可以趕回家通知朱隊副採取行動。」

蕭原咀唇微動，想對李榮說什麼的，但心頭一動，又把到口的話咽住了。

「李榮，你自己小心，」蕭原說着，已弓着身，就像一頭山豬般，敏捷地利用疏落的樹木掩飾着自己的身形，快速地竄向屋子的側面院牆。

他早已選擇好了一棵距離側面院牆約有半丈遠近的雜樹，作爲翻進院子的「跳台」，因爲那院牆只有丈許高下，那是無法從牆下攀上牆頭的，除非帶備繩鈎之類的工具，偏是他身上很少帶有這種工具的，那只好攀上那棵樹，從伸出的枝椏上跳彈過牆頭上。

他快捷地爬上那棵樹上，只悄悄掃視着牆內院子中的動靜，發現不到什麼，却看到第二進的一間房屋中，有一點燈火有如鬼火般閃爍着，想到李榮說屋內曾經鬧鬼，他也不由汗毛微豎，但立刻就想到，如今屋子內起碼有兩個大活人——王長竿與烏竹蛇，心中不由篤定下來。

他悄然攀着樹枝，攀出一根橫伸向院牆那面的樹椏，估量好距離之後，然後輕輕彈動着身體，令到那根樹椏一彈一彈的，然後藉着那樹椏彈起之勢，雙脚一蹬，整個人彈跳起來，凌空飛躍向牆頭，雙手一伸一抓，準確地攀抓着牆頭，雙脚接輕輕一撐，撐在牆上，以免令到下半身重重地擅在牆上而弄出聲響來。

攀伏在牆頭上，靜聽了一會，聽不到有任何動靜，他才緩緩吐出一口氣，接猛吸一口氣，翻上了牆頭，目光在院內四下掃視了一遍，發現不到任何人影，這才一滾身，從牆頭上翻落牆內。

由於牆太高，落地時不覺發出一下「噗」的聲響來，他只好蹲着不動，直到聽不到有其他的响動，才敢弓起身來，明銳的目光朝四下掃射了一下，身形一動，像一頭夜貓子般，輕靈地竄向一條第二進前面的側道。

這時，天色早已黑齊，但仍可以依稀看到影物，貼着牆邊穿過側道，幸好沒有遇上人，一閃身，掩到兩進房屋之間的跨院靠牆的一株桃樹下。

那知道他的身形才貼在桃樹上，陡地跨院中燈光大明，有人得意地笑道：「是什麼人，出來吧？否則將你亂槍射死。」

蕭原隨見跨院中燈光大明，便知不妙，目光一掃之下，看到跨院中隱伏着七八名漢子，一根根烏黑的槍咀對準了桃樹這邊，從兩進房屋的後窗前門中，挑出三盞氣風燈來，怪不得那樣明亮了，而他也在燈光下無所遁形。

說話的人這時正從第二進一間廂房門口探出半邊腦袋，朝着蕭原這邊探望着。

蕭原眼利，一眼望到那人，心頭不禁震了一下，差點失聲叫出來。

原來，他認出那人是誰來！

說起來，那人與他有一彈之仇，他記得很清楚，那人姓馬，名龍，外號掘尾龍，乃是一名橫行雲桂一帶的有名悍匪，大約十個月前，蕭原曾經窮追了他足有個多月時間，終於在一處名叫三壩河的地方，一槍將他打飛摔落河中，瞬間被湍急奔流的河水捲沒得無影無踪，當時蕭原自忖他必死無疑，因爲他看到那一槍是射在他的左胸膛上的，一個受了傷的人，摔落在那樣急激湍流之中，就算是水性再好，也很難逃生的。

爾事發，他亦在附近打聽過一段日子，皆打聽不到這位掘尾龍生還的消息，他才罷手，想不到却在這間屋中，看到了這個以爲死了的悍匪馬龍。

若非這時候燈光大明，如是在黑暗中，加上傳說這間屋鬧鬼，他眞會以爲見到的是馬龍的鬼魂。

不過，他雖然身陷虎穴，但却驚而不亂，迅速地估量着形勢，知道再也藏身不得，正想從樹後閃出來，掘尾龍馬龍已叫道：「若我猜得不錯，來的應該是蕭朋友，朱克這時應該躺在床上動不了，也只有蕭朋友有這個胆量。」

蕭原一咬牙，從樹後現身出來，望着仍然只露出半邊腦袋的馬龍笑道：「馬龍，眞想不到你這樣命大。」

這時，七八枝槍咀已從不同的角度一齊移向蕭原的身上，在這種情形之下，若是換上了另一個胆量差一點的人，早已嚇得震顫不已了。

「蕭原，眞是不是寃家不碰頭，所謂風水輪流轉，如今輪到你落在我的手上了，倒要看看你有沒有我那樣好運氣！」馬龍眼中閃射出惡毒的光芒來。「乖乖的先將手上的槍丟過來再說。」

蕭原在這情形下，知道硬來不得，只好心不甘情不願地將手上的槍扔了出去。

「哈哈哈！」馬龍這才大笑着從那間廂房內走出來，跟在他身後走出來的，赫然是王長竿！

「蕭原，你打了老子一鎗，老子要回敬你一鎗，你若死不了，老子不再殺你！」馬龍獰笑着，慢慢舉起手中的匣子鎗。

蕭原眼角肌肉跳動着，盡管心中緊張得差點窒息，神態却表現得很鎮定。「馬龍，我現在明白了——」

馬龍不由接口道：「你明白什麼？」

蕭原道：「我明白了爲何我才到鎭上，便有人欲置我於死地，原來是你！」

「不是老子還有誰？」馬龍這時已舉鎗指着蕭原，嘿嘿獰笑道：「當老子一知道朱克請來的是你後，老子便喜不自勝，這可是你送上門來的，哈哈，那個白水仙的滋味如何？老子够意思了吧？」

蕭原有點不解地道：「馬龍，這應該不是你的作風，你爲何不親自動手，而弄出那樣多的花樣來？」

馬龍陰惻惻地笑道：「這確不是我的作風，但自從我大難不死後，我已改變了以前那種親自動手的作風，因爲那樣太危險了，而我也不想若是一擊不中時，被你知道我仍未死，這一次我隱蔽起來，不是很好麼？你命大，三次都弄你不死，但也讓你受够了驚嚇，而始終想不到是我在幕後作怪的吧？」

蕭原不得不承認道：「在這之前，我確實想不到是你在作怪，所以我才想不透爲何有人必欲置我於死地而甘心，現在知

道了，就不再奇怪了。」

「哈哈，那你現在挨我一鎗吧！」馬龍說完，手臂一伸，瞄準了蕭原的心胸，就要開鎗。

蕭原眼色變了一下，吸口氣忙搖手道：「慢着，我還想弄明白一些事情。」

馬龍哼了一聲，道：「蕭原，你別指望有人來救你，今日你死定了，你知道麼？你以爲長竿眞的不知道有人暗中跟着他？他是故意詐作不知有人暗中跟着他而將那個李榮引來這裏，目的就是要將你與朱克先引來，其實，你在這附近的一舉一動，都在咱們的眼中，你不信？那就讓你看看替你把風的李榮吧！」

馬龍沒有將指向蕭原的鎗放下來，扭頭喝了一聲：「將姓李的帶過來！」

喝聲中，從通向第一進的過道中，一個漢子推出一個雙手被反綁的人來，正是李榮！李榮一張臉灰白一片，搭拉着腦袋，絕望地看了蕭原一眼，又將眼皮垂下。

「蕭原，這就叫張網以待！」馬龍得意地笑道：「可惜朱克沒有來，不過，他也活不過後天的了！」

蕭原見李榮也被捉來，心頭不禁打鼓，但仍然希冀地等待着，故此他只好拖下去。「馬龍，那位苗隊長是你殺的吧？」

馬龍怔了一下，繼之哈哈笑道：「聰明，你果然是個聰明人，我就知道那種手法瞞不過你與朱克，只能够瞞得了那些鄉巴佬，這也是我要殺你的原因之一，解決了你，朱克孤掌難鳴，就容易剷除了！」

「你爲何要殺苗隊長？」蕭原接問。

「本來我不想告訴你的。」馬龍乾笑一聲道：「不過，對於一個將死的人來說，告訴你也無妨，聽着，我之所以要殺苗鐵鋼，是要取而代之！」

蕭原裝作不解地問：「你是個見不得人的悍匪，怎能取代苗隊長的位置？」

馬龍陰笑道：「正因爲我不能露面，所以我才想到了取代苗鐵鋼的主意，而我早已有了妥善的安排，只要苗鐵鋼一死，再除去朱克或是將他逼走，我就可以搖身一變，當上保安隊長之職，而我就可以公開露面了。」

「哼，想不到你這個人不但兇惡，也陰險得很，不過，只怕這只是你一廂情願的夢想！」蕭原冷然望着馬龍。

「好傢伙，死到臨頭，還敢對我說這樣的話！」馬龍目中殺機閃現，一咬牙，扣動食指！

「砰！砰！」

鎗聲却响了兩下！

更奇怪的是，發出痛叫的竟然是開鎗射殺蕭原的馬龍，蕭原却反而安然無事！

而蕭原本來以爲難逃一死的了，不過，他不是一個甘心受死的人，他的雙眼一直盯着馬龍扣着鎗機的手指，馬龍食指一扣的刹那，他猝然向一側歪閃開去！

及至驚覺到怪事陡然發生，自己竟然安然無事，開鎗的馬龍反而右臂膀上中鎗，他的反應敏捷異常，身形倒地一滾的同時，右手在右小腿側上一摸，拔出藏在腿側的另一枝左輪鎗，瞥眼間看到馬龍閃撲向廂房，立時側身揚臂，一鎗射向馬龍的左腿！

而就在兩下鎗聲响起的刹那，跨院兩面的牆頭上忽然冒出一排人頭來，也露出一排烏黑的鎗嘴來，指向院中那些用鎗指着蕭原的七八名漢子！

而同時在左面牆頭上有一個人大喝道：「下面的人聽着，咱們是保安隊的人，立刻棄鎗舉手投降，否則格殺不論！」

蕭原一聽心中大喜，他聽出發出喝聲的正是朱克。不禁長噓口氣，同時竄撲向馬龍那邊，鎗嘴火光一吐，又開了一鎗。

堪堪竄入廂房門口的王長竿發出一聲痛嚎，身形一幌，上半身撲入了廂房中的地上。而馬龍早已被蕭原早先那一鎗將左腿擊傷，摔倒在地，仍然想掙扎着逃走！

蕭原猛喝一聲。「馬龍，再動就一鎗斃了你！」

馬龍却充耳不聞，仍然掙扎着想逃。

蕭原鎗嘴一沉，又開了一鎗，馬龍應聲發出一聲慘嚎，栽跌在地上，再也走不動了。原來蕭原沒有射他的要害，而是一鎗將他的右腿也射傷了，令到他想逃走也不能。而在蕭原射傷王長竿馬龍的同時，兩面牆頭上槍聲大作，有幾個欲想抵抗的匪徒先後慘叫倒地，其餘的一看勢色不對，嚇得慌不迭丟鎗舉手。

這時從前後門亦衝進八名保安隊員來，而且响了幾下鎗聲，大概是前後門守着的匪徒頑抗，但却給衝進來的保安隊員射殺了。兩邊牆頭上的保安隊員亦紛紛從牆頭上翻跳下來，用鎗指嚇着那些棄鎗舉手的匪徒！

而朱克却沒有跳下來，而是慢慢降到牆外的地上，從大門走進來。

原來，他是在外面踏着其餘的保安隊員的肩頭，爬上牆頭的，亦一直站在那些隊員的肩頭上開鎗的。

至此，馬龍王長竿等十多名匪徒，被蕭原朱克等人一網成擒，本來，馬龍是張網欲捕蕭原朱克的，那知却反而成了甕中之鼈，一個也逃不了！

× × ×

被捕的王長竿將一切皆招認了。

原來，馬龍不但勾結了王長竿，也由王長竿收買了隊上的四名貪利的隊員，放火燒隊部的就是被收買的其中一名隊員，自然，那幾名隊員在事後也被擒捉起來。更驚人的是，王長竿還招供，馬龍竟然將那位副鎭長也收買了，怪不得他誇口可以取代苗鐵鋼的職位，因爲那位副鎭長答應過馬龍，在事成之後，保荐馬龍接任保安隊長之職，而馬龍則答應，在當上保安隊長之後，從所得的利益中，分一份給那位副鎭長。

鎭長在得悉此事的全部眞相後，大爲驚怒，立刻下令朱克將那位副鎭長關押起來。

而朱克之突然掩至那間屋宅，是事先與蕭原商議好了的，由蕭原先探虛實並吸引馬龍等人的注意力，令到他們沾沾自喜而放鬆了戒備，朱克則帶領隊員突然掩至接應蕭原，這一下妙着果然奏效，不過，蕭原冒的險也實在太大了。

不過，蕭原却認爲這個險冒得很值得，因爲不但破了一個大陰謀，消除了附近鄉民的一個隱患，也可以將馬龍遞解省城伏法，還可以領取一筆數目不菲的獎金！

（全文完）

鐘聲魅影

齊雲飛傳奇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挑戰難如願

汴梁城內最大的酒樓，喚「慶嘉賓」酒樓，平日雖然門庭若市，但出入的人非富即貴，今日圍在門外的人却包羅萬有，甚至有衣衫襤褸的小乞丐。

人羣散了又聚合，並見路過的客旅都駐足而觀，之後又三三兩兩地交頭接耳起來。

原來樓上窗口挑出一枝布招，布上寫着兩行字，一大一小，大的字以硃砂寫成，小的字則是黑色的，那行紅字共有八個字：

齊雲飛約戰司空業。

小字的字數較多，三月十五，酉時之前，本城鐵塔。

這枝布招就是一封公開的挑戰書，它不但在汴梁的慶嘉賓酒樓出現，而且商丘、洛陽以及鄭州都有同樣的挑戰書出現，是以這個消息立即傳遍中原武林。

齊雲飛雖然略爲人所識，但認識司空業的人便更如鳳毛麟角了。齊雲飛爲何要挑戰司空業？他們有不共戴天之仇？

這又是一個謎，不過武林好事之徒極多，衆人四處打探之下，江湖上便有各式各樣的有關齊雲飛及司空業的傳聞！

這些傳聞有幾成符合事實，沒人去研究，總之人云亦云，已成爲中原武林茶餘飯後的話題，而齊雲飛與司空業傳聞中也成了目前有數的高手！

傳說越傳越廣，「故事」也越吸引人，因此才剛踏入三月中旬，自各處湧進汴梁的人已幾乎使全城的客棧滿座。

趕到汴梁看熱鬧的人，都巴不得三月十五這個令武人興奮的日子早點到臨，人們更期待能提早見到決戰雙方的主角，可惜他們都失望。

× × ×

應約到鄭州

齊雲飛是不是還未來汴梁？非也，他在二月二十七日便已趕到，不過他不是住在客棧，而是住在他朋友鄭學禮家。

鄭學禮是學劍的讀書人，祖籍在滎陽，是當地著名的地主，後來人丁漸多，他叔父便到鄭州開設布莊，接着又開錢莊，遂成鄭州的鉅富。以這般家產，家裏的房舍自然極多，齊雲飛住在那裏，不但外人不知道，就連鄭家門下的人也不知道侄少爺口中的齊兄，便是如今名聞遐邇的齊雲飛。

三月十四，齊雲飛與鄭學禮在書房裏奕棋。半晌，鄭學禮道：「齊兄，你今日棋路凌亂，大大不如往日，這一局根本已不用再下了，莫非是爲了明日決戰的事而心煩？」

齊雲飛哈哈一笑，說道：「非也，此乃是鄭兄新近棋力大進，致令小弟進守失據！」

鄭學禮一怔，問道：「當眞如此？果如斯小弟實該請你喝一杯，以示慶祝！」

齊雲飛一手把棋局掃亂，道：「鄭兄陪小弟到後花園蹓蹓如何？」

「有何不可？」鄭學禮一邊收拾棋子，一邊問：「齊兄，小弟問你一件事，那個司空業的武功眞的很厲害麼？」

「去年臘月你也在揚州瘦西湖石舫上見過！」

鄭學禮道：「在小弟眼中，也不見得他如何厲害，他在岸上飛進石舫，這等功夫，小弟早已見過吾兄使過！」

齊雲飛道：「那只是表面上的，兵書有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對他一無所知……」

鄭學禮截口道：「但他同樣對你不瞭解！」

「他雖然未與小弟交過鋒，但有關小弟的一切，他可以搜集得到，但他的資料在武林中，一片空白！」齊雲飛嘆了一口氣，頓了一頓，才道：「這還不是最主要的……」

鄭學禮長身問道：「最重要的還是什麼？」

話音一落，一個家丁忽然匆匆走了進來，恭聲道：「侄少爺，外面有個叫韓鐵衣的公子要見你！」

齊雲飛想着心事，沒聽到，鄭學禮一時間又想不起韓鐵衣是誰，那家丁又道：「那位公子道，假如公子忘記了韓鐵衣，但一定記得『地瓜』酒與『竹葉靑』！」

鄭學禮驀地記得去歲瘦西湖石舫，他們四位朋友（包括齊雲飛）巧遇韓鐵衣的情景來（詳見本故事集之「胡姬」），當下歡呼一聲，忙道：「快請他進來！」他又轉頭對齊雲飛道：「齊兄，韓兄來探咱們！」

齊雲飛道：「請他到後花園去！」那家丁恭聲應了，快步出去，齊雲飛與鄭學禮慢慢向後宅走去。

鄭府佔地雖不如梅園，但在城內來說，也異常可觀，後花園也頗大，除了一般的花木石亭之外，尚有一座鞦韆，鞦韆上有一玉人，正盪得高興，裙帶在春風中飄揚，似是雲中仙子。

那女子面貌竟然出乎意料地好，更難得的是氣質與一般庸俗的深閨小姐有異。

鞦韆架下尚立着一個綠衣丫頭，手中捧着一盤水果，她遠遠見到鄭學禮與齊雲飛走來，便叫道：「小姐，侄少爺跟他們朋友來了！」

那少女花容一變，忙道：「荷花，快替我拉住！」她放鬆了力道，不敢再發力，荷花把水果放在地上，走到鞦韆後，伸出雙手用力一抵！

不料鞦韆盪力極大，荷花用力又猛，那少女虞不及此，抵受不住震盪，在站板上彈開了去，荷花嚇得作不得聲！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齊雲飛如箭一般射出，向少女撲去，可是他仍然來遲了一步，眼看少女後背即將觸地，齊雲飛尖嘯一聲，袖管如毒蛇出洞般飛去，在少女後腰上一捲，少女驚呼一聲，被帶高四尺，齊雲飛再一步奔前，猿臂輕舒，剛好接住少女！

這些事說來雖慢，實際上疾如閃電，荷花直至此刻才「啊」地叫了一聲，齊雲飛把少女放落地，少女雙腳觸及地面才霍然一醒，醒覺自己被一個陌生的男子抱過，一張臉登時紅如鮮血！

鄭學禮也在此刻才定下神來，忙道：「珠妹，你還不快向齊兄致謝！」

這少女原來是鄭學禮的堂妹，名喚慧珠，聽了堂兄之言，連忙襝衽一禮，輕啓朱唇，說道：「多謝……齊少俠相救，不過……」

齊雲飛落落大方地道：「在下來得魯莽，致令小姐驚慌失足，罪在區區，小姐不見怪，區區已心滿意足矣！」

鄭學禮道：「齊兄對付女子的本事，小弟難及萬一！」

鄭慧珠嬌嗔着說道：「都是你不好，你還敢滿口胡言，看小妹不……不告訴爹爹……」

鄭學禮哈哈笑道：「不是要教訓愚兄麼？嘻嘻，你今日爲何知書識禮起來？九成是因爲有外人在此！」

「小妹沒空陪你胡謅！」鄭慧珠鼻子一皺，道：「荷花，咱們進屋去！」

鄭學禮故意道：「齊兄，我這堂妹恃仗自己是紅衣大娘的弟子，時常欺侮我這個做堂兄的，齊兄，小弟好生沒面子，請你替小弟教訓教訓她，讓她知道天外有天，人上有人！」

鄭慧珠紅着臉啐了他一口，拉着荷花快步入屋，她走得急，恰好家丁帶着韓鐵衣走過來，雙方幾乎碰上，鄭慧珠見又來了個陌生男子，低下頭來忙不迭閃身進入屋內。

齊雲飛與鄭學禮迎了上去，鄭學禮拱手道：「今日什麼風，竟把韓兄吹來，小弟與齊兄正想念着你！」

韓鐵衣道：「小弟性直不懂說客氣話，請鄭兄莫怪，說實在的，小弟乃爲齊兄而來的，記起鄭兄有親戚在此，遂前來問問，不料竟然找着，眞是皇天不負有心人了！」

鄭學禮毫不爲忤，道：「韓兄不必難安，小弟何嘗不知你是爲了齊兄而來的，不管如何，今日都是小弟的嘉賓，歡迎之至！」

齊雲飛問道：「聽韓兄此言，莫非有什麼急事通知小弟？」

韓鐵衣道：「小弟是爲了你明日之戰而來的！」

「哦，未知吾兄有何高見？」

韓鐵衣問道：「你跟司空業有仇？」

齊雲飛沉吟道：「沒有，不過胡姬的事，你自然還沒有忘記！」

韓鐵衣道：「小弟剛從黃龍帮趕來，怎會忘記！」

「他是圓緣收買的殺手！」

韓鐵衣道：「你說眞正殺死潘元濟和黃彪等人的兇手是他？你有證據？」

「沒有。」齊雲飛淡淡地道：「但你莫忘記，他曾在濮陽偷襲小弟一劍！」

「小弟沒有忘記，我還記得當日你說那個偷襲你的人全身都包在黑布之內，只露出一對眼睛，所以你不知道他是誰？」

齊雲飛道：「但他的身裁總沒法改變的……」

韓鐵衣笑道：「身裁差不多的人，天下間不知凡幾，齊兄當然知道！」

齊雲飛道：「小弟上次與你在洛陽分手之後，陪柳三小姐去追柳舞風，後來咱們在鄂北遇到柳舞風，他與『鐵霸王』王無極聯袂欲去飲喜酒……」

韓鐵衣截口問：「是誰的喜酒？」

「『湖中蛟』洪貫石之子與鄂西『飛鳳門』宇文珞珠之女成親，男家請王無極，女家請柳舞風！」齊雲飛繼續說下去道：「圓緣被咱們逮住沒往黃龍帮，那殺手還不知道，所以，仍然不斷在找尋機會下手……」

韓鐵衣緊張地又問道：「他得了手沒有？」

「此人胆子之大，出乎常人意外，你道他在何處下手？就在婚宴中，破窗而下，一劍刺向柳舞風！」

韓鐵衣噓了一口氣，繼續道：「如此看來，柳園主料必受傷，但殺手呢，他難道……」

齊雲飛道：「殺手一擊之後，立即振衣自天窗飛出去，臨走洒了一把鐵蓮子，阻擋追兵……唉，無論如何，此人之武功，胆氣和心智都是上上之選！」

韓鐵衣道：「這也不能證明他與司空業有關！」

齊雲飛立即道：「不錯，直至如今小弟仍未拿到一絲證據，所以我在挑戰書上，不提一字，目的就是希望能在見到他之後……」

韓鐵衣道：「他也不會承認！」

「只要他肯出手，便可以在其武功及身法上看出一點端倪！」齊雲飛道：「此人是使軟劍的！」

韓鐵衣心頭一跳，道：「小弟見過司空業出手，他是使軟劍的！」

齊雲飛目光一亮，道：「這樣便是那個殺手可能性又大了幾分！還有，我相信柳舞風與王無極也會趕來此處！」

韓鐵衣恍然大悟，道：「原來齊兄是爲了柳三小姐而討好她父親！」

齊雲飛臉上一熱，不悅地道：「韓兄此語未免稍爲過份！」

韓鐵衣乾咳一聲，說道：「如此小弟倒要請教齊兄，因何要做這種沒有把握的事了！」

齊雲飛呆了一呆，低頭沉吟了半晌，才澀聲問道：「韓兄認爲小弟不是司空業之敵？」

「不是！小弟認爲你這樣做危險得很，因爲極可能會使你難以下台！」

鄭學禮吃了一驚，插腔問道：「韓兄不是故作驚人之語吧？願聞其詳！」

「你們須知，如今整座中原武林已沸騰起來，他們一心來看你們決戰，而且想知道你挑戰司空業的原因，假如司空業在受你責問之後，而一口否認，並要你拿出證據，你如何應付？萬一司空業不顧而去，你說現在不遠千里趕來此間看熱鬧的人他們會怎樣？」

齊雲飛只覺後背升起一股寒氣，良久才嘿嘿一笑，道：「武林中約戰之事，絕不少見，人家才不會奇怪！」

「但他們都有個理由！」

「假如我告訴大家理由只是爲了切磋武藝呢？」

「這便要看他們的反應了，假如他們接受你們解釋，自然沒有問題，但假如他們不滿意，對吾兄的聲譽便頗有影响了！」

齊雲飛忽然哈哈大笑起來：「齊某做事幾時想到什麼名利，又幾時要受制于別人的看法！」

韓鐵衣道：「小弟是善意的！唉，我認爲你這個決定太欠深思了！」

齊雲飛又乾笑了一陣，才道：「多謝韓兄美意，不過現在已勢成騎虎，不能改變！」

鄭學禮道：「也許韓兄有什麼良策也未定，齊兄何不請教之？」

韓鐵衣黑臉一熱，訕訕地道：「小弟只是替齊兄着急而已，那有什麼辦法？」

齊雲飛問道：「韓兄，你可知道汴梁來了什麼大人物？」

韓鐵衣道：「小弟只知道『雙龍入雲』謝游天、『陰陽扇』陸海生、梅園的梅竹堅和五虎斷魂刀掌門田中郎！」

齊雲飛目光一變，隨即道：「想不到小弟與司空業竟有這等號召力，招引了這許多武林高手雲集汴梁！」他頓了一頓又問：「韓兄，你曾見過司空業出手，覺得他武功比之小弟如何？」

韓鐵衣沉吟了半晌，才道：「那天他只用了幾招，但已殺斃對手，最可怕不是他的武功，而是他那一股殺氣和殺人的本領！」

齊雲飛不服地道：「殺人本領，你何嘗不濟？」

「他那些玩藝兒跟咱們的不一樣！」

齊雲飛道：「如何不一樣？」

鄭學禮道：「齊兄，如今已近午，何不到廳內邊吃邊談，韓兄，請！」

三人來到內廳，鄭學禮吩咐丫頭送上酒菜來，齊雲飛急不及待地道：「請韓兄解釋一下，司空業殺人的本領有何奇特之處！」

韓鐵衣道：「他的一身本領，全是爲了殺人的！」

齊雲飛心頭一跳，道：「所以小弟並沒有冤枉他，有職業殺手，他學的本領才全是爲了殺人！」

韓鐵衣道：「但學了殺人的本領，並不一定要做殺手，正如你所說，你我的武功何嘗不能殺人！」

齊雲飛過了一陣才再道：「韓兄，如果要你跟他決鬥，你有沒有把握勝他？」

韓鐵衣也想了好一會才答他：「小弟不知道，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便是無論誰做他的敵人，都是極其可怕的！」

齊雲飛心頭一懍，只聽韓鐵衣又道：「齊兄，小弟絕非危言聳聽，他應知道我的性格。」

齊雲飛正容地道：「韓兄愛護小弟之情，小弟沒齒難忘！」

韓鐵衣垂下頭，忽又抬高道：「齊兄，你我雖然是……咳咳，但小弟一直視你爲朋友！」

他雖然吞掉兩個字，但齊雲飛自然知道答案：情敵。因爲他們同時愛上江南蘇州杏園園主柳舞風的第三女兒柳擷紅！

柳擷紅並無對齊雲飛表示什麼好感，但她顯然不接受韓鐵衣對待她的心意，齊雲飛於是撮合韓鐵衣與他義妹關笛。只是他還不知道韓鐵衣是否已將對柳擷紅的情意移到關笛身上！

當下齊雲飛立即道：「小弟何嘗不是引吾兄爲知己！」

鄭學禮笑道：「菜來了，來來，咱們邊吃邊談，莫讓菜涼了！」他爲韓鐵衣及齊雲飛各自斟了一杯酒，再爲自己也斟了一杯，舉杯道：「齊兄，小弟敬你一杯，祝齊兄明日凱旋歸來！」

「多謝鄭兄！」齊雲飛一飲而盡。

韓鐵衣也舉杯道：「小弟敬祝齊兄明日那一戰順順利利！」

齊雲飛用感激的目光看了他一眼，道：「小弟決定不提他當殺手的事，只道聽聞他武功高強，要跟他比個高下，反正武林中有不少人知道小弟是個好事之徒！」

韓鐵衣再問：「你明早準備何時去鐵塔等他？」

齊雲飛雙眼閃過一絲燦爛的神采。「辰時！」

× × ×

圓盤似的太陽破霧而出，洒了一地的黃金。

暮春的陽光已很和暖，尤其是今天，不遠千里來看熱鬧的人，太陽還未出來，他們的心便已熱了。

天還未亮，住于汴梁城內東北方的鐵塔附近早已擠滿了期待的人，陽光照到塔尖，人們便不斷轉頭盼望，希望能見到主角。

剛交辰時，後面的人叢中，忽然有人叫道：「齊大俠來了！」

這一叫之後，齊大俠之聲此起彼落，恐怕連齊雲飛聽後也不好意思。

陪齊雲飛來的是韓鐵衣，鄭學禮和鄭家的幾個家丁，他們爲齊雲飛開路。「諸位請讓一讓！」

有人問道：「齊大俠，請問你與司空業有什麼仇恨？」

齊雲飛邊走邊道：「誰說我與他有仇恨？」

「如此齊大俠如何要挑戰司空業？」

「因在下聽說他武功另闢蹊徑，有心見識一下，而且不知他在何處，所以唯有使用這個辦法，諸位幸勿誤會！」

忽然又有一個宏亮的聲音傳來：「齊兄，挑戰的理由眞的這般簡單？」

齊雲飛踮脚向聲音來源望去，發覺說話的是田中郎，心中登時一沉，冷冷地道：「小弟之爲人田兄當知道！」

田中郎道：「田某還以爲你約戰的是我哩！」

齊雲飛道：「對不起，在下對田兄並不感興趣！」

田中郎仍不放過他。「假如由田某向你挑戰呢？」

齊雲飛心頭一沉，隨即道：「不作考慮！」

田中郎大笑。「齊兄不敢應戰的原因是害怕田某？」

齊雲飛也笑了起來。「田兄何必明知故問！」

看熱鬧的人立即動問：「齊大俠，什麼是明知故問？」

「諸位可以問田掌門！」說着已到了鐵塔，齊雲飛道：「對不起在下失陪了！」他雙脚一頓，振衣飛上鐵塔第二層，在簷上換脚吸氣，再飛上第三層……

鐵塔是我國最大型的琉璃磚塔，只因琉璃磚色澤似鐵，因以爲名。鐵塔高十三層，爲前朝所建，至今仍矗立于中原！

齊雲飛到第五層，駐足轉身望下，只見汴梁城已在自己脚下，至第七層，遠望城郊樹木一片翠綠，令人心曠神怡，至第九層，極目望去，遠處一條黃濁的帶子在移動，原來是黃河！

齊雲飛雖曾來過汴梁，却第一次登鐵塔，這剎那間，立足高塔竟有君臨天下之感，忍不住發出一道長嘯，他向四周望了一下，再向上飛躍！

齊雲飛一口氣飛上第十三層之頂，只覺自己舉手幾已可撫及青天，目光所及一片青藍之色，低頭一望，脚下的人羣如螞蟻般大小，春風吹來，衣袂飄動，脅下生風，頓生飄飄欲飛之想！

望及無盡的蒼穹，齊雲飛剛才那股君臨天下的感覺已不知去了何處，不但如此，反覺人類之渺小！

他在塔頂站了一陣，仍不見司空業前來，便在塔簷上坐了下來，下面看熱鬧的人，把脖子都抬酸了，還不見司空業前來接受挑戰，前面那些人索性坐在地上。

太陽逐漸向中央移去，齊雲飛枯坐了一個時辰，心頭逐漸焦急，不知司空業來不來汴梁！

× × ×

司空業來不來汴梁？

他早來了，甚至比齊雲飛還早一個時辰到！當然，他也不會到客棧投宿，而是去大相國寺！

相國寺至今已歷數個朝代，佔地廣而僧房多，一般盤川不多的旅客大多去那裏借宿，今次來汴梁看熱鬧的人，也有不少人住到那裏去。不過司空業獨自住在內殿東閣，況且識他的人極稀少，是以沒人知道！

不，其實最少有一個人知道，他便是

相國寺知客僧總管的弘海和尚。弘海早年到巫山採藥與巫山神姥相熟，他也見過司空業好幾次，不過最近的那一次距今也已七年了，當時司空業還是個少年！

弘海利用職權，安排司空業住在他東閣隣室，司空業三餐都在自己房內進膳，便是在弘海房內，絕不踏出內殿一步！

城內沸騰的情況，相國寺內的和尚自然知道，甚至來掛單的過路僧人也在談論此事，弘海冷眼旁觀，見司空業鎮定恒常，不冷不燥，也不提齊雲飛挑戰之事，使這位老和尚大覺孺子可敎！

三月十五，辰時未過，弘海剛做畢功課回房歇息，便見到司空業端坐在他雲床上，床上置一小几，几上已擺好棋盤。弘海微微一怔，脫口喧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小施主今日還有心情奕棋？」

司空業含笑道：「大師何出此語？」

「施主不去鐵塔乎？」弘海拽起僧袍，盤膝在床上，把那壺白子推到司空業面前。

司空業拈起兩枚白子，在四四路上放落，隨口答道：「晚輩對這等虛名絕無興趣，奚事巴巴地趕去應戰，逐了人家成名的願望！」

弘海也在對角四四路上落了兩枚黑子。「如此小施主又因何來汴梁？不是爲了此事乎？」

「我要來時自會來，與他無關！」司空業在九三下了一子。

「何謂要來時自會來？」弘海在「平位」六三處應了一子。

「晚輩來汴梁一是來探前輩，順道一遊天下聞名的大相國寺；二是看看這七朝古都，也不虛此次到中原一遊！」

「小施主之年紀雖輕，却能看破名利，令人欣慰！」

兩人下得甚快，眨眼間已下了二十多子，看局勢功力悉敵，不易分出勝負，兩人下子的速度逐漸慢了下來。

過了半晌，弘海忍不住問道：「今天來此看熱鬧的施主們早都巳去鐵塔了！」

「此事與晚輩無關，大師不要因此分心！」

弘海呵呵一笑。「他們是爲了一睹施主跟齊施主的風采而來的，豈能說與你無關！」

「但這並非晚輩請他們來吧！」

「老衲認爲你該到鐵塔走一趟！」

「目的何在？」

「叫他們散去！」弘海在「去位」放了一子，道：「假如施主不去的話，他們起碼要在本城滯留幾天，如此對施主將來十分不利！」

「如何不利？」

「日後江湖上難免會傳施主害怕了齊施主，但這並不嚴重，最令老衲担憂的，是恐怕他們會因此而怨恨小施主，這豈不寃枉？」

司空業沉吟了半晌，道：「晚輩一去，齊雲飛還肯放我離開麼？」

弘海呵呵笑道：「憑小施主的涵養，相信有辦法對付！」

司空業苦笑一聲：「正如大師所說，羣情洶湧之下，極可能身不由己！」

「只有小施主立定主意，料齊施主不敢當衆殺你！」弘海道：「老衲是看在令師份上才勸你一塲，小施主若不肯去的，老衲也不敢勉強！」

司空業沉吟了一陣，長嘆道：「大師說得有理，晚輩不爲自己也該爲別人！」

弘海放下棋子，道：「正該如此，老衲在此等你！」

司空業解下軟劍，道：「請大師替晚輩保管，此乃家師遺物！」

弘海雙手接過，目光閃過一絲欣喜之色。「小施主但請放心！」

「大師，還有一事，假如晚輩在鐵塔附近出現，事後要擺脫那些閑人，可不容易，而且晚輩極不想讓人知道晚輩住在此處！」

弘海白眉一掀，問道：「小施主還有何話要說？」

「也許晚輩要到城外暫避幾天，然後再來貴寺找大師！」

弘海道：「老衲不反對，而且敝寺隨時歡迎小施主光臨！」

司空業長揖而退，他不走前殿，向後走去，弘海跟了出去，道：「小施主且慢，待老衲送你出寺。」

「有勞大師！」

弘海帶司空業走後殿，經過藏經樓，司空業目不斜視，弘海道：「此處乃本寺禁地，就是本寺的一般僧侶，未得許可也不許進去。」

司空業笑道：「如此說來，晚輩豈非榮耀之至。」

弘海說道：「咱們又不進樓，何幸之有？」

司空業道：「就算有人進去，裏面的人也未必知道。」

弘海笑道：「老衲還未有資格主持藏經樓，裏面的詳細情況也不方便說。」

「大師可曾進去過！」

弘海道：「自然去過，嗯，不下六十次。」

「去作何事？」

弘海道：「到藏經樓自然爲了看本寺的藏經，小施主對佛學也感興趣。」

司空業道：「若完全沒有興趣，晚輩也不會在貴寺住了這許久！」

說着巳來至寺後圍牆，弘海道：「下次小施主出來時，老衲再跟你研究佛學，嗯，此處巳是寺後了，小施主出了圍牆向東北行便是。」

司空業抱拳道：「大師請回，晚輩告辭！」他轉身頓足，振衣而起，足不沾牆飛了出去。

弘海竚立良久，才喧了一聲佛號回房而去……

× × ×

司空業出了相國寺，並不向北行，反而兜了半圈，轉向西南，那裏有家兵器舖，他買了一柄長劍，然後向鐵塔走去。

鐵塔周圍人羣擠得水洩不通，司空業慢慢擠進人羣，不慌不急，也沒人認得出他，只是一碰到他，便被他彈開，無形中讓出一條路來。

司空業來至塔前，抬頭向上望去，只見齊雲飛端坐在塔頂簷邊，雙腳一盪一盪，狀甚悠閒，但司空業目光銳利看到他臉上焦慮之色頗重，他沉吟了一下，排衆而

出，齊雲飛在塔頂見到，霍地站了起來。

人羣立即沸騰起來，那些失望的臉龐也突然有了神采，齊大俠站起來了，司空業來了。

司空業飛身躍上鐵塔，他停在第三層，面對人羣高聲道：「諸位，在下便是司空業。」

話音一落，人聲喧天，直上雲霄，司空業待塔下人聲稍止才續道：「本來在下不想在此出現，只因爲不想讓諸位無端端浪費了寶貴的時間，是以才勉強來鐵塔走一囘。」

齊雲飛自塔上跳了下來，恰好在此時落在司空業身邊，聞言道：「司空兄此言何意？」

司空業道：「理由很簡單，在下不想跟你比武。」

塔下的人羣又叫嚷起來了：「司空業，你眞是沒種。」

「司空業，你若要做縮頭烏龜的，便該早作聲明，到現在才來放屁，敎咱們白跑一趟。」

齊雲飛道：「司空兄該聽見吧！」

「聽見又如何，這是你的主意，不是我的主意。」

齊雲飛沉吟道：「難道你害怕齊某不成？」

司空業淡淡一笑。「隨你如何說，在下也不動手！」

塔下的人又叫了起來。「司空業，你既然不敢應戰，還來作甚？」

司空業道：「諸位應該明白這件事錯的是齊雲飛，與司空業完全無關。」

齊雲飛道：「司空兄豈無聽見旣來之，則安之之言？」

司空業冷冷地道：「在下與齊兄有仇？」他見齊雲飛搖頭，續問：「那麽齊兄爲何要挑戰在下？」

齊雲飛說道：「切磋一下武學有何不可！」

「若只是這般簡單，何必攪得滿城風雨！」

齊雲飛不由語塞，半晌才道：「若不是用這種方法又怎會迫你現身！」

司空業道：「聽閣下這樣說，好像有人被你利用！」他故意用內力把話迫出去，塔下的人都聽得到。

齊雲飛一怔。「司空兄此話何意？誰被我利用！」

「塔下的人都被你利用！」

塔下的人聲突然停止，靜得落針可聞，一起一落對比太過劇烈，反而產生了幻象，好像到了另一個世界，齊雲飛見塔下的人眼光都望着自己，心頭不由有點驚慌。「胡說，齊某怎會利用人！」

「那麽他們是因何而來的？是誰叫他們來的？」

司空業此話把人羣的視綫由他身上轉到齊雲飛身上。

齊雲飛心頭打鼓，乾笑一聲，道：「在下亦沒有請他們來！」

此話一出，塔下立即爆出一陣怒罵，司空業道：「齊兄，在下來此的目的已經達到，後會有期。」

齊雲飛這一驚非同小可，長劍「嗤」的一聲刺出，攔在司空業身前。「司空兄如此未免不近人情！」

「齊兄認爲小弟不近人情，難道希望小弟與你在此串演一塲比鬥？」

塔下有人叫道：「咱們來此是要看眞打，不是來看你們串演。」

一個破鑼似的聲音接着道：「他奶奶的，你們把咱們當作三歲小孩來玩耍？」

齊雲飛居高臨下，見田中郎也雜在人羣中抿嘴冷笑，心頭一沉，低聲求道：「司空兄，如今你要離去也不行了，勉爲其難吧？」

司空業長笑一聲：「齊兄捅了馬蜂窩，才叫小弟收拾殘局，對不起，在下沒興趣陪你。」

齊雲飛把臉一沉。「現在要走也走不了！快抽劍！」

司空業哈哈一笑，抽出長劍，看也不看一眼，用手飛出，長劍飛向塔下，人羣一陣騷亂，只聽「噗」的一聲，劍刃又插進泥土中。

齊雲飛笑道：「司空兄拋劍也不行，齊某不相信你會束手就戮！」他手腕一抖，劍刃又顫動，嗡嗡作响，泛起幾朶碗口般大小的劍花，緩緩向司空業刺去！

塔下看熱鬧的人立即凝神屏息而觀，都想看司空業如何空手接下此招！

齊雲飛這招去勢雖慢，但後着極是厲害，田中郎、謝游天和陸海生等武功高深之士都暗暗替司空業担憂，也暗中替他設想應付的辦法，塔簷面積有限，若是後退雖能避得此招，但齊雲飛攻勢將趁機破浪而出，司空業空手終難逃一敗，是以他們都認爲司空業會摘下劍鞘應付。

可是結果却大出衆人意料，司空業不但不摘劍鞘應付，而且連退也不退一步，挺胸凸肚含笑面對齊雲飛的長劍。

齊雲飛見狀心頭更是詭異，以爲司空業有甚麽制敵絕招，是故長劍去勢更慢！

那知司空業動也不動，齊雲飛額角沁汗，劍尖在司空業胸前半寸處頓住，司空業臉上仍帶笑，實際上一顆懸起的心，至此才放了下來。

「你爲何不出手？」

「在下早巳說過不陪你玩！」

「爲什麽？」

司空業反問一句：「我爲什麽要陪你，你憑什麽命令我做不喜歡做的事？」

「除非沒有胆量，或者你自認技不如我！」

司空業哈哈大笑，道：「就算如此，又有何妨？事實總不會因爲某一個人的一句話而改變！」

齊雲飛臉色又是一變，冷冷地道：「假如在下把閣下的事抖出來呢！」

「想不到你齊雲飛竟是一個如此卑鄙的小子！」司空業臉不變色地道：「不過在下並無什麽秘密，你若要用誣衊我的手段來達到你的目的，便請隨便吧！」

這次齊雲飛再無話說，只見他身子發抖連長劍也抖動起來，司空業對他發出一瞥充滿敵意的目光，隨即轉身翩翩躍下。

齊雲飛手臂只一動便停住了，任由司空業下塔，司空業下了鐵塔，也不去取劍，抱拳道：「諸位，累得你們白跑一塲，在下心中難安，但此事的確與在下無關，尚盼四方好漢原諒則個！」

塔下的人羣雖然對這個結果十分不滿，但司空業所說極爲有理，只得讓開一條路由得司空業從容離開。

齊雲飛發了一陣怔才跳下鐵塔，人羣立即合攏，齊雲飛堆下笑容，道：「諸位請讓一讓！」

「你累得咱們白白跑了一趟，還想離開！」

齊雲飛含笑道：「在下在挑戰書上並無寫明歡迎觀戰等字，閣下等要來，與在下何干？」

「他奶奶的，這姓齊的強詞奪理！」

「他不是強詞奪理而是說風涼話！」

齊雲飛道：「在下所說屬實，並非說風涼話，而且不戰不是在下，而是司空業，諸位若認爲看不到咱們比武，對你們是一件損失的，那麽請你們把他找來，只要他動手，齊雲飛一定奉陪到底！」

「這不是風涼話，他奶奶的，明知司空業不肯，才故意叫咱們去找他回來！」

齊雲飛忙道：「諸位誤會了，在下只是提議而已，絕無強求之意，諸位若不肯去找他的，別人也沒法勉強！」

田中郎忽然排衆而出，抱拳道：「諸位，在下田中郎與諸位同樣感到失望，不過田某也認爲齊兄對這件事並不需負任何責任！」

齊雲飛向他投過一瞥感激的目光，陸海生輕輕搖動他那柄黑白扇，心中暗道：「田中郎爲何會替齊雲飛解圍？莫非江湖傳聞田中郎曾敗在齊雲飛手中，而齊雲飛事後對該役絕口不提，他感恩圖報？」

韓鐵衣也高聲道：「田掌門說得不錯，齊雲飛若是臨陣退縮，咱們自然不放過他，但他如今不戰而屈敵，乃吾輩中人夢寐以求之事，咱們理該爲他高興，怎能把一切推到他身上？」

他用力把話說出，周圍雖然吵雜，但人人仍聽得清清楚楚，心中都暗自駭然：「齊雲飛果然不同凡响，竟有這許多高手替他說話！」

武林中見風使帆，目光勢利的人本就多，是故紛紛讓開一條路來，齊雲飛抱拳謝了一番，穿過人牆而出，韓鐵衣與田中郎跟在他後面。齊雲飛出了人牆，立即展開輕功，向南疾馳而去，韓鐵衣在後面問道：「齊兄，你去何處？」

「韓兄請在城內等候小弟！」齊雲飛頭也不回地道：「小弟去追司空業！」

韓鐵衣呆了一呆，田中郎輕聲問道：「韓兄，齊雲飛與司空業有仇？」

韓鐵衣搖搖頭，田中郎再問：「司空業到底是何方神聖？」

「小弟也不大清楚，只知道他是巫山神姥的弟子。」

「齊雲飛剛才在塔上與司空業說的話，韓兄知道否？」

韓鐵衣道：「小弟不知道……」他踮脚遠望，齊雲飛已跑得不知去向，他知道追不上，只得問道：「田兄爲何也有此雅興，巴巴遠的來此處觀戰？」

田中郎道：「誰不知本門在袞州，袞州離此並不遠，何況近來小弟一直在河南一帶，倒是韓兄自河北趕來，雅興顯然大過小弟，嗯，上次小弟在河北遇見你與齊兄跟三個和尚糾纏，結果如何？」

韓鐵衣含笑道：「已順利解決！」

「韓兄若無急事，何不到酒樓同飲一杯！」

韓鐵衣不大想與武林人士來往，但田中郎非一般人，頗難拒絕，正在爲難，不料背後有人道：「韓兄，此位英雄既然是你之好友，不如一齊到舍下等候齊兄！」

韓鐵衣轉頭望去，原來鄭學禮帶着家丁追了上來，田中郎見他帶着家丁，顯然是富貴中人，便淡淡地道：「何必麻煩，這附近就有酒樓！」

韓鐵衣道：「此位鄭兄雖非武林中人，但豪爽好客如吾輩中人，小弟如今正在他家作客……」

他本想以此推却田中郎，不料田中郎却道：「既然如此，小弟只好去叨擾一下了！」

鄭學禮大喜，道：「歡迎之至，兩兄請來！」

他們三個回到鄭家已是午飯時候，鄭學禮一邊陪客，一邊吩咐下人治酒弄菜，可是齊雲飛仍久久不見回來，酒菜送上來了，鄭學禮只得道：「韓兄、田兄，咱們先吃吧，待齊兄來了，再重整杯箸，來，小弟敬你們一杯！」

三人喝了酒，韓鐵衣挾了一塊鷄脯放入嘴中，慢慢地咀嚼着。「不知齊兄找不找得到司空業？」

田中郎放下箸道：「假如他們在郊外遇上，司空業可能會答應跟齊兄比武！」

韓鐵衣問道：「田兄，你認爲剛才司空業不肯出手，是生怕在衆目睽睽之下落敗？」

田中郎沉吟了一下，道：「照看他武功該稍遜齊雲飛一籌，他信心不足乃人之常情！」

韓鐵衣道：「小弟的看法與田兄有點不同，我並不認爲齊雲飛一定能取勝！」

田中郎霍地變色，澀聲道：「難道韓兄跟他交過鋒？」

韓鐵衣呆呆地搖頭。「沒有，不過我見過他出手，他殺人的本領，小弟自認不如他！齊雲飛遇上他，絕不樂觀！」

田中郎帶着失望的語氣道：「這場龍爭虎鬥，可惜咱們沒有眼福得睹！」

韓鐵衣忽然放下牙箸，道：「田兄，小弟與你趕出城去看看如何？」

田中郎嗜武若狂，聞言欣然道：「小弟正有此意，韓兄請由南城門出去，小弟走北門，不論有否發現，都到東門外聚首，再決定行止！」

「就這樣決定！」韓鐵衣向鄭學禮抱拳道：「鄭兄請諒！」

鄭學禮苦笑道：「可惜小弟力量微薄沒法助齊兄，韓兄見到齊兄再邀請他回來，小弟作個東，咱們四個好好聚一聚！」

韓鐵衣道：「到時再說吧，咱們若不來，鄭兄便不用等了，下次有機再拜訪！」他與田中郎向鄭學禮揮一揮手，便展開輕功，飛出鄭府！

×　×　×

齊雲飛在街道上飛馳，一口氣奔出汴梁城，只見城外來往的客旅極多，要找人可不大容易，他向南而馳，奔了四五里，找不到司空業，便折向城西。

他一直向城西馳去，忽然發覺前頭一個騎客頗似柳舞風，心頭一喜便追下去。

奔了一陣，氣力漸衰，他攔住一個客旅高價向他買了坐騎去追，仍然保持頗遠的距離？如此追了個多時辰，那馬匹早已不濟，舉步維艱，齊雲飛只得放棄追柳無風，任由馬匹慢慢前進，心中忖道：「任你柳舞風的馬匹如何壯健，也要歇脚，你也要吃飯，除非你折向另一條路，否則我終會追上你！」

到申時，來至一處喚中牟的地方，此處正在汴梁與鄭州之間，商業頗爲繁盛，尤其是茶肆酒樓，更是五步一閣，十步一樓。此外，賣馬的，賃車的等等客旅遠出的必需品，都可以買得到。

齊雲飛把劣馬賣了，改買一匹長程健馬，然後拉着馬在街上漫步，每過一飯館必駐足而觀，此時午飯時間早過而晚飯時間又未至，是以店內食客十分疏落，一眼望去清清楚楚，都不見柳舞風在內吃飯。

齊雲飛心中自怨自艾，暗道：「我追他作甚？他女兒若是對我有意思的，我又何須巴結她父親；若他女兒不喜歡我，我利用她父親的壓力，得到她的人，得不到她的心，也是枉然！」

他來到一家最大的酒樓外，發現柱子上拴着一匹白馬，似是柳舞風的坐騎，齊雲飛把馬兒交給小二：「好好上料！」他快步走到樓上，只見樓上只有四五個食客，其中一個穿銀袍的正是自己追踪之人。

齊雲飛信步走了過去，他要假裝自己是無意碰上對方的，是以待經過銀袍人後才轉過頭來，目光一及；齊雲飛登時怔住了，因爲此人根本不是柳舞風？

那人年紀約四十，身裁與柳舞風相仿，加上那一襲銀袍和白馬，才使齊雲飛產生誤會，其實此人臉目雖然端正，但眉宇間却有一股猥瑣之色。

這刹那，那漢子也剛好抬起頭來，與齊雲飛打了個照臉，只見他臉上帶着笑意，道：「齊大俠也來此打尖？」

齊雲飛一怔，脫口問道：「閣下認識在下？」

那漢子笑道：「齊大俠近來名傳中原，不知道的，除了婦孺之外，只怕鳳毛麟角！」

齊雲飛道：「但他們只知道在下之名，可認不出在下，閣下一眼便認出……」

那漢子哈哈一笑。「今早在下在汴梁鐵塔下見過齊大俠！」

「原來如此！」齊雲飛覺得此人見到自己時完全不覺詫異，生似一早便知道自己會跟上他般，不由有點奇怪，便抱拳問道：「請恕齊某眼拙，不識尊駕大名！」

那漢子長身而起，也抱拳道：「有勞齊大俠動問，在下徐立洲！」

齊雲飛雖覺此名甚是陌生，但他仍說道：「久仰，徐兄匆匆離開汴梁，欲去何處？」

徐立洲道：「齊大俠何不坐下共飲一杯？」

齊雲飛略一考慮，便欣然答應，拉開椅子坐下，徐立洲立即呼來小二，再點了一壺酒，兩個小菜。「齊大俠，菜還未涼，來吧，不要客氣！」

小二乖巧，不待吩咐便送上一副杯箸，齊雲飛斟了酒，擧杯道：「萍水相逢，能得徐兄如此厚待，在下感激之至，來，在下借花敬佛，敬徐兄一杯，祝徐兄一路順風！」

徐立洲道：「在下也敬齊大俠一杯，祝齊大俠戰無不勝！」

兩人同時把酒喝乾，齊雲飛道：「天下間能人極多，況且情況不斷變化，長江後浪推前浪，豈有戰無不勝之理！」

徐立洲哈哈笑道：「總之在下希望齊大俠能長勝，最少也不能輸給司空業！」

齊雲飛目光一亮，忙問：「閣下跟司空業有仇？」他擧箸去挾燒魚，但眼光却不離徐立洲面上半刻。

徐立洲淡淡地道：「在下根本不知道司空業是何許人也，今午才在鐵塔下見他一面！此人沒種得很，你若輸給他，大家都會覺得沒面子！」

齊雲飛把魚送進嘴裏，發覺菜還熱，心中升起疑雲。「他的馬快起碼比我早半個時辰入城，而我進了城之後還去買馬配鞍，花了不少時間，這菜爲何還不涼？」

徐立洲也挾了一塊魚肉放進嘴裏，邊吃邊道：「在下在此處有一位親戚，剛才送了一些禮物到他那裏，他本要跟我吃飯，但他們不是武林中人，說話不投機，寧願來此獨飲！」

齊雲飛心中暗道：「他的話不知能否可信！」當下問道：「徐兄尚未答在下的話，你今欲往何方？」

徐立洲道：「在下要去鄭州！」

「徐兄在鄭州有家眷？」

徐立洲轉頭回顧，隨即壓低聲音道：「實不相瞞，在下是幹這個爲生的！」他設着伸出一隻手來做了一個攫取的手勢。

恭賀新禧

武俠世界出版社仝人鞠躬

齊雲飛哦了一聲，心想：「難怪他不類正人君子！」不過武林中對這種幹偷摸勾當的人，並不太厭惡，除非那人欺善怕惡，假如他向富有之人下手，更沒問題，而事後若拿出一些來濟貧，就更加理所當然，刦富濟貧——當然絕大多數的武人，甚至是所謂的大俠也是如此，既濟別人之急，也濟自己之貧！

說着小二送上酒菜，齊雲飛見他跟自己交淺言深，對他印象略改，乃笑問道：「徐兄在鄭州找到下手的對象？」

徐立洲道：「是的，所以匆匆趕去，齊兄，你有興趣沒有？月初新鄭（在鄭州之南）那裏發生了一場火災，毀了數十戶家園，弄一些去救濟他們，也不枉咱們學了一身武藝！」

齊雲飛肅然起敬，道：「原來徐兄是爲了災民而去的，但不知徐兄找到什麼羊牯？」

「鄭州的梅宣孝，齊兄聽過沒有？」

齊雲飛搖頭。「不知此人如何？」

「他有個外號叫『鐵公鷄』，這是他家的長工替他起的代號！」

齊雲飛呆了一呆，問道：「何謂『鐵公鷄』？」

「所謂『鐵公鷄』者，一毛不拔也！」徐立洲道：「總之向此人下手，絕對不寃！」

齊雲飛爲他斟了一杯酒，舉杯道：「在下謹祝徐兄馬到功成！」

「剛才齊大俠已祝在下一路順風了，此事亦望順利，是則災民有福矣！」徐立洲道：「這頭羊牯太大，在下生怕吃不下，如今有齊大俠在此，當可解決一切！」

齊雲飛對此人仍不能盡信，一時間決定不下，徐立洲到底閱歷豐富，辨言鑑色之下已揣摸到幾分，當下誠懇地道：「齊大俠假如對在下不能盡信者，事後把所得全交由你去災場發放，只要你拿出三十分一給在下作酬勞就行！」

「什麼酬勞？」

徐立洲乾笑一聲，道：「齊大俠不是剛出道吧？咱們要下手得財，也該花費時日心血做踩綫及調查的工夫，嘿嘿，咱們總不能不吃飯吧？再說三十分之一絕對不多，齊大俠大可以多拿一點！」

齊雲飛輕咳一聲：「齊某還有盤川，不必計算這些！嗯，在下答應你要求！」

徐立洲舉杯道：「齊大俠，來乾一杯，祝咱們馬到功成，合作愉快！」

齊雲飛一飲而盡，道：「天色已不早，咱們上道吧！」

徐立洲立即召小二算帳，兩人出了酒樓，翻身上鞍，揮鞭催馬向西馳去！

從中午到鄭州約六十餘里，兩人路上不斷揮鞭，恰好在關閉城門之前趕到鄭州，徐立洲道：「齊大俠，咱們先去飽餐一番，再去做買賣！」

齊雲飛道：「不，你先帶我到梅宣孝府邸附近走走！」

徐立洲一口答允，在前帶路，過了一陣，來至一座府邸前，果見門店燈籠寫着斗大的梅字，牆高院深，一望而知，主人必是富貴中人。齊雲飛在周圍走了一趟，不見有什麼異處，便放心與徐立洲去吃飯。飯後兩人先找了家客棧歇下。

到二更，齊雲飛去敲徐立洲的房門，徐立洲下床開門，道：「齊大俠你太緊張了，這時候去時間還嫌早！」

「先研究一下，你不是說作了調查，又去踩過綫麽？在下想早點知悉情況，免得屆時有意外時，沒法應付！」

徐立洲笑道：「齊大俠就算不說，在下也要告訴你！」他由懷中取出一幅畫來，一望便知這是一座府邸的地形分佈圖，徐立洲詳細解說：「咱們到梅宣孝書房去，因爲古董在書房，而價值較高的東西也是放在那裏！」

「擺在架上？」

「在暗櫃裏，在下已買通了梅家的一個丫頭，知道開關的方法！」

「梅家護院多不多？」

「不少，不過不會沒辦法應付，尤其有齊大俠，還有什麼困難？」

兩人又研究了出入方向，徐立洲才把地圖收起；齊雲飛心中暗道：「這斯若騙我的，便一劍取他狗命！」回心一想，他騙自己作甚？大不了是利用自己的武功，達到竊取古董的目的，但他答應把贓物交由自己保管，那還顧慮什麼？

街角傳來三更的梆子聲，兩人換了夜行衣，穿出客棧向梅府進發。徐立洲武功雖未能登堂入室，但身手十分輕靈，否則也幹不了這一行！

齊雲飛怕徐立洲使詐，握着他的手，自梅府的後牆翻上去，牆下是後花園，不見有人，兩人輕輕跳下，忽聽假山後有人低聲喝道：「誰！」

（未完·一）

本人現付上　銀行支票壹張HK$　訂閱武俠世界
年共　期，請由第　期起按下列地址郵付是盼。
姓名
地址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湖海恩仇錄

金玉明·文
可飛·圖

湖海雙英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杜萬里蒙受寃獄，在落魂溝幾乎掉了魂，幸好皇恩大赦，改爲終身監禁，害他的人是桑鎭宇的兒子桑彤也遠走高飛，捕頭緝盜遇難喪命，既無仇家，他才越獄走脫。時光一幌十八年，他也銷聲匿跡……而師兄隋光華已成名立業，爲武林之尊，白道英雄，無不敬仰，只有黑道「烏家帮」作對，隋光華的「劍堡」曾三次約會，都遭到拒絕談判，最怪異的是烏家帮主的廬山眞面目，黑白兩道都無從識判，隋光華只好耐心等候，他壽辰那天，忽然來了他師兄杜鵬程——萬里，因口角與他妻舅、岳父二人動手，打傷他們，隋光華等人起了疑心……

劍堡遭屠殺　武林傳臭名

話聲中，隋光華退出上房，信步到了花園，立於園階中，仰觀已將漸現曙光的長空，心頭不知想些什麽。

突然！隋光華聽到一絲極爲微弱的聲音，他並沒有挪動，也沒有去掃視聲音傳來的地方。

他心裏明白，有人來了，這人是有心傳出聲响，使他聽到，因爲這人如果輕身功夫到達不了絕對無聲的化境，很難僅僅傳出這樣細弱的微响，對方既是有心叫他聽到，他是用不着不大大方方的靜靜等待的。

何況別看他對千百賀客漫不經心，其實誰也沒能逃過他的暗中注意，千百賀客中，他認定只有一位能夠懷具如此超絕的輕功，是那個人的話，他更不必移動和找尋。

事實證明他沒有料錯，來人已停步身後五尺，他不等來人開口，已含笑道：「二弟也難入夢？」

來人果是杜鵬程，聞言走平相齊隋光華肩頭地方道：「小弟看到大哥來到園中，特來相陪。」

「二弟，時地雖異，愚兄心情却仍似相隨恩師時一樣，你呢？」

這話一語數關，杜鵬程當然明白。他嘆息一聲，道：「小弟不像大哥那樣洒脫。」

這話也等於答復了隋光華，他多多少少改變了一些。

「二弟，愚兄找你多年，你可知道？」話聲乍止，隋光華也嘆息一聲道：「相信你是知道的！」

「是，小弟知道，只爲相見不如不見，大哥，恕我故作不知沒來問安。」

「過去了，何不任它過去，那未來的日子，才關緊要，二弟，能放手嗎？」

「大哥，你說小弟能嗎？」

「是很難，正像愚兄一樣，只是這樣下去，結果將是不堪想象！」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自從初次伸手管下程大姑的事情，就像事情永遠纏腿似

的，管個沒完，終於……呃！」

「聽說你曾被陷入獄，後來……」

「我走了，但是案底永在，我已經成了個難見天光的無辜人犯，所以……」

「二弟，事情不晚，由愚兄出面，有把握洗清當年身被誣陷的事，仍然能還二弟一個清白！」

「晚了，大哥，這話如果在當年獄中說，小弟是感激不盡，也不晚，現在……大哥，就算能還小弟當年的清白，如果有人挑逗起近十年的事情，大哥，誰又能帮得了忙？」

「仍然有辦法的，愚兄願意承担一切，事後你我兄弟家人，重返恩師座前，建屋營種，樂待天年……」

杜鵬程笑了，道：「大哥，你能棄捨『劍堡』主人的尊位，小弟深信不疑，而小弟也能指令繼承人選，從此退出江湖，只是那並不能改變黑白兩道的敵對，甚或遠過今日的恨仇，何況有多少人不能承諾大哥就此而去，所以說大哥，那不是一條通道！」

「二弟，看來咱們兄弟，已無法避免直接表明身份了，二弟你當眞是『烏家帮主』？」

「不敢隱瞞大哥，小弟不以杜萬里這名賀壽，改以杜鵬程落名，就爲不使大哥爲難！」

「烏家本已傳令，日昨刧取『三環』巨金鏢車，後竟突然撤人放行，是二弟的意思了？」

「在大哥壽慶時期，小弟不能允許有妄行舉動！」

「二弟，五日後，江南八家鏢局聯保的無數珍寶私貨，就要經過愚兄劍堡，據說走鏢前數日，已接二弟『黑帖』示警，聲明如果接下此鏢，中途必將出事……」

「大哥，小弟已經給他們留過機會，現在已是弓在弦上！」

「二弟肯聽愚兄一言？」

「大哥訓示就是。」

「放過他們，他們八家鏢局是被迫而行，身家性命皆已操諸人手，鏢若平安送抵京中，愚兄敢代彼等承諾，今後絕對不再保送官府托送的任何物件！」

杜鵬程，也就是杜萬里，他雙眉緊緊鎖起，沉思多時，一仰頭道：「大哥可知這些東西是誰保送的？」

「當然知道，是吳三桂這個狗奴！」

「好，家鄉兵禍，父母死難，你我失所，這是誰的恩賜？」

「二弟錯比此事，愚兄當然知道這個道理，但八大鏢局，業已上了賊船，立有血約，局主及鏢師們的家小，皆爲當地官府請進後堂，明是照拂，實則監管，鏢若丢失，人皆死數，二弟，愚兄請你放手，並非甘願放過吳賊呈獻他主子的這些東西，而是爲了百餘無辜的性命！」

「大哥，小弟黑帖投進，早過吳賊的『禮命』，他等爲何仍然承保！」

「二弟問的好，他們開設的是鏢局，營業就是代客保送物件，吳賊召彼等相談時，他們皆曾謝拒，吳賊說過，不保可以，八大鏢局即日收市，因爲既不保鏢，不容虛設鏢局而犯『武禁』，八大鏢局無奈之下，才被迫接承……」

「大哥要小弟怎樣放手法？」

「愚兄已知二弟部屬，部份追隨鏢車不捨，步步追踪，部份埋伏前途，設下陣式，只聽二弟一令，立即動手，祈望二弟能即下令諭，暫棄追躡和阻刧，愚兄承諾於事後令八大鏢局設宴致謝。」

「大哥，官府中人刁滑奸詐無比，有此一必有彼二，今後誰能保證，八大鏢局不再甘受威脅？不再保送官銀？」

「這點二弟放心，愚兄即刻會和八大鏢局相商，着令他們早作打算，遠離吳賊勢力圈內。」

杜萬里已有了決策，頷首道：「小弟答應大哥了，不過這要小弟親自走上一趟，但大哥承諾的事情，也請辦到才好。」

隋光華臉上的愁雲，一掃而光道：「二弟放心，速去速囘，愚兄當捧酒恭待，其他不須掛懷。」

× × ×

杜萬里一笑而去，他離開劍堡的時候，天色正好現金霞，似乎象徵着事端美好而祥和。

× × ×

距劍堡三十里的官道上，時爲清晨，八大鏢局包括局主及一流鏢頭計三十二人，趟子手八名，押保着僅僅一輛四馬巨大的鏢車，目的地是劍堡，因爲業已到了劍堡主人壽慶的正日子。

不久前，他們正和一騎飛馳而交錯過去的快馬，走個迎面，那馬快到似若電掣，他們竟沒有看出馬上人的樣子和衣着，更不知那人正是他們的追命無常。

杜萬里和八大鏢局的人交錯而過時，心頭泛起一陣恨怒，八大鏢局看似是順道祝賀隋光華壽慶而來，實則是要拖隋光華下水，也就是說，他們找到了一個有力的靠山，要依靠着隋光華渡過一次必死的難關！

杜萬里已答應過隋光華，這次放手，所以心頭雖然泛起怒火，仍未停騎，尤其是他知道，手下的「天踪」十六騎，必然已追躡而到，即將途遇。

果然，他又飛馳了不足十里，業已發現手下「天踪」十六騎中的老么，「追風無影」天十六的人馬影子，他停騎路中，相待人到。

天十六遠遠已發現了杜萬里，可惜他並不認識杜萬里，這話說來够怪，其實却很容易解釋，杜萬里不論是在帮中或帮外，除掉三五份屬「烏家」死黨的親信外，誰也沒有見過他的眞正面目，天十六僅僅是「烏家」門中二流角色百數十人的一個，自是認不得現以眞正面目阻路的帮主。

不過有人阻路，天十六立即應變，在遠隔五六丈地方，已放慢坐騎，三丈時停蹄凝目，並不開口，但全身勁氣力道業已提聚，任何突變亦能應付，這正是杜萬里平日傳敎部卒對敵要件之一。

不開口自然不會走神，是精神貫注的要務，凝目視敵，不畏暴出突然的任何襲擊，如是本身已立不敗之基。

杜萬里滿意的點點頭，慢催將坐騎近隔丈二時，停蹄說道：「其他的人呢？什麽時候可以到？」

天十六仍舊不開口，但那持緊的左手和鬆垂着右手的衣袖，已微微拂動膨脹，

杜萬里笑了，說道：「不能怪你認不出我來，天十六，這是『墨皇獨絕』在跟你說話！」

天十六的神色陡變，才要下馬，突又中止，愕然而深深疑駭的看着杜萬里。

杜萬里一笑道：「帮中弟兄能見到我眞面目的，你是第六個人，記住，不准向外人道及！」

話聲一頓，杜萬里只是向身後略以觀望，再轉對天十六時，杜萬里霍然已成了「烏家帮主」，天十六這次毫無猶豫，滾鞍下馬拜於地上。

× × ×

正中午，一片密密的黑松林內。

杜萬里召集到這次派出躡鏢車的一干手下，是「天踪十六騎」、「天殺十二星」、「天風三奇」和另兩位一叫「烏天老」一叫「烏天翁」的兩大護法。

杜萬里示諭部衆從即時起，在沒有接到他親口令諭或代傳的「墨玉」令前，不得下手刧八大鏢局的鏢車，那怕是任由彼等安抵京師，也不准妄動！

「天殺、天踪和天風」等手下，無不恭敬應命，烏天老却殘眉一挑道：「老漢敢請帮主指示，這究竟是爲了什麽？」

杜萬里冷冷地目光掃過烏天老道：「是帮規抑或是慣例，本帮主的令諭還要再加解釋？」

烏天老狀極恭順道：「帮主恕罪，老朽只是因爲此行業已勞師動衆，如果中途歇手，恐怕有碍本帮聲譽！」

杜萬里哦了一聲道：「莫非本帮此次的安排，消息業已走漏？」

烏天老一呆，不知該如何答對才好，烏天翁知道「走漏消息」的罪名有多大，生怕烏天老答錯了話，立即接口道：「帮主萬安，本帮行動的消息，怎會洩露，天老賢弟之意，是說凡屬我帮指揮的江湖各門，事前皆已接獲我帮令諭，着令嚴密監視八大鏢局這次行鏢的一切，如果我們中途收手，他們勢將疑畏不安！」

杜萬里冷冷一笑道：「你確是要比天老會說話的多，這不是問題，本帮僅僅是要他們注意對方，並未示諭本帮有出手刧取之意，至多由你再傳下一道令諭，示知彼等不得妄自出手即可！」

烏天翁道：「屬下謹遵令諭，不過屬下聽說，這次刧取此鏢，出於本帮前『烏家八族』的公議，只怕『八族』等已傳下『烏木族令』，如此除帮主親臨動手當地阻止外，他人難以爲力！」

杜萬里又一聲冷哼道：「這難不住本帮主的，立即傳諭囘去，八族不得妄動，再諭示手下，三日內不得刧鏢，這話你聽明白了沒有？」

烏天翁掃了烏天老一眼，低身道：「屬下聽明白了，就去辦！」

「很好，」杜萬里接着又道：「日以響箭，夜傳燈號，限時十二時辰，將諭令傳佈囘去，誤時誤限因而誤事，莫怪本帮主將以帮規從事！」

烏天翁和烏天老，同聲恭應。

杜萬里冷冷地又問道：「還有什麽要我告訴你們的嗎？」

烏天翁硬着頭皮道：「帮主既有放過這次紅貨鏢車之意，請示屬下等應靜待其他諭令，抑或就此囘程？」

杜萬里略一思忖道：「暫待諭示，等待接得『烏木族令』後，可着『天風三奇』老大，親自向我禀知，那時你們可以立即囘程。」

烏天翁恭應着，杜萬里揮手向「天殺十二星」，道：「爾等立即改換衣着，以眞正面目隨我赴會劍堡！」

烏天老忍不住揚聲叫道：「帮主，且慢！」

杜萬里雙目中射出寒光，道：「什麽事？」

烏天老道：「本帮『天殺』一組，例爲行動之用，祖傳帮規是永不現露形踪面目，祈帮主明察！」

杜萬里冷笑一聲道：「祖規也是人所創立，如今已非昔比，烏家帮已不能永隱幕後，必須磊落光明的明建門戶，所以自即日起，『天殺』一組將爲本帮主之護衛，並須皆以眞正面目現身人前！」

烏天老一咬牙，沒有吭聲，烏天翁以商量的語氣說道：「這事情太大，帮主可能在返帮後召集族人時提出，然後再爲更改？」

杜萬里一字字威嚴而鄭重的說道：「不必，還有話嗎？」

事情到此地步，烏天老和烏天翁，自是不能開口，以搖頭作答，表示已經沒話可說。

杜萬里再次揮手，「天殺十二星」立即隨行於後，撥轉馬首，如飛而去。

烏天老目送杜萬里去遠，恨聲道：「天翁，他變了！」

烏天翁道：「早就變了，這要怪當年老大，如今你我難以爲力！」

「不然！」烏天老冷哼一聲道：「走，我自有辦法！」

他倆領率着其餘的人，遠出松林的另一端，疾馳而去。

× × ×

篝火三五，阻不住如水的夜涼！

圍火人圈，一共三處，三處互距五丈，靜悄悄雅雀無聲！

再仔細看，在互隔五丈品字圍火的三處人圈外，約二十丈寬廣的一個極大圓圈，是人靠人臂的坐定難以計數的黑衣人，烏家門衆已傾巢而出，在烏家八族「烏木族令」調集下，來到相隔劍堡僅有五十里的山野，靜待族令上諭。

剎那，正中的三五篝火集堆一處，火光立即闊展許多，那品字形的三個人圈，也圍成一堆。

烏家門衆人人明白，決策就要傳佈下來，更已料到是個震動天下武林的決策！

族令上諭秘密而迅速的傳開，盞茶光景，烏家門衆皆已接獲令諭，他們誰也不必和誰招呼，各歸各隊，各有各責，轉瞬間最外的千百人影，皆已散盡。

正中的大人堆，又分作了三處，突然那位於品字最上一處人圈中，有人沉聲喊道：「有請天踪老大和老么！」

另一個圈中立刻閃出兩個人來，幾步已到了正中的人圈外。

剛才喊話的人，時巳自地上站起，火光照明下，看出是烏天老。

烏天老目光盯注在天踪老大和老么身

上，冷冷一笑道：「事已緊急，所以老夫不能不直接了當的說明召喚兩位的原因，剛才有族老提出，對兩位難以信任，兩位怎麽說？」

天踪老大心頭一緊，目光示意天踪十六後，激動的說道：「敢問是那位族老提出此疑，可有什麽憑證證明本領隊不堪信任？」

烏天老沉聲叱道：「就憑你這句問話，已足證實心懷異志而有餘！」

天踪老大也正是天踪一隊的領隊，他話聲也轉為十分不服的抗聲道：「只怕是天老你要借刀殺人吧？」

烏天老陰森的一笑道：「有人提醒老夫，說你們是杜萬里的親信，難道這是假的。」

「烏天老！」天踪十六怒叱道：「你好大胆子敢不以帮主相稱，直道名姓？」

烏天老嘿嘿的陰笑着，道：「適才族議，已經推翻了杜萬里放棄刦鏢的亂命，你們也曾參加，莫非耳朵有了毛病，沒聽清楚？」

天踪十六冷冷的一哼道：「現在仍然當着傳佈族令的族老，烏天老你可以問上一句，推翻帮主諭令是有的，可是沒人說過罷除帮主的尊位！」

烏天老聳肩邪笑道：「老夫說你等是那杜萬里的親信，現在又有了證明，並且更已證實你倆並非烏家出身的門下，凡我烏家中人，皆知道祖規所定，帮主之議如遭族令推翻，也就是宣佈這個帮主已被罷除。」

天踪老大目光掃向傳令族老烏天成道：「請問果是如此？」

烏天成輕蔑的一掃天踪老大，冷笑着說道：「不假，並且也等於宣佈了杜萬里的死刑！」

天踪老大已知自身將要立遭慘死，故作出駭然之色轉向天踪十六道：「老么，這就不怪烏天老直稱帮主名姓了，老么，人貴相知，儘管杜帮主下塲可想，但我們仍是烏家帮的門下，杜帮主的令諭，被人加以『亂命』二字而摒棄，反之，我們也另能摒棄另一亂命，所以老么，這裏的事由我來，你快去！」

烏天老等人，剛才沒聽出天踪老大話裏有話，等聽出不對的時候，天踪十六已飛身而起，一射十丈而去！

天踪十六騎，是烏家帮主經杜萬里親自挑選而傳授的門下，其他功力技藝或許難敵同門中人，但輕功却高超過同門多甚，當烏天老頓足而起的時候，天踪十六早已遠出數十丈外，追已無及！

天踪十六雖然逃去，可是天踪老大已被烏天翁和烏天成等圍起，天踪老大撤劍而攻，僅僅十合，已被烏天老擒住，點封了穴道扔摔地上。

天踪老大人雖被擒，却暗覺奇怪，天踪十六已逃，必然是飛奔劍堡，向杜萬里告警，按說烏天老等人應該立令手下飛騎追殺才對，那知烏天老等人却若無其事，更沒傳令追捕，使天踪老大忐忑不安。

適時，烏天成突然開口道：「差不多了，我們也要快些接應，否則若有失誤，慘敗的只怕不是劍堡了！」

天踪老大並不傻，所封穴道也不碍出聲，這時業已由烏天成的話中，明白自己和天踪十六上了當，立即厲聲喝道：「你們好惡毒的心腸，算盤打的太過如意，天踪十六未必是逃向劍堡！」

烏天老時已聽出天踪老大想明白了一切，哈哈大笑道：「四外皆無逃路，老夫早有準備，只給他留下劍堡這條活路！」

「烏老狗！」天踪老大罵道：「就算你說的對，天踪十六也未必能叫開劍堡的大門！」

烏天老一聲陰笑道：「這你不必掛心了，劍堡一向是不關大門的，老夫放走天踪十六，是另外別有安排！」

「別有安排？」天踪老大不由心驚胆寒的吼道：「說，是什麽安排？」

烏天翁在旁嘻嘻兩聲道：「告訴你有什麽關係，你已是死定的數，我們早在天踪十六身上施了手脚，他會平安進入劍堡，也會見到杜萬里和隋光華，那時天踪十六已非天踪十六，而變成我們烏家門的蟲神，當三聲巨响傳出後，他立即血身自炸，劍堡……」

「狗養的！」天踪老大一聲斷喝，拚力起身，烏天老右足暴抬，已踢中他的心口，人被踢飛五丈，落地時業已狂噴鮮血不知人事！

烏天老踢飛天踪老大，立即揮手道：「成老說的對，接應要快，走！」

他們像陣旋風般跨馬飛馳走了，五丈外，那一片腥紅的血地上，搖搖幌幌地爬起了本是死數的天踪老大。

天踪老大不是曾被點封了穴道嗎？不是應該無法挪動嗎？何况烏天老那一脚，是提聚了七成內力踢出的，又是兜心踢中，怪哉他竟然沒死，並且還能掙扎爬起，是什麽道理呢？

這當然有他的原因和道理，只是目下一連串好戲登塲，看下去吧，到時候保你恍然大悟。

× × ×

雖然他沒有騎着馬，雖然他是從五十里外奔跑來的，但他眞快，快過了世上任何的寶馬龍駒！

他！天踪十六，終於在四更以前跑到了劍堡。

隋光華的壽慶，過了，剛剛過。但是酒宴尚未收拾，因為人太多，太熱鬧，侍役人丁來不及收拾乾凈。

大半的賀客，全回到賓館安睡了，他們準備天亮告辭主人回程。

近百位賓客，是不準備再睡的，在賓館大廳中閒話天地，反正再過個半更次天就亮了，江湖人武林客，雖說日日天南，夜夜地北，但能相逢一堂而無所爭執的把臂夜談，只怕十年難有一次，何况主人備有瓜菓香茗宵夜妙品，暢敍無間，正人生偷得半「夜」閒的趣事！

另外有十二位佳賓，這時已被請到內堡的「暖閣」中，由隋光華親自相陪，邊飲邊談，談着幾件大事。

大事之一，是隋光華當衆無秘而坦誠的，重新給大家介紹他的師弟杜萬里，說明了杜萬里的身份，烏家帮帮主！

佳賓無不震驚，包括少林寺的木木監院，丐帮刑堂長老鐵心石，泰山劍派掌門人程棟，朝陽堡主李三冬，胡暢及八大鏢

局四位代表人，另一位一身重孝的少年，更是虎地起座！

隋光華目光轉向少年，誠摯的說道：「霍家兄弟請坐下，不必激動，你的事我曾問過杜師弟，稍待杜師弟必有令你滿意的答覆。」

霍姓少年那張本已蒼白的臉，寒冰如鐵，道：「晚輩着實心急，可能先請杜帮主答覆一句，事情是不是烏家帮幹的？」

杜萬里並沒有起座，目光罩定霍姓少年道：「要答覆的話，就把這件事情由根至源弄個明白，霍老弟願意嗎？」

霍姓少年霍飛雲，是武林有名的「彈指神通」霍六絕的獨子，霍六絕是劉玄的盟弟，因此論霍飛雲的身份，和隋光華應是平稱。

劉玄先時令翁三泰領率劉秉烈到劍堡，正因接獲霍六絕傳書，內云途遇可疑人物，料係強仇，請劉玄接應。

劉玄去了，但去晚了，霍六絕雖有六絕之技，仍不免慘死中途，只有霍飛雲一個幸逃大刦，為劉玄所救，始知下手強敵為烏家帮中殺手！

如今隋光華坦述杜萬里的身份，霍飛雲再難忍耐，杜萬里的奇特答覆，越法使霍飛雲憤恨，立即沉聲道：「此正在下所願，杜帮主請講！」

人不自私，天誅地滅，八大鏢局的四位代表之一，那位「三環奪魂」索彤，此時突然插口說道：「霍老弟，事有先後，可能先容老朽和杜帮主談妥八大鏢局的事情？」

霍飛雲搖頭道：「索前輩恕罪，小侄喪父毀家於前，而貴八大鏢局的鏢，如今還完整無缺的在劍堡中，小侄愚蠢，實不解八大鏢局現在就和烏家帮談什麽勁！」

別看霍飛雲年輕，這幾句話却勝過老江湖，竟說紅了索彤的老臉。

另一位鏢局代表，八方鏢局的局主「金棍震八方」方子玉，此時冷冷地接話道：「霍朋友，話不是這麽說的，不錯，霍朋友尊人不幸的事，是在前，但是商同隋堡主，此時此地要和杜帮主開誠一談的，却是我們八大鏢局，所以……」

霍飛雲突然接口道：「好，在下就先讓貴鏢局談，只怕『與虎謀皮』，一塲空談！」

杜萬里笑了，笑着對索彤和方子玉道：「兩位放心，有關八大鏢局這撥官家紅貨的事，杜某已經把重點稟陳過隋師兄，敢說不是壞消息，所以煩請兩位稍待，容杜某先和霍小友解決了雙方事務可好？」

索彤老江湖，聞言知意，立刻答道：「恭敬從命，杜帮主請。」

霍飛雲似乎看不慣這些，臉一扭，冷哼出聲，不過索彤等人沒理會他，當然就不會引起爭執！

杜萬里臉上仍舊帶着笑容，對霍飛雲道：「霍小友，坐下談，話不是一句……」

霍飛雲立如山嶽，冷冷地接口道：「杜帮主恕過，目下霍飛雲還不能承認雙方算是朋友，所以請莫以『小友』二字稱我，再說霍某要問的話不多，正好一句，那就是殺死嚴父的人，是否貴帮門下？」

杜萬里把臉冷了下來，道：「霍飛雲，你若不是聾子，應該聽到我先時的聲明，要談就從頭說起，並且不是問我，而是我問你！」

霍飛雲雙眉挑舞，怒容已現，但當目光接觸了杜萬里那冷如寒冰，亮若明燈的雙眸後，怒容頓失，似不自主的答道：「好吧，你問！」

杜萬里道：「令尊親率貴府二十多名一流好手，遠出千里，為了什麽？」

霍飛雲道：「追人！」

「追誰？是男是女？」

「非答覆不可嗎？」

「霍飛雲，除非你不想知道令尊死因，否則必須答覆杜某一切問話！」

「追我的繼母！」

「你繼母何往？」

霍飛雲張紅了臉，答不出話來。

在座無一不是老江湖，少林監院一聲佛號道：「杜施主，人之隱秘，獲知無益，放過這一句問吧。」

杜萬里搖頭道：「禪師恕我方命之罪，事情全在這一問上！」

霍飛雲知道不答不行，頭一低道：「她是被人誘騙逃離家中的。」

「誘騙他的人，可是一個名叫『烏承業』的鏢師？」

索彤突然以懷疑的神色接話道：「杜帮主，這不可能吧，烏承業我們全熟，是八方方老弟鏢行中的一位二鏢頭，功夫不含糊，人更方正，怎會……」

霍飛雲代替杜萬里答覆了索彤，道：「正是烏承業！」

八方鏢局局主方子玉：不能不開口了，道：「霍老弟，並非方某自己的鏢師正派，實在那烏鏢頭是個磊落光明的漢子，年前請假兩月，說是返鄉娶妻，但曾說明雙方文訂有年，女方極美……」

杜萬里突然問道：「方局主可知烏承業妻子的名姓？」

方子玉頷首道：「知道，烏鏢頭說過，我們並且合送他一面雙心金牌，上刻他們夫妻的名字，她叫……」

「且慢！」杜萬里阻止方子玉說出女方名姓，轉問霍飛雲道：「令繼母尊姓芳名，何處人氏？」

霍飛雲道：「她是貴州人，姓赫，叫珍娃！」

方子玉不由愕然道：「怪了，赫珍娃正是烏鏢頭妻子的名姓！」

杜萬里一擺手，阻止方子玉再說下去，也阻止了其他人的疑問，轉向霍雲飛道：「你不會不知道令尊是怎生結識你這繼母的，請講！」

霍飛雲着實有些話難以出口，不由沉聲道：「這算什麽？老父如何結識赫珍娃是私事，如今我要知道的是兇手何屬，杜帮主請莫把話題向遠處空虛的地方推！」

杜萬里一聲冷哼道：「我知道你說不出口，身為人子，實在不應談論尊親過失，讓我替你說，如有不對而失實的地方，你可以立即糾正！」

霍飛雲驀地揚喝道：「算了，反正我早知殺父兇手是些什麽人，遲早我總能報復這份仇恨，現在不問你了！」

杜萬里嘿嘿地笑了，不理會霍飛雲，一字字平靜的說道：「方局主說的對，烏承業的確是請假返鄉娶妻的，不過他多少

隱瞞了些事情，譬如他是『烏家』一份子這一件！他回到貴州，已經見不着那心愛的未婚妻子，因爲早在半年前，赫珍娃隨她父兄到昆明，爲置辦婚嫁衣物，事畢全家滇池舟遊，不幸船碎人亡！」

杜萬里的話一停，老江湖們都知道好的還在後面，所以沒人開口。

杜萬里目光射罩着霍飛雲，冷哼一聲才接着說道：「其實並非眞的遇上人力難抗的不幸天災，而是事出人爲，有人看中了赫珍娃的美艷，在滇池中作了手腳，殺其父兄而擄其女以逞淫慾……」

「住口！」霍飛雲驀地狂吼道：「你顚倒黑白，先父只是誇讚她好美，並無他意，是『滇南三英』買先父的好，竟作出那種事來！」

「不錯！」杜萬里接口道：「赫珍娃也是這樣對烏承業說的，不過令尊他事後不但將錯就錯，並且悄悄毀屍滅跡，霍飛雲，這你又怎麽解釋？」

霍飛雲語塞，杜萬里轉對座中羣俠道：「因爲不見屍骨，烏承業心中不死，通知了『烏家八族』，是我親下令諭，一隊高手到達滇池，只用兩天時間，找出內情，遂由烏承業爲首，將赫珍娃救出，一因事情發生時，霍六絕並不知情，再因赫珍娃不願醜事揚出，烏承業等人方始僅僅將她救走，不料霍六絕竟召集所有高手，一路追殺，十二門下慘死十人，僅烏承業和兩名輕功特佳的人逃得活命，赫珍娃也身受重傷，死於「烏家帮」中，因之惹起『烏家八族』族老之怒，以『烏木族令』傳示杜某，於是才有霍六絕及『滇南三英』等喪命的事，現在事已講明，那位認爲杜某處置不當的，請說個道理出來，杜某願負其責！」

沒人開口，都知道霍六絕沒有道理，武林以淫爲殺不可赦的大禁，而霍六絕偏偏犯了這個禁忌，誰還肯說半個不字！

杜萬里目光又找上了霍飛雲，道：「霍飛雲，如果談武林是非，你爹該死，如果說殺父恩怨你身爲人子當報，現當武林各方家的面前，杜某答應你，任你爲父復仇，但目標只限杜某一人，用什麽手段隨你，並且我會放過你三次不死，記住，是三次，第四次時，莫怪杜某要取你項上人頭了，你請吧，最好通知劉玄前輩一聲，然後爲你那死去的父親守孝！」

霍飛雲走了，連劉玄的面全沒見。

索彤在霍飛雲走後，馬上談到本身的頭痛問題，杜萬里說明了日前出堡處理事件的經過，只要求八大鏢局，下不爲例，至少不應再保份屬吳三桂的物件。

索彤代表八大鏢局答應下來，少林監院此時透露了個極端秘密的宮廷消息，清室已有「削藩」之意，正百般試探各藩心思，吳三桂是清室最最不能放懷的一藩，這次吳三桂運送大量珍寶於清室，也正是已獲消息而有心探路，所以說今後八大鏢局，已不可能再接受吳三桂的委託。

杜萬里對這個消息十分感慰，至少他不必再爲今後「烏家帮」和白道之間鏢行的事煩心，這樣對「烏家帮」的門下，也有了交待。

當然，杜萬里沒有料到烏天老，烏天翁暗中作怪，業已引使「八族」族老錯覺，怒傳「烏木族令」，非只罷除了他帮主的尊位，並已把向不輕用的「血光分屍」歹毒的大法，加諸天際十六身上，以求將劍堡羣俠一舉誅殺！

就在一切正事業已談妥的當兒，隋光華的大弟子麥民天，突然領率着奔馳而至劍堡的天際十六到了廳中，用不着多問，杜萬里已知出了大事。

他離座而起，目光緊罩天際十六身上道：「發生了什麽事？」

天際十六雖說輕功極佳，五十里路一口氣拚命飛奔，臉上早已變了顏色，由外堡而入內堡，多少得到些微喘息時間，但仍喘息如牛，以簡單的句子答道：「烏天老反了，挑起八族長老公憤，已傳『烏木族令』，將對八大鏢局不利！」

×　×　×

天際十六並不知道當「烏木族令」干涉到帮主令諭時，帮主已等於除名帮中，可是杜萬里却明白，他神色一變，那久已沒有出現在眉目間的陰森狠毒神色，如今再次閃出人前！

他只是冷哼一聲，轉向隋光華道：「小弟必須告辭，請師兄暫時留下八大鏢局的朋友，候小弟知會再離堡登程！」

話說完，人已出了大廳，好快！

隋光華想攔他共商應付之策，因爲隋光華心裏有數，巳不得杜萬里能放棄「烏家帮」，如今豈不正好天從人願，但是杜萬里的身法太快了，由此可見杜萬里心中的憤怒和焦急！

古人曾說，遇急難須沉着，有他不破的道理，設若杜萬里能稍稍沉着，必然能看出天際十六神情的陡變，那後來的一切遭遇就大不相同，可惜他太過憤怒，不僅未能多加注意天際十六的臉上變化，並且只當他自己一走，天際十六必然立刻隨行，於是也沒有出關招喚，如此一來，所造成的不幸結果，使他百口莫辯！

杜萬里已出了大廳，天際十六突然自雙手開始轉爲紅色，一張臉也紅成新娘子的蓋頭布！

懂這個奇異變化的杜萬里，已走的很遠，其他人只當天際十六一路奔跑太過勞累，麥民天就站在他身側，不由扶着他連聲道：「朋友，朋友，你覺得如何？」

話剛說完，天十六一張臉巳漸漸脹腫寸許，麥民天傻了，忘記放手！

天際十六是烏家門下，本身的突然變化，頓悟巳中惡毒暗算，強提功力支持一身上下的脹痛，揚聲狂吼道：「大家快逃！快逃！」

他狂吼聲聲，不僅使廳內羣俠逃出，反而使羣俠在莫名其妙下呆了刹那，這刹那間，正是惟一逃生的機會，他們錯過了，衆目愕然射投天際十六身上的神光，倏忽變作了駭懼，只見天際十六巳經脹腫超過本身一倍，隋光華總算是身懷罕絕功力見識高超名家，驀地想起「烏家苗」傳統的一種歹毒功力，立刻沉聲道：「諸位火速覓地自防，這是『烏家苗』的『血光分屍』歹毒大法！」

警告不遲，時巳難再！天際十六一聲慘痛的狂吼，整個身軀在一聲「蔽碎」肉裂的怪响下，化作萬千肉星血點，其疾如箭罩射到整個大廳的每一角落！

首當其衝的，是麥民天，天可憐這個方正老實青年人，連聲哎喲都沒有呼喚，就身炸數斷慘死地上！

大廳中的燈光，巳被血肉丁暴射熄滅，哼呼慘吟呻痛中，不知有多少高手重傷了！

燈亮了，是隋光華親自點燃的，看那執拿着紙信火種的左手，抖動如患顚症，就知道隋光華是如何沉痛又如何憤怒！

泰山派掌門人程棟，動也沒動的死在座中，他雙眉正中，仍在滴流着鮮血，一點肉星，恰正在正中，而這種傷死，却正是程棟殺人不空，泰山劍派的一招「直貫金烏」！

丐帮刑堂長老鐵心石，好厲害，右手握着一柄牙骨七首，他一條左臂自肘起，被他自己斬落下來，他左臂腕間被血雨射中，他深知厲害，不惜壯士斷腕而保存生命！

胡暢很幸運，快速推倒酒桌，結果毫髮無傷。

究竟木木禪師不愧少林一派監院，「般若禪掌」連揮，被肉星血雨震飛同去，也沒受傷損！

「朝陽堡主」李三冬，人正在木木監院身後，沾光不少，沒費半點氣力保得性命！

索彤死了，方子玉臉上成了一片血絲，正在　上翻滾哀號！

另兩位八大鏢局的代表，因坐處正當天際十六和麥民天身側，死的最早！

隋光華是在揚呼示警後，以師門絕學震散臨身血雨而平安無事。

他高提着一盞剛燃燒的燈籠，目射寒光掃射廳中一遍，英雄淚不覺自垂滾落！

最可悲的是方子玉，身中「烏家苗」蠱神的「血光」，巳是必死，除非能像鐵心石那樣毫不猶豫斷腕去毒，當然方子玉不同於鐵心石，方子玉傷在頭臉，壯士斷腕可以，壯士斷首何異速死！

方子玉滾翻間，驀地一跳而起，看到他的激動，猛揚雙手，竟抓入廳中巨大木柱中，入木五寸，如同生生被釘在柱上一樣！

方子玉自己釘住自己，悲聲對隋光華喊道：「堡主，你有個好師弟！」

隋光華淚巳盈眶，大步而前，說道：「方兄，你……你這叫……隋光華何以爲人！」

說着就要去拉方子玉的雙臂，方子玉厲聲道：「方某巳中蠱毒，正強忍萬虫嚙骨般的痛楚，自釘柱上，正是不願狂痛之時傷及堡主，隋堡主，事由你那好師弟所起，如今只好煩請堡主帮忙，帮忙給我一刀或是一掌，免得我再受這種痛苦！」

只這幾句話的工夫，方子玉臉形巳變，痛苦之狀無可比擬。

隋光華緊咬着牙齒，低垂下頭，全身激動的顫抖不止！

驀地鐵心石一聲狂喝道：「方老大，恕我老花子多事，帮你早走一步，你放心，天涯海角，老花子發誓手刃杜萬里這個匹夫！」

鐵心石一撲而上，豈料隋光華適時橫臂挺阻，震退了鐵心石，寒着一張臉道：「鐵長老恕罪，隋某師門中事，不敢勞瀆他人！」

話聲中，隋光華食指凌虛點下，方子玉一聲凄涼苦笑，頭一垂就此死去。

隋光華不再留客，木木禪師爲死難者默禱三經，首先合十告辭而去，鐵心石一言不發去了，八大鏢局生存的幾位，雖明知離堡更是死路一條，但事逼如此，只有默然無言上路！

就在木木禪師及外堡獲知內堡生變後的賓客們，紛紛離開賓館準備離堡的當兒，也正是八大鏢局押鏢出了內堡，走到外堡長街的時候，驀地四外狂嘯聲震，千百「烏家門下」苗族好手，毒箭當前，梭槍於後，攻進劍堡！

沒人能夠預料得到會發生這種事情，平日裏，劍堡本有極爲嚴密的防守方策，只因內堡突出意外，老胡暢正代隋光華辦理死難事宜，外堡平日是由麥民天指揮防守，如今麥民天慘死，馬管事巳通知麥家，內外正因此事亂作一片的當兒，烏家苗暴然現身發難，外堡住戶首當其衝，慘死梭槍毒箭下的數以百計。

並說賀客羣衆誤會天際十六是杜萬里的狠毒安排，雖說上自木木禪師起，巳存必誅杜萬里之心，但對隋光華仍有一份悲憫和同情及敬重，何況變生突然巳成矢的。於是在木木一聲禪唱，鐵心石揚聲指揮，李三冬巳調集門下，衆賀客展散開來，烏家苗頓被阻於外堡通往內堡的廣場上！

是如何慘烈的肉搏，烏家族以壓倒的人數，以五搏一的優勢，頓飯光景巳攻到內堡邊緣！

數百武林賀客，在外廣場上丟失性命的巳兩百人，以功力武技論，烏家苗應是不堪一擊，但是事實恰恰相反，這次烏天老計劃週詳，每五名苗勇，配上一名功力極高的「烏家門下」親信，於是人多欺人少，人海猛攻下，羣俠傷亡慘重！

適時，內堡牆上傳來號角悲聲，接着萬矢齊發，將拚死猛攻的烏家苗勇，擊退在內堡牆外十丈地區！箭發如雨，箭雨中，隋光華雪衣蔴巾登上堡樓，面對勇戰剛剛得機喘息的賀壽羣俠道：「隋某奉請羣俠魚貫退入內堡，越快越好！」

鐵心石門下死傷慘重，巳殺紅了眼，沉聲道：「你要沒有必勝之道，退守只是一條死路！」

李三冬幾位出道不久的徒弟，竟死得一個不剩，厲聲喝道：「隋堡主，雖說杜萬里毒謀並沒有把你除外，但是老夫仍要請你說一句話，此事究竟怎生了斷！」

「此事」並不單指烏家苗攻堡殺人而言，隋光華當然明白，於是揚聲道：「李大俠請看隋某這身衣衫，就爲替今日死難而服，此間事了，雖上天入地，隋某亦必手刃那杜里萬！」

有這句話，羣俠緩緩退入內堡。

烏家苗仍思追殺，箭雨始終不停，難越雷池一步！

羣俠退盡，堡門緊閉，烏家苗緊緊圍上，迫近堡牆，架起長木，爭勇攻上！

烏家苗之所以能夠貼近內堡堡牆，當然是內堡箭雨巳停，究竟是內堡存箭業巳不足，抑或是另有奧妙，就非外人所能知了。假如烏天老、烏天翁或烏天成及族老中的任何人在場，至少不會不防到內堡箭

突停是詐，至少也會先爲整頓一下軍容，然後再作攻堡的打算，可惜，可惜他們沒能趕到劍堡！

他們所以無法趕到，杜萬里找到了他們，時正在作彼此之間的生死之搏！

× × ×

萬不得已去背叛自己所信任的朋友，是看來無義，實則十分痛苦的事，但是萬不得已去親自誅殺背叛自己的朋友，更爲痛苦！

明知痛苦，又絕對沒有辦法避免，被殺的人不怎麽難過，殺人的雖然是張冷臉鐵心，却流着熱淚！

杜萬里就是如此，劍上的血珠仍在滴流，地上的烏天老也還挺動。可是杜萬里已經看不清楚當前的一切，晶淚盈眶，一片水茫。

趁這天賜的機會，烏天成悄然暴撲上去，另外三名長老，也倏地接近，四人分作四面，七道金銀光閃，挾破空之聲絞到杜萬里身上！

杜萬里只憑雙耳聽聲，抖臂上拔三丈，烏天翁早和烏天成等人有了默契，他後發先至，騰身五丈高空，抖手撒出仗以成名的「天恨網」，杜萬里雖然將下面四人的猛攻躱過去，却正好自投「天恨網」中了！

一絲奇腥的氣味傳入杜萬里鼻中，百忙下他首先抖劍而起，趁勢以右腕衣袖拂過雙目，擦去淚珠，目光射處「天恨網」已套在雙肩部位，全躲已遲，避重就輕，劍鋒劃在網右邊緣上面。

「天恨網」被削裂一道裂口，杜萬里却借這一劍微力，身形平翻後退七尺，「天恨網」十之八九落了空，但左側邊緣已搭在杜萬里雙足上面，生生將杜萬里翻震地上！

杜萬里頭稍斜下，雙足平上而落，用不得力，烏天成等四人，寒閃光幕已再次絞到，一連串金鐵交鳴之聲傳出，加雜了三聲慘號和一聲悶哼，杜萬里摔到地上，滾飛三丈，滾轉處，洒落一道血痕，但他却在三丈外一躍而起，其疾無倫的投射到遠遠的暗影中轉眼無踪！

烏天成死了，被劍斬兩段，他那成名的「雙金鈎」，也被分成四段！

其餘三名長老，只有一人無恙，餘二人一死一重傷，這一戰並沒有結果，若勉強下個斷語，是兩敗俱傷！

當烏天翁調來門下，收屍醫殘，再和另一位長老撲奔劍堡時，晚了，劍堡中的烏家苗，已是千死九百，十不留一！

隋光華用上了他專爲萬一時應付大敵的「枱槍」，一共二十支，在羣俠退守內堡，內堡箭雨倏停後盞茶時，堡門倏開，二十支「枱槍」分爲兩隊，火繩點燃，雷鳴巨震，聲聲相接，一陣亂轟，烏家苗精銳死傷殆盡！

烏天翁正迎上如喪家犬漏網魚般奔逃出劍堡的門下，匆促問明經過，那敢再作逗留，遠撤逃遁而去。

× × ×

安活埋死，劍堡上下忙了幾天，隋光華並派出親信高手，四下打聽杜萬里的消息，但皆無所獲。

羣俠在劍堡多住了五天，過了五天，風平浪靜的日子，已不能再久待下去，相帮八大鏢局，辭別了隋光華，離開劍堡而去。

隋光華沒有親自去找尋杜萬里，而是嚴守堡中，他怕萬一自己離開劍堡，杜萬里會率衆再犯，勢必無人能敵，而堡毀人亡！

另一個原因，是他仍然存疑，認爲杜萬里不致於這樣歹毒，內中或有別情，若眞如此，不日杜萬里必定會悄然來會，解說一切。

他失望了，杜萬里並沒有來，於是他深信一切出於杜萬里預謀，發誓復仇。

烏家苗猛攻劍堡慘敗逃退的消息，立即遍了武林各個角落，並已指明白烏家的帮主就是杜萬里，是劍堡主人隋光華的師弟！

泰山劍派及八大鏢局，已在鏢迯地頭後，結成了一個整整三十二人的「復仇隊伍」，揚言天下，必誅杜萬里而後快！

劍堡那從來不關的堡門，現在不論日夜的關閉着，當「復仇隊伍」由三十二人增加到六十位時，已是整個武林及各大門派聯結的行動了，這隊人，曾又去過劍堡，但被胡暢在堡牆上謝拒了，胡暢說的好，隋堡主染病在床，難以接待，「復仇大隊」被拒堡外，悻悻而去！

他們當然不能也不敢和隋光華翻臉，但是他們想法是一樣的，師兄師弟，隋光華是有心置身事外了。

沒人談及隋光華另有用意，這因爲隋光華磊落光明的往事。

復仇大隊分開了，分作十隊，六人一隊，自出事地起，大扇面形的窮搜直前，目的人物固然是杜萬里，目的地却是昔日「烏家」的老巢，十萬大山！

× × ×

是明城中的「烏家店」，早就換了主人，那是從杜萬里接任帮主後，烏家帮改遷他處而出賣了店舖一切。

昔日「烏家店」的舊址，依然是經營着招商客棧和酒樓生意，不過堂皇多了，名號也改爲「金碧莊」，已是昆明數一數二的大客棧。

金碧莊的「南雅樓」，被兩位客人包下，已經住了半月啦，其中一位從進店到現在，沒出過「南雅樓」的院門。

這天傍晚，店家把上等吃食送入「南雅樓」後，兩位客人之一緊緊的反扣了院門，又重關上樓門，才恭請那位始終沒有再露面的客人用餐。

這人自樓上走下，赫然竟是杜萬里，人沒變，就是臉色蒼白了許多。

杜萬里笑着，先前那人恭敬的也含笑道：「屬下知道帮主這些日子不動葷腥，腸胃太淡，巧的是今天傷已痊癒，又正有新鮮鯽魚，厨師的手藝不賴，帮主您嚐嚐看。」

杜萬里搖頭道：「林兄弟，你怎麽老改不了，我已不是烏家帮帮主，而你也不再是天踪老大，眞不見外，稱我聲杜兄或杜老大最好。」

原來那位幸逃不死大難的天踪老大，和杜萬里相逢結伴至此。

天踪老大林雙嶺，論年紀小杜萬里一歲，但他怎樣也不肯改口，如今被迫無奈，苦笑聲道：「杜……杜大哥，您……」

「好了好了，林兄弟，咱們用飯，有話邊吃邊談。」

吃喝間，杜萬里問及近日武林消息，林雙嶺很詳細的把近日武林動態說了一遍，他消息來源十分可靠，傳自昆明鏢行朋友。

杜萬里對「復仇大隊」漸漸接近雲貴的事，並不怎麽重視，但對劍堡主人因病謝拒訪客的行徑，微微變了面色，他囑咐林雙嶺，要再用心思去打聽「烏家苗」八族長老的藏處，這最要緊，也是杜萬里所最關心的。

又過了兩天，林雙嶺一清早出去，曾告訴杜萬里說，他要去找當年巧救了的一位苗人，打聽烏天翁等人下落。

傍晚，林雙嶺仍未歸來，杜萬里似乎已有警兆，悄悄地離開「金碧莊」的「南雅樓」，隱身能俯望整個「金碧莊」動靜的一株參天古木之上，他預料將發生奇特的變故。

他料對了，由丐帮鐵心石爲首的一隊六名高手，押着看來已是半死的林雙嶺，飛越過三丈高牆，直逼到「南雅樓」下。

杜萬里人在古木上面，緊鎖起了雙眉，他早已聽說天踪十六在劍堡發生的事情，只可惜那時他一身重傷，幸遇上因受杜萬里傳授而能自衛穴道逃得活命的林雙嶺，一路揹着他遠逃到昆明，所以始終沒能親自去對師兄解釋，不過他總認爲，師兄不會只聽一面，祇見一事而下判斷，也相信武林羣俠會偵知內情，至少會先去偵查獲得實情後才轉爲行動，却不料事與願違，俱皆認定他是罪魁禍首。

「金碧莊」藏身近月，傷勢始復，在決定偵知烏天翁等人藏處，而擒獲時，再押入劍堡面對羣俠慨述始末，怎知「復仇大隊」不僅消息快捷，人也不慢，竟已欺圍昆明找到了「金碧莊」中。

他面帶煞威，心泛怒火而目中盈淚忖思一切的當兒，一條人影已自遠處投射落身「南雅樓」下！

這人還挾着一個看似已經半死的人，足踏平地，並不隱身，揚聲喊道：「鐵心石拜會杜帮主，我說杜帮主，你的金身大駕似乎應該露露面了吧？」

杜萬里雙眉不由急驟的跳動，又一條人影自外面飛射下來，杜萬里看的分明，認識爲「朝陽堡主」李三冬！

李三冬就穩落立足在鐵心石右側丈外，人剛落足，話聲已起道：「杜萬里，還有老夫這僥倖不死的李三冬！也斗胆恭請彼此一會！」

杜萬里正在想着是否現身答話，鐵心石却已一聲冷笑道：「鐵某承蒙杜帮主成全，使四肢變作三肢，難以見人，所以今夜索興不遠千里而來，要求帮主乾脆成全到底，目下鐵某手中有你親信的人在，這人生死，端賴帮主態度而定，不瞞你杜帮主說，今夜來的好朋友不少，只怕你是躲不過去了，所以……」

話聲未止，鐵心石背後已傳來杜萬里的一聲冷哼，當鐵心石心頭猛顫，李三冬變色轉身時，杜萬里雙目射出寒光，橫掃過他倆，道：「鐵心石，堂堂窮家帮，會瞎眼選你作刑堂長老，可說是窮家帮的一大悲劇！」

鐵心石一張臉眞像是塊銹鐵的顏色，沒答話，却揚臂打出一道寒光，寒光並非照顧杜萬里，而是直投高空，化作一蓬銀花彩芒，久久始熄！

燈號，火花，杜萬里連眼皮全沒抬，嘴角掀起冷酷輕蔑笑意，靜靜相待！

一條條疾速的人影，投射下來，一條條人影圍近成圈，包括李三冬和鐵心石在內，共計十二人。

杜萬里早已獲得復仇大隊的消息，當然也知道他們分作了十隊，目下出現十二個人，是兩隊高手。杜萬里仍然沒有開口，也沒動，目光盯在鐵心石身上，嘴角的輕蔑冷酷的笑意，越發濃了！

杜萬里的目光，誘使鐵心石恍悟原因，一挺身軀，一仰頭道：「杜帮主幸會，怎麽說，咱們是就地了斷抑或是……」

「住口！」杜萬里厲聲叱道：「把人放下！」

鐵心石嘿嘿地陰笑連聲道：「放下？就憑你一句話？」

「放下，就憑我一句話，另外還有一句奉勸你的話，如果你不放下挾持的人，就保不住你僅存的手臂！」

提起手臂，鐵心石牙咬得出聲响，一聲厲吼道：「老夫在自斷一臂的時候，就暗暗發了血誓，一條斷臂要盡換你們烏家狗命，如今，這是第一個！」

「鐵心石！」杜萬里看出鐵心石獨臂抖動，已知其意，沉聲喝道：「你聽明白，劍堡天踪十六的事，事前我絲毫不知，當烏家苗衆攻擊劍堡時，我正與烏家八長老作生死之搏，不幸重傷，被如今你所携爲人質的林雙嶺老弟所救，逃亡千里至此養傷，本想再有幾天，偵獲烏天翁等罪魁下落後，擒之而返劍堡，再當衆相質說明眞象，那知……」

鐵心石陰陰地一笑接口道：「那知我們人已來了，對嗎？杜萬里，你少跟我老化子來這一套，姓林的在途遇時已經說過這一套了，不新鮮，我勸你還是另換一套眞的吧！」

杜萬里一聲斷喝道：「鐵心石，林雙嶺既已告訴你實情，你竟然仍舊下手傷他擄他，鐵心石，你是自取死禍！」

「杜萬里！」鐵心石厲聲道：「姓鐵的不吃你這個，今夜的是要有死活，只是還不知道是你是我！」

杜萬里雙眉顫動，怒已至極，但仍強壓下憤慨怒火，轉向李三冬道：「李堡主可信杜某所說的話？」

李三冬冷冷地說道：「老夫只知道那天踪十六，是你的門下！老夫也明白當時若非木木監院神功護體巧救老夫，老夫死已多日！老夫再說句明白話，泰山程兄的慘死，必須有報！」

杜萬里全身都顫抖起來，搖着頭，似欲搖掉一切的憤怒和悲傷，道：「李堡主，烏天翁沒死，杜某發誓必將此獠生擒，那時劍堡重聚，一分眞假是非如何？」

李三冬笑了，是冷嘲的譏笑，道：「這個老夫深信你必能辦到，老夫也深信烏天翁至時會自承一切，把你這個帮主的責任遠遠拋開，像不久前這姓林的一樣！」

（未完・五）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閑雲大師因主持正義，不顧自身和金山寺全寺僧侶的安全，投身江湖是非，和墨非子、蕭寒月等人一起，對杭白羽令門，只好將全寺僧侶解散，留下八大弟子，還有一些不會武功的年邁老僧，便和墨非子，蕭寒月等人毅然出走。陳抱山準備了馬車，叫老奴陳壽駕車，蕭寒月發現他可疑，因這突然發生事件，遭到白羽令門的掏攻，懷疑他通風報信，便向他質問。陳壽作賊心虛，先將主人陳抱山點穴，以爲脅持蕭寒月不敢動手，蕭寒月猝起搶攻，未能得手，二人互相爭持之際，朱盈盈撒出「銀月飛霜」直取陳壽，使他難以廻避……

棄車乘船遇襲擊

鋒利的寶刃，鋼鐵可斷，何況，是人的腦袋。

陳壽只覺頭上一寒，半個腦袋已然飛起，腦漿和着鮮血，噴起了七八尺高。

銀月飛霜的力道不衰，掠着陳抱山的頭頂，旋飛而回。

蕭寒月掌勢飛至，擊在陳壽的前胸，陳壽的屍體還未倒下，已被蕭寒月一掌震飛起來，摔到七尺開外。

朱盈盈收回了銀月飛霜，急急地走到蕭寒月的身前，柔聲說道：「蕭大哥，我沒有作錯吧？」

蕭寒月笑道：「妳作的很好。」

陳抱山呆呆的望着朱姑娘，道：「姑娘用的什麼暗器，竟然是折轉自如，當眞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朱盈盈笑道：「那是銀月飛霜，唉！我第

銀月飛霜脫險境

一次施用它，好担心傷到了你，幸好沒有出錯，要是傷到了你，眞不知要如何對蕭大哥交代了。」

陳抱山道：「只要殺了這個老奴才，就是在下受到傷害，亦是心甘情願。」

蕭寒月歎口氣，道：「盈盈，眞是苦了你了，這樣的短時間，妳竟然練到了如此成就，能隨心所欲，操縱自如，當眞是可喜可賀。」

朱盈盈嫣然一笑，道：「我在睡覺的時候，也在想它的用法。第一次出手，未讓蕭大哥失望，我心中好高興。」

常九快步行了過來，道：「恭喜姑娘，在下這次算大大的開了一次眼界。」

朱盈盈笑道：「常前輩，以後，你要多多帮我啊！」

這兩句話，沒頭沒腦，饒是常九這個老江湖，也聽得楞在那裏，不知道什麼意思，呆了一呆，道：「姑娘要常九帮什麼忙，只管吩咐一聲。」

朱盈盈道：「以後，蕭大哥要是再攆我離開的時候，你要帮我講話呀！」

常九哈哈一笑，望着蕭寒月，道：「我也要恭喜蕭兄弟了。」

蕭寒月道：「恭喜我，什麼意思？」

常九歎口氣道：「朱姑娘是練武的奇才，看她這短短時間的進境，抵得上旁人數年的苦功，蕭兄弟有朱姑娘這個好助手，實在助力非淺。」

蕭寒月微微一笑，道：「我也有些意外，如此短短的時間，竟然有此成就，日後，再學會我的劍法，連我也要甘拜下風了。」

朱盈盈更是笑的一臉嬌媚，道：「我一直想找個機會，試一下我的成就，在畫舫上，我就想出手，但又怕惹你生氣，勉强壓制下這個念頭。」

這座客棧，雖然在一處僻靜所在，但京口是個熱鬧的地方，自然是有不少行人、客旅，但這等玩命的事情，看到的人也裝作未看到，大家都躲了起來。

陳抱山急急抱起陳壽的屍體，放入車中，道：「走！咱們離開這裏。」

常九跳上車轅，揮鞭馳車，一陣疾馳，到了郊外一處冷僻的土坡上。

陳抱山挖了一個土坑，埋了陳壽，道：「蕭大俠，兄弟想回家一趟，安排一下家人的行程再來。」

蕭寒月道：「陳兄請便。」

陳抱山道：「幾位先行上道，在下隨後趕去。」

常九道：「陳壽旣和敵人早有勾結，這輛篷車早成標幟，咱們得換個辦法上路才行。」

「對！在下竟未想到此處，寒家薄有財資，生活無慮，這輛車可以棄去不要。」

常九道：「旣可棄置，不如燬去。」

陳抱山道：「常兄高明。」

常九道：「陳兄回家一趟，大概要多少時間？」

陳抱山道：「大約一個時辰足矣。」

常九道：「那很好，我們就在此地等候陳兄，燒去這輛篷車，大概也需要半個時辰的時間。」

陳抱山道：「好！一言爲定，兄弟盡快趕來。」

蕭寒月道：「陳兄旣有家小之累，這趟鍾山之行，不去也罷。」

陳抱山道：「多謝蕭大俠關心，不過在下定要去。」

「爲什麼……」

陳抱山道：「不瞞蕭兄說，在下一直想拜在墨非子前輩的名下，但却一直不肯，這次，他要我和蕭大俠連絡，安排同赴鍾山，才答允事成之後，收我入門，這次鍾山之行，如不能去，只怕這個心願，也無法得償了。」

「原來如此……」蕭寒月笑一笑，道：「府上旣有敵人注入，也許還有餘黨，我們何不一同回到府上，俟陳兄家小離去，再一起動身如何？」

陳抱山道：「固所願也，不敢請耳。」

× × ×

陳抱山家境富裕，妻子也很美慧，長子十五，女兒十三，陳妻錢氏早知道丈夫心意，心中雖有些戀戀不捨，並不出言勸阻，只希望陳抱山日後能夠回家探望一下妻兒。

陳抱山備下了豐富的酒菜，欵待蕭寒月，直待夜晚二更過後，錢氏帶了一雙兒女，和兩個貼身的丫頭，帶了細軟、銀票，悄然離去。

她行止隱密，去的地方，除了陳抱山之外

，別人都不知曉。

陳府中很大的家產，除了田地之外，還有一座綢緞莊舖面，陳抱山交給了賬房先生繼續經營，一切安排妥當，天色已近五更，乘夜色迷濛，四個人離開陳府，四匹馬得得而馳，天亮時分，已近江岸。

棄馬乘舟，四個人僱了一艘船隻，北上金陵。

這番安排，看來是隱密異常，連常九這等老江湖，也覺着毫無破綻可尋。

風平浪靜，江中行舟，自由自在的平民生活，只樂得朱盈盈高興萬分，自然，蕭大哥常伴身側，才是她眞正快樂的溫泉。

船艙中飲酒清談，常九大談江湖經歷，聽得蕭寒月、朱盈盈津津有味。

這是第二天中午時分，又是個晴朗的好天氣，船行江面，目睹着往來帆舟，兩岸如畫景物，朱盈盈依偎蕭寒月的身邊，憑窗眺望，臉上的歡愉笑容一直沒有平復過。

不知何時，朱盈盈已經偎入了蕭寒月的懷中，陳抱山、常九也悄然離開了艙內，整個艙內，只有蕭寒月、朱盈盈兩個人。

一陣陣少女體香，隨着徐徐的江風，送入了蕭寒月鼻息之中。

自從和蕭寒月相處之後，這位金枝玉葉的郡主，即不再燻香，現在，蕭寒月聞到的香味，是來自她身上的少女幽香。

朱盈盈赤裸的表達出自己的感情，而蕭寒月也感到了朱姑娘的可愛。

事實上，兩人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只不過，朱姑娘比蕭寒月更爲率直一些。

蕭寒月右手緩緩伸出，抱着了朱盈盈的嬌軀，朱盈盈也更緊的偎入了蕭寒月的懷中。

忽然間，響起了船家的大聲呼叫，道：「你這人怎攪的，你不會行船啊！」

這一聲呼喝，打斷了朱姑娘、蕭公子正在升起的熱情。蕭寒月霍然一驚，推開了朱盈盈，轉身奔出艙外。只見陳抱山，常九，站在甲板上，陳抱山手中拏着一支撐船用的竹篙，瞪着雙目，看着一艘小型快舟，那小舟緊隨帆船之後，似是要向帆船上衝撞，但都爲陳抱山的竹篙掃開。原來，那小舟逆流而上，撞向帆船的力量，必需要人力划動，陳抱山手中執着竹篙，遙遙擊向操舟的舵手，使快舟無法撞向帆船。

常九已經亮出了兵刄，站在甲板上戒備，那船主也明白了那艘快舟的用心，一面下令船上的水手操舵用槳，閃避撞擊。一閃一撞之間，在廣闊的江面上，掀起陣陣浪花，如若撇開兇險的後果不談，看去却是十分壯觀、有趣。

朱盈盈已追了出來，站在蕭寒月的身側，低聲道：「蕭大哥，要不要我用銀月飛霜殺了他們？」

蕭寒月道：「暫時不用動手，看看情形再說。」

朱盈盈微微一笑，點點頭。

她不知凶險，只覺好玩，對蕭大哥、更是百依百順。

但蕭寒月的內心中，却是暗暗發愁，幾次歷練，蕭寒月的胆氣，越來越壯大的了，他不怕敵人衆多、厲害，但他却怕水，這麼遼闊的面江，滾滾流水，一旦船翻落水，縱然是有一身過人的武功，迅如電光石火的快劍，也是完全無法施展的，只有讓人活捉，生擒，或是葬身魚腹的份兒了。

當時，只想逃避敵人的追踪耳目，却未想到在船上一旦遇到敵人時，如何應付？

心中念轉，緩步行近常九，低聲道：「常兄，咱們被人發現了。」

常九點點頭，道：「看來，咱們想悄然抵達鍾山的願望是落空了。」

蕭寒月道：「能不能讓船家把帆船靠岸，





只要一上陸地，就不用怕他們了。」

常九搖搖頭，道：「只怕不太容易，此地沒有靠岸的地方，而且，他們只怕也不會讓我們有靠岸的時間。」

蕭寒月道：「去和船主商量一下，既有一艘快舟追來，就可能有第二、第三艘快舟出現，他們都會水中工夫，咱們只怕很難應付。」

常九微微一怔，道：「對！如若再來兩艘快舟，咱們就無法對付了……」

「趁他們同伴未到，早些靠岸的好。」蕭寒月一面說完，一面由袋中取出數枚制錢。

原來，蕭寒月雖未習過暗器，但在幾番對敵之後，却也想到了暗器的重要，有些時候，會暗器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就悄然開始習練，用制錢作爲暗器，當作金錢鏢來施用。

他內力精深，腕力奇强，稍加練習，已然有了很大的進步。

常九轉身行向船主，還未及開口，另外兩艘小型快舟，已然破浪而來。

蕭寒月目光銳利，已然看到了兩艘小舟上面，各站着兩個持着弓箭的大漢，不禁心中暗暗吃驚，忖道：究竟是個什麼樣的組合？水、旱兩路，皆有徒衆，而且，準備齊全，隨時都有大批的人力動用……。

兩艘快舟，接近了帆船兩丈左右時，快舟上的大漢，已然引弓發箭，箭如流星，分射向蕭寒月和常九。

蕭寒月雙手齊出，穩穩的接住了兩支長箭，常九却揮動手中兵刄撥打，把兩支長箭擊落江心。

朱盈盈手執銀月飛霜，緊依在蕭寒月的身側。

她臉上帶着微微的笑意，既無憂慮，也不震驚，似乎對蕭寒月的一切，都充滿着信任。

看她那樣鎮靜的工夫，連常九也爲之暗暗

佩服。

這時，蕭寒月突然躍到船頭，低聲的說道：「常兄退下，想法子行船靠岸，這裏有我應付。」

說話之間，箭已如飛蝗而至。

對方雖只有四個弓箭手，但他們射技熟練，十分快速，雙方的距離又接近，箭勢力道很猛。

但蕭寒月的接箭手法，更是妙到毫巓，只見他雙手彼揚此落，有如萬手千臂一般，帶着嘯風而至的破空雕翎，竟然沒有一支落在船上，完全被他接了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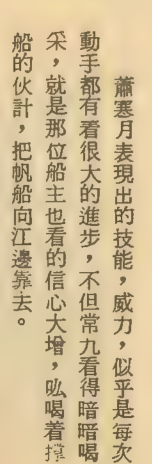
四個弓箭手，快如連珠各發出二十四支强箭，九十六支箭全被蕭寒月接在手中。

四個人看的呆了，竟忘記再引弓發箭。

其實，四人都已明白，就算再射一袋箭，仍然是要被對方接住。

武林中不少接箭高手，但在箭勢最强的距離之內，能夠一連接下四個熟練弓箭手射出的長箭，那確實絕無僅有的事了。

陳抱山本已爲弓箭所困，但看到箭盡爲蕭寒月所接，不禁精神爲之一震，長篙揮舞，勢道凌厲，迫的另一艘快舟掌舵人一直無法撞向帆船。







蕭寒月表現出的技能，威力，似乎是每次動手都有着很大的進步，不但常九看得暗暗喝采，就是那位船主也看的信心大增，吆喝着撐船的伙計，把帆船向江邊靠去。

突然間，船艙中冒起了一股江水。

船主大聲叫的道：「不好了，船底被鑿破了。」

蕭寒月聽得一呆，轉頭望去，艙中已然積了盈寸江水，這個洞鑿的不小，破裂處，水勢直湧而出。

不怕來敵的凶厲，但對這滔滔江流都存有極大的畏懼，蕭寒月暗暗決定，日後絕不再乘船趕路。

大概是那位船主也感覺到處境兇危，唯一的生路，就是盡量把船靠近江岸，他久行水面，經驗豐富，抓起一個水桶，掐起江水，倒向艙外，一面高聲說道：「伙計們，加把力，把船撐向江岸，蕭公子武功高强，只要把船靠近岸邊，大家都算保住了。」

生死交關，任何的重賞，已不足激起勇氣，只有保命的說法，最有效用。

果然，已想棄船而逃的幾個水手，又全力施爲，把帆船向江岸靠去。

常九躍入艙中，左手抓起了一個水盆掐水，右手執着如意，目光流轉着，瞧着艙中的變化。

陳抱山低聲說道：「蕭兄，先把這三艘梭形快舟給毀了，再合力應付水底的敵人……」

蕭寒月本無傷人之意，但形勢急迫，一咬牙，抓起一把長箭投擲，雖非强弓射出，但劍勢急勁，快如流星，一把就有十餘支，閃避不易。

但聞幾聲慘叫，北面快舟上兩個弓箭手，一個舵手，全被射中。

强勁的去勢，把三人也摜得栽入江中。

朱盈盈低聲道：「蕭大哥，我試試銀月飛霜好麼？」

蕭寒月點頭一笑，心中忖道：此時何時，妳早該出手了。

但見一道銀虹驟起，有如冰輪乍現，直飛向快舟。

寒光閃過，鮮血濺飛，兩個弓箭手，連什麼兵刄都未看清楚，腦袋已飛落江心。

一擊之間，如此威勢，陳抱山心中大大的震動了一下，他絕沒有想到，嬌媚如花的朱姑娘，竟然有這一手凌厲的絕活。

只見那盤飛銀芒，有如活的一般，本是斜向上面飛升之勢，突然一沉，有如流星飛墜，劃過了那撐舵的水手。

沒有看清楚他傷在何處，只見他忽然間一頭栽倒江裏，由水中冒起了一股鮮血。

銀芒盤轉，突的飛回甲板，寶刀鋒利，帶起了一股寒風，三尺內感覺到冷氣侵服，陳抱山吃了一驚，正想閃避，銀芒飛入了朱盈盈手中却不見。

從未見過飛射數丈的劍法，陳抱山有些茫然的道：「這是什麼劍法？」

「銀月飛霜……」朱盈盈很滿意這一擊的神奇、快速、微笑如花。

「好一招銀月飛霜，姑娘劍上造詣如此之深，陳某當眞大開眼界了。」

想到自己練劍二十餘年，想也未想到過天下竟有如此奇厲的劍招，朱姑娘小小年紀，竟能成此絕技，不禁心頭黯然。他那裏知道，這銀月飛霜的威力，全在它設計製造的精妙之上，其運用之術，亦是前輩古人化了數十年工夫研究出來的奇妙手法，朱盈盈只不過是承受了前人餘蔭，使利器的作用發揮出來罷了。

蕭寒月亦是暗暗震驚「銀月飛霜」的神奇、强大，適才一擊，如果飛向自己，要如何才能避過。

第一次，遇上武技轉化的難題，不禁想得入神，連處境的危險，也已忘去。

三艘快舟去其二，餘下一艘，竟然不敢再逼近帆船。

這時，艙中積水，已然逾尺，常九左手掐水，右手待敵，生恐再被敵人鑿個大洞出來，那船主雖然全力施爲，但腕力不足，掐水有限，致艙中的積水，愈來愈多，行移之間，也逐漸困難。

蕭寒月凝神思索，靜立不動，朱盈盈也就靜靜的站在他的身邊。

（未完・卅四）



短篇武俠故事

不回巷

高　皋·文
可　飛·圖

夜闖不回巷　捨命救乃父

吐口水原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如果口水吐進一個張着嘴正在打盹着的口中，那就不太平常了。

世間的事就有這麽湊巧，一位在茶亭歇脚的白衣姑娘，無意中向亭後吐出一口香唾，誰知道它竟向一位打盹者的口中奔去。

「啊……」

白衣姑娘吐出香唾的同時，便已瞧到那兒有人打盹，只是它去勢若箭，再後悔却已嫌遲。

糟了，這不只是行爲失禮，也有點過於尷尬，白衣姑娘怎能不失聲驚呼？

只不過她的呼聲剛剛出口，但見人影一閃，那位打盹的藍衫少年已目蘊怒火立在她的身前。

白衣姑娘向他瞥了一眼，跟着螓首一垂道：「對不起，公子，我……不是有意的。」

藍衫少年哼了一聲道：「是有意呢？妳就該殺人了，哼，如非妳是女流，非跟妳賭上一賭不可。」

這個人開口就是賭，莫非他是一個賭徒？

不錯，他叫韓越，的確是一位賭徒。只是他的賭運一向不好，霉運當頭，十賭九輸，把一個素封之家賭得精光，現在連三餐一宿都成問題了。

人要是倒了霉，喝涼水也會噎着，他在樹下打盹，並沒有招惹誰，那口香唾偏偏放他不過。

碰到這種窩囊事，誰也會大發肝火，他却三句話不離本行，一開口就是那個賭字。

白衣姑娘呆了一呆，忽然面色一整道：「你喜歡賭？好，咱們就賭點東道。」

在藍衫少年來說，「賭」字等於他的口頭禪，他並非眞的要賭，想不到白衣姑娘竟然當了眞。

「咳，姑娘，在下是說着玩的。」

「哼，丈夫一言，如白染皂，怎麽，瞧不起咱們女流？」

「姑娘言重了，在下……咳，身無長物。」

「別俗氣，賭不一定要用銀子，現在時間已晚，再過個把時辰就該進晚餐了，我作東，咱們吃過飯再慢慢研究。」

韓越的性格原是不拘小節的，既然有人作東，他自然樂於奉陪。

他們進了城，在一家飯店進餐，也就此聊了起來。

「在下韓越，很失禮，還沒有請教姑娘。」

「小妹劉嬋，聽口音，韓公子像是本地人氏。」

「在下是土貨，百里之外找不到在下的足跡，劉姑娘是遊歷麽？咱們這兒可沒有什麽好玩的。」

「不，小妹是找人……」

「找人？那容易，只要有名有姓，不

出三天……」

吹牛不犯法，何況韓越並非吹牛。

他在本城土生土長，整天遊手好閒的到處混，不要說有名有姓的大活人，就算張大娘的老母鷄一個月生多少個蛋都瞞他不過。

誰知劉嬋搖了一下頭，滿臉都是疑慮的神色。

韓越大聲道：「怎麽，劉姑娘可是不信？那好辦，咱們不妨賭上一賭。」

劉嬋嫣然一笑道：「這可是你第二次要賭，小妹如果再不答允，那就有點不識好歹了。」

這回韓越好像胸有成竹，因而接口道：「好，妳說，那人是誰？」

劉嬋道：「是我爹，名叫劉邦傑，他年屆五旬，身材中等，嘴上留着短髭，右眉梢有一顆紅痣。」

韓越道：「這太容易了，姑娘，咱們的賭注？」

劉嬋道：「你說過身無長物，如果你輸了，就終身都聽我的。」

韓越道：「行，要是姑娘輸了呢？」

劉嬋道：「爲了公平起見，如若你找到了我爹，我就是你的人了。」

韓越聞言一呆，他從未想到像他這樣一個上無片瓦，下無立錐的浪子，居然有一位好姑娘願意以身相許，雖然那只是賭注，他却自信必是贏家。

而且這位姑娘鳳眼桃腮，風華絕代，這等人間殊色，竟然憑空的成爲他的妻子，這，豈不是一樁異數？

人要是運氣來了，門板都擋不住，他窩囊了二十多歲，總算否極泰來。

他心眼裏在笑，因爲這是他從未有過的快樂。

劉嬋也在笑，那只是莞爾一笑，似乎她頗爲欣賞韓越那傻呆呆的神情。

其實韓越不傻，雖然在極度興奮之中，他仍然想到一個重要的問題。

「劉姑娘，如果令尊根本沒有前來本城呢？」

「還是算我輸。」

「這麽說姑娘是查過了？」

「不錯，我找到我爹住過的客棧，他的衣物銀兩都還留在那兒。」

「原來如此，好，姑娘歇息一下，在下去去就來。」

「韓公子，如果你是去找我爹，小妹倒可以提供一點綫索。」

「哦，說說看。」

「我爹的失踪，很可能是與不回巷有關。」

韓越原是神情興奮，面帶笑容的，及聽到「不回巷」三字，笑容突然凍結在他的臉上，並現出一片驚惶失措之色。

不回巷是甚麽？韓越爲什麽會如此畏懼？

這是一條長長的巷子，一邊是許多人家的後院，另一邊是三戶豪門的圍牆。

這條巷子雖然僻靜了一點，在白天偶爾也會有人經過，只是一到紅日西斜，夕陽晚照之際，就再也沒有人敢走這條巷子了。

爲什麽？莫非這條巷子夜間有鬼怪出來傷人？

這很難說，雖然沒有人瞧到鬼怪，失踪在這條巷子的大活人，據說已有三十餘人之多。

因此，這條原本沒有名稱的巷子被人稱作「不回巷」，它的頭名也蓋過了「金陵」。

金陵城藏龍臥虎，方外高人及武林耆宿多的是，但，他們的一世英名得來不易，所以誰都不願管這樁閒事。

劉嬋見韓越面現難爲之色，不由幽幽一嘆道：「我原以爲金陵城人傑地靈，估不到三願禪師的高足，也是胆小如鼠！」

韓越面色一變道：「原來妳早已摸清我的底細，然後作成圈套讓我上當！」

劉嬋冷哼一聲，道：「要賭的是你，我怎樣作成圈套讓你上當了？再說，言必行，行必果，是令師的三願之一，你既已跟我訂下賭約，難道你敢違犯師門的規戒不成？」

韓越神色怏怏的嘆口氣道：「孫悟空逃不過如來佛的手掌心，看來我只好認了，咱們走。」

劉嬋欣然一笑，然後向天色瞥了一眼，道：「現在？」

韓越道：「距離不回巷兩條街有一個賭塲，咱們先去那兒玩玩。」

劉嬋道：「好吧。」她會了賬，兩人就直奔賭塲。

今天韓越的手氣不算壞，玩到二更他已經贏了二十多兩銀子，然後他們走出賭塲，緩緩向不回巷走去。

他們併肩而行，很像一對情侶，走出不遠，韓越扭頭對劉嬋道：「劉姑娘，妳可以先回客棧。」

劉嬋道：「不必替我担心，我的武功雖是不高，自保總還可以，再說，多一個人多少有個照應。」

韓越道：「好吧，哦，劉姑娘對夜探不回巷是否已經有了腹稿？」

劉嬋道：「不能算作腹稿，只是一點粗淺的想法。」

韓越道：「好，妳說。」

劉嬋道：「據小妹猜想，不回巷絕不會有甚麽妖魔鬼怪，多半是被江湖宵小盤據，用爲作奸犯科的基地。」

韓越道：「這我就不懂了，江湖宵小作奸犯科，應該遠離市廛，到人跡罕到之處建立基地，他們爲什麽會選在金陵城裏呢？」

劉嬋道：「我想有兩種原因，其一是最危險的地方也最安全，另外一點這般人的首腦多半是金陵人，由於掩護得法，他自認爲萬無一失，那又何必跑到荒涼的地方去受苦？」

韓越道：「有道理，還有麽？」

劉嬋道：「再就是如何進行偵察了，我想咱們直闖不回巷，以身作餌，引他們出來。」

韓越道：「不行，兵家說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現在咱們對敵人絲毫都不瞭解，怎能以身犯險！」

劉嬋道：「那就用另外一項辦法，咱們潛伏不回巷附近，守株待兎，只要花點時間，必有所獲。」

韓越道：「這個辦法可以，這樣吧，我有一個姑母，後院就是不回巷，咱們住

到她家裏去，不過……」

劉嬋道：「不過怎樣？你說嘛。」

韓越道：「這個……咳，叫我怎麽說呢？」

劉嬋道：「不要顧慮，公子，任何什麽話你都可以說。」

韓越道：「我從小就失去父母，寒家又人丁單薄，所以姑母一直希望我早點成家……」

劉嬋只是「唔」了一聲，甚麽話都沒有說。

韓越吶吶道：「如果我帶妳前去，我眞不知道應該怎樣對她老人家說。」

劉嬋向他瞥了一眼，忽然低下頭去，以輕如蚊蚋的聲音道：「你就說……我是……你的妻子。」

韓越估不到劉嬋如此勇敢，會說出這種話，作出這等重大的犧牲，在重視禮教的民間，這簡直有點駭人聽聞。

他神色錯愕的瞧着劉嬋，表情上對她適才的言語，好像有些不敢相信。

劉嬋瞧着自己的脚尖，幽幽道：「公子，你忘記咱們的賭注了？」

韓越道：「這個……」

劉嬋道：「無論誰輸誰贏，咱們已經是一根繩子上拴的蚱蜢，誰也離不開誰的了。」

韓越暗忖：「對，我輸了一輩子聽她的，她輸了就是我的，這豈不是……」

想到這裏，他一把抓着劉嬋的玉手道：「妹子，咱們走……」

劉嬋抬起頭來，無限嬌羞的一笑道：「好的，大哥，不過這般時辰……」

韓越道：「不要緊，我姑母及易大娘知道我是賭徒，三更半夜去探望她老人家是常事，所以留了一把鎖匙在一個方便取用而又隱秘的地方。」

劉嬋道：「哦，易大娘是誰？」

韓越道：「易大娘是我姑母陪嫁的丫頭，她一直侍候姑母，如今她們已是白髮蒼蒼，但主僕之間還是那樣。」

劉嬋道：「這倒是十分難得，哦，你姑母家還有甚麽人？」

韓越道：「沒有了，就只她們主僕兩個。」

他們說話之間，已經到達一幢高大的門樓之前，這是一棟中產之家以上的建築，但剝蝕脫落之處頗多，顯而這戶屋主家道的衰敗。

韓越道：「這就是我姑母家，妳等等……」他說話之際已飛身攀住屋簷，然後由樑柱之上取下一把鑰匙，再飄身而下，道：「妹子，咱們進去。」

進門是前廳，經廻廊，天井，到達二廳，韓越道：「我姑母跟易大娘都住在二廳兩旁的上房，別處的房子全都空着。」

劉嬋道：「這麽大的房子，就只住了兩個老婆婆，走進來就有點陰森森的。」

韓越道：「所以我姑母要我成家，並搬來這兒跟她們一塊住。」

老房子多數光綫不好，劉嬋環境不熟，只好由韓越牽着她走。他們進入一個房間，待韓越點上了燈，她才緩緩吁出一口長氣。

這個房間很大，陳設也算不差，只是陳舊斑剝，起碼十年以上沒有整理了。

韓越攤攤手道：「這就是咱們的閨房，還滿意麽？」

劉嬋微微一笑道：「滿意。」

韓越道：「這床上的被褥都是乾淨的，妳先歇息吧。」

後院樹木翳天野草雜陳，一幅荒涼景象，此時遠處傳來更鼓，已是三更時份。

劉嬋四週瞧了一眼道：「大哥，這兒瞧不到巷子，咱們上樹。」

韓越道：「好的。」

他們選了一棵枝葉茂密，樹幹高大的老槐，像猿猱一般的竄了上去，然後在一條橫枝之上偎在一起，這兒視綫開濶，鄰近的幾家院落盡收眼底，雖然兩側還有些地方瞧看不到，但在他們可能活動的範圍之內，再也找不到比這裏更好的視野了。

此時的夜風並不怎樣強勁，但由於他們坐得太高，仍然搖幌幌的，有如坐危樓的感覺。

當然，他們身負上乘武功，這點高度自然算不了甚麽，不過他們耳鬢厮磨，陣陣少女體香，韓越就有點心猿意馬了。

這些都不要緊，以韓越的定力，還不至出什麽亂子，問題是他忽然打了一個噴嚏。這是劉嬋惹的禍，因爲夜風拂起她的長髮，幾縷髮尖鑽進了韓越的鼻孔，在外來的刺激之下，他如何忍受得住！

那就糟了，更深夜靜，萬籟俱寂，他這個噴嚏豈不要惹來麻煩！

果然，兩條黑色人影由斜對面的一個院落中冒起，他們立身院牆之上，目光四掠，在尋找噴嚏的來源。

好在韓越已有應變的準備，那兩人只不過剛剛冒起，他已經向左側巷口射出一截樹枝。

奪的一聲輕響，將兩名黑衣人引了過去，韓越不敢怠慢，扭頭對劉嬋道：「咱們一人收拾一個，快。」

他們由樹上撲向那兩人的身後，速度之快，宛如電掣星馳。

黑衣人絕未想到敵人會來自身後，待他們有了警覺，已經來不及了。

劉嬋由於父親失踪，心中滿含恨意，因而出手就點了黑衣人的死穴，被韓越撲擊的較爲幸運，只點了他的暈穴而已。

解決了黑衣人，他們迅速轉身，逕向冒出黑衣人的那個院落撲去。

這是一個頗具規模的花園，假山荷池，亭台處處，只是乏人管理，也有一些荒蕪了。韓劉二人掩蔽身形，向房廊迅速接近，但還未到達走廊，兩股勁風忽然向他們襲擊。他們聽風辨位，閃過了暗器的襲擊，但已身入重圍，被一羣黑衣幪面人包圍起來了。

其中一名身材瘦長，手持鐵鐧的黑衣人道：「夜闖民宅，非姦即盜，兩位報個名號吧。」

韓越道：「名號？咱們名不見經傳，說了你也不會知道，不過你那非姦即盜的說法可就弄錯了，咱們是追強盜這到兒來的。」

瘦長黑衣人怒叱道：「胡說，咱們這兒怎麽會有強盜？」

劉嬋撇撇嘴道：「那你們蒙着面孔作甚麽？是見不得人？」

瘦長黑衣人冷冷道：「賤婢大胆，給

我拿下。」

在他這聲叱喝之後，十幾名黑衣蒙面人便一起向韓劉二人展開兇猛的攻擊，十幾件兵刄一起向他們招呼。

韓越解下腰帶微一掄轉，八方風動，週身五尺以內，潑水也難進入，敵人不只是奈何他不得，連劉嬋也受到他的保護。

這是他的好意，但劉嬋並不領情，櫻唇忽然一噘道：「你這是幹甚麽？大哥，咱們可不是來表演的。」

她沒有說錯，韓越只求自保，不肯傷人，與表演的確沒有分別。

這可是有些不妥，因爲一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若他後力難繼，或是一個失神，敵人絕對不會跟他客氣。

他也知道拖下去是不利的，於是他撮口發出一聲清嘯，腰帶的招式一變，鬥塲上立即出現令人難以相信的奇蹟。

空中飛人，八方激射，十幾名黑衣蒙面人幾乎是一起摔出，慘叫聲響成一片。

瘦長黑衣人心頭一震，他絕未想到像韓越這麽一個年輕小伙子，竟然身負如此高深的武功，他要是不及早開溜，必然會落個丟人現眼。

他掏出一把子午問心釘，口中喊了一個「打」字，便全力撒了出去，暗器出手，返身就逃，連回頭瞧一下也不敢。

他的暗器自然傷不到韓劉二人，不過他却逃進屋裏去了，裏面屋宇頗多，要想抓到他却也不易。

韓越嘆口氣道：「對不起，妹子，那人是一個首腦人物，我却被他逃了。」

劉嬋道：「別自責，大哥，那人狡猾得很，我也想不到他會逃得如此之快。」

語音一頓，她抓住一個想逃的黑衣蒙面人，道：「大哥，咱們問問他。」

韓越道了一聲「好」，伸手摘下黑衣人的面罩，現出一張四方形的獰惡面孔，他咳了一聲道：「朋友，咱們無怨無仇，我不想爲難你，不過你要老老實實的回答我的問話。」

黑衣人道：「你要問什麽？」

韓越道：「我要向你打聽一個人，他年約五旬，身材中等，嘴上留着短髭，右眉梢有一顆紅痣。」

黑衣人冷冷道：「有這麽一個人，只怕你們救他不得！」

劉嬋道：「救不救得是咱們的事，你只說他關在什麽地方。」

黑衣人道：「在地牢，由後門進去，經過兩重房子，靠東有一個小院子，那兒的假山就是通往地牢的門戶。」

韓越道了一聲多謝，然後吐指如風，點了他的暈穴。

他們按照黑衣人的指示走，走過一進房子，倒也沒有什麽意外，只是房廊如此衆多，一個人影也瞧看不到，難免有環境陰森，氣氛迫人的感覺。

待走完一條廻廊，韓越忽然脚下一窒，臉上的神色顯得十分震嚇與不安。

劉嬋道：「怎麽啦？大哥。」

韓越哼了一聲道：「我早該想到的，那黑衣人爲甚麽如此合作。」

劉嬋道：「莫非他說的途徑不對？」

韓越道：「我想錯不了，由此前往，必然可以找到地牢。」

劉嬋道：「那你還遲疑甚麽？」

韓越嘆道：「他告訴咱們的沒有錯，但能够通過這死亡陷阱的却爲數不多！」

劉嬋一怔道：「你說甚麽？大哥，那兒是死亡陷阱？」

韓越道：「咱們只要再走出十步，必然會遇到數以千計的淬毒伏弩。」

劉嬋愕然道：「那怎麽辦？……」

韓越搖搖頭道：「瓦面洒有無形之毒，其危險不下於千隻毒弩。」

劉嬋面色一變道：「難道咱們就此罷了不成？」

韓越微微一笑道：「不，我也應該跟他談談了，妹子跟我來，但要踏着我的脚印，不能有絲毫差錯。」

這雙少年男女，全都身負上乘武功，雖然歷經伏弩、翻板、毒烟、毒水等死亡陷阱，終於有驚無險的安全通過，當然，這是韓越懂得其中的玄奧，才能履危若安的一一渡過。

但當他們進入那片小院之際，已有三名蒙面殺手在那兒等着他們。此處是最重要的關鍵之地，只要打開地道入口，就可救出劉嬋的父親，不要說三名殺手，縱使是千軍萬馬，她也義無反顧，因此，她口中一聲嬌叱，揮刀就向院中的三人撲去。

韓越伸手一攔道：「別忙，妹子，我有話要跟他們說。」語音一落，回頭對三名殺手道：「我師父呢？我要見他。」

一名紅衣殺手冷冷道：「吃裏扒外的東西，你還有臉要見你的師父！」

韓越道：「這是我們師徒之間的事，你沒資格過問，告訴我，師父在那裏？」

紅衣殺手道：「要見你師父先過大爺這一關再說！」呼的一掌迎胸劈了過來。

他們在捨死忘生的拚鬥，劉嬋却感到無比的震駭，韓越的師父不是武林第一高人三願禪師麽？這位名滿湖海的聞人，爲什麽要刦鏢擄人？

她正在驚惶不安之際，一聲嘹亮的佛號由竹林中傳出，跟着走出一名身材高大，滿面紅光的灰衣和尚，塲中的搏鬥停止了，韓越趨前兩步，躬身一禮道：「弟子參見師父。」

灰衣和尚就是三願禪師，他以銳利的目光，向韓越一瞪道：「怎麽，你要跟爲師的作對？」

韓越道：「弟子不敢，只是弟子不明白師父爲甚麽要這麽作？」

三願禪師道：「爲師號稱三願和尚，那第三願是甚麽？你說說看。」

韓越道：「是收天下不義之財，救助貧苦無依的民衆。只是師父立意雖佳，作法却有悖情理，而且爲法所不容，何況師父名震寰宇，這樣豈不被人所誤解？」

三願禪師叱道：「你敢批評爲師？」

韓越道：「不敢，還請師父三思！」

三願禪師略作思忖，忽然注目劉嬋道：「妳是劉總鏢頭的女兒？」

劉嬋道：「晚輩正是。」

三願禪師道：「告訴妳爹，今後最好不要承保不義之財，妳爹在地牢，銀子半分不少。」

語音甫落，人影忽閃，小院除劉嬋與韓越，再也看不到半個人影，他倆相視一笑，併肩向地道入口處奔去。（全文完）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崑崙三劍

東方玉・文
可　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天華山莊衆俠推擧孟達仁爲總指揮，負責攻入洞內的佈置，他分派無住大師、甘玄通、飛虹羽士守住洞口，霍萬淸，宋文俊，史傳鼎和他向巫婆子叫陣，另派竺秋蘭爲先鋒打頭陣，岳少俊協助爲副先鋒，使竺秋蘭使用「百里香」迷藥，先將巫婆子昏倒，攻下第二個洞口。然後又攻向裏洞，將春梅、虎爪孫無忌等人昏倒，果然見宋老爺子宋鎭山也在內，孟達仁怕他也是喬裝假扮宋鎭山，叫岳少俊給解藥他吃，以辨眞假。此時洞外來了賊黨，有「湘西雙屍」二人，「火魔女」祝巧巧，「百步神拳」袁廣傑，「五爻眞人」聞天風等人，衆俠嚴陣以待……

迎戰難克敵　退中洞佈防

狼山一狽口中應了聲「是」，抬目道：「那麽大師請　，找一個知道的人前來答話。」

無住大師凜然道：「貧衲爲什麽要退開？」

狼山一狽微哂道：「大師那是不肯讓開了？」

無住大師道：「貧衲負責守住洞口，自然不會讓開的了。」

狼山一狽聽得臉色一沉，喝道：「無住大師，兄弟好言相勸，總護法親自趕來，大師如果妄圖以一己之力，負隅頑抗，何異螳臂當車？」

無住大師依然手抱禪杖，巍然峙立，低沉的道：「善哉，善哉，貧衲只知守洞，不問其他。」

狼山一狽森然一笑道：「大師再不讓開，兄弟就不客氣了。」

話聲出口，揮手一掌，朝無住大師迎面劈去。

他因當着「總護法」的面，這一掌就使出了「大力金剛掌」，一團無形勁氣，無聲無息的湧了過來。

無住大師杖交左手，右掌朝前推出。兩股掌風，堪堪一接，發出「砰」然大震。

狼山一狽左手立時跟着劈出，雙掌連環，一連劈擊了五掌。

無住大師看他掌勢忽然加快，放下禪杖，同樣雙掌交替，架開五掌之後，突然雙手握拳，沉喝道：「索施主不退，休怪貧衲無禮。」

呼呼呼，連攻三拳。

這三拳，正是少林寺聞名全國的「羅漢拳」，拳風呼嘯，記記如巨鎚撞岩，勢沉力猛，威力驚人！

狼山一狽不由被逼得退了兩步，但他也立還顏色，一退即上，揮掌搶攻。

兩人二度交手，拳風掌影，打得甚是兇狠，無住大師任他如何逼攻，進退不出兩步，始終不離洞口。

不大工夫，便已對拆了十四、五個回合。

狼山一狽志在速戰速決，眼看纏鬥不休，心頭大是不耐，口中冷喝一聲道：「老和尚，你再接我幾掌看看！」

右手揚處，發出一股陰柔掌風，左手跟進，再拍出一團無形勁氣。

無住大師一眼就看出對方又在施展「摧心掌」了，這回他負責守住前洞，而且對方人數較多，不能再客氣了，當下口中低宣一聲：「阿彌陀佛。」

默運「般若禪功」，雙手合掌當胸，緩推而出。

要知「般若禪功」，乃是佛門無上禪功，在少林寺七十二藝中居第三位，只有長老資格才能修習。

無住大師數十年來，方才替宋文俊療傷，還是第一次施展，與人對敵，發之於掌，即爲「般若禪功」，更是破題兒第一遭了。

這下，一個使的是旁門中震力最強的「摧心掌」，一個發的是禪門中威力無邊的「般若禪功」，硬打硬接，自然非比尋常。

但這一招一來一往之間，即聽不到砰然震響，也沒有強勁的風聲，「摧心掌」只有一股陰柔的掌風。「般若禪掌」無形無聲，却連一點微風都沒有。

無住大師、狼山一狽就像同時被人推了一把，各自身不由己，後退了兩步。

無住大師抓住禪杖，穩住脚步，一襲衣衫不住的飄忽。

狼山一狽索毅夫連退兩步之後，一個人搖搖欲倒，胸口起伏，張嘴吐出一口鮮血。

九指羅漢廣明急忙一躍而出，扶着他退下。

這邊禿頂神鵰、飛虹羽士也雙雙搶到洞口，低聲問道：「大師不要緊吧，快退下來歇息。」

無住大師緩緩退入石窟，淡然一笑，說道：「索毅夫傷得比貧衲要重得多，貧衲尚無大碍，大概坐息一陣，就可以復元了。」

說罷，一手拄杖，退到壁下，盤膝坐下，閉目不語。

甘玄通在無住大師退下之時，立即側身閃出，補了上去，擋在洞口。

只聽一個夜梟般聲音怪叫道：「老大，這回該咱們出場，去把那牛鼻子收掇算了。」

另一個陰沉聲音尖笑道：「好吧！」

兩句話聲，堪堪出口，就有兩道人影，疾如鷹隼，並肩落到甘玄通跟前！

這兩個怪人臉色慘白，一個閉着雙眼，狀若瞎子。

一個閃着一雙綠陰陰的眼睛，狀若鬼火，兩眉中間，有一道很深的刀疤。

他們同樣穿着一件短僅及膝的黑衣，赤脚麻鞋，看去陰森古怪，一身邪氣！

但他們來頭可不小，江湖人遇上這一對孿生兄弟，莫不退避三舍，他們正是出了名的兇神湘西雙屍，老大閉目殭屍閔雷，老二三眼殭屍閔電。

甘玄通看淸來人，不覺暗暗皺下了眉，說道：「二位有何見教？」

閔電陰惻惻的道：「牛鼻子，你讓開

就沒事了。」

甘玄通道：「貧道為什麼要讓開？」

閔雹道：「因為咱們兄弟要進去瞧瞧，咱們留在洞裏的人，是不是給你們這些和尚、道士收拾了？」

甘玄通道：「貧道若是不讓開呢？」

閔雹還沒開口，閔雷閉着雙目，右手一探，伸出五根枯瘦得如同鳥爪般的手指，朝甘玄通當胸抓去，口中陰聲道：「那就先把你揪出來。」

這一抓出手極快，但甘玄通早知湘西雙屍生性兇暴，自然早有準備，脚下倏然後退半步。

手腕抬處，長劍已從肩頭出鞘，使了一招「倒掛珠簾」，劍光乍亮，化作一道匹練，由上而下。

閔雹嘿然道：「你要在咱們兄弟面前玩劍？」一下欺到甘玄通右側，雙手齊發，右爪抓向甘玄通執劍右腕，左爪同時抓向甘玄通的右肩。

閔雷外號閉目殭屍，其實他並不是瞎子，只是雙目似閉非閉，有時僅睜開一絲而已。

他出手一招，沒有抓到甘玄通，此時身形一轉，輕快無比就轉到甘玄通左側，左手五指抓向甘玄通左臂，右手箕張如鈎，朝後腦抓落。

這兩人心意相通，行動如風，出手攻敵，配合得更是恰到好處，一個奪劍，一個傷人。

甘玄通若是稍微慢上一步，不但雙手會被他們兩人抓住，後腦也得添上五個窟窿。

但甘玄通乃是八卦門的高手，一手「八卦劍法」，施展開來，顛倒八門，瞬息千變。昔年曾以一柄長劍，困住過淆山八怪，在江湖上盛名久著，黑道中人，遇上他時，縱是人手較多，也不敢和他正面衝突。

湘西雙屍縱然兩人聯手，（他們孿生兄弟，與人動手，不論對方只是一人，或者多人，總是聯手同上）甘玄通一劍在手，未必傷得了他。

只見他身形輕輕一側，便已閃開兩人一招合擊，一片劍光，同時從他身邊漾起，指東劃西，一奇一正，分向兩人襲擊。

閔雷、閔雹見甘玄通居然以攻還攻，他們本是生性暴躁之人，不由激起兇性，暴喝聲中，同時縱身撲上，四爪齊發，二十道指風，有如集密尖錐，銳利無匹！

甘玄通劍法展開，一劍又一劍的揮出，脚踏八卦，幻起重重劍影，門戶隱然，已把洞口數尺方圓，佈成了一個小小的八卦劍陣。

任你湘西雙屍連番猛撲，爪利如刄，也休想闖入他劍陣一步。

湘西雙屍殺得性起，口中連聲怒嘯，撲攻更力，揮舞雙爪，凌厲指風，嘶嘯有聲，幾次都被他們衝破劍陣，撲近甘玄通身前，差點就給利爪抓到。

甘玄通看得也暗暗驚心，仗着幾十年功力，緊封門戶，人隨劍走，劍隨卦變，手揮長劍，如挽千斤重物。

左攻右守，右攻左守，劍招雖慢，却是青光繚繞，緊護身軀，一口劍力敵兩名黑道兇煞，兀是毫不退讓。

閔雷、閔雹，更是滿臉殺氣，獰戾有如惡鬼！

激戰之中，閉目殭屍閔雷突然嘬口發出一聲凄惻的低嘯，他嘯聲甫起，老二三眼殭屍閔雹也跟着嘬口低嘯起來。

兩股嘯聲，似是互相引和；聲音凌厲，有如鬼哭，但就在兩人嘯聲一起，掄爪撲攻之勢，就立時停下來了，一左一右僵然木立，好像忘却了正在和人動手。

甘玄通因對方業已停止撲攻，他沒了對手，一個又何必再舞弄長劍？

也就及時收住了劍勢！

洞內禿頂神鵰孟達仁看出湘西雙屍神情有異，急忙以「傳音入密」叫道：「甘道兄小心！」

就在他喝聲未落，閉目殭屍閔雷突然雙臂一舉，身形疾撲，朝着甘玄通攔腰拍來。

三眼殭屍閔雹同時發動，身形僵直，一躍而上，雙臂直伸，十指如戟，朝甘玄通後心插來！

甘玄通經禿頂神鵰一言提醒，（即使禿頂神鵰不提醒他，他雖已收劍，但也仍在嚴神戒備之中）心中不覺一動，暗道：「殭屍功！」身形一晃，從兩人合擊中，擦身閃出。

湘西雙屍撲了個空，心頭更怒，口中發出兩聲野獸般的低嘯，雙腿不屈，身發如風，蹦的一躍，叉手抓來。

這要換了旁人，洞口地方不大，在對方兩人夾擊之下，未必躲閃得開，但甘玄通乃是八卦門的高手，八卦門有一種玄妙奇特的身法「八卦遊身步」，原是專門應付衆多敵人圍攻之用。

任憑對方攻勢如何猛烈，他仍能從對方中間，從容遊步，擦身而過，所以叫做「遊身步」。

甘玄通這一展開身法，身形飄忽，不住的在兩人身側閃過，更逗得湘西雙屍暴跳如雷，連蹦帶跳，撲擊如風。

甘玄通在兩人合撲之下，外人看去，他從容進退，毫不吃力，實則對方兩人發動「殭屍功」，此時一來一往，越撲越急，越撲越快，兩人中間的空隙，自然也隨着越來越小，就像電光石火，一閃而逝，你縱然身法玄妙，但要覷準這一絲空隙，閃身而過，也不是容易之事。

此時甘玄通手中雖有長劍，也無暇施展，只顧全神貫注在兩人中間，閃避遊走而已。

沒有攻擊，只顧閃避，豈非已落了下風？

湘西雙屍一時間雖然撲不到他，但究是兩人合鬥，自從展開「殭屍功」？威力就在甘玄通之上。

三道人影中，兩道倏起倏落，蹦跳如風，一道却是忽東忽西，不住的閃動。

使到疾處，三道人影，就交織成一片模糊人影，那還分得清敵我來？

只是閔雷，閔雹口中發出來的低嘯，時高時低，陰森低盪，刺耳已極！

站在對方衆人中間的青衫書生眼看雙方久持不下，似已不耐，劍眉微微一揚，舉步而出。

他這一舉步，九指羅漢廣明、火魔女祝巧巧、百步神拳袁廣傑，五叉眞人聞天

風一干人，還以為「總護法」要親自出手，立時跟了上來。

這邊禿頂神鵰孟達仁，飛虹羽士陸飛鴻眼看對方似有依仗人多強行攻洞之勢，心中暗暗吃驚，也同時迎向洞口，準備接應甘玄通，俟他退入洞來，合三人之力，全力守洞。

那青衫書生走了兩步，脚下忽然一停，摺扇輕輕地一擺，說道：「你們都退下去。」

他話聲說的不响，但却眞有極大的權威，九指羅漢等一干黑道羣豪，奉命唯謹，果然依言退了下去。

青衫書生摺扇當胸，搖了搖，朗聲喝道：「大家住手。」

湘西雙屍聽到他喝聲，嘯聲倏止，蹦跳如飛的兩條人影，也立時停止，僵立不動。

甘玄通這一陣工夫，早已汗流浹背，喘息不住，也隨着站停下來。

青衫書生朝湘西雙屍看了一眼，温和的道：「你們也退下去。」

閔雷，閔雹同時長長的舒了口氣，緩緩散去「殭屍功」，才行退下。

飛虹羽士低聲道：「孟道兄，你去替甘道兄下來，他好像要找咱們說話呢，該你軍師上場了。」

禿頂神鵰點點頭，立即閃身而出，說道：「甘道兄，你進去歇息一回吧！」

甘玄通回身退下，壓低聲音道：「孟道兄小心，此人極非易與。」

禿頂神鵰道：「兄弟自會應付。」

青衫書生走到離洞口三數尺遠近，就自站停，目光一抬，望着禿頂神鵰拱一拱手說道：「尊駕是那一位高人，恕在下眼拙。」

禿頂神鵰也拱手還禮道：「老朽六合門孟達仁，還未請教閣下如何稱呼？」

他故意報出「六合門」，乃是想套問對方來歷。

青衫書生微微一笑，道：「在下祝天俊。」

他只說了自己的姓名。

禿頂神鵰一拱手道：「原來是祝大俠，老朽久仰了。」

祝天俊淡然一笑道：「孟大俠不用客氣，祝某初出江湖。」

禿頂神鵰看他談笑從容，說話坦爽，果然不帶半點江湖習氣，但一個初出江湖的人，竟能統率黑道羣兇，當眞使人有莫測高深之感！

望着他微微發怔，頷首一笑道：「這是祝大俠客氣了，聽說祝大俠是總護法的身份，老朽正想請教，不知祝大俠是道上那一座名山的掌舵？」

祝天俊手搖摺扇，瀟洒一笑道：「孟大俠見詢，只是本盟目前還不到公開的時候，恕難奉告，好在黃山擲鉢禪院之會，為時不遠，諸位到時自知。」

禿頂神鵰頷首道：「那麼祝大俠的來意……」

祝天俊道：「在下覺得會期非遙，咱們和各大門派，本無樑子可言，雙方不該有敵對的行動，故而親自趕來，希望諸位能及時退出此洞，庶可不傷和氣，自是最好不過。」

禿頂神鵰大笑道：「祝大俠既知雙方不該有敵對的行動，要咱們退出此洞，庶可不傷和氣，那麼祝大俠如果能够率衆退走，不是也一樣可以不傷和氣麼？」

祝天俊俊美的臉上，神色微變，冷然道：「在下還是希望諸位多加考慮。」

禿頂神鵰道：「老朽也希望祝大俠能考慮考慮。」

祝天俊搖搖頭，道：「在下用不着考慮。」

禿頂神鵰心中暗道：「此人口氣狂得很。」

一面呵呵笑道：「祝大俠此話，未免有欠公道，為什麼要咱們多加考慮之事，（退出此洞）祝大俠就用不着考慮呢？」
（率衆退出）

祝天俊打量了禿頂神鵰一眼，微哂道：「在下要諸位及時退出，只是替諸位打算而已！」

禿頂神鵰道：「祝大俠此話怎說？」

祝天俊傲然的道：「因為在下親自來了。」

禿頂神鵰問道：「祝大俠親自來了，又如何呢？」

祝天俊朗笑一聲道：「孟大俠是眞的聽不懂。」

禿頂神鵰道：「祝大俠語含玄機，老朽眞的聽不懂。」

「好！」祝大俠微微一笑，說道：「祝某既然來了，諸位要想不退出此洞，行麼？」

「哈哈！」禿頂神鵰大笑道：「祝大俠口氣不小，倒是老朽行走江湖，數十年來，第一次聽到如此說話的人。」

祝天俊微哂道：「祝某從不大言唬人，孟大俠不妨回進去和大家商量商量；再作答覆。」

禿頂神鵰說道：「祝大俠要老朽回進去和大家商量商量，話雖不錯，但老朽至少也應該瞭解一下，值不值得大家商量才是？」

祝天俊道：「你要如何瞭解法？」

禿頂神鵰道：「老朽不才，想討教你總護法幾手高招。」

「很好！」祝天俊傲然道：「孟大俠既要試試祝某，那就請出手好了。」

他依然態度瀟洒，摺扇輕搖，毫無半點戒備之狀。

「且慢！」飛虹羽士陸飛鴻突然閃身而出，朝禿頂神鵰打了個稽首道：「孟道兄乃是咱們的軍師，應該先讓貧道向祝大俠領教才是。」

說完，轉身朝祝天俊稽首道：「貧道終南陸飛鴻，請祝大俠多多指教。」

「鏘」的一聲，撤下了長劍。

禿頂神鵰本待勸阻，但陸飛鴻連劍都撤出來了，自然不好再說，只得以「傳音入密」說道：「陸道兄，此人深藏不露，口氣甚大，若無驚人之藝，這些黑道中人，也不會聽他指揮了，道兄可得小心。」

飛虹羽士點點頭，也以「傳音入密」說道：「貧道知道，咱們動手之時，道兄就可以看出他的路數和來歷了。」

祝天俊視着飛虹羽士，冷然道：「陸道長既欲賜教，怎麼還不出手？」

飛虹羽士道：「祝大俠請！」

祝天俊依然輕搖摺扇，瀟洒一笑道：「祝某和人對敵，從不先出手，陸道長只管發招好了。」

飛虹羽士道：「好吧，貧道恭敬不如從命，那就請祝大俠亮兵刃吧！」

祝天俊手中竹骨摺扇輕輕一轉，笑道：「在下這柄寶劍，出必傷人，輕易從不施展，當以這柄摺扇接道長幾招。」

飛虹羽士聽他口氣，根本沒把自己放在眼裏，心頭不禁激起怒火，仰首大笑一聲道：「祝大俠快人快語，貧道那就有僭了。」

他果然不愧終南飛虹，心中雖然甚是憤怒，但不肯失了他終南名宿的身份，話聲出口，長劍豎胸，緩緩斜點出去。

這一招正是「終南劍法」中的起首式「一劍朝天」。

「終南劍法」的起手式和別派劍法的起首式不同，別派的起首式，就是這套劍法的起首式而已，終南劍法這一招起首式，却是整套三百六十一招劍法的總提綱。

「終南劍法」素以快捷稱譽武林，只要一招出手，三百六十一劍如黃河之水天上來，一瀉千里，連綿不絕。

這一式起首式，可以銜接三百六十一劍中任何一招，故而有「一劍朝天，終南之捷」之稱。

閒言表過，却說飛虹羽士使出「一劍朝天」，長劍斜點而出，祝大俠依然摺扇當胸輕搖，站在他對面，視若無睹，好像他只是站在旁邊看熱鬧，並不是他和人動手一般。

這下表現得實在太狂妄，太輕視飛虹羽士了。

飛虹羽士縱然修養再好，也忍不住了，心中暗道：「好小子，我陸飛鴻行走江湖幾十年，從沒有見過你這樣狂妄自大的人，今日不給你點顏色，還當我手中寶劍是紙糊的！」

心念轉動，點出長劍，忽然劃起一道弧形，劍勢如匹練乍發，朝祝天俊激射過去。

祝天俊臉上飛起一絲冷峻的笑意，既不躲閃，也不封閃，也不封架，依然只是毫不在意的站立如故，看着那道亮銀耀目的匹練，對着他飛射而走。

數尺距離，別說像飛虹羽士這樣的使劍高手，就是普通武士，也可一發即至。

祝天俊直等飛虹羽士的劍光，快要觸及他衣衫，身軀才微微一側，當胸輕搖的摺扇，「豁」的一聲收攏，正待朝劍脊上敲去！

這原是電光石火般事，飛虹羽士這一招「剖龍取心」，劍光直射，何等迅速，此時眼看祝天俊依然手搖摺扇，毫無封架之意。

他究是正派中人，不肯對一個毫無抗拒之人驟下殺手。

劍光離對方衣衫還有三寸光景，就倏然而止，撤回劍法，目注祝天俊，面有不豫之色，冷然道：「祝大俠這是什麼意思，刀劍無眼，你怎好如此兒戲？貧道若是一個收手不及，豈不……」

祝天俊望着他，微微一笑，沒待飛虹羽士說下去，接着說道：「陸道長果然是仁人君子，劍招距離祝某胸前，尚有三寸一分四釐，就忙不迭的收了回去。」

他右手摺扇，朝左手掌心輕輕敲了一下，悠閒的道：「其實陸道長何妨把這一招『剖龍取心』使足了看看，能否對在下一劍穿心？」

飛虹羽士聽得不覺一呆，終南派的人，很少在江湖上走動，「終南劍法」以快捷著稱。

武林中人，很少能說得出招術的名稱，這位神秘組織中的總護法，看他年紀，極不會超過三十。

他居然一口叫出自己方才使的一招劍法是「剖龍取心」？

嘿！他居然還要自己使足了看看，能否傷他？

這明明是沒把自己放在他眼裏？

飛虹羽士這下氣可大了，狂笑一聲，道：「好，祝大俠那就再接貧道一劍試一試！」

喝聲出口，手腕疾然一翻，一點寒星，比閃電還快，一下朝祝天俊「天突穴」上點去。

祝天俊身子依然一動沒動，但他出手比飛虹羽士更快，不見他有何動作，右手隨便一舉，但聽「嗒」的一聲，摺扇扇頭，已經壓住了點去的劍尖！

這本是輕描淡寫的一下，但在飛虹羽士的感受，就不同了！

他長劍堪堪刺出，陡覺劍尖一震，壓力重逾山嶽，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忙抽劍後躍。

但見祝天俊依然手持摺扇，含笑站在那裏，並沒追襲，心中兀自不信，長劍當胸直豎，目注對方。

雙足一點，身形突然直拔而起，到了三丈高處，右腕一抖，漾起一片銀鱗，劍光垂直朝祝天俊當頭下刺。

這一招「神龍抖甲」，正是飛虹羽士仗以成名的三招絕藝之一，平日並不輕易出手，但今晚形勢迫人，不得不使出壓箱子的本領來。

祝天俊仍然一臉微笑，仰首望着飛虹羽士劍先人後，撲刺而下，直待劍光落到頭頂，才側身向左閃開。

右手一揮，摺扇向右敲出，口中說道：「方才承道長中途收劍之情，在下也不爲已甚。」

他這側身一閃，巧妙無比避開了像匹練倒掛的劍光，同時也响起「嗒」的一聲輕響，摺扇一點扇頭正好拍在垂直刺下的劍尖之上。

這眞合上了「四兩撥千斤」！

飛虹羽士但覺劍身陡然一震，他人在空中，無處着力，登時連人帶劍被震得直蕩出去數尺來遠，落到地上，幾乎還站立不住！

他耳中自然聽清楚了，對方是因自己第一招中途收劍，故而不爲已甚，手下留了情。

飛虹羽士簡直敗得連自己都說不出名堂來，三招之中，第一招是自己中途撤回的劍勢，第二招才一出手，就被人家壓住劍尖，第三招，糊裏糊塗的被震盪出數尺來遠。

這三招，根本沒和人家正式交手，對方甚至連招式都沒使出來，自己就落得灰

頭土臉，如此慘敗！

站在石洞口給飛虹羽士掠陣的禿頂神鵰孟達仁也不禁看得聳然動容！

試想飛虹羽士陸飛鴻，不僅是終南名宿，就是在八大門派中，也是有數的高手，居然被人家輕描淡寫的兩下，就震飛出去。

尤其對方手法怪異，不成章法，根本看不出出手的路數。

他心中雖然大感驚異，但事已至此，不得不硬起頭皮，呵呵一笑道：「陸道友，勝負兵家常事，你已經試過三招，現在該言歸正傳，還是由兄弟向祝大俠領教了一下。」

飛虹羽士收起長劍，朝祝天俠打了個稽首道：「多謝祝大俠手下留情，貧道告退。」

祝天俊含笑道：「陸道長請。」

飛虹羽士緩步退下之時，禿頂神鵰立即以「傳音入密」說道：「陸道兄回入洞去，立即通知霍總管早作準備，兄弟自知絕非姓祝的對手，在盟主服下解藥，運功未醒，眞假未明之前，咱們必要時就得退守中洞。」

再說站在祝天俊身後的一干黑道兇神，像九指羅漢廣明、湘西雙屍、火魔女祝巧巧、百步神拳袁廣傑，五叉眞人聞天風，就是連狼山一狽索毅夫在內，大家只知道總護法是大宮主的丈夫，一身武功極高，機智過人，甚得老神仙的寵信，大家不敢稍露不服，但總護法武功究有多高……誰也沒有見過。

今晚，大家都看到了，像終南飛虹羽士陸飛鴻這樣一位在八大門派中頗享盛譽的一流高手，在總護法手中，三招兩式，就敗退下去。

足見總護法確實身懷絕藝，平時只是深藏不露罷了！

一時之間，直看得衆人聳然動容，心懷凜惕！

祝天俊目光一轉，朝禿頂神鵰問道：「孟大俠要和祝某如何比法？」

禿頂神鵰心中暗想：「方才陸道兄和他使劍，不出三招，就爲他所敗，自己在劍術上，和陸道兄也只在伯仲之間，要想勝他，那是極無可能的事，不如和他拳掌上試試，他年紀不大，內功修爲，未必勝得過自己……」

心念轉動，含笑道：「老朽不自量力，也想以十招爲限，跟祝大俠討教拳掌工夫，不知祝大俠意下如何？」

祝天俊傲然笑道：「很好，你就發招吧……」

禿頂神鵰狹長臉上堆起了幾十條笑的皺紋，連連點頭，說道：「老朽那就得罪了。」

身形一蹲，進如旋風，雙掌在胸前一洗，但聽「沙」的一聲，左手由右掌心豎切而出。

這一招「靈猿洗手」，看去並無出奇之處，尤其雙方相距足有五尺以外，禿頂神鵰切出之時，手腕半曲，自然更切不到祝天俊的身去。

祝天俊沒有動，但他一雙明亮的星目，却一眨不眨的注視着禿頂神鵰，似是看出了對方這一手含蘊了很多變化，靜以待變！

禿頂神鵰使出前面半招，後面半招自然會接連而來，只見他雙脚劃地，身形疾然欺進。

又是「沙」的一聲，左掌急收，右掌迅如掣電，從左掌心洗出，直切祝天俊左脅，左掌收回之時，小指一屈，扣着大姆指，彈出一縷指風，襲向祝天俊的「七坎穴」。

這後半招，直切的右掌，掌鋒如刀，凌厲無比，而左手小指彈出的一縷指風，却因左掌在收回之際，十分暗藏，不易爲人發覺。

但其實凌厲的右掌，只是掩護左手指風而已，這一擊，當然以指風爲主。

這是「六合掌」中的一記「須彌藏芥」，把指風喻爲芥子，你想這縷指風該有多細？

指風如果像掌風一般，出手之時，勁氣潮湧，呼嘯有聲，那還成什麼指風？

故而指風欲細，把內功勁氣，束之如練，練之成絲，才是上乘功夫。

因爲指風越細，勁氣就越強，所謂：「練氣成絲，傷人無形」者是也。

祝天俊眼看禿頂神鵰欺來身法甚是快速，幾乎人到掌到，右手掌鋒直奔左脅，他一直站在原地的人突然向右橫跨半步，避開掌勢。

但他這一橫移，恰好落在禿頂神鵰的計算之中，因爲這一縷無聲無息的指風，正朝他胸前「七坎穴」激射而來。

祝天俊果然不愧爲神秘組織的總護法，就在他右足跨出之時，忽然似有警覺，左手衣袖輕輕向外拂出。

這一拂舉止瀟洒，任何人都只當他是爲了封架禿頂神鵰的掌風而發，但他這衣袖一拂之勢，化解的却是禿頂神鵰的一縷指風。

不！他這橫移半步，跨的極爲奇妙，既不是閃出，更不是單純的避讓對方掌勢，而是新的轉進。

看去雖然和禿頂神鵰拉遠了半步，實則他已轉到了最有利的反擊位置，反手一抬，一點扇影，朝禿頂神鵰右肩敲來。

他轉到了最有利位置，直等他手中摺扇敲來，禿頂神鵰才開始發覺。

因爲祝天俊這一擊，自己幾乎站在死角上，身形完全用老，別說反擊了，就是連出手封架的餘地都沒有。

他只給你留一條路，朝前竄，但你若眞朝前竄出去，難保他空着的左手不趁機襲擊！

禿頂神鵰雖然想到，但此時也顧不得那麼多了，只好雙足一點，朝前竄去，只覺肩後被扇風掃中了一點，有些火辣辣的感覺。

他怕祝天俊趁機追擊，竄出去三尺多遠，就一個橫躍，再向橫裏移開了兩尺，方始住足。

回頭看去，祝天俊依然一臉微笑，站在原處，並未出手襲擊。

第一招上，人家只不過舉手敲了下扇頭，自己就被迫得直竄橫躍，豈不窩囊。

禿頂神鵰避是避了，但一張滿是皺紋的老臉，不禁爲之一熱！

祝天俊看了他一眼，似乎張口欲言，

忽然間又像是想起了什麽，左手一翻，低頭看去。

這一瞧，才發現袖底有一個指頭大的小孔，是剛才被禿頂神鵰指風所穿。

他俊秀的臉上神色微笑，朗笑一聲道：「孟大俠果然高明，『六合神指』天下無雙，在下今晚總算領敎了。」

此人的心胸曠達，袖底爲指風所穿，不是他自己說出來，別說在塲的人，沒有一個知道，就是禿頂神鵰也一無所知。

禿頂神鵰老臉一紅，拱手道：「祝大俠過奬……」

底下的話，還沒出口。

祝天俊截着他話頭，冷然道：「這第一招，咱們算是扯平，你還有九招取勝的機會，請吧……」

說話之時，星目神光如電，盯着禿頂神鵰，眉宇間已隱隱透視殺機？

禿頂神鵰看得心頭暗暗一懍，忖道：「看來他衣袖被自己指風無意間穿了一個小孔，已引起他的殺機，自己可得小心一點！」

心念轉動，出手自然更爲謹愼，雙手當胸一合，運起「六合眞氣」，佈滿全身，然後雙脚左右移動，雙掌連環變招，掌指同施，交相擊出，一連攻出三招。

這三招急攻，可說是他畢生精練「六合掌」中的精華所在，掌風指影，渾成一片，快得如同一招。

祝天俊口中輕笑一聲，也不見他跨步作勢，一個人輕若飛絮，隨風飄起，掌風指影，半點也沒沾上衣角。

人已飄然閃到了禿頂神鵰的右側，屈指輕彈，一點指風，直奔禿頂神鵰右肩「巨骨穴」。

禿頂神鵰三招還未使完，陡覺右肩如中尖錐，整條右臂頓時痲木不仁，垂了下去，心頭猛然一驚，急忙向後躍退。

祝天俊手搖摺扇，冷峻一笑，問道：「孟大俠還有再戰之力麽。」

禿頂神鵰早已看出對方武功高不可測，但也想不到自己在他手下，會走不出兩個照面。

此時右臂若廢，自然無力再戰了。

他心頭這份震驚，比他右臂的傷勢，更爲嚴重，但一聽祝天俊這句話，心中忽然爲之一寬。

他經驗老到，自然看得出祝天俊這個「總護法」，在對方這羣人中，身份甚高，自視也甚高。

祝天俊問出這句話來，就是見他並沒有乘勝逼攻過來之意，那麽只要自己應付得宜，就可有足够的時間重作佈置了。

當下故意一手按着肩頭，苦笑道：「祝大俠神功蓋世，老朽認輸。」

祝天俊的意思，也只要他認輸就好，傲然一笑道：「好，那就有勞孟大俠，進去好好和大家商量一下，諸位只要答應退出此洞，雙方仍可不傷和氣。」

禿頂神鵰點頭道：「老朽一定把祝大俠的話，轉告幾位道兄。」

祝天俊道：「好，咱們就以一柱香的時間爲限，孟大俠請回。」

轉身退了下去。

禿頂神鵰退入石窟，甘玄通，飛虹羽士急迎着問道：「孟道兄，你的右手怎麽了？」

禿頂神鵰道：「兄弟右手不要緊，只是被他指風點中『巨骨穴』……」

甘玄通道：「貧衲給你揉揉。」

說罷，伸出手去，按在禿頂神鵰右肩之上，功透十指，輕輕揉動！

「多謝甘道兄。」禿頂神鵰朝甘玄通說了一句道謝的話，立即壓低聲音說道：「敵勢甚盛，尤其這姓祝的，武功高不可測，咱們之中，無人能敵，目前只有退守中洞，先求自保。咱們攻敵不足，若是暫時守住這座石窟，靜待盟主醒來之後，分出眞假，再作道理。」

飛虹羽士道：「咱們先守住前洞，等到無法支持，再退守中洞不好麽？爲什麽放棄前洞呢？」

禿頂神鵰道：「前洞地方寬敞，無險可守，一旦他們衝入，就會措手不及，中洞狹窄，又有一道轉彎角，易守難攻，較可持久。」

甘玄通道：「好，那麽咱們就退守中洞。」

禿頂神鵰回首望了無住大師一眼，問道：「只不知大師運功如何了？」

無住大師緩緩睜開眼來，說道：「貧衲運功完畢，業已復元，老施主可有什麽差遣麽？」

說着，果然站了起來。

禿頂神鵰看到無住大師已經復元，心中一寬，說道：「咱們一行人中，以大師的功力最高，守護中洞，雖說有險可憑，仍須依仗實力，大師業已復原，兄弟就放心多了。」

說話之時，探首朝外望去，只見石窟前面，不知何時，點起了一柱綫香，香頭業已燒去三分之一。

心知在這柱香沒有燃完之前，祝天俊絕不會前來惹事，他擧動了一下右肩，覺得已經好了許多，說道：「甘道兄，兄弟已經好了。」

接着退後幾步，低聲道：「咱們事不宜遲，那就退到中洞再說。」

四人不再多說，匆匆退入中洞。

霍萬清方才得到飛虹羽士知會，說是洞外來了賊黨援手，武功甚高，咱們的人，在盟主未醒之前，可能要退守中洞。

他身爲天華山莊總管，見多識廣，聽了飛虹羽士的話，心知禿頂神鵰所以要退守中洞，是因中洞地勢曲折狹窄，可以憑險而守。

因此在衆人尚未退入中洞之前，已和宋文俊二人，動手把洞內可以移動的巨石，移到了轉彎角上，增加洞口的掩蔽。

又在洞口前，也不規則的堆放了許多大石，這些大石，雖不甚高，却頗爲沉重，搬運不易。但放置在洞口前面，就可使敵人絆脚，至少也可以使來人在洞口前不好施展手脚。禿頂神鵰看了中洞的佈置，笑道：「霍總管佈置得好，這一來，賊黨要想衝進中洞來，就更困難也。」

無住大師道：「孟大俠，咱們人手如何分配，仍由軍師發令吧。」

禿頂神鵰迴目四顧了一下，道：「大師和陸道兄守在石崖後面，敵人未近，由大師發掌，敵人已近，由陸道兄發劍。」

接着指指右肩新移來的一方半人高的

巨石，說道：「霍總管，甘道兄可隱伏石後，霍總管可配合大師發掌擊敵，甘道兄精擅『內太極功』可配合大師、霍總管、陸道兄三位，以暗器襲擊來犯敵人。」

甘玄通道：「貧道一生很少使用暗器，身上也沒帶暗器。」

禿頂神鵰笑道：「內功精純的人，飛花摘葉，均可傷人，道兄身上沒帶暗器，地上大小石塊，俯拾即是，取之不竭，還担心不够用麽？」

甘玄通說道：「好吧，貧道可以試一試。」

禿頂神鵰道：「不過甘道兄還得注意一點，你最好用左手發射暗器。」

甘玄通道：「那爲什麽？」

禿頂神鵰笑道：「在必要時，你右手還得配合陸道兄使劍呀！」

接着回頭朝宋文俊道：「宋少莊主可隱身右首石壁後面，來人要衝入中洞，必須凌空越過霍總管和甘道兄把守的這方巨石，少莊主守在壁後，不須露面，就可給他一劍，這是極爲重要的一關，但敵人如果不凌空躍來，你就隱伏不動，不可露了身形。」

宋文俊道：「在下省得。」

禿頂神鵰分配停當，眼看中洞黝黑如墨，縱有過人目力，也無法看得清對面人影，差幸前洞還可透進些微光綫。

裏面的人，朝外看去，轉角上猶可隱約看到人影，這一點也就是憑險堅守的唯一有利條件，只要敵人深入，就成爲敵明我暗。

他（禿頂神鵰）滿意的吁了口氣，說道：「一柱香的時間，也該差不多了，大家現在可以稍事休息，等他們進來之時，自有兄弟答話，諸位千萬不可出聲。」

過沒多久，果然聽到祝天俊清朗的聲音，從洞口傳了進來，問道：「孟大俠，一柱香的時間，已經到了，你們商量好了沒有？」

禿頂神鵰低聲道：「他們就要進來了，諸位準備應敵，兄弟出去答話。」

無住大師等人迅速轉入了自己崗位，隱伏不動！

禿頂神鵰側身從大石中轉出，回過身低聲說道：「兄弟回來時，以咳嗽爲號，如果只見人影，不聞咳嗽，（從外面進來，只能看到人影，看不清面貌）諸位就得出手攔擊，絕不可放他深入。」

話聲一落，迅速的轉彎走出，凝目看去，祝天俊果然不失爲對方領袖羣倫的人物，他頗守信諾，依然一個人負手站立洞外，面向洞口而立，並未進入石窟中來。

禿頂神鵰知他是個自視甚高的人，心中暗暗好笑，凡是自稱甚高的人，縱然武功高強，也比那些詭詐無信的黑道兇人要容易對付。

這就急步趨了出去，拱手一禮道：「祝大俠見詢，老朽不得不據實奉告……」

他故意拖長語氣，沒往下說。

祝天俊目光如電，直向禿頂神鵰射來，問道：「孟大俠是說，你們商量的結果，是不肯撤出此洞了？」

禿頂神鵰心中不住暗暗生疑：「這洞窟之中，只有被他們刦持的盟主一人，和他們留守洞窟的幾人之外，並無他物，何以他一再要自己等人退出此洞？如說他是爲盟主而來，那麽咱們既已攻佔洞窟，若是答允撤走，自然也會把盟主救走，若說他率人趕來，是爲了救援他們幾個守洞的人，也該向自己提出放人的條件，這兩者，他都沒提，只是一味要自己等人退出，究竟爲了什麽？莫非這座洞窟之中，另有什麽隱秘不成？」

「那倒不是。」他含笑道：「咱們商量的結果，想請祝大俠再寬限些時……」

這是故意探探對方的口氣，但也是事實，祝天俊如果答應了，那麽只要等宋老爺子運功醒轉，眞僞已判，大家就可離此而去，用不着在這石窟中作爭奪戰了。

那知他話聲甫出，祝天俊臉倐地一沉，斷然道：「不行，在下一向言出如山，既然說過以一柱香時間爲限，諸位就得抉擇行止，明白見告，答應離去，就立即離去，仍然不傷雙方和氣，如是再不出來，在下就要採取行動，強行入洞了。

禿頂神鵰看他說得斬釘截鐵，已無商量的餘地，不覺淡淡一笑道：「祝大俠總該知道咱們來意吧？」

祝天俊冷聲道：「你們來意，在下不用知道。」

禿頂神鵰道：「咱們是救人來的，盟主遭祝大俠手下刦持，中毒未醒，咱們總不能撇下不管，擲鉢禪院之會，爲期非遙，是非曲直，可以留待會中解決，祝大俠不肯退讓，豈非逼人太甚？」

祝天俊道：「咱們把宋老爺子請來，也只是爲了共商擲鉢禪院的事宜，對宋老爺子並無不敬之處，諸位既是認爲咱們刦持宋老爺子，就把他迎回去好了。」

禿頂神鵰心中不禁一動，暗想：「他果然不是爲盟主趕來的了！」

他雖然想不出這座石窟有何隱秘？但顯而易見，這座洞窟，對賊黨十分重要，這就點頭道：「祝大俠果然是明理之人，老朽那就再去跟大家商量商量，答覆祝大俠了。」

祝天俊道：「在下耐性有限，孟大俠最好立時給我答覆。」

禿頂神鵰道：「這個當然。」

迅快退到轉彎角，口中乾咳一聲，才閃入中洞。無住大師接着壓低聲音問道：「孟大俠和他說了些什麽？」

禿頂神鵰把方才和祝天俊的談話，詳細說了一遍，接着道：「以兄弟看來，這座洞窟之中，必然隱藏了某一隱秘，這一隱秘，可能和對方有着極大關係……」

甘玄道：「孟道兄進去過了，可曾看出裏面有何異處？」

「沒有。」禿頂神鵰道：「只是一座極普通的石窟，一點也看不出異處來。」

「這就奇了！」無住大師道：「一座普通石窟，他們爲什麽要如此重視呢？」

禿頂神鵰道：「這就是兄弟想不通的地方……」

霍萬清道：「老朽之意，這裏由咱們堅守，孟大俠經驗精博，何不再進去仔細搜索看看！」

禿頂神鵰點點頭道：「霍總管說得極是，但兄弟必須等他們進來之後，才能進去。」

（未完・十七）

瀟湘客・文
可飛・圖

魔魔斷魂簫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石小玉苦鬥八指頭陀，石小玉力有未逮，正當危急之際，魔魔尊者忽然出現，幫石小玉打發了八指頭陀，呂勝男，辛超，以及在場各人正自奇怪這魔魔尊者是何人，一位侍女前來報告說是姑爺不見了，衆人立即猜到魔魔尊者正是石中玉。呂勝男，呂嘯天，辛超三人聯手對付石中玉，石小玉父女倆，鬥至五百招時，湯紫烟忽然以「馭劍術」一舉殲殺了辛超，而且廢去呂嘯天父女的功力，湯紫烟遂即離去……白鳳儀和侍女夜闖劉莊，却被一隻小白猿引至一座竹林中，小白猿的主人丁志中對白鳳儀講述劉莊內高手衆多，危機重重……

奉命清門戶　玄功除惡徒

白鳳儀抿唇微笑，注目問道：「丁少俠，令師兄在劉莊中是何職位？」

「他就是劉莊莊主劉百城。」

「啊！」

「白姑娘很感意外？」

「是的，因爲，江湖上從來沒人知道他是一燈大師的徒弟，甚至也沒人知道他是會武功的人。」

「這就是他的陰險之處，也是他的高明之處。」

「那麼，丁少俠奉命清理門戶，就是因爲他的罪行太多嗎？」

「他的罪行太多，不過是原因之一，」丁志中正容接說道：「白姑娘，此間非談話之所，可否請移駕鎭內，咱們再作詳談？」

白鳳儀連連點首，答道：「好的，好的。」

丁志中抬手向一旁的青衣侍女，一指道：「這位姑娘沒替我介紹！」

「這是小倩，名義上是我的侍女，但實際上，我們却是情如姊妹。」

「我看得出來，妳們的身手，也是不相上下。」

「是的，她也算是家師的半個弟子，」白鳳儀扭頭向小倩笑道：「小倩，還不見過丁少俠！」

「是！」小倩嬌笑着，向丁志中一福道：「見過丁少俠。」

丁志中連忙還禮道：「不敢當！不敢當！」

這時，那隻小白猿却在丁志中的肩頭上，一面跳躍，一面拍手，口中「吱吱」地叫個不停，神情之間，顯得興奮已極。

丁志中笑道：「小白，別着急，我馬上替你跟二位姑娘介紹。」接着，向二位姑娘含笑說道：「二位姑娘，小白雖是異類，却已通靈，不但懂得武功，懂得人言，牠還經常聽家師講經，很有一些道行了哩！」

一聽丁志中在誇獎牠，小白又禁不住高興得跳將起來，歡鳴不已。

丁志中又含笑說道：「小白，二位姑娘都是自己人了，現在，你該好好地跟她們親熱親熱。」

他的話沒說完，小白已「吱」地一聲，縱落小倩的肩頭，但當小倩伸手抱牠時，牠却已投入白鳳儀的懷中，樂得白鳳儀嘻着一張小咀，好不開心！

× × ×

回到鎭上的客棧中，經過一番詳談之後，白鳳儀主僕二人，才對劉莊莊主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原來劉莊莊主劉百城，是一燈大師的首徒，資質秉賦，都是在上佳之選，在學藝期間，素行也很好，並且處處表現他是一個俠肝義胆，而又淡泊名利的人，因而甚獲一燈大師的愛護，將自己的一身絕代武學，傾囊相授。

可是，劉百城藝成下山之後，他那深埋心底的惡性，却逐漸地暴露出來。

儘管到目前爲止，他表面上還是保持他那淡泊名利的假面具，江湖上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一個身懷絕藝的武林高手，但實際上，他却在暗地裏無惡不作，兼以性喜漁色，不但暗中支使他的心腹，四處搜羅美女，而且還成了一個坐地分賍的強盜頭兒。

武功可以行俠，也可以濟惡，劉百城就是仗着他那身高明的武功，爲所欲爲。

他是隱身幕後，惡行鮮爲人知，即使被人知道了，找上門去，也等于是自尋死路。

而且，在官府方面，他也有強而有力的奧援，那就是他的胞兄劉百勝。

劉百勝是權宦魏忠賢的乾兒子之一，仗着魏忠賢的勢力，官拜布政使，貴爲一省方面大員。（按：明代官制，布政使相當于現代之省主席）兩兄弟一朝一野，狼狽爲奸，苦的却是治下的黎民百姓，山高皇帝遠，即使告到京城，也在魏忠賢的把持之下，沒了下文。

其實，沒了下文還是好的結果，一個不巧，原告還會吃不了，兜着走哩！

紙包不住火，不論劉百城作得如何秘密，而這些劣跡，却逃不過一燈大師的洞察。

但一燈大師是佛門高僧，早已在佛前立誓，終生不開殺戒，而這，也正是劉百城之所以胆敢肆無忌憚，無惡不作的原因之一。

因此，一燈大師明了事實眞相之後，除了向劉百城迭加申斥，責令其改過自新之外，却是拿不出甚麼有效的辦法來。

劉百城自然不會聽乃師的那一套，仍然是我行我素地，作他的幕後霸主。

一燈大師在無奈何的情況之下，只好作亡羊補牢之計，全心全力，將丁志中培植出來，代他清理門戶。

而且，丁志中藝成下山時，一燈大師特別將其師門所傳，珍藏已有二百多年，由明代開國皇帝朱洪武所賜的一枝尚方寶劍，交其帶在身邊。以備其涉及官府時，得以便宜行事。

可是，當丁志中到達劉莊之前，却在縣城中碰到一宗頗爲轟動的奇案，而引起了他的好奇心和俠義心，而決心插手查一個水落石出。

原因是：就在劉莊的後院院牆外，有一個十來戶人家的小村落，村落中的居民，大多是劉莊的佃農，只有一個伍姓人家是例外。

伍家是該一小村落的首富，房子當然也特別寬敞，也算得上是書香門第，但人口單薄，兩老已于一年之前先後病故，少主伍雲，亦于半年之前神秘失踪，如今，只剩下一個花信年華的少婦伍尤氏，和一個侍女巧兒，兩人相依爲命，獨守庭園。

伍尤氏是縣境內有名的大美人，俗語說得好，寡婦門前是非多，伍家少主雖然只不過是神秘失踪，並未證實是正式死亡，伍尤氏還算不上寡婦，但像這樣的人家中的美貌少婦，其是非之多，也自是意料中事，何況，伍家的少主，又是神秘失踪的。

伍雲的失踪，曾經向縣衙報過案，但經縣捕頭李祥的明查暗訪，却毫無綫索可尋。

于是，該縣知縣懸出賞格，凡是有人知道伍雲下落，因而破案者，賞白銀五百兩。

五百兩白銀，在鄉下人眼中，可不是一個小數目。

果然，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賞格懸出之後，不到三天，就有人向李捕頭提供消息，說伍雲乃是被妻所謀殺，屍體就埋在伍家後院的葡萄架下。

提供消息的，是伍家隔壁的一個年輕莊稼漢周二。

周二提供這一個消息，當然也附帶提出一些佐證。

那就是：當伍雲失踪之前的某一個午夜，他曾于迷迷糊糊的半醒狀態中，聽到一聲慘呼，惟那慘呼聲並不大，也不清晰，就像是蒙在被窩中所發出似地。

當時，周二以爲是自己在作夢，並不在意，也沒有把它當一回事。

以後，當伍雲神秘失踪的消息傳出之後，他才越想越覺得可疑。

但他還是未向任何人提及這回事，只是獨個兒暗中向隔壁注上了意。

于是，每天深夜，他一個人隱藏暗中，向隔壁窺探，想瞧瞧那一對姦夫淫婦中的姦夫，究竟是誰。

可是，經過半年來的窺伺，周二並未發現甚麼姦夫，但他這半年也並不算白費，因爲，他已發現伍尤氏一個非常可疑的行動。

那就是這半年以來，每逢初一、十五的子夜，伍尤氏必然備妥香燭紙錢，獨個兒去她後院中的葡萄架下，虔誠地默禱祭奠。

而且，每次祭奠完畢之後，必然很小心地消除一切痕跡才肯離去。

根據此一發現，周二認爲，別的事情，他不敢妄加忖測，但他却敢斷定，伍雲必然已經遇害，而屍體也必然是埋在那葡萄架下。

由于伍雲有那麼一個美貌的妻子，李捕頭早就懷疑伍雲是被乃妻所謀殺，只是苦于沒有證據而已。

自從獲得周二的密報之後，李捕頭大喜過望，立即稟陳知縣鳴鑼開道，前往伍家，就在伍家的後院，開庭審問伍尤氏。

伍尤氏雖然是鄉下人，但一張咀却十分刁鑽，不但矢口否認謀殺親夫，並也不承認有甚麽姦夫。

當李捕頭將周二所提供的消息加以指證時，伍尤氏立即反問：如果葡萄架下起不出伍雲的屍體，該怎麽辦？

李捕頭不加攷慮地回答：願接受誣告反坐之罪。

于是，在伍尤氏的要求下，李捕頭當庭寫下如有誣告，自願接受反坐的切結。

站在李捕頭的立場，他是認爲伍尤氏作賊心虛，才故意來上這一手，企圖將他嚇退。因此，他雖然具下切結，而担上了非常嚴重的風險，却顯得心安理得。

不料，事實上却是大謬不然，那葡萄架下，只起出一具小狗的屍體。

據伍尤氏解釋，那小狗是她最心愛的寵物，却不幸被她于不小心之中，給滾水燙死了，爲了減輕她內心的負疚，所以才將其埋在葡萄架下，並於每月初一十五，前往祭奠以慰亡魂。

至于爲何要選在子夜時分去祭奠，她說是怕隣居笑話她小題大作。

・這些，在伍尤氏的那張利咀中說來，眞是條條是道，也合情合理。

可是，已經當庭具過切結的李捕頭，却慘了。按當時律令，謀殺親夫是問斬立決的死罪。

李捕頭既已當庭具結，願意接受反坐，按律也就難逃一死。

事後，儘管知縣大人有意替屬下脫罪，而私下裏勸伍尤氏不要追究，但伍尤氏却以生死事小，汚辱名節事大，予以拒絕，並義正辭嚴地，要求依法辦理。

當然，這麽一來，李捕頭是死定了。

當丁志中到達縣城時，正是處決李捕頭的上憲覆文已到，定于當日午時處斬。街頭巷尾，茶樓酒肆，都在紛紛談論這件事情。

丁志中於明了整個案情之後，認爲李捕頭寃得可憐！

同時，他也認爲，如果伍雲果巳死于非命，伍尤氏果然有姦夫，十九是他的師兄劉百城。

因此，他毫不猶豫地，立即趕赴縣衙，面見知縣，並請出尚方寶劍，將案子壓了下來，當然，李捕頭也算是由鬼門關給救了下來……

丁志中一口氣說完這些之後，才接着說道：「今宵，我本來是打算去劉莊碰碰運氣，却沒有想到，首先碰上的是二位姑娘。」

白鳳儀沉思着問道：「丁少俠，你去過伍家嗎？」

「沒有，」丁志中苦笑道：「我覺得一個男人家，深更半夜前往伍家，不太方便。」

白鳳儀道：「說的也是，我想，即使你去伍家，也不可能查出甚麽端倪來。」

「我也正是這樣想。」

「那麽，對這個案子，少俠打算如何進行呢？」

丁志中笑了笑道：「原先，我打的是見機而行的主意，但方才遇上二位姑娘時，却有了一個新的構想。」

接着，以眞氣傳音功夫，將他心中的構想說了一遍，才注目問道：「二位姑娘，願意帮我這個忙嗎？」

白鳳儀不加思索地答道：「願意，而且也很樂意効勞，只是——」

「姑娘還有些甚麽委決不下的？」

「那倒不是，我是想，我們主僕的力量有限，萬一因這原因而誤了少俠的大事，那我們就罪孽深重了。」

丁志中道：「這個，二位倒不必担心，我可以就七天的時間，傳給二位姑娘一招防身保命的掌法。」

「七天工夫，就只學一招掌法？」她顯得不勝驚訝。

「那還是加緊練才行哩！」

「好！我們當勉力以赴。」

丁志中道：「此行的危險性，當然很大，但有了這一招防身保命的掌法之後，危險性就可以減少，而且，我也會在暗中照應二位的安全。」

「少俠的話，我自然信得過，」白鳳儀沉思着接道：「只是，我還担心一個問題。」

「甚麽問題？」

「方才，少俠曾經說過我們巳經驚動了劉莊的人，這對我們今後的行動，是否會有打草驚蛇的影响呢？」

「不會的。」丁志中答得斬釘截鐵似地。

「何以見得？」

「因爲，」丁志中含笑接道：「這可以分兩方面來說明。第一，劉莊一向處于昇平狀態中，從來不曾有過甚麽風吹草動，因而養成他們的夜郎自大的安全感，認爲絕對沒人胆敢輕捋虎鬚，即使有些甚麽警兆，也不會向劉百城報告，第二，方才我離開劉莊之前，曾故意在那些曾經發現妳們的人面前，露了一手，先將他們鎭住，然後警告他們，不許告訴劉百城，否則，我必然先取他們的性命。」

話鋒略爲一頓，又含笑接道：「爲了二位安心，我還可以告訴二位一點，方才，發現妳們行踪的，一共是三個，但他們只不過發覺妳們的一點影子，就被我引開了，所以，他們不曾看出妳們是甚麽人，甚至于也沒法分辨二位是男是女。」

白鳳儀嫣然一笑道：「經過少俠這一分析，我是完全放心了。」

忽然，窗外傳來一個陰冷語聲道：「臭婊子！放心得太早了吧！」

隨着話聲，一股陰柔掌力，將窗戶震開，積雪照映之下，只見窗外丈許處，站着一個鬢髮斑白，年約半百的短裝老者，正睜着一雙寒芒閃爍的精目，連聲「嘿嘿」陰笑着。

白鳳儀主僕俏臉一變之間，丁志中却若無其事地，笑笑道：「閣下眞沉得住氣啊！」

短裝老者微微一怔道：「俺不信你巳事先察覺到老夫的行踪！」

「信不信那是你的事，」丁志中含笑接道：「十丈外還有三個，何不一齊站出來？」

「看來，你果然是有點門道。」

「區區的門道，可不止一點哩！」丁志中語聲微揚地又道：「你們三個，還不自動站出來！」

人影幌處，三個勁裝漢子巳傲在那短裝老者身邊，最右邊一個並冷笑道：「大爺們巳經站出來了，你還能將老子的鳥咬掉不成！」

丁志中那冷電似的目光，在對方三人身上一掃，也冷笑說道：「在劉莊時，我巳說得明白了，你們自己要找死，可怪不得我心狠手辣。」

短裝老者注目沉聲問道：「你是誰？跟本莊有何過節？」

丁志中淡淡地一笑道：「可惜你方才來得太晚，沒聽到我前半段的談話，否則，就不會有此一問了。」

短裝老者怒聲喝道：「老夫沒工夫跟你廢話！」

「我也一樣，所以，我不問你是什麽東西。」丁志中冷笑着接道：「聽好，我是劉百城的師弟，此行是奉命清理門戶而來。」

說話之間，他向仍然偎在白鳳儀懷中的小白一招手，人巳穿窗而出，卓立對方身前丈遠處，而小白也箭疾地射落他的肩頭。

當然，白鳳儀主僕也跟踪穿窗而出。

一聽對方是清理門戶而來，短裝老者巳心知情況不妙。

因此，丁志中身形一落，短裝老者立即沉聲喝道：「史壯威，趕快回去稟報莊主……」

丁志中截口冷笑道：「別作夢了！你們四個，誰也別想活着回去！」

「你這小子才是作夢哩！」短裝老者怒喝一聲：「史壯威，你還不走！」

「是！」那叫史壯威的勁裝漢子，恭應聲中，人巳飛身而起。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只見一道寒芒由丁志中的肩頭疾射而起，史壯威的身形才飛縱不過丈許，人頭巳經落地，而那道寒芒，又射落丁志中的肩頭。

那不是飛劍，是靈猿小白露了一手，牠手中捧着的，竟然是本來斜插丁志中肩頭的一枝寳劍。

妙的是劍葉上居然沒沾上一絲血漬。

所豢養的靈猿，具有如此高明的身手，其主人的份量如何，自然是不言可喩。

因此，一時之間，震懾得對方三人臉色大變地，默然無語。

沉寂了少頃，短裝老者才色厲內荏地，冷笑一聲道：「高明！高明！値得老夫一鬥！」

「誇獎！誇獎！」丁志中淡笑着。

「嗆」地一聲，短裝老者巳亮出一枝形似判官筆，却在筆尖上鑄着一個蛇頭，作「白蛇吐信」狀的奇特兵刄，並冷笑着問道：「認識老夫這獨門兵刄嗎？」

「不認識，但却是聞名巳久。」丁志中注目問道：「你就是在江湖上惡名遠播，最近三年忽然消聲匿跡的『中原雙鬼』之一，『奪命鬼判』成準？」

成準傲然一笑道：「不錯，難得你也久仰老夫威名。」

丁志中接道：「『中原雙鬼』一向是焦孟不離，你既然龜縮在劉莊，另一個『鬼秀才』任明山，想必也在劉莊？」

「唔……」

「你這是默認了？」

「默認了又怎樣？」

「怎樣不怎樣，待會你自然會知道。此刻，我只是感到有點兒遺憾，因爲，傳聞中的『中原雙鬼』中，不論武功機智，都以任明山高明得多，但我首先遇上的，却是較爲差勁的一個……」

「別廢話了！你且嚐嚐我這個較差勁的一個的手段吧！」成準怒喝一聲，道：「小子亮兵刄！」

丁志中抬手拍拍蹲在他肩頭上的小白，道：「小白記着：那兩個，如果給跑掉了，我唯你是問！」

小白「吱」地一聲，射向丈遠外的一株臘梅上，牠的手中還捧着那枝長劍。

白鳳儀不由立即提醒他道：「丁少俠，你的劍……」

丁志中飛快地接着說道：「我暫時還不須要。」

成準冷笑道：「小子要以徒手接我的蛇形鬼筆，你是自速其死！」

丁志中洒脫地一笑道：「你是在江湖上响噹噹的成名人物，我不會過於輕視你，而以徒手相搏。」

微頓話鋒，順手由一旁的梅樹上，折下一枝粗如食指，長約三尺的梅枝，輕輕一抖，梅枝上落英繽紛中，含笑接着道：「用這個代劍，總該算是尊重你的身份了吧？」

須知折枝代劍，必須劍枝與內家眞力，兩者都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才行，丁志中年紀輕輕，武功巳進入此等境界，這，在武林中是極爲罕見的。

因此，成準臉色一變之下，一時之間，竟然沒有接腔。

丁志中又笑了笑道：「成準，我有句不好聽的話，說在前頭，由於我暫時不對劉莊採取行動，爲免洩密，必須殺你們滅口，你們三個是死定了，而且，我必須在天亮之前，料理好你們的屍體，一經交手，我手下決不留情，我自信十招之內，必然叫你躺下……」

成準截口怒叱：「放屁！」

丁志中笑道：「信不信由你，但我還是要提醒你，一上手就將壓箱底的本事使出來，以免後悔不及……」

一旁的白鳳儀嬌聲說道：「丁少俠，那廝的判官筆中，另有歹毒裝備。」

丁志中道：「我知道，二位姑娘請站到上風位置，並退到五丈之外去……」

他的話未說完，成準巳虎吼一聲，揮筆進擊。

所謂盛名之下無虛士，「中原雙鬼」能在武林中闖出响亮的名號來，自非倖致，而的確具有驚人的藝業。

那枝蛇形判官筆，在全力揮動之下，發出懾人心魄的銳嘯，幻出一片筆幕，向丁志中兜頭罩落。

一陣「叮噹」脆响，一聲朗笑，丁志中巳滑如泥鰍似地脫出對方的筆幕，並揚聲笑道：「白姑娘，勞駕妳記住招數。」

「好的。」白鳳儀揚聲接口說道：「第二招……」

丁志中一面在對方那狠辣而又綿密的筆招中，衣袂飄飄地閃避着，一面揚聲喝道：「小白，別忘了自己的任務。」

小白「吱」地一聲，揮劍向那剩下的

兩個勁裝大漢身前撲去。

「第四招。」白鳳儀嬌聲報着招數。

一串「叮噹」脆响，丁志中震開對方的鐵筆，笑道：「成準，只剩下六招，我再說一遍，你那壓箱底的本事，再不抖出來，就沒機會啦！」

話聲中，白鳳儀已報出第六招。

成準的身手固然很高明，但他所遇上的對手，實在太強了，儘管他已全力攻出六招，不但不會沾上對方的衣邊，而且，當丁志中偶而格拒時，必然會發出「叮噹」脆响，並震得他手臂發麻。

以一枝脆弱的梅枝，在與鐵筆相接之下，居然會發出「叮噹」脆响，並震得他手臂發麻。試想：這是何等強勁的眞力。

似此情形，又怎不敎他越打越心寒。

偏偏當白鳳儀報出第六招時，另兩聲慘號，也幾乎是同時傳出。

不用瞧，也不用問，那自然是另外兩個勁裝大漢，已死於小白的劍下。

因此，丁志中不由笑罵道：「好小白，你既然搶在我的前頭……」

白鳳儀嬌聲叫着道：「第七招……丁少俠當心！」

只見一蓬黑色液體，由成準那鐵筆的蛇口中噴出，同時，成準的左掌中，也發出一把藍光閃閃的淬毒針，面積足有八尺方圓，一齊向丁志中兜頭罩落。

這該是成準的壓箱底的本事了。

而且，他似乎是由於對手太過高明，毒汁、毒針同時發出還不算，居然將蛇形鐵筆也脫手射向丁志中的胸前，算得上是三管齊下。

以常情來說，似此等強而歹毒的攻勢，在此等短距離之內猝然發難，能逃脫他的毒手的，放眼當代武林，恐怕找不出三五個人來。

但目前的事實，却是大出他的意料之外。

在令人目不暇接的變化當中，只聽丁志中清叱一聲：「老賊找死！」

「噹」地一聲，那枝蛇形判官筆被震飛三丈之外，而那由毒汁毒針混合組成，威力廣圓達八尺的死亡之幕，也在丁志中的大袖一揮之下，以比發射時更強勁的威力，倒射而回。

滿手血腥，罪孽的成準，算是惡貫滿盈，到頭來，竟然死在他自己的毒汁毒針之下。

一旁的白鳳儀，歡呼一聲道：「少俠，今宵，我算是大開眼界了。」

丁志中苦笑了一下，扔掉手中的梅枝，目注已經現出魚肚白色的東方天際，輕嘆一聲道：「折騰了一夜，快天亮了。」

白鳳儀蹙眉接道：「那我們得趕快清畢現場才行。」

「唔……」

丁志中漫應着探手懷中，掏出一隻小玉瓶，傾出少許藥末，分別洒在四具屍體傷口上。

白鳳儀驚問道：「是化骨丹？」

丁志中點點頭道：「是的……」

不到盞茶工夫，四具屍體都已化成一灘黃水，滲入雪地下，只剩下衣衫和一些毛髮。

丁志中很熟練地，借用成準的判官筆，在積雪下挖出一個深坑，將屍衣、毛髮，以及那判官筆，一齊埋入深坑中，又用旁邊的積雪覆蓋好，使其恢復原狀，然後，仰頭看了一下天色道：「像現在這種雪勢，頓飯工夫過後，這兒就看不出什麽痕跡來了。」

白鳳儀正摟着小白在親熱着，這時，才向丁志中笑問道：「少俠，小白是怎麽調敎出來的？」

丁志中神色一整道：「小白也算是無父無母的孤兒，自幼即由恩師撫養，以藥水洗煉筋骨，並飼以虎乳，至於傳授牠的武功時所費的心血，可遠比調敎出一個徒弟來得更多哩！」

「那是可以想見的。」白鳳儀在小白的毛臉上親了一下，道：「小白，你比我幸運得多啦！」

丁志中笑道：「小白怎能跟你比，姑娘，別說傻話了，回妳們的房間去歇息吧！一切且等養足精神之後，再作商量。」

「好的。」

「小白也帶過去，當妳們歇息時，牠可以替二位担任警戒。」

白鳳儀高興得跳了起來：「啊！那眞太好了……」

× × ×

七天之後，午牌時分。

這是一個風和日暖的好天氣。劉莊中那建築得美侖美奐的靜樓陽台上，一位穿一襲狐裘，中等身裁的中年人，正以左臂環抱着一個花信年華的美艷少婦，沐着和暖的陽光，憑欄閑眺着。

這位中年人，就是劉莊莊主劉百城。

美艷少婦則是他的寵姬巧兒。

風和日暖，玉人在抱，憑欄閑眺，游目騁懷，這是何等賞心樂事！

可是，由這位劉大莊主的臉色和眼神中，不難看出，他不但不以目前的情景視爲賞心樂事，而且，還顯然有着極爲嚴重的隱憂。

沉寂了少頃，偎在他懷中的巧兒仰臉嬌笑道：「爺，這幾天來，您好像有甚麽心事。」

劉百城心不在焉地漫應着：「哦？是嗎？」

巧兒接道：「有心事悶在心中多難過，何不說出來給奴家聽聽？」

劉百城苦笑了一下道：「說給妳聽，有什麽用！」

巧兒撒嬌媚笑道：「至少，奴家可以給您消消愁，解解悶呀！」

巧兒的媚態，即使是坐懷不亂的柳下惠，也難免爲之怦然心動。

劉百城不是柳下惠，雖然他正有着嚴重的心事，却也情不自禁地，擁着巧兒狂吻起來。

一陣輕捷而快速的脚步聲，止於樓梯口。

那是劉莊的總管麻鎭西——一個身裁高大，鬢髮斑白，年約五旬出頭的灰衫老者。

他是被眼前的旖旎風光「定」住了，進又不便，退也不妥，一副進退維谷的尷尬相。

劉百城當然已聽到有人到了梯口，但他還是肆無忌憚和與巧兒親熱夠了之後，

才頭也不回地問道：「是麻總管？」

「是的。」麻鎭西恭聲回答。

「你是幾時回來的？」

「屬下剛回來。」

「有消息嗎？」

「有……」麻鎭西這一聲「有」，似乎答得十分勉強。

劉百城轉過身來，面對麻鎭西，口中却向巧兒說道：「巧兒，先回房間去。」

「是！」巧兒嬌應着，扭着水蛇腰，邁着春風俏步，快快地走了。

劉百城抬手將麻鎭西招近身邊，沉聲問道：「是哪一方面的消息？」

麻鎭西歉笑道：「莊主，不是有關成老爺子的消息。」

劉百城頹然一嘆道：「但我急須知道的，就是有關他的消息。」

「但事實上，這七天以來，咱們偵騎四出，周圍三百里方圓之內都詢過了，那四個人都是杳無音訊。」

「……」劉百城輕嘆一聲，沒接腔。

「莊主，屬下拙見，咱們是遇上了極高明的對手，那四位不但已凶多吉少，而且顯然已被毀屍滅跡。」

「唔……任老爺子回來沒有？」

「還沒有回來。」麻鎭西諂笑着答道：「莊主，屬下所獲消息，雖與成老爺子他們失踪的事無關，但，也許會有點兒用處。」

「哦！」劉百城注目麻鎭西，問道：「說說看。」

「莊主，」麻鎭西嚥下一口口水，諂笑着接道：「城內集賢客棧中，新來兩個很標緻的妞兒……」

劉百城截口苦笑道：「鎭西，現在是甚麽時候，誰還有心情去玩女人。」

「莊主，請聽我將話說完嘛！」

「好！你說，你說。」

「那是一主一僕，年紀都不到二十歲，也都有着八分以上的姿色……」

「鎭西，你不是不知道我的毛病！對於二十歲以下的女人，不感興趣。」

「莊主，那……就請讓給我吧！」麻鎭西結結巴巴地，似乎費了很大的勁，才說出他自己的意圖來。

「可以，只是，必須查明來歷，不能出錯漏，」劉百城正容接道：「尤其是在目前這節骨眼兒上。」

「是是……」麻鎭西眉毛眼睛都在笑：「那兩個妞兒的來歷，屬下已經調查過了……」

「是甚麽來歷？」劉百城似乎有喜歡截斷對方的話的習慣，老是半途打岔。

「是一個小京官的女兒，她父親因案被押天牢，此行本是趕赴京城，打點營救乃父，却于路過本縣時，被連日大雪封途所阻，目前天氣雖已轉好，那小妞兒却因受了風寒，病倒下來，而且，禍不單行，身邊所帶黃白物——本來是準備用以打點營救乃父的，也被小偷洗刧一空，如今，算得上是貧病交迫……」

「說來，也的確是够可憐的。」

「所以，屬下已斗胆許下諾言，像她父親那種小案子，只要大老爺一句話就可以解決。嘻嘻……莊主，你猜那妞兒怎麽說？」

劉百城含笑反問道：「難道她還能以身相報嗎？」

麻鎭西諂笑着說道：「莊主，眞是天縱奇才……」

「我猜對了？」

「正是，正是。」

「那就便宜你啦！」

「多謝莊主成全，不過，大老爺方面，還得請莊主關照一聲。」

「就是有關營救那小妞父親的事？」

「是的。」

「沒問題。」劉百城注目問道：「只是，那妞兒你是怎麽認識的？」

「事情是這樣的。」麻鎭西嚥下一口口水，高興地說道：「方才我經過集賢棧，看到門口貼着一張醒目的招貼，說是有一隻很靈巧，而且能懂得人言的純白靈猿相讓，但價錢却貴得嚇人，居然要白銀千兩。」

「一隻猴子，要一千兩白銀？」劉百城也似乎大感意外。

「是的！所以，看的人多，却沒人敢問津，屬下也就是爲了好奇，才進去一探究竟。」

「難道那靈猿就是那小妞兒的？」

「是的，據白姑娘說，啊！對了，白姑娘就是那小妞兒，叫白鳳儀，她說，由於流落異鄉，身無長物，只有那靈猿還值點錢，而且，也必須有千兩銀子才能派用場，所以才定下這個價錢，」麻鎭西諂笑道：「莊主，那小白猿雖然價錢太貴，可的確是可愛。」

「你已經買下來了？」

「是的，不……我只付了一百兩銀子的定金，而且，當我說明莊主有力量可以營救她父親時，她已答應無條件地送與莊主。」

劉百城拈鬚笑道：「人都奉送了，一隻猴子，又能算得了甚麽！」

一頓話鋒，又含笑接着說道：「好！咱們就這麽決定，人歸你接收，靈猿却歸我。」

「是是……」麻鎭西滿面都是諂笑：「多謝莊主！多謝莊主！」

「不用謝。」劉百城臉色一沉，說道：「但有關成準等人神秘失踪的事，你必須多費點神，在這一二天之內，查出原因來。」

這一個毫無綫索可查的難題，對正在滿腦子綺念的麻鎭西而言，等於是兜頭澆了一盆冷水。

只見他呆了一呆，才連連點首道：「是是……屬下當勉力以赴。」

× × ×

當天黃昏時分，一輛華麗的雙套馬車，將白鳳儀，小倩二人和靈猿小白，接進了劉莊。

於是，小白暫時成了劉百城的寵物，而白鳳儀主僕，也在麻鎭西的安排之下，獲得了一幢獨立的精舍。

但白鳳儀曾與麻鎭西約法三章，她雖然以身相許，但在乃父的案子未平反之前，麻鎭西可不能恃勢迫她獻身，這點，麻鎭西也已答應了。

而事實上，在目前這節骨眼兒上，麻鎭西也沒工夫去動白鳳儀的邪念。

所以，白鳳儀主僕雖身居虎口，却暫時算得上是安如泰山。

當然，白鳳儀向麻鎮西所說的那一套，都是假的，也都是丁志中在幕後所安排的。

好在京師距這兒迢迢千里，一時之間，沒法拆穿他們這假把戲。

而他們也非常自信，當這假把戲被拆穿之前，一切問題都早已解決了。

× × ×

上燈過後，正在室內悄聲閑談着的白鳳儀主僕，忽聽到房門上傳來一陣輕微的剝啄聲。

「誰？」白鳳儀嬌聲發問。

「我，本莊莊主，」隨着這雄渾的語聲，房門也被推了開來。

不錯，卓立在門口的，正是劉莊莊主劉百城。

他，左手抱着靈猿小白，臉上一片似笑非笑的奇異神情，一雙精目，却在白鳳儀主僕的嬌軀上下，滴溜溜地打量着。

白鳳儀主僕心中暗暗吃驚，但外表上却顯得頗爲鎮定地，同時站起身來，襝衽施禮道：「難女白鳳儀，見過莊主。」

「姑娘不必多禮。」劉百城含笑而入，逕自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之後，說道：「二位姑娘請坐！」

「謝莊主！」白鳳儀，小倩二人在床沿上坐了下來，小白也「吱」地一聲，縱入白鳳儀的懷中。

劉百城拈鬚笑道：「別客氣，按俗例，叫我一聲師兄就夠了。」

白鳳儀一怔道：「莊主此話怎講？」

「這麼簡單的話，妳聽不懂？」

「我就是聽不懂才問。」她外表上裝得很鎮定，暗中却已凝功待變。

「小師妹，別裝蒜了，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吧！你我都是一燈大師的徒弟，妳此行是奉老不死之命，前來清理門戶的，是不是？」

「不是，我根本聽不懂你在說些甚麼，」白鳳儀外表上仍然是泰然自若，但她暗中却正嘀咕着：「怎麼會一進門就出錯漏，他又怎會將我夾纏爲一燈大師的徒弟的？」

劉百城似已看透了對方的心事，淡笑着接說道：「好！我告訴你，問題出在這小白猿身上。」

「小白？」白鳳儀注目問道：「小白出了甚麼問題？」

「小白本身並沒出問題，但我認出小白，是老不死所豢養的。」

「……」白鳳儀沒接腔，却在心中暗道一聲：「糟了！」

「怎麼？還是不懂？」

「唔……」

「好！我告訴妳，在老不死的心目中，我是叛徒，他決不會放過我的，所以，我也在不斷地暗中注意他的行動，儘管他調教小師妹時，作得非常秘密，我一直不知道你們的住址，但這隻小白猿，我却不止見過一次，所以，我們一見到牠，就能聯想到妳是甚麼人。」

「……」白鳳儀暗中苦笑着道：「原來如此。」

「還要我另加解釋嗎？」

「你再加解釋，我也還是不懂，因爲，我根本不認識甚麼一燈大師。」

「不懂沒有關係，」劉百城邪笑道：「至少妳該知道，我劉百城不是好人，對於女人，更是韓信點兵，多多益善，妳們兩個，既然送上門來了，我就先行痛快淋漓的消遣一番，看看老不死還有些甚麼手段……」

話聲未落，揚指向白鳳儀前胸的「乳根」重穴，凌空點了過去。

白鳳儀早已凝功待變，劉百城這凌空一點，自然會落空。

但是事實上，劉百城這一手只是虛招，只是證實他自己的忖測是否完全正確而已。

因此，他並無進一步的行動，並仰首冷笑道：「屋頂上的朋友，下來吧！」

屋頂上傳來一聲朗笑道：「見面勝似聞名，閣下果然是高明得很……」

聞聲知人，屋頂的人，是丁志中。白鳳儀，小倩二人暗中提着的一顆心，算是暫時放下了來。

由於丁志中已在屋頂上發話，四週立即傳出一陣吆喝，和衣袂破空之聲。

丁志中已飄落窗外的花圃中，說道：「劉大莊主，區區已經下來了，你也出來吧！」

劉百城冷哼一聲，飛身穿窗而出，白鳳儀也抱着小白偕同小倩跟踪射落窗外。

這時，四週人影飛閃，「颼，颼，颼，」地射落十多個勁裝大漢。

劉百城向丁志中深深地盯了一眼，扭頭向一旁的白鳳儀笑問道：「小師妹，這是妳的甚麼人？」

丁志中搶先冷笑接道：「劉大莊主，莫把馮京作馬凉，論師門淵源，區區才算是你的師弟。」

劉百城叱問：「那麼，她們兩個是甚麼人？」丁志中爽朗道：「是我臨時請來的助手。」

「小師弟眞夠意思，」劉百城邪笑着接道：「請來這麼標緻的美人兒，都先送與師兄受用，哈哈……」

丁志中却乘機向白鳳儀歉笑道：「二位姑娘受驚了。」

白鳳儀淡淡地一笑道：「這倒算不了甚麼，只是有關小白的事……」

丁志中飛快地接道：「這是我的疏忽之處，小白經常獨自留守，沒想到我這位師兄，竟然胆敢暗探恩師的修眞之處……」劉百城截口冷笑道：「小師弟，你想不到的事情還多着哩！」

一頓話鋒，又陰陰地接道：「雖然咱們目前是勢不兩立，但站在同一師門的淵源上，至少我該先行知道你的尊姓大名才對。」

「區區丁志中，夠了嗎？」

「老不死沒來？」

丁志中俊臉一沉，沉聲叱道：「劉百城，一日爲師，終生爲父，對授業恩師，如此不敬，你還能算人嗎！」

劉百城笑道：「在你們的心目中，我老早就不算人了，退一步說，即使我尊他爲老祖宗，他又能放過我嗎？」

「那可不一定，」丁志中正容接道：「區區行前，恩師曾有法旨，只要你能夠

洗心革面，重新作人，我可以便宜行事，給你自新的機會。」

「丁志中，別說夢話了！」劉百城冷笑一聲，道：「亮兵刄！」

一個灰衫老人飄落當地，向劉百城抱拳一禮，說道：「莊主，請向這小子，問問老二的消息。」

「好的。」劉百城目注丁志中問道：「丁志中，『中原雙鬼』中的老二『奪命鬼判』成準，是不是你……」

不等對方說完，丁志中已搶先點着首道：「不錯，那四個，都是我宰的。」

「屍體呢？」

「給化掉了。」

一旁的灰衫老者厲叱一聲：「小狗！還我老二的命來！」

劉百城一把將他拉住道：「任兄，別搶我的生意，由我超度他，也一樣。」

灰衫老者就是「中原雙鬼」中的老大「鬼秀才」任明山。

任明山既有「鬼秀才」之稱，又是劉百城的「軍師」，自然是鬼計多端，心眼兒也特別多，而對當前的形勢與利害關係，也自然甚爲了解。

儘管他是「中原雙鬼」中的老大，一身玩藝兒也遠比成老二成準要高明。

但丁志中既能對成準等四人殺得那麼乾淨俐落，不着一點痕跡，那麼，他自己也必然不是丁志中的對手。

明知自己不是丁志中的對手，而偏要強得出頭，那不過是一種姿態而已。

因此，劉百城這一拉，他也就順風扯帆地停了下來。

而劉百城也立即接着說道：「任兄，說來，這也算是我的家務事，務請多多担待。」

劉百城接着在他耳邊低聲說了句甚麼，只見他連連點首說道：「好！我馬上就去……」

話聲未落，人已飛身而起。

但丁志中的動作，比他更快，任明山身形才起，已被丁志中一掌迫落地面，並喝叱一聲：「留下命來！」

寒芒一閃，劉百城已經揮劍撲向丁志中，口中並沉聲大喝道：「任兄，你只管走……」

「嗆，嗆，嗆，」一陣震耳金鐵交鳴聲中，丁志中居然被迫退五步。

劉百城一面節節進逼，一面冷笑道：「小師弟，我以爲老不死有甚麼壓箱底的本事傳給你了，原來還是那些老套……」

話聲中，又將丁志中迫退五大步。

其實，丁志中所使的劍招雖然是老套，却是乃師一燈大師費了不少心血，加以改良的新招，也可以說是爲了針對劉百城這個叛徒而加以研創的。

但事實上，目前劉百城所使的，却不是一燈大師所傳授的劍法，其精妙之處，使得丁志中所使的，原以爲對劉百城的劍法有尅制作用的新劍法，顯得黯然失色，而劉百城所顯示的強勁內家眞力，也大出丁志中的預料，而使其暗中凜駭不已。

劉百城一面得理不饒人地，節節進逼，一面笑道：「小師弟，現在，你該知道，甚麼才是眞正的武學了。」

丁志中雖然被迫得連連後退，但劍法不亂，防守也仍然嚴謹。

當然，他心中明白清理門戶的事，已勢難如願，目前，當務之急，是及早脫身，如讓對方再調來助手，則想全身而退也不可能了。

因此，他顯得很沉着地，奮力攻出三招，穩住頹勢，一面揚聲喝道：「白姑娘，二位先退！」

「來不及啦！小師弟。」劉百城笑着說道：「喲！眞想不到，你還果然還有兩下子……」

丁志中拚力攻出一招，將對方迫得退了一大步，人已飛身而起，並揚聲喝道：「白姑娘，咱們走！」

這好景，有如曇花一現。

當他偕同白鳳儀，小倩等人飛身而起時，劉百城已再度飛身將其截住，並縱聲狂笑道：「小師弟遠來是客，也不讓我這作師兄的，聊盡地主之誼嗎！」

「唰，唰，唰，」一陣急攻，已將丁志中圈入一片綿密的劍幕之中。

此情此景，丁志中內心的焦急，自不難想見。

而一旁的白鳳儀，小倩二人，更是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但她們都有自知之明，目前這場合，她們可帮不上忙。

不但帮不上忙，而且她們自己也立即陷入險境之中，因爲，「鬼秀才」任明山已去而復返，正向着她們邪笑道：「二位姑娘，老夫陪妳們玩玩……」

這情形，說險，可眞是險到極點。

因爲，任明山雖然不是丁志中的對手，但對白鳳儀主僕，却是綽綽有餘的。

白鳳儀也心中明白，一經交手，最多二十招之內，她們主僕必然會被生擒，而且，還必須仗着丁志中所傳的一招掌法之助，才能撐過二十招，否則她們決不是任明山的十招之敵。

偏偏此時的丁志中，也在咬牙苦撐，自顧不暇，根本沒法給她們帮忙。

因此，白鳳儀與小倩互望了一眼，一挫銀牙，突然將小白向外一拋，叫道：「小白你先走……」

小白才被拋出，但任明山的巨靈之掌，已探向白鳳儀的胸前。

這老魔也夠狂，居然以空手入白刃的手法，一手探向白鳳儀的酥胸，另一手却抓向白鳳儀手中的長劍，口中並邪笑道：「老夫雖然年紀大了一點，却最是懂得憐香惜玉……」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就當任明山發動那輕薄攻勢的同時，一道人影，像天馬行空似地，一幌而前。

「啪」的一聲脆响，任明山被一記耳光，打得跌出五丈之外。

那人影快得不可思議，一舉擊退任明山之後，又立即射向劉百城身前。

「嗆」地一聲，劉百城的長劍被架住了，並傳出一聲嬌嘆：「丁少俠，你們先走，我繼後。」

也直到此時，才能看出，這位半路裏殺出來的奇客，是一個身着青色勁裝，面罩紗巾的少女。

由外表估計，青衣少女絕對不會超過二十歲，但她的身手却高明得出奇。

（未完・四）

馬雲·文
可飛·圖

大財團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黃益的賭場發現被人「出千」騙了賭欵，而木工又被人暗殺，怕游天虹過問此事，担心他的安危，便叫他馬上離開賭埠，返回大城去。游天虹雖然答應，先去找劉勝，他是做偷渡生意的人，知道繆仁傑已返回大城，游天虹只好趕回去，由黃益派人專送離開賭埠，在停車場內遇到了繆仁傑派幾名大漢迎擊，游天虹心裏有氣，親自去找他，為何偷偷摸摸的回來，並查問洪六姑、宗龍、賀英是否認識？繆仁傑推說不清楚，怕黃益對他不利，故走為上着，並說黃益在南洋賭博出千騙了他父親一筆鉅欵。游天虹半信半疑，對繆仁傑的行動更是懷疑……

協助偵查　困難重重

利格時的助手費羅正與游天虹一齊吃午餐，地點在一間第一流大酒店的地廳，這約會却是由游天虹主動的，費羅儘管忙，但在電話中毫不考慮地立刻答應了。

費羅見到游天虹第一句就說道：「首先聲明，這一頓由我做東道主。第一、算是替你定驚。第二、算是為你洗塵。第三、算是我感謝和報答你在隣埠帮了我一個大忙。第四、算是我代表利先生向你問好。」

「算了，不要再嚕嗦好嗎？」游天虹笑了笑，「我知道你也不是那麼婆婆媽媽的人。」

坐定了之後費羅才問道：「到底甚麼事找我找得這麼急？」接着他又說：「有件事我差點忘記了告訴你，就是我們大小姐已平安回到了家裏。」

「我早知道了。」游天虹又問：「她回來之後是否繼續與繆仁傑來往？」

「這點我却不大清楚。」

「不過，有一件事我相信你一定很清楚，就是你家的大小姐過去有沒有比較親密的男朋友？」

費羅瞪住游天虹笑道：「說眞的，好像我們大小姐那麼又有錢又漂亮，怎麼可能沒有男朋友？你也算得上是她的男朋友。至於如何親密，只有當局者最清楚。」

費羅面色一沉，彷彿想起了甚麼似的，立即反問：「你可是担心我們大小姐與繆仁傑發展成親密的朋友？」

「嗯——」游天虹點了點頭。

「你當然不是為了妬忌吧？」費羅面上的笑容也消失了。

游天虹道：「對女人我一向並不認眞，這點你也很清楚吧？」

費羅左張右望，然後壓低聲音問道：「你可是發現了一些關於繆氏父子的秘密？」

「不！你切勿誤會，這種說話，萬一聽進他們的耳朵裏，我可能要吃官司呢。」游天虹開玩笑地說。

「游老兄，我們是好朋友，你也知道我們老闆一向很敬重你，有甚麼話你最好不要轉彎抹角。否則，當我們雙方開始明白對方的意思時，可能就已經太遲了。」

「嗯！好吧。」游天虹想了想之後，終於又說道：「我對『興隆集團』這一個新財團，

本來沒有多大的興趣。如所周知，這個地方本來就是世界知名的『冒險家的樂園』，許多外商都希望到這裏來混水摸魚。但是，自從最近之前隣埠發生過一連串事件之後，我覺得良心上要揷手！」

「你的意思是——」

「目前雖然只是一個開始，但是，我有信心，也有決心要根查到底。不過，到底只有我個人的力量十分有限，所以一定要你助我一臂之力。」

費羅這一次却非常認眞地低聲問：「然則你想我怎麼樣帮你呢？」

游天虹道：「我知道繆仁傑追求你家利小姐已到了成功階段，我希望你設法提醒他們父女最好小心點。雖然我無法證實他們的企圖是為了錢，更加暫時沒有證據證明他們是老千，但防人之心不可無。為人為己，相信這件事你也樂意去做吧？」

「嗯，你倒提醒了我。繆仁傑以新財團總裁之子的身份，去追求我們大小姐本來不足為奇，奇在他竟揀着他們父女吵咀，大小姐跑到隣埠去的一段時間下手，偏偏在那段時間隣埠又發生了接二連三的事件。這難怪你會頓生疑心的。」

「是的，這件事的起因，可以說由黃益懷疑有人出千開始。後來當輪盤的秘密被人揭破之後，跟住木匠被殺。這分明是為了滅口，因為那死了的木匠是負責維修賭具的，他被懷疑在輪盤中做手脚。當繆仁傑被人監視之際，他可能及時發覺，所以將贏來的錢不但全部捐獻給一間教會醫院，還多捐一些，湊足整數一百萬元。你家大小姐可能亦因此而給他的慷慨手段所吸引，而對他來說，正是連消帶打。」

「你這種懷疑是很有道理的，最近我在商場上聽到一個消息，興隆集團可能因為生意做得太大，經濟上有困難，所以當初有人懷疑繆仁傑到隣埠渡假只是一個藉口，實際上因為他們父子發生口角。但是，這件事現在想起來，似乎一切猜測均屬多餘，他的眞正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為了追求我家大小姐。」

「對了，你們老闆綽號利現金，他可以在一夜之間調動數以十億元計的現金去收購某一種股票，正是財雄勢大，威震商場。要是繆氏父子能拉攏利家父女，甚至做了親戚，相信這一股力量才算得上是眞眞正正的大財團。」游天虹又說：「我不是商家，所以根本不去理會這種事情，問題却是：這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局？」

費羅想了想，束着眉梢說道：「這件事的確可大可小，我越想越覺得可疑。游大俠，我們回頭再連絡吧。」

費羅突然之間好像想起了什麼似的，回頭就走。游天虹反而呆住了好一陣。

原來費羅忽然想起利格時日間接聽過的一個電話，似乎是利可卿撥去找她父親，說約了誰在家吃晚飯的，所以他急急趕回去。

却想不到就當費羅離開餐室，橫過馬路，準備取回他的座駕車時，不知由那兒突然閃出了一輛汽車來，一聲不响就將他撞到重傷，倒在地上。

更奇怪的就是：那肇事汽車竟不顧而去！

游天虹聽到餐室外面人聲吵鬧，急忙跑出去查看，才發覺倒地重傷的竟是費羅。

他大吃一驚！一邊將費羅扶起來，一邊叫人代為致電報警。

游天虹回頭問費羅，說：「是否有人故意害你？」

費羅痛得幾乎昏了過去，他只可以在呻吟中告訴游天虹，事出突然，所以他不但防不勝防，連對方的車牌號碼也看不清楚。

游天虹於是向圍觀的途人查問：「請問有誰看見剛才的情形嗎？……」

本來他還要追問下去，有關那汽車的顏色、車型以及編號等等，可惜經他這麼一問，怕事的途人竟然紛紛散去了。

游天虹看見費羅傷得這麼嚴重，正想自行將他扶到自己的座駕車去，趕緊送往醫院救治，却想不到這時已見有一名巡警急急趕來。

巡警反而要向游天虹查問，可惜他什麼也見不到。

費羅被送往醫院急救之前，只對游天虹說道：「看來這不似是一般交通意外，我担心有人竊聽到剛才我們交談的情形，萬一我死了，你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

游天虹安慰他說：「你放心吧，此事由我而起，要不是我約了你到這兒來，你就不會弄成這個樣子。無論如何，我也會查個一清二楚的。」

游天虹又難過又憤怒，他絕對同意費羅的看法，這不似一般交通意外，可能有人故意令到費羅受傷，甚至企圖撞死他，只因為對方明知費羅是利格時的親信之一。

對方如此心狠手辣，難道正如費羅的忖測，他們在餐室中的交談已被人偷聽到了？

游天虹難免又想到繆仁傑的身上去。

× × ×

這是由利可卿替她父親利格時安排的一次約會，繆仁傑亦順理成章地以年青企業家的身份，會晤了利格時。

「這一陣子，閣下的大名在商場上十分轟動啊！」利格時見到繆仁傑時就笑道。

繆仁傑却很謙恭地說：「那只不過是朋友們賞面，替我胡吹而已。其實晚輩仍希望有更多的機會，在往後的一段日子裏，多點向前輩學習學習才是眞的。」

利可卿在旁却有些不耐煩地說：「你們不要再打官腔好嗎？我們還是先吃過了晚餐之後，再閒聊吧。」

利格時就只得這麼一個女兒，一向當她如珠如寶。也可能是平時寵壞了，所以上次稍不如意就賭氣跑到隣埠時，想不到却因此結識了繆仁傑。晚飯時，利格時仍然三句不離本行，不斷與繆仁傑談論商場上的事。繆仁傑不但應對如流，有許多見解還令到利格時聽得津津有味。利可卿呆在一旁，反而感到乏味。

「閣下的確是一位商界奇才，怪不得興隆集團近年以來業務如此發達了！」利格時言不由衷地說：「以後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們的確要嘗試合作一下。」

「有機會跟前輩學習，正是求之不得。」繆仁傑立即打蛇隨棍上，「以在下愚見，閣下名下，還有許多生意尚未發展至高峯。先不要說別的，就拿大利酒店為例吧，那地點算得上是遊客區，也是地王，假如能夠進一步作有計劃的發展，深信必然可以創出一個新的局面來的。」

「嗯——」利格時也感到他名下的生意太多，難免會照顧不到。如今算是給這年青人提醒了。他忽然又靈機一觸：「大利酒店左隣一列舊樓的地皮，聽說，正是由興隆集團控制，是嗎？」

繆仁傑笑道：「閣下的確不愧為商場鉅子，消息的確靈通，大利酒店左隣一連十間舖位，已由興隆集團於較早時購入。我正計劃將舊樓拆掉。」

利格時順口問道：「可是打算興建商業大樓？」

「不！建築一幢豪華的大酒店。」繆仁傑說道。

這剎那間，利格時彷彿被電殛，呆了一呆

！連利可卿也覺得繆仁傑太過不識時務，明知大利酒店是他們利家經營的，現在興隆集團竟然要在大利酒店隔隣興建另一豪華大酒店，豈不是分明搶生意麼？

就當利氏父女呆在一旁之際，繆仁傑又說道：「今晚踵府拜候，在下正是要將一套計劃提供給前輩參考。」

「什麼計劃？」利格時反問道。

「利先生不但在本市財雄勢大，在世界各地也非常有名氣。在下在本市商界可以說是微不足道，本來也不敢高攀，但今晚我們既然有緣見面，而這套計劃又是對雙方都非常有利的，所以我才不怕大膽提出，希望前輩審愼考慮一下。」繆仁傑這時又從口袋裏摸出一張藍圖來，遞給利格時看。

利格時發覺那是一張政府擬定的市區發展藍圖。

利格時在當地商場上也算得上是八面玲瓏的人物，否則他也不會有今天的成就。但是他從未見過這種被政府列爲「保密」的藍圖。因爲這是涉及市區未來設計和發展的，萬一落入投機商人的手中，對一般市民和商人都不甚公平。眼前這份藍圖裏面就列出一些政府擬就的市區發展大計，包括了一個規模宏大的市區公園，以及地下鐵路所經之處。

而最能引起利格時興趣的，還是這一份藍圖所繪畫的地區，正是大利酒店所在的區域。

利格時對繆仁傑這位年青人開始佩服了。因爲好像這一類機密文件，並非一般人可以輕易弄到手的，他竟然可以手到拿來。

利可卿事前並未預料到會有此一着，她只以爲繆仁傑要透過她的關係，向她父親控制下的財務公司借貸一筆現金周轉而已。

繆仁傑慢條斯理地說：「說句坦白話，眼前這個城市的確是遍地黃金，只要懂得門路，要賺大錢絕非太困難的事情。興隆集團可以在短短數年間得到這麼大的發展，完全有賴各方面朋友的鼎力支持，再加上一點點僥倖。如此這般而已！」

利格時當然聽得明白，繆仁傑這麼說，表面上是他夠謙虛，實則在暗示自己是個有辦法的人。

事實擺在眼前，能夠把這一份藍圖弄到手，絕對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任何商人能夠「洞悉先機」，無論如何也是一件好事。

利格時的情緒彷彿完全被繆仁傑所控制。他還未開始說話，繆仁傑又出示了另一幅圖則——這是將大利酒店擴充的藍圖。

利格時看了第二幀藍圖之後，又是呆了一陣！

繆仁傑這才慢慢向他解釋：「這件事擺在眼前，顯得十分明白，我們興隆集團擁有一大塊地皮，你們利氏企業在現有基礎上發展，要是我們兩大集團能携手合作，相信一定大有可爲。」

利格時看過了那些藍圖之後，也覺得繆仁傑的確是個難得一見的商界奇才。

原來他計劃把大利酒店左側拆卸，亦即所謂局部改建。

然後，他又計劃把一列舊樓拆去，建築一擁有過千間房的豪華酒店，與大利酒店互相貫通。樓下、二、三樓均闢作商場。

如果依照繆仁傑所提供的計劃，將來大利酒店新舊合併，將擁有客房二千間之多，勢必成爲當地最豪華的一間大酒店，也是房間最多的一間。

由於那兒是遊客區，所以他計劃中的商場，不但可以銷售貴價的高級消費品，也是全市最具規模、最豪華的購物中心。若是要來出租，肯定可以收取全市最貴的租金，而且不必担心會租不出。

利格時很快就被繆仁傑的計劃深深地吸引住了。

他問繆仁傑：「然則，我們用什麼方式合作？」

繆仁傑毫不考慮地說：「換股！」

「換股？」利格時又是一怔！

繆仁傑解釋道：「是的，我覺得換股是最公平合理的方式；要是我們互不信任，雙方對對方都沒有信心，最好不要合作。再說得坦白點，這一次要不是由於在下與利小姐認識，今晚的約會就不可能出現。要是沒有今晚的約會，這套計劃只有由興隆集團獨資經營和發展，那時我們可能已經不是朋友，而是同行如敵國呢。」

繆仁傑表面似是說笑，但在利格時這方面聽來，却認爲他言之有理。所以他也笑道：「那麼，就讓我們雙方都切切實實地考慮一下吧，到底也是做朋友好過做敵人啊！」

有關繆仁傑代表興隆集團向利氏財務公司貸欵的事，最初就連介紹人利可卿也沒有太大的信心，但經此一役後，繆仁傑鑑貌辨色，已是十拿九穩。

後來利格時還主動約好繆仁傑作進一步的連絡。繆仁傑自然更加信心十足。

× × ×

事情也不知道是怎麼樣傳出去的，利氏企業和興隆集團之間還未正式簽署合作發展計劃，消息已迅速傳遍了商界。於是「興隆」股票立即暴升，因爲誰都曉得利格時是個財雄勢大的大商家。只要有他插手的工商業，無不點鐵成金。但另一方面，利格時的得力助手費羅，却在醫院裏傷重身亡。

利格時可能由於商務太忙，自始至終也沒有到過醫院去探望他這位心腹助手，所以費羅自然也無法向他們作出口頭警告。

也許利格時也想不到費羅這麼快就死掉了；當初他接到「交通意外」的消息時，也只以爲他受了傷，不會有什麼大碍。忙人一旦忙到別的事情上面去，由於要他親自處理的事情太多，好容易就會忘記得一乾二淨。直至到接得費羅的死訊之後，利格時也只派人去慰問費羅的遺屬，同時贈了一大筆金錢給他們；他絕對想不到費羅之死，可能另有內幕。

游天虹對這件事感到內疚，正是「我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除了死者之外，也只有他最明白這宗「交通意外」並非偶然發生的。要是他不把費羅約出去，這件慘劇就可能不會發生。

爲此游天虹曾經致電利可卿。可惜利可卿此刻已是「當局者迷」；當她意亂情迷之際，又怎麼肯聽游天虹的說話？何況游天虹暫時沒有足夠的證據去證明繆氏父子是老千呢！

但在游天虹這方面，心理上所受的壓力就越來越大。良心上的責備，令到這位千門奇俠坐立不安。

他想起隣埠發生過的怪事，終於忍不住撥了一個長途電話給賭場老闆黃益。

黃益親自接聽游天虹的長途電話。

他在電話裏也不等游天虹開腔，已傳來一陣陣「格格」的笑聲，然後又說：「老兄，你眞是有辦法，竟然可以令到興隆股票由九元多一股，在短短時間之內暴升至十五元一股。可否告訴我知，你用什麼辦法去帮了我這一個大忙？」

「誰說這是我的功勞？」游天虹在電話中反問。

「除了你之外，難道還有誰如此神通廣大麼？」

「不要再開玩笑了，我想知道那三個失踪

的人有了下落麼？」游天虹又問道。

「誰？」

「就是醫院中的留醫婦人洪六姑，以及雜工宗龍，還有女工賀英等三個人。」

「嗯！我怎麼知道？」

「嘿！你眞夠意思啊！」游天虹不知好氣還是好笑：「你有事可以漏夜急電把我召去，這次要不是爲了帮你，我决計也不會跑到隣埠去惹來這許多麻煩啊！現在我要插手的事，你竟然可以推得一乾二淨！這又是什麼意思？」

「我的天啊！你幾時吩咐過我去查那些什麼失踪的人？要是你吩咐過我，我怎麼敢不從命？」

「好了，現在你既然知道了我的意思，你到底理也不理？」游天虹在電話中質問。

「你要我理，我當然要理。我們是朋友嘛！」黃益有些市儈地笑了笑，「你回到大城之後，到底又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

游天虹與黃益本來是朋友，但自從聽了繆仁傑的指責後，他覺得黃益這傢伙未必是個好人。

游天虹在電話中說道：「如果你當我是朋友，最好你立刻與你的局長朋友連絡一下，看看我所講的三個人有沒有下落？」

「嗯！好吧！回頭我就與局長連絡。」黃益又問：「繆仁傑那廝怎麼啦？」

「他絕對是個有辦法的人，否則，『興隆』的股票又怎麼可能會在一夜之間如此升值？這一次你大概也很滿意吧。」游天虹這麼說，是因爲黃益曾經說過他手上購入了不少「興隆」股票。

黃益道：「是的，我正要乘此機會出貨」他又問：「你有見過姓繆的小子嗎？」

游天虹故意說道：「這當然有，我由隣埠回來之後，他曾派人來請我到他的辦公室去作客。」

黃益聽了之後，果然顯得很緊張：「他有什麼話對你講過？」

「他講了很多，而且，還有不少內幕。可惜我現在電話中不可以一一告訴你。」

「嗯——」黃益在長途電話中沉吟說道：「我會派專人先去替你辦妥剛才的事情。也許，這三兩天我也會到大城來一次，到時我如何找你？」

「你可以致電舍下，也可以利用傳呼機叫我，又或者到張小姐的私家偵探社去吧。她會知道我下落的。」

電話掛斷了。

這剎那間，游天虹竟分不出黃益是好是歹，一時之間弄得敵我難分。

游天虹正想得出神，門鈴又響了。

來者並非別人，正是他的女朋友張雪兒——當地很有名氣的私家偵探。

「這幾天，你究竟在忙些什麼的呢？」張雪兒一見面就質問他，道：「我找你找得好苦啊——」

游天虹也不讓她繼續說下去，就擁抱着她接吻起來。

最初她仍有點掙扎，漸漸她就開始軟化下來。

於是他們雙雙倒在客廳的大沙發之上。這時候，游天虹並沒有讓他的咀唇離開張雪兒的小咀，便伸手到椅背上去，那兒有一列按掣，他早已摸熟了，所以隨便按了兩個掣，燈熄了之後，窗簾也迅速自動拉攏。

此時正是無聲勝有聲，張雪兒滿肚子怒氣也變了慾火。

游天虹對付女人另有一套。他在賭桌之上是個精通賭術和千術的千門奇俠，在床上也是個很討女人歡喜的高手。所以十餘分鐘之後，張雪兒已是火氣盡消，像一隻溫馴的貓兒，依偎在他的懷抱中喘息。

游天虹把手伸到了几子之上，取過一支香煙燃着了，吸了一口才移到張雪兒的咀邊去。

「有件事你可能會有興趣。」游天虹躺在那張可以變成一張雙人床的沙發上說道：「興隆集團這名堂，相信你一定也聽過吧？」

「嗯——」張雪兒怔了一怔：「這是本市近年以來風頭最勁的大財團啊！」

「剛才你質問我最近忙什麼，我現在就可以告訴你，正是與這個大財團有關連。」

游天虹的說話果然引起了張雪兒的興趣，她連忙翻身坐了起來，倚在沙發之上，一邊抽煙一邊問：「可是這個大財團有些甚麼可疑之處？」

「不！」游天虹故意反問道：「難道你認爲他們有什麼可疑之處？」

「是的，商場上有許多關於這個新財團的傳說，但從來就沒有人去理會他們，你怎麼忽然會扯到興隆集團那兒去呢？」

游天虹於是把事情發生自隣埠的經過，詳詳細細地說了一遍。

張雪兒這才恍然大悟：「原來你到隣埠去，就是爲了此事。」說到了這裏，她又彎腰去把她的皮包取來，再從皮包中取出一個信封，一邊對游天虹說：「我剛接到一宗委託，有人要我到隣埠去找尋一名失踪者，我找你找得這麼急，也是爲了此事。」

「你要到隣埠去找尋失踪者？」

「是的，我正想叫你陪我一齊去。」張雪兒一邊把信封內的照片和資料傾出，說道：「聽你剛才所講，在隣埠的教會醫院內也有三個人神秘失踪，我擔心其中一個正是我接受委託要去找她的女人。」

游天虹接過一幀黑白半身照片，發覺照片中人大約四五十歲左右，樣貌和輪廓倒不錯，而且可以肯定她年青時是個很漂亮的女子。

他順手將照片翻過來，發覺後面寫着：「洪秀娟，又名洪六姑，廣東順德人，現年五十八歲。」

張雪兒一邊將一頁有關資料遞過去，一邊又對游天虹說：「據委託我的人講，她是在隣埠一間教會醫院失踪的，可不知是否就是你剛才所講的老婦人呢？」

「我沒有見過那個女病人，但是，我知道她叫洪六姑。」游天虹道：「我想知道委託你去找洪六姑的人又是誰？」

張雪兒道：「本來這是我們業務上的秘密，絕對不可以洩漏出去，但你卻例外，因爲我一向不把你當作外人，何況這件事我也須要你的幫助呢。」

「嗯——你可不是要我猜謎吧？」

「不——」我並非故意賣關子，只是要你保證不將此事宣揚出去，否則，我可能要吃官司。」

「我不明白，爲什麼你會把這件事說得這麼嚴重。」

「因爲委託我的人聲明，絕對不允許我把此事公開。而且，他付給我們委託費用時，又是用現金支付的，那人沒有姓名和地址，只留下一個連絡電話號碼，要我們有消息時立刻通知他。」

「希望你所講的男人不會是繆仁傑。」游天虹又說：「他大約有多大年紀？」

「繆仁傑這大名我聽過了，但從未見過他。」張雪兒道：「我相信不會是他，繆仁傑聽說很年青，委託我的男子年紀最少也有四十多歲了。」

游天虹也知道繆仁傑從來沒有相片露面，與一般富商爭做名人，讓自己的照片經常在報

紙刊出的情形剛剛相反，尤其是好像繆仁傑這麼年青的成功商人，不管這是否「父蔭」，能管理一個如此龐大的商業機構，到底也是值得大事宣揚一下的，但是，他偏偏就是沒有任何照片流過出來，更不要說什麼專訪，或者電視訪問了。

游天虹道：「委託你的人，可能是繆氏父子的心腹，但無論如何，我們也要深入了解。那個老婦人一定是個關鍵性的人物。否則，他們又怎麼肯花費這麼多的委託費？」

「這件事的確很湊巧，事前我絕未想到你已牽涉其中！」張雪兒又說：「那麼，你肯陪我到隣埠去嗎？」

「不，你最好自己去，」游天虹道：「我就是要到隣埠去，也不想與你一齊，以免打草驚蛇，因此，我只要求你與我保持連絡，不希望你讓他們發覺我們是好朋友，否則，他們一定會起戒心。」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我們就分頭偵查，隨時保持連絡吧！」張雪兒也很爽快。事實上他們過去也不只一次合作過，雙方向有默契。

× × ×

興隆集團的股票本來一直處於劣勢，因為對興隆集團不利的謠言，近月來屢次在商場上傳開，其中包括：興隆集團只是一個虛有其表的私人機構，並非以前所傳的「某小國總統夫人的財產」，也不是「金三角毒品大王的秘密財富」，甚至不是南洋華僑的集資。

最近更傳出一個消息：興隆集團資金周轉有困難，所以他們已將「興隆辦公大樓」整幢出售給另一大財團。但興隆集團的控制中心——總辦事處，仍佔用最高的十一層，不過已是租用性質云。

此外運輸界方面又幸災樂禍地，迅速將以下一項未經證實的消息，大事地加以渲染。

由政府發出的計程車牌照，最高標售價一度升至每個二十六萬元。但可能因為政府一再改變初衷：說過不再加發這一類牌照，結果發完一批之後，不到半年又再發第二批，故此計程車牌照越來越不值錢；最近更跌至二十萬元以下。

興隆集團可能行正倒霉運，他們一次過向政府投得二百輛的士——也就是計程車牌照。滿以為可以大大地賺一筆錢，結果卻是無法脫手。

興隆集團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惟有自行經營計程車業務。這件事一度引起市民的注意，尤其是炒股票的人，他們都以為興隆集團的經營範圍又擴大了。想不到消息傳來，對興隆集團反為不利。主要還是一些計程車司機不滿該集團「撈過界」，到處散播謠言所致。

正是由於上述種種謠言，令到興隆集團股票一度狂瀉。當時不少專門報導經濟的記者，用電話訪問了繆仁傑，他只笑說：「謠言止於智者，我們的業務一直在有計劃地擴充，決不會因為這些對我們不利的謠言而有所改變。同時本人樂意向閣下透露一點訊息：不久之後，我們將有一項震驚本市工商界的好消息向各位公佈。」

記者們都知道繆仁傑是個大忙人，所以要訪問他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過去試過有記者獲得他接見，所得的印象就是：此人和靄可親，年青有為，幹勁沖天！他很健談，但不亂說話，表現得十分穩重，是個典型的成功商人。最特別的地方就是：他雖則少年得志，卻不喜歡出風頭。所以他從來不照相。

就根據過去的紀錄，繆仁傑與記者們的關係一向都保持得十分良好，因此，儘管市面上傳出很多對該集團不利的消息，而有些記者也很巧妙地在報紙上為他們辯護。無疑這對安定人心是可以起一定作用的。

幸好這是一個高度自由的社會，只要你不觸犯法例，你喜歡怎麼說都可以。因此市面上對於興隆集團的好與壞的傳說，正是人言人殊，各有不同的講法。

正當傳說紛紜之際，有人發現一些神秘買家出現於股票市場之內，趁低價大量收購「興隆集團」這種股票。此等神秘買家，到底又是何方神聖？有人認得，他們是繆仁傑的心腹助手。

謠言既然對興隆集團十分不利，他們發行的股票又有如江河下瀉，為什麼身為該集團的首腦不但不站出來闢謠，反而悄悄派人到股票市場去，趁低價收入大量的「興隆」股票？明眼人自然也都心裏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

果然不出三天，一項正式簽約儀式就在利氏企業大樓的總辦事處之內舉行。

身為「利氏企業」總裁的利格時，正式宣佈：利氏企業將與興隆集團攜手合作，在遊客區興建「新大利大酒店商場」。該項計劃將促使該兩大集團進行換股之外，還會把原有的大利酒店部份拆卸，改建後將與新大利酒店連成一起；同時樓下各層商場將包羅萬有，設備豪華，將成為該旅遊區最大規模的商業中心以及遊客中心。

有關方面安排了大批記者參觀這項簽約儀式，但卻硬性規定出席的記者不可以攝影，因為兩大集團的領導人都不喜歡拍照的。

無論如何，這一項消息一經傳開，果然轟動一時，而且並不規限於工商界，幾乎是全民性的；因為興隆集團不但有股票上市，不少小市民手上都擁有這種股票。同時也因為興隆集團經營的業務幾乎是無孔不入的，包括了各行各業。正因為他們的經營範圍太廣闊，所以該集團的盛與衰，均惹人注目。

結果利氏企業和興隆集團兩種股票，均同時狂升。尤其是興隆集團股票，行內人都稱之謂「鹹魚翻生」；長期以來的劣勢，竟在一夜之間「化凶為吉」。持有「興隆」股票的人，都可以鬆了一口氣！

然而人類的貪婪本性有時是很難理解的，有人以每股二元配售價格得來的「興隆」股票，當升值至每股十二、三元時，仍不肯放手。後來不利謠言滿天飛，每股跌到八、九元，他們卻苦着臉說「蝕了大本」，或者說「做了大閘蟹」——意思就是說「被綑綁着」，動彈不得。好了，到了現在每股狂升至十五元，他們又觀望着，希望明天可以升至每股值二十元。

其實股票市場上的一起一跌，許多時都有人為因素在內，一些無中生有的謠言，往往可以令到某一種股票在一夜之間狂跌；同一理由，某一種傳說，亦可能令到一些人盲目跟風。尤其是此時此地，大部份市民炒股票都喜歡買空賣空，甚至有不少人只撥個電話給股票經紀，便任由擺佈，既不用腦，更加談不上分析或者什麼專業知識。

就像「興隆股票」一樣，由配售價二元，上市頭一天已炒至每股五元。完全也是炒股票的人受到報章上的報導影响。

因為當時興隆集團有如水銀瀉地，剛傳出收購一幢辦公大樓，跟住又收購輪船公司，保險公司以及航空公司等等，財力之驚人，實在也令人為之側目。

可惜好景不常，不久之前傳出該集團悄悄將一幢辦公大樓轉讓給某大外資財團，跟住又傳經濟周轉不靈，以至繆氏父子口角，繆仁傑一怒之下，漏夜跑到隣埠「渡假」去了！

此事不管是真是假，總之當時「興隆股票」急瀉，跌到每股只得八，九元左右；而在此之前，還是每股十三元的。後來繆仁傑雖然又

回到了他的辦公室來，同時一再向外界闢謠，但「興隆股票」始終還是無法攀升！

直至到不久之前，忽然商場上又傳出「利氏企業」與「興隆集團」合作發展一項前所未有的龐大計劃，敏感的股票市場，又見有人專買「興隆股票」，於是股價急升。但過得兩天，兩大集團還未見正式公佈上述消息，而專責採訪的記者們，因得不到負責人的接見，以為又是「謠傳」。消息一經傳開，「興隆股票」又再急跌。

到了最後，兩大財團攜手合作的消息，終於正式獲得證實了；他們都分別邀請記者參觀簽約儀式，這當然不會是假的。而「興隆集團」的上市股票，立刻又升到目前每股十五元的水平。

事情發展到這裏，許多担心虧大本的「興隆股票持有人」，本來總可以鬆了一口氣。假如他們知足，快些將手上擁有的「興隆股票」趁此高價放出，縱然未必個個賺大錢（例如有些每股十二、三元買入的），最少也有利可圖吧。因為根據過去的紀錄顯示，「興隆股票」每股只高至十三元八角而已。

但是，偏偏有人因為上述發展旅遊區的大計，認為「興隆」這種股票還可以再升，所以許多人不賣反買。就在「供與求」的自然情況下，「興隆股票」剎那間又變了天之驕子！

× × ×

張雪兒帶着一男一女助手，來到了隣埠。當地一位警官親自開車到碼頭接載他們。這位貝律警官以前曾到過大城辦案，想不到大城警方幫不到貝律，反而私家女偵探的張雪兒卻助了他一臂之力。彼此之間的友誼就是如此這般建立下來的。

張雪兒明白到「猛虎不及地頭蟲」這原理，所以未啓程到隣埠來之前，先用長途電話知會了貝律警官。但卻沒有說明此行任務。

張雪兒看看時間還早，所以就對貝律警官說：「可否先帶我到教會醫院去一次？」

貝律警官一怔：「你不舒服嗎？」

「不！只是拜訪一下院長。」張雪兒又說：「你跟教會醫院的院長認識嗎？」

「我們算得上是朋友。」貝律警官說道：「他們的設備和服務水準都很高，所以許多時須要檢查身體，我寧願到教會醫院也不到公共醫院去。你也知道我是一名公務員，到公共醫院去，是可以享受免費優待的。」

到了教會醫院，張雪兒把男女助手留在貝律警官的座駕車裏面，她只跟隨貝律警官進入醫院之內。

貝律警官介紹過院長與張雪兒認識之後，張雪兒就單刀直入地問：「可否帮我一個忙？有一位女病人是我遠親，在留醫期間突然不知所踪，我担心她可能出事。」

「嗯——」院長固然大表驚愕，就是貝律警官也感到有些意外。

院長頓了頓之後又反問道：「請問貴親高姓大名？」

「她入院登記的名字叫洪六姑，原住三一四號病房。」張雪兒把那位神秘顧客交來的資料都記熟了。

「哦！原來你要找的又是那個女病人！」院長恍然大悟地說：「那老婦人不辭而別，的確令到我們醫院方面感到困擾，因為此事發生後，已經先後有好幾批人來這裏查問她的下落。但很抱歉，我們實在無能為力。說得更坦白點，醫院並非監獄，病人自行悄悄離院，我們也沒有辦法可以防止。他們都有手有脚，只要他們避過我們這裏工作人員的視綫，這種事件隨時也可以發生。」

貝律警官這時也彷彿感覺得到事情不大尋常。

他站在一旁忍不住問道：「那個女病人入院時，有沒有登記住址？」

「有的，但我們派人去找過她，那兒早已人去樓空。」院長說道：「同時我們院方為了責任問題，亦早已向你們警方備案。」

貝律雖則是一位警官，但負責部門有別，所以根本不知道這件事。現在為了協助張雪兒把事情辦妥，所以就要求院長將洪六姑登記的地址讓他抄下來。

張雪兒為了進一步了解洪六姑這位神秘女病人，所以又在院長的協助下，會晤了一些護士和女工，她們都是曾在「三一四」號病房當值的工作人員。根據她們的記憶，洪六姑入院後只住大房，而且從未見過有任何親人來探望過她。直至有個「年青人」來看過她之後，不久洪六姑就入住了「三一四」號頭等病房。

張雪兒又根據院長的回憶，知道曾來探望洪六姑的「年青人」正是捐了一百萬元給醫院的繆仁傑。

至此，張雪兒彷彿有了一個概念，就是洪六姑極有可能與繆仁傑有親戚關係。那麼，洪六姑的神秘失踪，又意味着一些什麼？

離開醫院之後，貝律警官提議先請各人午膳，但張雪兒卻堅持要先到洪六姑在醫院登記的住所去看看。

貝律警官乃當地警務人員，他覺得這樣做是犯法的——假如張雪兒要入屋查察，必須先向當地警方申請。但看見張雪兒急成這個樣子，也沒有辦法。惟有先陪她到洪六姑的住所去看看。

豈料當他們按址找到一幢舊樓去的時候，竟然發覺那個住宅單位門窗盡毀，顯然較早時已經有人來過。

屋內一片凌亂，同時也找不到人。貝律警官想找個隣居查問一下，無奈這時隣居都上班去了。

張雪兒也沒有徵求貝律警官的同意，已帶領着二名男女助手入內。

屋內顯然被人大事搜索過，衣服雜物，散滿地上。

表面上看來，這是窮人的住所，一切傢俬雜物，均陳舊不堪。再從床褥、炊具等等分析，似乎只有一個人獨自居住在這裏。此人應該就是洪六姑吧。

張雪兒在睡房內小心視察了一會兒之後，她突然俯首彎腰，從凌亂的雜物中，拾起了一個相架。

這種相架一般是供人放置在床頭几上的，相當舊欵，但是此刻卻見不到有任何相片鑲在其中。玻璃片亦已告毀爛。

貝律警官走過來，張雪兒卻忍不住對他說道：「我就是不大明白，你們隣埠的警方到底怎麼攪的？醫院方面既然報過案，你們當然也明知這女人失了踪，為什麼這裏還可以讓歹徒入來搜掠？」

貝律警官面上紅了一陣，一時也不知如何作答才好。

貝律警官怔了一怔之後只好說道：「這些事情我也不大清楚。不過我相信警方一定也有人來查過了。」

張雪兒此行暫時似乎沒有收穫，但憑她的查案經驗，已經開始意味到內情是一定十分複雜。

從洪六姑住宅內的凌亂情況忖測，大概還有另外一些人希望找到洪六姑，又或者從她的身上得到一些什麼。否則，像她這麼又老又窮的女人，住所之內還有一些什麼值錢的東西值得人家大事搜索呢？

後來張雪兒帶同了二名助手返回酒店房間

休息，仍想不明白，到底洪六姑為什麼會顯得這麼重要？

忽然，門外有人敲門，張雪兒以為是她的男助手小丁。因為小丁是男人，他住在另一間房。

張雪兒示意女助手美美去應門，豈料來者並非小丁，而是一名酒店侍應領班，後面則跟隨着一名穿上了制服的賭場女職員。

美美感到十分意外，但是她還未來得及開腔，那名領班已經很有禮貌地笑道：「請問張小姐在嗎？」他又回頭示意那名賭場女職員，將一個銀托盆捧入房間之內：「賭場黃老闆為了表示歡迎，特別差遣我們送來籌碼，以方便各位到下面賭場去消遣！」

張雪兒這時亦已聞聲走了過來：「什麼事情？」

那位領班又很有禮貌地複述了一次：「我們這裏的黃老闆，請你們三位隨便到樓下去消遣，所以特意送來籌碼給你們。」

張雪兒一怔！她左張右望，這間房也只住了她和美美二人，對方又如何知道他們總共來了三個人？因此她敏感地說：「你們老闆似乎對每一個顧客的一舉一動都十分留意啊！」

「不！張小姐，請你聽我解釋好嗎？」領班說道：「我們老闆日理萬機，怎麼會理到顧客的行動？只不過他接得來自大城的一個長途電話，知道游大俠有一位女朋友來了隣埠辦案，所以才叫我們加意招待而已。」

「是誰打長途電話給你們黃老闆的？」張雪兒問。

「就是游大俠本人。」領班又說：「所以黃老闆吩咐我們，只要張小姐有什麼需要我們的地方，儘管吩咐下來，我們一定會盡力而為的。」

「嗯——」張雪兒回頭看看，把視綫移到那位女職員捧住的銀托盆之上；只見上面用毛巾蓋住一些不知什麼東西。「這些就是籌碼嗎？」她問道。

「是的，張小姐。」那名女員職很有禮貌地說：「這裏奉上的雖則只是區區十萬元的籌碼，但是，倘若你運氣好的話，隨會時變成一二百萬元的現金。當然，你一定要賞面到我們下面的賭場去博彩才可以。」

張雪兒伸手將那一塊毛巾輕輕揭開，果然出現各種排列得十分整齊的不同顏色籌碼。

她心裏想：黃益與游天虹雖是朋友，但為什麼要這麼厚待她們？如果單是為了情面和禮貌，只要免費招待食宿已經很不錯，何必送來十萬元的籌碼？

張雪兒靈機一觸，開玩笑地問道：「如果我沒興趣到樓下賭場去博彩，可否直接將這些籌碼拿去換錢？」

那名女職員笑道：「黃老闆的原意只是怕你們寂寞，所以這些籌碼不可以直接換取現金，只限於在賭桌上博彩。當然，你們由賭場中贏回來的籌碼，隨時可以到賬房換回現金。」

「好吧！」張雪兒想了想後說道：「那就請你將它留下來，回頭我們會到貴賭場去試試運氣如何。」

那名女職員於是把銀托盤放在枱上，張雪兒叫女助手每人打賞一百元作為小賬，但男領班和那名女職員都不敢收。張雪兒最後只好叫他們回去多謝黃老闆。

事情本來已經暫告一段落，但張雪兒關上了房門之後，却怔怔地想得出神。

女助手美美道：「游先生果然是個有辦法的人，一個長途電話就可以令到我們變為賭場的貴賓。眞了不起！」

張雪兒却不以為然：「我看事情不會那麼簡單，黃益也是江湖中人，我不敢否定他具有江湖義氣，但十萬元不是一個小數目。到底他的目的何在？」

「嗯！管它的，我們先去試一試運氣再說吧！」

美美雖然急於一試身手，但張雪兒却沒有讓她拿走托盆上的籌碼；她正細心檢閱着銀托盆上面載着的每一枚籌碼，彷彿要從那裏找出答案似的。

張雪兒發覺那些不同銀碼的籌碼，分別是十元、二十元、五十元和一百元。也就是說：最大的銀碼也只是一百元而已。她雖則不是常常出現於賭場的人，也知道賭場中必有更大的面額的籌碼。為什麼這銀托盆之上却找不到？假如將一些更大的面額籌碼放在這裏，籌碼的數目就不必要用這麼大的一個銀托盆載上來，也不必多到令人眼花繚亂。

張雪兒正想與女助手美美分析目前的形勢，外面又有人敲門。美美過去應門，原來又是一名侍者送茶水入來。

張雪兒正想叫美美付給那侍者小賬，想不到那侍者一邊說出了一句「多謝」，一邊却向她們打出了一個手勢。

這刹那間，張雪兒和美美的視綫都不約而同集中到那侍者的面貌之上。與此同時，她們也感到萬二分驚喜！

原來出現在她們面前的並非眞正的侍者，而是游天虹。

游天虹向她們打出的手勢正是叫她們勿聲張。過去他們都不只一次地合作過，所以彼此一向很有默契。故此在往後的一段時間裏，他們三個人都可以保持緘默。

游天虹用眼神和手勢向張雪兒他們交代後，就走過去把房門關上了。同時還故意令到關門聲浪擴大。

然後，他以專家的謹慎動作，將手腳放輕，在房內各處展開了一次精密的搜索。

張雪兒和美美自然也明白他的用意，所以她們雖則沒有動手，却呆立一旁，不敢說話。

最後游天虹摸到床頭几上的電話機，果然給他找到了一枚竊聽器——那東西小如袖口鈕，貼在電話機底下。

張雪兒和美美都呆住了一陣！

游天虹小心翼翼地，把那枚電子儀器拆了下來，跑到露台外面去，俯首伸出欄杆外，扔到隔壁的一間房裏面去。至於隣房到底有沒有人？他也沒有去理會。不過由於每間房都有厚厚的地毯，而那枚間諜用的竊聽儀器又是那麼細小，所以當游天虹由露台扔進去時，一些兒聲音也沒有。

游天虹重新返回房內時，又順手連露台的門也關上了，還將厚厚的簾子也落下。張雪兒和美美二人這才舒了一口氣！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張雪兒終於也忍不住問。

「你是著名的女偵探，怎麼反而要來問我呢？」游天虹笑了笑，「其實這件事很簡單，有人知道了你們此行任務，所以展開監視。」

「嘿！那我就明白了。」美美沉不住氣地說：「怪不得他們這麼好心，送來這麼多的籌碼，原來是另有目的。」她立刻又反問游天虹：「你是否有過長途電話給這裏賭場老闆？」

游天虹道：「我們雖則通過一次長途電話，但從未提及你們的名字，更加不會談及你們此行的任務。」

張雪兒這才恍然大悟：「那我倒明白了，有人企圖要令我們沉迷於賭桌之上，為了不想我們追查下去，不惜用本傷人，將我們拖住在賭場之內。從這堆籌碼的面額之小，以及數目之多，就可以找到答案。」

「難道洪六姑的失蹤與黃益有關？」游天虹喃喃自語地說道：「還好他並不知道我到了隣埠這裏來，所以，你們兩位不妨去敷衍一下他。」

「嗯，你的意思是——」

「你們不妨拿了這些籌碼去賭個痛快，試試自己的運氣如何。」游天虹又說：「至於偵查工作，暫時就交給我好了。」

張雪兒很小心地想了想，終於也說道：「這也好。明修棧道，暗渡陳倉，這麼一來也許可以更加容易查個水落石出亦未可料。」

美美忽然又想起隔壁的同事小丁：「不如就讓小丁去幫幫游先生吧。」

張雪兒沒有意見。

但是游天虹却笑道：「小丁另有節目，你們到樓下賭場去消遣好了。」

張雪兒彷彿也想起了什麼似的，眨了眨眼，盯實游天虹：「你的意思可是——」

游天虹也不等她說下去就說道：「可能又是黃益的主意，所以現在他的房間裏有個女人，如果你們突然之間闖進去，一定會面紅！」

張雪兒至此，也難免感到驚奇：「為什麼黃益要對我們好呢？難道他們做了什麼虧心事嗎？」

游天虹道：「這就要靠我們去查了！」

× × ×

在賭場大酒店的一間房內，數名男子正在圍住一具敏感的竊聽儀器，偷聽着儀器傳過來的聲音。

數名男子之中，那個中年人正是黃益的得力助手之一的陳總管——陳良。

陳良較早時已問清楚一名大漢，知道他已成功地把一枚鈕型電子竊聽儀器安裝在一間客房的電話機之下；那間房正是住了張雪兒和一名女助手美美的。所以現在他們要偷聽的，正是她們主僕之間的交談。

但是很奇怪，他們根本聽不到二人的交談聲，相反却聽到陣陣喘息之聲，間中還傳來一些似是呻吟的聲音，到底是怎麼攪的？

陳良終於忍不住問身邊一名大漢：「那兒到底住了什麼人？」

那大漢據實回報：「是兩個女人啊，陳總管。」

「他們不是有個男人同來麼？」

「是的，不過，那男人住在另外一間房。而且，我們已依足總管的吩咐，請來一位床上功夫很了得的女郎到他房間裏去陪他。」

「嗯——」陳良好像想起了什麼，「我猜你們一定弄錯了。」他順手又將聲調器一扭，讓聲浪擴大，同時也讓他身邊所有的人都可以聽得更加清楚。

那竊聽儀器中傳來的，果然是一男一女的喁喁細語。

陳良含怒地瞪住那大漢：「會不會是弄錯了房間？我要知道的，只是張雪兒的一舉一動啊！」

「不會錯的，總管。」那大漢說：「張雪兒和美美住在一六〇七號房，她的男助手則住在一六〇九號房，我們已經查得清清楚楚才把竊聽器安裝進去的。」

「那麼，他們可能臨時對調房間，快些派人去看看——」陳良剛說到這裏，外面就有人急急衝了入來。他立即又問：「發生了什麼事情？」

「報告總管，張雪兒和她的女助手已到樓下賭場去了。」進來的男子氣急敗壞地說。

陳良於是站立起來，轉到這間房的另一角落去，把一列傳眞秘路電視扭開，螢光幕上立即出現賭場中各賭桌的情景，其中一張賭桌旁邊，果然可以見到張雪兒和美美的影像。

陳良面色一沉，回頭瞪住那名手下：「他媽的，你怎麼攪的？人在這裏，怎麼竊聽儀器却有聲音傳來？」

那名大漢抓抓後腦，也感到莫名其妙：「我發誓沒有弄錯，但為什麼會這樣呢？我眞不明白！」

當初陳良他們以為張雪兒和她的男助手調換了房間，後來派人去查過，張雪兒的男助手小丁，仍在「一六〇九」號房內與那名應召女郎廝混。

陳良既然明知張雪兒和美美都在樓下賭場之內，為什麼竊聽儀器又會傳來一男一女的談情說愛聲？於是他立刻派人到她們的房間裏去查個明白。

豈料細查之下，發覺那一枚安裝在電話機底下的竊聽儀器已經不知所踪。那麼，現在他們偷聽到的交談聲又是誰的？無論如何，決不會是小丁吧？

至此陳良也明白到張雪兒已經提高了警覺，目前她們可能只是裝傻扮懵而已！

不過，不管怎麼樣也好，陳良他們的目的亦已達到了；張雪兒和美美一直被拖住在賭桌旁邊，雖然有輸有贏，也不至輸光。那十萬元籌碼，已收到了預期的效果。

小丁則陶醉在溫柔鄉中。陳良暫時可以放下心頭大石了。最低限度眼前他不必派人去跟踪這三個人。

雖然那一枚敏感的竊聽儀器至今仍未查出被移往那一間房，但是張雪兒和她的助手們都在監視之下，陳良他們總也可以放心了。

× × ×

宗龍是教會醫院內的一名雜工，他與女同事賀英乃一對戀人，感情方面已發展到談論婚嫁的階段了。無奈二人的收入有限，要談婚論嫁，眞的是談何容易？因此，他們一直在動腦筋，只希望找出一條財路。本來他們都居住在隣埠，只要運氣好，大可以到賭場去博一博，可惜每一次都失望而回。

後來偶然有一次，宗彪和賀英發現了人家一項秘密——那是一名女病人和一名富有商人的關係。女病人正是洪六姑，富商則是來自大城的繆仁傑。他們發覺這二人都不希望秘密外洩，所以便決心以此作為勒索的藉口。滿以為如此一來，一切金錢上的難題皆可解決了，想不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結果他們先後被人抓去軟禁起來，賀英的母親還被人殺了滅口。

現在宗龍又一次被人迫供，那班人要他說出在教會醫院裏聽到的秘密。當初他堅持不說，無奈對方用飢餓政策，令到他不得不改變初衷。

一盞二百火的射燈，直射住宗龍的面孔，令到他雙目緊閉，口乾舌燥，咀唇已經開始龜裂了。

他軟弱地喘息着：「我說了，你們要我說什麼，我都肯說，請先給我一杯水，讓我解解渴吧！求求你……」

有人將一些水滴進了他的咀巴，就像滴眼藥水一樣。然後又有人說道：「你先告訴我們，你到底偷聽到一些什麼，然後我會給你一杯水；你說得越多，我們會待你越好。說吧！」

「我知道那個女病人正是繆仁傑的生母。」宗龍說：「請你讓我喝一杯水，讓我慢慢再告訴你。」

「好吧！」果然有人把一杯凍開水傾進了他的咀裏去。宗龍本身仍然無法動彈，因為他雙手仍被人反綁在椅背之上。

那人又問宗龍：「這個繆仁傑，是否就是來自大城的大富商？我只提醒你，切勿認錯人啊！」

「不會的，他正是捐贈了一百萬元給教會

醫院的大城富商，也是興隆集團的總經理。」

「那麼，你還偷聽到他與女病人洪六姑講過一些什麼？」那男子繼續追問宗龍。

宗龍道：「繆仁傑一定會好好安置她，叫她暫時要忍耐一下。」

「你就憑着這點去勒索人家麼？」

「嗯，這也算不得是勒索吧。只因為我窮，我們要結婚，所以才希望繆先生助我一點點錢而已。」

「你這傢伙也眞會說話，那麼，洪六姑後來又怎樣？」

「我也不清楚。」

「可是你們把她收藏起來？」

「不！絕無其事。」宗龍急忙說道：「我們那有這種本事？說眞的，我們根本就不知道她失踪呢。」

「一定是你兩個把洪六姑收藏起來，準備向繆仁傑狠狠的敲一筆。」

「不！你完全誤會了。」宗龍道：「我們只是掌握了他們之間的一點點秘密，明知繆仁傑不希望外間知道他家中的事，所以才打算利用這弱點向他討一些錢而已。我倆那有這般胆量去做擄人勒索的事呢？」

「嘿！宗龍，別裝蒜了，我勸你還是好好地交代清楚吧，你的未婚妻已經直認不諱，你還敢抵賴？」

「她認什麼？」

「她已向我們承認，你倆為了勒索繆仁傑一大筆錢，把洪六姑收藏起來。」

「她瘋了，根本就沒有這回事。」

那負責迫問口供的大漢又與身邊一名大漢交換了一個眼色，然後才對宗龍說道：「好吧，宗龍，不管怎樣也好，我們先讓你好好的喘息喘息。我回頭再來找你，趁這時間，你徹徹底底的想想清楚，以免吃皮肉之苦！」

那男子說完，就帶了各人離去。於是這斗室之內，只有宗龍一個人。

宗龍無法見到他的未婚妻賀英，自然也不知道她的情況。不過他心裏明白，賀英一定不會說洪六姑是他倆擄去的，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做過這回事。

那麼，洪六姑又怎麼會由醫院的病房中失了踪？

宗龍固然想不通，那班大漢也想不通。

宗龍又在想：眼前這班大漢又是何方神聖？他們把他和他的未婚妻賀英擄到這裏來，到底又是所為何事？

無論如何，他總覺得這一次是凶多吉少。除非他有辦法說服那班人，否則，他和賀英不但無法化險為夷，甚至還可能被人殺人滅口。想到這裏，宗龍就有點不寒而慄！

× × ×

張雪兒和她的女助手美美正在賭場裏面賭得興高采烈的，突然有個女子走到她們的身邊來：「張小姐，請到那邊去喝杯菓汁，休息一會再玩吧！」

張雪兒一直懷疑有人監視着她們，甚至賭場之內，到處都安裝了閉路電視。所以她對這女郎的出現，一點也不感到意外。

她打量了那女郎一遍，發覺她只穿上了便服，態度十分好。於是她故意含笑問道：「是誰做東道？」

「是我們黃老闆。」那女郎笑了笑，然後把手一攤：「請！」

張雪兒回頭示意她的助手執籌碼，她則在那女郎的陪同下，走向餐廳那邊。

「你們黃老闆是不是對每一個賭客都照顧得這麼周到的？」張雪兒一路與那女郎併肩兒走，一邊放眼四望。

那知是否心理作祟，她總覺得有人在對她虎視眈眈似的。但表面上她仍然裝成若無其事地。

來到了餐廳裏面，女郎招呼張雪兒在一個卡座裏坐了下來，那女郎在她對面坐下。

女郎又笑道：「張小姐，你喜歡吃喝什麼，儘管好好的享用，我們黃老闆不但要請客，還會一邊陪你談談，希望你賞面。」

「嗯——」張雪兒有些驚奇地放眼四望：「你們黃老闆呢？他可是要到這兒來？」

「不！他不會出現在你面前的。」那女郎笑道：「你先叫一些吃的、喝的，很快你就會明白了。」

「好吧！」張雪兒有點無奈似地，輕輕嘆了一口氣，「我可否等我的女伴來了才一齊叫些飲料和食物呢？」

「當然可以。」女郎說着已站了起來，原來美美這時也來了。那女郎讓座給美美之後，又說：「你們兩位隨便叫些東西吃喝，包括最好的洋酒以及菜色。」這時又有個穿制服的女侍行過來，女郎吩咐她說：「這兩位是老闆的貴賓，好好地招呼她們吧！」

女郎說完，又對張雪兒很有禮貌地說了一句：「失陪！」這才離去。

張雪兒這時才眞眞正正地覺得又餓又渴。她吩咐那名女侍應先替她們叫了兩杯咖啡，再叫了兩個神戶牛柳，還要了一些合時生菓。

張雪兒等女侍應走開了才對美美道：「今晚我們的運氣可眞不錯，既可以無本生利，又有人招待我們免費吃喝。」

美美跟隨張雪兒已有不少時日，她明白到這位女波士不是一個唯利是圖的人，為什麼現在會這麼說呢？看來一定是故意的。

果然，張雪兒除了用眼色向美美提示之外，還用手指指住餐桌上的花瓶。美美至此終於明白到那一串鮮花之內可能收藏了一具竊聽儀器。難怪張雪兒要裝蒜了。

就在這時候，有一個男子的說話聲音自花束中傳出：「張小姐果然是名不虛傳的女神探，佩服佩服！」

毫無疑問，對方是因為給她識破了機關才不得不提早露出原形。這麼看來，這裏不但安裝了竊聽儀器，還有隱蔽式的秘路電眼監視一切。張雪兒很冷靜地問：「你是誰？」

「在下姓黃，是游大俠的好朋友。」那男人說道。

「身為賭場大老闆，何必鬼鬼祟祟呢？」

「你問的好，本來你是我好朋友游天虹的女友，在下亦理應一盡地主之誼，請你到我的辦公室來好好地談談。但是，可惜用重金禮聘你來此找洪六姑的人，一直派人在暗地裏監視你們，我惟有用這種方法與你交談，請你不要見怪！」

「你知得似乎很多，所以我深信你一定也知道洪六姑之所在。可否看在游天虹的份上，幫幫我的忙？」

「如果你以為我知道那婦人的下落，你就錯了。」那男子說，「相反，我正要用更高的價錢，收購洪六姑的消息。」

「為什麼？」張雪兒忍不住問道。

「相信你這次接受別人委託來此找洪六姑，也沒有追問他為什麼，所以你也不應該反問我。總之洪六姑是個關鍵性的人物，只要你答允這宗交易，我可以付你三十萬元的代價。」

「不！這似乎太無道義了。我接受別人的委託在先，莫說至今為止我仍未能找到洪六姑之所在，即使找到了，也應該先告訴我的顧客。這是道德問題。」

「假如我告訴你一個故事，你的顧客是個大老千，你還堅持這種商業道德麼？」

（未完．四）

奇俠司馬洛故事

海匙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和貝茜救出夏雨水之後，總是覺得有點懷疑這位富甲一方的船王，為什麼要和這島上的黑道人物爭奪這龍宮寶貝？把自己生死置諸不理，原來這寶貝是象徵黑社會的一種權力，萬山和畢虎都想奪取，便可以自立為王，夏雨水不敢開罪他們，交給誰都對自己有危險，司馬洛也難想出一個好辦法，這時當地的探長來找他，提議將龍宮寶貝送給當地人信奉的巫道廟，然後暗中救出被畢虎擄去明珠的兒子，並協助他們尋找那失去的鎖匙。司馬洛得到他們的協助，便和貝茜潛入海底找那艘沉船，很幸運的被發現了……

心臟病發　車毀人亡

在水底開保險箱，與陸地上會有一些什麼分別呢？那些機鈕的轉動靈活程度是否有所改變？更重要的是，保險箱的內部會不會已經銹蝕到了無可挽救的程度呢？

司馬洛小心地研究着那座保險箱，首先扭動那隻號碼盤，還是相當油滑的。到底，這艘遊艇浸在水底的日子還不太久。

扭了一陣之後，司馬洛就發覺這座保險箱的性能實在並不良好了。因為夏雨水是給了他開保險箱的密碼的，然而這密碼却並不能夠打開保險箱的門。

那裏面的機鈕，似乎還是受到了海水的侵蝕的影响而出了問題了。他對貝茜做了一些手勢，表示他遭遇到了這樣的困難，而貝茜亦對他做了一些手勢，表示他應該繼續努力。

司馬洛首先先看氧氣筒上的指針，知道還有頗足够的氧氣，可以讓他在水底下逗留一段相當長的時間的。

於是他對貝茜做了一些手勢，貝茜便離開他的身邊而升上水面去。

貝茜這一次升上去是替他拿工具。

司馬洛的開鎖工具當然是已帶來備用的，不過還留在船上，因為他有了夏雨水所給的開鎖號碼，所以認為還不需要帶下水底。

但現在却在水底遭遇到了困難。還好祇是在船上，否則的話，要回到岸上去拿，那就麻煩得多了。

貝茜升上去之後，司馬洛又在那裏繼續研究着那隻保險箱，假如是在岸上，這隻保險箱是不會給他什麼困難的，不過在水底就難說了，他從來沒有在水底開過保險箱，不知道他可能遭遇的是一些什麼困難。

後來，貝茜把司馬洛的工具也拿下來了，然後她又拿着水底電筒照着，在旁邊等着，隨時準備幫他的忙。當然，司馬洛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查出保險箱的鎖的內情。這個就要靠他的聽覺了。他是用一隻翻生的聽診器，好像診病似的，一面扭動，一面就聽取那鎖的心臟裏透出來的聲音。

本來鎖的心臟是不跳動的，沒有聲音，不過一扭動就有了。

原來水底的傳聲比岸上要靈得多了，他扭着扭着，對那些齒輪的狀況就有了一個概念，這使他有點生氣了。

原來他的運氣結果還是不大好。

海水使那些精密的機件出了一點毛病。假如不是如此的話，他祇要用夏雨水給他的密碼就可以扭開了。

現在他却要多花很多功夫，也許還要多花一段很長的時間。

最後，司馬洛終於查出是什麼不對了，是海水使裏面的齒輪及彈簧微微發銹。雖然旋對了號碼，也不會產生適當的反應而彈開。

在水底裏，他却又是不能够加添滑油的。

他知道他們必須動手術了。

他又看看氧氣筒的指針，再對貝茜做

了一番手勢。

他們所合作的事情雖然甚少在水底進行，但是却往往是需要在沉默之中進行，而不便發出聲音的，因此他們精通手語，在水底要交談也並無困難。

司馬洛告訴貝茜，他要她到上面去準備一副額外的氧氣筒，因爲這一副的氧氣很可能不够用，他可能要在這下面逗留一段比較長的時間，這一副的氧氣用完的時候，就可以用另外一副來替換了。

於是貝茜點點頭，又再向水面升上去了。

司馬洛則繼續在那船中工作着，弄着那保險箱，運用着一切本事去弄那鎖。

由於鎖內的機件巳經失靈，而又沒有匙孔可以讓百合匙伸進去把鎖打開，因此司馬洛祇好用硬來的做法，就是要硬把那鎖撬毀。這固然是沒有技術可言的事情，祇要有氣力有工具的人就可以如此做，而且，這是比用技術去弄開要更加浪費時間的。

在水底就有一點不好，不能够用炸藥去炸。一炸之下，船可能翻一個跟斗，或者有什麽變動，整間房間塌了下來的話，那就更加痲煩了，所以就祇好用這種原始的方法去行事。

不久之後，貝茜又下來了，帶來了那隻後備的氧氣筒，她也在司馬洛的身邊盡她之所能帮忙着。

假如是在陸地上的話，司馬洛是勢必會忙得滿頭大汗的了。不過現在他是在水底，清涼的水能使他鎭靜下來。對他的神經有安撫作用。這一點則倒是在水底勝過在水面了。

時間一點一點地過去了，司馬洛很艱苦地把那保險箱一點一點地撬開來。那是緩慢而又吃力的工作。貝茜是一個很好的帮手，在旁邊照應着，盡她的能力帮助着司馬洛，使他覺得這工作的艱難程度減低，而時間也花得較少。

她雖然是一個女人，却是在這一回事上的大行家，因而，她也並不是愈帮愈忙的。

終於，司馬洛把一根鋼條插進了保險箱門上給他弄出來的一條縫裏，發力一撬，保險箱的門便打開來了。

司馬洛在地上坐下來，深呼吸着氧氣筒中的純粹的氧氣。假如是在地面上的話，他這亦等於是長長的嘆息了。

他總算弄成功了。他看着流水冲入保險箱之內，與久困在裏面的那些靜水混合，而裏面那些巳浸得霉破了的文件成爲片片碎流出來。

司馬洛做了一個手勢，示意下一步的工作由貝茜來做。

貝茜把那保險箱的門推得再開大一些，向裏面窺望一下，然後才伸手進去摸索。更多的文件碎片浮出來，就像雪花似的。這些文件就是拿回亦沒有用處的，而且夏雨山亦巳聲明過這些文件都是沒有用處的。並不是什麽重要文件，有固然好，沒有了亦不要緊。

有過夏雨山的指示，找尋當然是容易得多的。貝茜終於從那裏面找出來了一隻小鐵盒。這小鐵盒則是沒有鎖的了。通常關在保險箱裏的盒子，還要加鎖的話，那實在是多餘之至的事情。

盒子打開來，果然裏面就是裝着一條鎖匙的。

貝茜得意地拈起這條鎖匙，遞上前去給司馬洛看看，司馬洛點點頭，知道就是那條鎖匙了。

他認得那種保險箱，也知道那種保險箱的鎖匙是形狀奇特的。而這條鎖匙也就是形狀奇特的，普通的鎖，都不會有這樣的鎖匙。

他們巳經找到了那鎖匙了。

司馬洛做了一個手勢，表示成功。

貝茜把他擁抱着，臉貼過來，她是興奮地要在司馬洛的臉上吻一下。不過現在他們的臉上既戴着眼罩，而咀巴又是啣着氣喉，是很難得到一吻的，所以祇是撞了一撞。

兩個人都大笑起來，亦是沒有聲音的笑。在水底，許多事情都是不能與陸上比的。

司馬洛輕輕扶着她的肩，用姆指向上一指。

兩個人鑽出了那艘沉船之外，向水面升上去了。

他們升到了水面，就帶着這條寶貴的鎖匙游回遊艇。

看來，他們在水底下的任務，暫時是完成了。

他們升上了水面游着，貝茜說：「老天，我本來是很喜歡水底的，不過這一次那麽辛苦，倒使我有點生厭起來了，暫時我都不想再下去了。」

「暫時你亦用不着再下去。」司馬洛說。

「這値得慶祝一下。」貝茜說。

「這倒不一定。」司馬洛說：「要慶祝，還是太早一點了。我們是還有一些事情要做的！」

× × ×

那天晚上，在家中，司馬洛和貝茜兩個人，果然又準備是要做一些偷偷摸摸性質的行動。夜間的時間，是最適合做那一類事情的。

尤其是午夜。

他們就是在午夜時份離開了屋子，上了司馬洛的車子，車子開動，很快就給黑夜所吞沒。

大約半小時之後。他們便出現在畢虎那座住宅的附近了。

那裏的情況也是與上次差不多的，畢虎也是一個惡人，所以他的住宅也是並沒有什麽周密的防範，由於他並不相信有什麽人胆敢偷進他的屋子裏來幹什麽。

這情形與萬山的屋子也是頗相似的。因此，在夜深時份，屋裏的人便差不多巳經全部入睡了，他們通行無阻地潛入到屋內，到這個地方來，司馬洛是第一次，貝茜則巳經是第二次，對於地勢瞭如指掌，亦是駕輕就熟。

他們迅速到達了那間囚禁着孩子的房間。

貝茜領路，準確而有把握，知道是那一間，用不着盲目摸索。

那間房間的門則是鎖着的。這是爲了不讓那個褓姆隨便帶着孩子出來。

不過，這門雖然難倒了門內的褓姆，

却是難不倒司馬洛和貝茜，在開鎖的方面，司馬洛可以說是一位專家了，他祇用一根小小的鐵綫一挑，便把門上那很普通的門鎖弄開了。

這樣一把鎖，與水底下的保險箱的鎖比較，當然是差天差地的了。

房內的孩子巳經睡了，但褓姆則是還醒着的，看她的臉色之憔悴，就像她來了這裏後，就根本從未睡過似的，她一定是担心極了。

看見這二個不速之客忽然出現，她的臉色就變得更加蒼白起來。

「別害怕！」司馬洛把一隻手指放在咀唇的前面，「我們是來救你的。是明珠叫我們來救你的！」

那褓姆祇是愕着，難以置信。

「來吧，」貝茜柔聲說：「抱了孩子，我們走吧！」

「但——但——門口——有個拿着槍的人在守着的，」褓姆吶吶着說：「那個人會——」

「不要緊，」司馬洛安慰道：「我們不是從門口走，我們是要爬過花園的圍牆出去的！」

那褓姆六神無主，不過認爲離開這個地方還是好一些的，於是她就把孩子抱起來。

「讓我來吧。」貝茜低聲說。

這褓姆雖然是抱慣了孩子的，但是相信抱着孩子爬過圍牆而逃走，她却是不够氣力的。固還是由氣力大得超乎常人所猜想的貝茜來抱好一些了。

她們悄悄地出了屋外，潛過樹林，走向花園的圍牆。

也許是空氣與環境的忽然轉變使孩子有所感覺，孩子忽然醒過來了。而貝茜那張臉雖然並不可怕，却是一張陌生的臉，因而使孩子感到不安而哭起來了。褓姆連忙安慰他，使他止住哭聲。

不過這巳經遲了，哭聲巳驚動了花園門口那持槍守衛。

這個守衛拿着槍，匆匆地向哭聲的來處跑過來。

跑到中途，一隻鬼却忽然從樹林中一跳跳了出來，攔在他的面前。這隻鬼的面目猙獰，頭上有角，使這個人嚇得一時之間連心臟也差點停頓了。

其實這不過是司馬洛，臉上戴上了一隻鬼面具吧了，但是這個人則冷不提防有此一着。

而且，這島上的土人都是迷信的。正如探長所講，他們的迷信程度相當嚴重。他們相信鬼魂的存在，也相信鬼魂出現的事情，毫不懷疑的。而且事實上，在這種情形之下，即使是不迷信的人，也不免會給嚇一大跳的。

既然以爲是鬼魂出現，這人亦不敢放槍了，他的第一反應就是逃走或者跪下來求饒。

而在他這樣一遲疑的時候，司馬洛巳一拳擊出去，擊中了這人的下頷。這個人簡直雙脚都離開了地面，整個人飛起，再仆倒在地上，便暈了過去，不會動彈了。司馬洛拾了他的槍，丟進了樹林之中，又小心地等着。

却再沒有人來了，顯然花園中負責守衛的就祇有他一個人，也許亦是因爲有這個孩子關在屋中才會有這一個守衛的。

司馬洛看看情形是巳經安全了，便脫下了那隻鬼面具，進入林中，貝茜與那個褓姆及孩子等候着的地方說：「好了，我們走吧！」

「唏，你爲什麽要戴着一隻巫道面具呢？」孩子問道。當他的驚慌過去了之後，他便又感興趣起來了。

這孩子對他們也很快就不再感到陌生了。

「哦，你也認得這面具？」司馬洛微笑。因爲這實在亦並不是隻普通的面具，而是有來歷亦有名堂的。在這裏的巫道教的傳說之中，這乃是一隻惡鬼的面具。在教義的故事之中，這是一隻替代巫神執行職責的惡鬼。

「是呀，」孩子說：「爲什麽你要扮鬼嚇人呢？」

司馬洛微笑：「這些事情，你是不會明白的了。來吧，我們走吧！」

他們帶着孩子和褓姆，走近花園的圍牆。

「我們現在可以回家了嗎？」孩子問道。

「是的，」貝茜微笑摸着他的頭髮，「我們現在可以回家了。你現在不再害怕我了吧？嗯？」

「不，」孩子搖搖頭，「你對我也很好呀，姐姐！」

「這就好了，」貝茜說：「將來，我們可以成爲好朋友，不過目前，我們則還是離開這裏最要緊。你是一個健康活潑的孩子，你會爬的，是不是？現在我們就要爬出牆外去。」

「這個——太高了。」孩子說。

「我們扶一扶你就行了呀。」貝茜又說。

他們把孩子扶一扶，果然就可以爬出牆外了，孩子身手靈活，爬爬跳跳不是問題，反而是那個褓姆年紀巳經太大了，不習慣這樣的運動，所以比較難一點，不過亦不是大問題，總之是可以解决的。

他們出了圍牆之外，也用不着逃亡，祇是順利地通過樹林，回到他們的車子。

車子開動了，孩子又問道：「現在我們就馬上回家去嗎？」

「不，」司馬洛說：「我們是帶你去見你的爺爺。」

「什麽爺爺？」孩子問道。

「爺爺就是你爸爸的爸爸。」貝茜解釋。

「哦，」孩子說：「你就是說那個老頭子嗎？」

「那不是一個老頭子，」褓姆說，「那是你的爺爺，要尊敬一些！」

「哦，」孩子說：「我知道了。我要稱呼他做爺爺。不過，爸爸呢？」

司馬洛與貝茜及褓姆都交換了一個眼色，看神情，顯然褓姆是知道夏明巳經出了事的，也許是畢虎告訴了她，不過孩子則又顯然是還未曾知道的。而現在當然亦不是適宜告訴孩子的時候。還好褓姆既然巳經知道了，就由褓姆來回答這個問題好得多了。

褓姆說：「你爸爸到外國去做生意，

很久都不會回來。」

「哦，」孩子說：「他常常都是這樣的。媽媽呢？」

「你媽媽會跟你在一起的，」司馬洛說：「我看以後，你跟媽媽和爺爺相處的時間是會比較多一些了。」

「唔！」孩子點點頭。

貝茜也不由得感到一陣心酸。她奇怪這件事情將來又如何向孩子解釋。她與司馬洛自小的遭遇都是大同小異，得不到家庭的溫暖，父母的照顧，才會成為今日這樣不羈的人。

而他們亦是最了解這種心靈方面的痛苦。

不過，那是夏家的事情，讓他們自己去想辦法解決好了。

他們的車子很快就到達了海邊，而這時夏雨水已經等在那裏了。身為富豪的夏雨水，現在正親自把持着一艘快艇在等候着，就像他是司機似的。

「這就是爺爺？」孩子問。因為他是很久之前才見過一次，現在都不大記得清楚了。

「是的，」褓姆慈祥地說道：「叫爺爺吧！」

「爺爺！」孩子說。

夏雨水把孩子緊緊地擁進懷中，不由得老淚縱橫起來。

「你們走吧，」司馬洛說：「不要浪費時間。」又對褓姆說：「這件事情的詳細經過，夏先生是會告訴你的了。」

於是褓姆就扶着孩子下了夏雨水的快艇中。夏雨水則問司馬洛：「你們現在又要去幹什麼呢？」

「現在我們要去拿那件寶貝了，」司馬洛說：「這麽辛苦才把鎖匙找了出來，難道不用一用嗎？」

不錯，現在他就是要到夏雨水那間公司去開那隻保險箱了。

「然後呢？」夏雨水又問道。

「然後？」司馬洛狡猾地微笑着：「以後的情形，你也是知道的了！」

不錯，夏雨水是知道的。這件事情的詳細計劃，夏雨水也有參加商量，他知道司馬洛下一步會是幹什麽了。自然，這下一步的計劃，他是沒有份參加的。

於是夏雨水駕駛着那艘快艇離開了，而司馬洛和貝茜則回到他們的車子上，也開走了。

他們的目的地自然就是夏雨水那座商業大廈。在晚間，大廈中是沒有人在辦公了。司馬洛一個人登樓，仍然是用跟上一次相同的辦法，瞞過了那個看更人，輕易地上了樓上，到達了夏雨水的寫字間。

沒有人制止他。

那上面是根本沒有人在看守着的。

他用百合匙開了門，然後便進入了夏雨水的私人寫字間，到了那座巨大的保險箱前面。

他掏出那條鎖匙。那條千辛萬苦地從海底撈上來的鎖匙。這副複雜的保險箱，用這條鎖匙去打開，就不會觸動警鐘了。

司馬洛把那鎖匙探進保險箱的匙孔裏扭動，門很容易就開了，果然很順利。

那保險箱裏的東西很多，因為這裏是存放着那些夏雨水認為最重要的東西的地方，而那件龍宮寶貝果然也是正在那裏面，司馬洛把它拿到了手中。

這時，司馬洛才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這件東西是那麽難以捉摸，現在終於給他捉到了手，現在，事情就好辦了。

他亦暫時沒有時間欣賞這件東西了，他小心地把這件東西放進他隨身帶着的那隻黑布袋裏，跟着，他就把保險箱的門關了，便悄悄地離開了那裏。

沒有人阻止他，也沒有遭遇到什麽困難，既然有鎖匙開門，當然不會觸動警鐘了，他把一切都弄回原狀，便離開了那座大廈。

門口那個看更的人還是在瞌睡着。在熱帶地方聘請看更人確是特別困難的，由於熱帶的人總是特別貪睡的，這個人，雖然司馬洛曾經在他的面前兩次出入，他都不知道。

司馬洛大模大樣地出了門外，回到車子上。貝茜已經在那裏接應着他了。她看見司馬洛回來，才舒了一口氣，問道：「拿到了嗎？」

「沒有什麽困難，」司馬洛微笑着，把那件東西取出來，給貝茜看看。貝茜接過來，讚賞地撫摸着。這東西的樣子，一如明珠所形容的，他們在黑暗的車廂之內雖然是看得不大清楚的，但是亦已經夠好看了。

貝茜說：「唔，果然是一件美麗的寶貝，眞可愛！」

「唏，唏！」司馬洛說：「不要亂動念頭。這東西，你是不能夠佔有的！」

「我是很意動的，」貝茜說：「不過我却並不想佔有它。黃金鑽石當然是好的，但是假如佔有它就大禍臨頭，那我就寧可不要了！」

「這樣的話還算你聰明一點。」司馬洛說。

「事實上許多人都不因為他是一件美麗的寶貝而爭奪它，」貝茜說：「假如要的話，我就寧可等有錢的時候自己再製一隻了。」

「不錯。」司馬洛說。

貝茜所講的的確是沒有錯的，萬山和畢虎的確就不是因為它是一件美麗的寶貝而爭奪它的。

「好了，」司馬洛說：「現在我們把它拿去獻給神好了！」

× × ×

這個地方這座巫道廟，乃是一座相當宏偉的建築物，宏偉而華麗，但是設計却是相當古怪的，當然了，因為巫道廟神本身就是一位古怪的神。

司馬洛和貝茜在深夜時份接近巫道廟，貝茜放了司馬洛下車，司馬洛沒入了黑暗之中，幾分鐘之後，司馬洛又從黑暗中出來，那件龍宮寶貝就已經不在他的身上了。

× × ×

第二天中午，巫道廟中的遊人忽然大大激增，因為消息傳出，說廟中神秘地增加了一件寶貝。不知何時，這件寶貝忽出現在廟中，那一把本來已經很出名的寶劍的旁邊。

而且經過巫師的鑑定，這件寶貝還並不簡單，就是那件聞名已久的龍宮寶貝。

用不着宣傳了，龍宮寶貝這件寶貝的來歷及典故，土人們都是盡人皆知的，他們都歡天喜地，紛紛來參觀及膜拜。

這對於他們是一個十分興奮的消息，因為，正如探長所料的，龍宮寶貝出現在巫道廟中，這裏的土人就相信，黑社會份子是會受巫道之神的控制了。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就不會生活得那麽苦，那些壞份子要依照巫神之道行事，就不能夠那麽猖獗地欺人了。

他們都相信他們以後的生活情形會好轉。在以往，除了畢虎及萬山之外，還有其他大大小小的黑社會份子，都是很橫行的，譬如殺死夏明及去搜索明珠的屋子之類。

同樣受到欺凌的人也當然不在少數。

而這件事情傳開了之後，最注意的人當然就是畢虎和萬山兩個了。他們兩個人，都分別到廟裏去探訪了一次。

他們起先也不敢相信，或者不肯相信是事實，不過當他們去看過了之後，則是不由得他們不相信了。他們羨而且妒地看到，龍宮寶貝果然就是放在廟中的神殿上，與那把寶劍在一起。

這是他們最想得到的東西，但是現在已經到了巫道廟之中了。他們就祇有恨得牙癢癢的。要把它從巫道廟裏偷出來，這是一件他們連想都不敢去想的事情。也許心裏偷偷地想想倒是有的，但是也僅能止於在心中想一想吧了。他們很難叫人去做這件事情，因為他們的手下們亦都是迷信的。

他們兩個人也祇好把源源而出的口涎咽回喉嚨裏，離開那廟了。

消息既然是已經傳開了，龍宮寶貝是肯定會留在那巫道廟中的了。

畢虎自然是不服氣的，因此，在廟外，他低聲吩咐他的二個手下：「我要跟明珠談談，這件事，無論如何我都得出一口氣！」

那二個手下已經因為龍宮寶貝在巫道廟中而顯然猶疑起來。畢虎不耐煩地說：「媽的，你們怎麽了？怕什麽？我又不是叫你們到廟裏去捉她！」

這也是眞的，既然那東西不是在明珠的手中，那麽，在道理上而言，也是已經與明珠脫離了關係了。

於是，明珠就給捉到了畢虎的住宅中，面對着畢虎。本來司馬洛可以保護明珠的，亦可以要明珠躲藏到夏雨水那艘遊艇上。不過，正好他一向所講的，明珠不能夠永遠都逃走，因此他還是讓明珠去面對畢虎。這也是他的計劃的一部份。

「你最好解釋這件事情！」畢虎烏雲滿面，陰沉地說：「你最好對我解釋得清清楚楚，否則的話，哼！」

「我——我也不明白的！」明珠吶吶着說：「有人——有人把那件寶貝偷走了，」她扭頭看看那些圍在畢虎周圍的手下，發覺這正是畢虎的一個最大的錯誤，讓那許多人在這裏聽着這件事情。

「怎樣偷走了？」畢虎吼道。

「我眞是不明白，」明珠說道：「我收藏東西的地方是十分安全的，不然的話，你的手下們也會找到啦。但是東西却失去了，莫明其妙的，跟着，我就做了這個夢……」

「什麽做了這個夢？」畢虎又大聲吼叫道。

「這個夢中有一個惡鬼，他對我說，是他來把東西拿走的。」明珠說。

「媽的胡說八道！」畢虎又吼叫起來，他的迷信程度顯然遠不如一般本地人那麽嚴重。

「是眞的啊！」明珠露着恐慌的樣子，「我本來也是不相信做夢的，不過這個夢却是那麽眞實，就像眞的一樣……」她隨即又詳細形容了那個「惡鬼」的樣子。

「那是巫神的手下！」畢虎的二個手下都大表恐懼。他們是迷信的人，現在，他們聽到明珠這個並不相信他們的教的人把他們的教中那隻惡鬼的樣子形容出來，就大感恐慌，認為這決不是巧合的。

「胡說，胡說！」畢虎氣得跳着脚。

「這是眞的呀！」明珠楚楚可憐地力證，「他還說他自然會把孩子送回來給我，而孩子果然回來了！」

「孩子回來了？」畢虎簡直整個跳起來，「回來了？現在在哪裏？」孩子失掉後他一直在查，却查不出什麽來。

明珠說：「我已經把他收藏在一個安全的地方了！」

「胡說，胡說！」畢虎又吼叫着。

孩子給救走了之後，他調查過，却查不出是什麽人所幹的，他不相信明珠有這能力，而照他的調查所得，明珠也並不是與孩子在一起。他自然亦不敢直接去問明珠，以免讓她知道孩子已不在他的手中。他倒是一直有點懷疑是萬山幹的。

「也許她說的是眞話！」畢虎的一個手下戰戰兢兢地指出，「孩子不正是給一個惡鬼刼走了嗎？」

他們對上次孩子被奪回的唯一綫索與及唯一的記憶就是那隻惡鬼出現。

那一次司馬洛戴着那隻鬼面具出現是有作用的，他就是利用土人的迷信觀念。現在，他們果然眞的相信正是巫道神派惡鬼來把孩子及褓姆奪回去的。

「我不相信！」畢虎吼道：「明珠，你最好把眞相說出來！不然，我會就地殺死你！」

「我已經告訴了你眞相，」明珠倔強地說：「而且我也不怕你的，畢虎，在那個夢裏，那個惡鬼已經答應了保護我。以前不相信這些事情，不過這一次孩子回來了，也不由我不信了。」

究竟明珠信與不信，畢虎倒是難分眞假，但是他是不信的，他總覺得這件事情有一些古怪的地方。於是他大聲叫道：「打她！拿棍子來！」

他那些手下們都面面相覷恐怖地抿着咀唇，包括他那兩個親信手下在內。在目前的情形之下，他們害怕巫神更多過害怕畢虎，巫神要保護的人，畢虎却叫他們打，這信件事情不大是味道。他們並不願意動手。

「聽見沒有？」畢虎又吼道：「給我打！」

還是沒有人動，其中一個手下還上前提出忠告說：「老板，反正龍宮寶貝是拿不到手的了，我們還是算了吧！」

「我說打！」畢虎的臉氣得就如豬肝

，不斷地跳着脚，他實在不習慣受到這樣的反對，他的手下一向都是服從的。

他那些手下們却祇是退後，明珠說巫神會保護她，他們是相信的。他們不敢打一個受着神靈保護的人。

「好吧，」畢虎恨恨地說：「你們不幹，那就讓我自己來幹好了！我自己去拿棍子！」

他大踏步走進了裏面。

當他再出來時，他的手上已經拿着一根木棍。他一步一步走向明珠。

明珠還是站在那裏，顯得毫不畏懼的，明珠所表現的信心，亦使那些手下們更有信心，更相信她那一套了。

「巫道神答應過保護我，」她冷靜地說：「我就會受到保護！你最好還是不要打我！」

畢虎擧起棍子叫道：「你在胡說八道，明珠，你別想騙我！」

就在這時，忽然全部電燈都熄滅了，屋中變成一片漆黑，那些手下都吃驚地尖叫起來。跟着，一個光球在地板的正中「蓬」的一聲爆開了，迸射出紫色的光芒。於是整座屋子就充滿了紫色的光。

畢虎的手下們在地上伏下來不敢動。

畢虎驚愕地四面張望着，叫道：「唏！這裏發生了什麽？這裏發生了什麽？」

他手上拿着的棍子亦忘記了用以對付明珠了。這一黑一亮使他手足無措。

「神來了！」明珠說：「神來保護我了！」

「這——這是什麽玩意？」畢虎說：「你敢在我的面前要手段？」

不過，回答畢虎却不是明珠的聲音，而是一把男人的聲音。這把男人的聲音嚴肅地喝道：「放下棍子，畢虎！你想幹什麽？」

這聲音是來自頭上的，似乎是來自屋樑的方向。

「你是誰？」畢虎勉強提高聲音喝叫着問。這個人的這把聲音實在使他有恐怖之感，而那些紫色的光綫亦是給予他的強烈的恐怖感的。

「放下棍子！」那聲音又喝道，「不然我就殺死你！」

畢虎遲疑着，作爲一個黑社會頭目，他是不大相信鬼神之說的。如他相信，反而未必能爬到今日這個高位了，他祇是一直在利用別人的迷信心理而已。

不過他又知道現在眼前所見到的以及耳朵所聽到的都並不是幻覺，是眞實的。但，假如他不相信這是鬼神之作的話，另一個唯一可能的解釋就是，這聲音乃是屬於一個人的，假如不是鬼神而是一個人的話，這也是一個危險的人，所謂來者不善，善者不來。

但他亦不能够在他的手下的面前示弱的。雖然他反抗會被視爲侮辱神明之擧，然而假如他反抗成功的話，效果也許又不同了。

他能够與神對抗，這豈不是會把他的威信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峯嗎？

於是他又再提起棍子，直向明珠擊下去。

「別動！」那聲音又喝道。

跟着，在那紫色的光綫之中，一個人影翻了一個跟斗，便迅速落到畢虎的身邊了。

那是一個鬼面的黑衣人，他當然也正是戴着鬼面具的司馬洛了。司馬洛那一聲叱喝使畢虎窒了一窒，當畢虎恢復過來時，司馬洛已經把他的棍子奪了過來，而一棍擊在他的屁股上。

畢虎殺豬一般大叫起來。

那一棍打得很重，使畢虎打着跟斗跌開了。

司馬洛瞪視着他，雖然實在也不需要用眼神，因爲那鬼面具的表情是沒有變化的，總是那麽猙獰。

畢虎大爲恐懼，大叫道：「給我一把槍！」

沒有人給他一把槍。在這種情形之下，他的手下們祇能做到袖手旁觀而已。

「現在！」司馬洛說：「畢虎，你要死了，我要處決你！」

「不！」畢虎恐怖地叫着：「不要，救我！救我！你們！你們這班飯桶！」

他向他那羣手下求救。但是那些手下們還是沒有反應，他們現在親眼見到司馬洛，就更加相信他是他們的巫神顯靈了。

他們簡直連動也不敢動。

畢虎看着司馬洛一步一步走近，他知道已經太遲了，沒有人會帮助他。於是他轉身就逃，他逃出了屋外，跳上了他的車子，一面害怕對方還會追來，但是沒有人追來。

那屋子裏，他的手下們還是伏着不敢動，他們沒有把槍交給畢虎亦是高明之擧，否則的話，就難免要有人要送命了，司馬洛當然是有應該開槍的準備的。

外面畢虎把車子開動了，飛馳着駛出花園之外，離開了他的住宅範圍，司馬洛似乎是追之不及的。

畢虎的車子轉進了公路上，才鬆了一口氣。他冷笑着自言自語道：「假如眞的是神，就不會那麽容易讓我逃脫了啦！」

但是，他剛才在這樣說着時，就聽到了一陣奇異的聲音。好像有些東西在敲擊他的車頂似的。他不禁一陣毛骨悚然，那究竟是什麽呢？他正坐在司機位裏開車，是無法看到車頂的。是什東西麽在發出响聲呢？

那恐怖使畢虎全身發冷。

他很想停下車來看看，但是又不敢，因爲他那副狡猾的腦子還是動得相當好的。他是在想着，不論車頂有些什麽，總之車子在行走着時就不能够下車傷害他的。但假如停車就不同了。他一停車，假如車頂上的是一個人，就可以從車頂上跳下來，這樣，他亦等於是給那一個人傷害他的機會。

一方面，人類本來就是難免存在的迷信心理亦強烈起來了。畢虎並不太迷信，但在有些情形之下，却是不由你不迷信的。一位科學家，假如風雨之夜在墳場中央，亦是難免要心裏發毛，不論講什麽科學理論，總之人生來就是迷信的動物。

那個聲音繼續敲擊了一陣，而在畢虎能够作較爲理性的思索之前，車頭的擋風玻璃前面就忽然出現了一個倒轉的鬼臉！

原來那惡鬼也跟來了，一直就在車頂上做着聲音，現在還伸下頭來看他！

其實這祇是司馬洛而已。司馬洛戴了惡鬼的面具，而伏在車頂，伸下頭來看畢虎。

他並不是追不上畢虎，而是故意等畢虎把車子開動了之後才跳上車頂。

在目前的情況之下，這塲面是够恐怖的了。

畢虎就是不迷信也要大吃一驚。

「不要！」畢虎尖聲大叫起來，「救命！不要！」

他伸起一隻手來擋住臉。

司馬洛這個惡鬼的頭忽然又不見了。

他縮回上面去了。

畢虎面如土色，冷汗直淌。

他的脚把油門踏盡了，車子以極高的速度沿着那海邊的公路飛馳着。雖然他自己亦不知道，車子開得快對於他又是會有什麽好處。

剛才那惡鬼出現，他伸手遮着自己的臉，現在這惡鬼縮回上去了，他這隻手却仍是伸出來，這一次則是按着自己的胸部，接近心臟的地方。他的心臟是向來有不妥的，而現在，他正受着多年來未曾有過的刺激，這對他的心臟是絕對沒有利益的，心臟病不宜受嚇。

他覺得他的心臟在抽搐着，而跟着，他全身都抽搐起來了。

他的肺吸不到空氣。

這是心臟病發之先兆。

畢虎的兩隻手都不由自主地離開了駕駛盤而抱着胸部。這是一種反應動作，控制也控制不來的。

這樣，車子就失了控制。而這時車子是剛好經過一處深海的海邊，失去了控制，車頭便撞向路邊的木欄。在這樣的高速下，那木欄好像牙簽似地碎了，當然車頭亦是有如紙般皺了起來。

車子飛離了路面，直向那幾十呎下面的海中墮去。

畢虎的最後一個念頭就是：「好呀，我們同歸於盡好了！」

跟着車子便墮進水中，沉了下去。濺起的水花再落下來。水面慢慢恢復了平靜。車子和畢虎都已給海水吞沒了。

但是有一個人却浮了起來。

這個人就是司馬洛，他向岸邊游去。

這裏水深，而他又不是給困在車內，他是沒有理由同歸於盡的。他可以跳離車子。

不過他也不能不承認情形是眞險的。他沒有想到畢虎會這樣開車亂衝，他還以爲畢虎會停車決鬥之類。當畢虎的車子全速疾馳的時候，他亦不敢跳離車子，因爲車子太快，跳到路上，他也會跌死。而假如畢虎是撞山或者墮崖，而不是墮進海中，司馬洛是會同歸於盡的。

也許這亦是命運的安排吧，而命運的安排，有人說是冥冥之中有主宰。難道畢虎就是因此而給命運的安排打倒了？也許巫神是果然站在司馬洛這一邊？

司馬洛也不知道，他對這些事情也從來不敢作肯定或者否定。總之他現在是活着的，而他在浮上了水面之後就把那隻面罩脫了下來，拿在手中，由於戴着面罩游泳是很不方便的。

不過他並沒有把這面罩放棄，因爲這東西對他是還有用處的。

他游回了岸邊，爬上了公路上。

畢虎已經無影無踪了，而畢虎的車子亦同樣是已經無影無踪了。

他等到一部車子經過，把車子截停了，請開車的人把他載回市區。

一小時之後，他又回到了畢虎的住宅附近。貝茜還是在附近那黑暗之中守着。司馬洛跟畢虎走了，貝茜就不敢走開，因爲她是要照顧着明珠的。

「謝謝天，你回來了！」貝茜說：「那個惡鬼呢？」

「這個人，我們用不着再担心了！」司馬洛說：「明珠怎麽樣了？」

「她還是在裏面，」貝茜說：「沒有了畢虎，這個也不算是大問題了。」

不錯，明珠是仍然被困在屋中的。畢虎那些手下們雖然沒有傷害她，却也不肯讓她離開。在畢虎未回來之前，他們是不敢做主把她放走的。

電燈此時也還是沒有修好，祇是點上了洋燭照明。在洋燭的光中，情景是份外陰森的，那些人還是認爲不安，戰戰兢兢的。

忽然之間，一陣陰風把廳中的洋燭都吹滅了，跟着那紫色的光又一爆爆開，那個戴了惡鬼面具的司馬洛又一個跟斗翻了進來。

那些人又連忙伏下來。現在他們已深信這個果然乃是巫神派來的使者。其實司馬洛不過是用一些魔術的手法和工具，再加上雜技的本領而已。

那紫色的光熄滅了許久之後，那些人才敢再點上洋燭。這時司馬洛和明珠都已經不在了。司馬洛輕易就把明珠帶走了。

× × ×

一星期之後，在夏雨水的遊艇上，司馬洛，貝茜，明珠及褓姆與孩子都在一起喝茶。這是夏雨水邀請他們的。夏雨水要多謝司馬洛的帮助。

現在，夏雨水與明珠母子已變得很親切，儼然是一家人了。

「我不知道應該怎樣表示我的謝意，」夏雨水把一張支票交給司馬洛：「這當然是不够的，不過這祇是一點點小意思吧了！」

司馬洛接過支票來，看一看上面那個數目，微笑，說：「這也算很不錯了！」

「我沒有支票給你！」探長說：「我就祇能够講一聲多謝。在龍宮寶貝的影响之下，黑社會的作風改善得多了，尤其是當人們知道了畢虎的收塲之後。你知道嗎，司馬洛，你所做的事情，實在全部都是我也很想做的事情，我可惜職務所限，我不能去做！」

司馬洛聳聳肩：「我是不喜歡死人的，不過畢虎買兇謀殺了夏明，殺人者死，這也算是天公地道的事情。他這是應得的報應。」

「你實在亦並沒有殺死他呀！」貝茜替他辯護。

「別耿耿於懷吧！」探長說道：「在法律上，你也不算是殺死了他，而且，這一件事情的內幕我又是完全不知道的。我是一個糊塗的人。來，我們再喝一杯——茶！」

（全文完）

新派長篇武俠故事

孤雁南飛

危中堅．文
可飛．圖

護聖書回島　叢林遇魔婆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揮雲老怪和白骨神君戰得難解難分，方敏、葉映紅趁機想離去，却被屈天景攔阻，並大聲通知揮雲老怪，他們的目的志在搶奪綠寶劍，結果此劍落在揮雲老怪之手，他和屈天景得手之後，便飄然離去。白骨神君遷怒於方敏，想置諸死地，方敏，葉映紅且戰且退，幸逃出魔掌，不致死於他的「白骨鎖心鎚」之下，原來他另和一人厮殺。方敏、葉映紅聯袂而行，在洞中依稀遇金毛怪手偷襲不成，丟下寒玉七首，這七首失而復得，二人繼續往昆明，到了筇竹寺羅漢堂找那崑崙聖書，又遇到那崑崙三子追捕，二人躲躲閃閃，又發現一怪老僧攔截……

方敏見葉映紅笑得可愛，心頭煩惱也消了不少，對望一眼，便向左面的羅漢堂大門走去，怎知一脚才跨出，尚未落地，便已僵在半空，落不下去！

原來就在兩人對望一眼的那一瞬間，羅漢堂門口，已然多了一個人！

那人若是旁人，兩人也不會吃驚到如此程度，而那人却正是那個老僧，此時仍端坐在蒲團之上，雙目緊閉，法相莊嚴，而剛才門口空空如也，並無一人，兩人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方敏一驚之下，小心翼翼地道：「大師可是怪我們不該擅自行事？」那老僧一言不發，葉映紅一個轉念附耳道：「方大哥，那老僧行動如此詭異，而且快得莫名其妙，我們不妨轉向右邊那羅漢堂去，看看他能不能再攔住我們，旁的不說，看看他那絕頂輕功身法，也是好的！」方敏心想這也是一法，正待轉身，那老僧突然口角帶笑，睜開眼來。

兩人一見老僧神情不惡，又將心放下，那老僧笑容極是柔和，向兩人望了一眼，兩人祇覺得他眼中似有一股懾人的力量，令得人不由自主對他肅然起敬，祇聽得他道：「老僧那有什麼絕頂輕功，祇是兩位施主行事有虧，因此心念一動，老僧便出現在兩位施主面前罷了！」講話的聲音，更是柔和動聽已極，方敏心想，溫婆婆的聲音，雖然慈祥柔和已極，但總帶着幾分溺愛徧袒的成份在內，那像這個老僧這樣，光明正大，一視同仁，毫無徧袒，雖然聽不懂老僧所說話中的禪機，也可知眼前這個老僧是個得道高僧，一時間竟不知怎樣回答他才好。葉映紅一樣聽不懂老僧話中隱含責備兩人「心猿意馬」之意，但她悟性，比方敏更差一層。

方敏祇覺得無話可說，而葉映紅却在一點也未能領會之際，將佛理深奧的話，當作不近情理，淺薄可笑！佛敎的淵源流長，至理萬千，普通人對之一竅不通，便譏之爲「不近情理」，但有悟性的人，往往能從一句極爲普通的話中，領悟佛學至理，佛學史上，便闡明這種實例，因與本書無涉，亦不一一例舉了。當下葉映紅一笑詫道：「我就不信，難道我一轉向右面的羅漢堂門，你也能在門前出現麼？」

老僧只是微笑不語，葉映紅拉了拉方敏，說道：「咱們轉過身去看看！」剛講完話，便自轉動身子，一轉身之勞，在普通絲毫不會武功的人來說，也是容易之極，何況兩人武功，已近一流高手境地自然更是快疾無倫，但兩人祇覺得身邊一陣清風，夾着一聲朗朗佛號，疾飄而過，定睛看時，那老僧已然在右面的羅漢堂前，含笑合十，面向兩人望來！

兩面羅漢堂相隔，少說也有三四丈遠近，也就是說，這老僧就在那電光火石的一瞬間，越過了三四丈遠近的空間！

這份輕功之高，當眞是不可想像，方敏一呆之後，心中即想起佛門三大高手的名頭來。

那佛門三大高手，乃是峨嵋金頂，千

芥大師，東海鐵礁島鐵行頭陀，和黃山始信峯，百丈禪師。前兩個，一是比丘尼，一是頭陀，唯有黃山始信峯的百丈禪師方是老僧，剛才知客僧曾說老僧來自北方，莫非正是佛門三大高手之一的百丈禪師？

久聞三大高手之中，功力最深的也是百丈禪師，所練金剛不壞，上乘氣功，已到登峯造極的境地，若然是他，則萬萬不能與之抗拒，剛向葉映紅使了一個眼色，示意她不要亂說話，要向老僧詢問時，忽然聽得知客僧的聲音道：「三位施主，本寺羅漢堂正在裝金，請勿入內！」接着，便是三風子的聲音道：「我們必不致於騷擾佛門清靜之地，大師可以放心！」

方敏一聽聲音，知道崑崙三子，即將進來，面上失色，顧不得再向老僧詢問法名，匆匆行了一禮，低聲道：「後輩失禮！」一拉葉映紅，便向後轉出。

轉過了牆角，才聽得老僧朗聲道：「善哉！與知客相持的可是三風子麼？」

方敏聽得他祇聽聲音，便能叫出武林一流高手的名頭，更深信他便是黃山始信峯的百丈禪師，心中大是憂慮，嘆道：「唉！祇怕我們總是進不了羅漢堂！」

葉映紅也愁眉不展，兩人身子，緊貼在牆上，祇聽得三風子道：「咦，老禪師怎麼會在此間？何時下黃山來的？」

方敏聽三風子提起了黃山兩字，自然深信自己所想不錯，祇聽得老僧又道：「已然許久了！」

三風子又問道：「不知老禪師何以忽起清興，重又在江湖上行走？」

老僧嘆了一口氣，道：「唉！老僧本已想不再離開始信峯半步，怎奈江湖上生了一件奇事，逼老僧下山一走，三位難道不知麼？」

三風子、度天子和摩雲子三人齊聲道：「什麼奇事，可是指敝派突然瓦解一事麼？」

也難怪三人如此問法，因爲睥睨武林，人衆勢盛的崑崙派突然解散，在不明底細的人來說，確是一件頭等的怪事。

老僧訝道：「貴派瓦解？我指的不是此事。」

三風子又道：「然則究竟是什麼？」

方敏心中也是一樣奇怪，暗忖近年來江湖上還有什麼奇事，會將這位得道高僧，驚動得下黃山始信峯來，重又在江湖上行走？

祇聽百丈禪師又嘆了一口氣，道：「三位難道竟然不知麼？」

三風子道：「我們近六年來，天南地北，一直在江湖上奔走，並未曾聞得其他什麼奇事。」

百丈禪師道：「老僧也正在懷疑此事是否可能，老僧昔年所收徒弟，在八十以後，已全然遣散，不再與之見面，但兩年前突然有一人上山來，到我脚下時，已然奄奄一息，老僧一望便知，此人是仗我獨門傳授的金剛般若神功，才維持了這一口氣，三位當知，當世武林之中，即使道家一源的內家罡氣，要傷身懷般若神功之人，也不易事。老僧雖然心如止水，也不禁爲之驚異！」百丈禪師講這話，聽來像是高傲了些，但實際上他却是本着佛家不作訛言之理，全是講的是事實。

崑崙三子全是武林高手，當然也知道百丈禪師所言非虛。那金剛般若功，是金剛不壞身法的根底，武功練到不壞身法地步，已是武學上至高無上的境界，又稱「不死身法」。那「不死身法」四字，並不是說練成了這種「金剛不壞」身法，其人便不會死去，而是身懷「不死身法」絕技之人，無論當時受到什麼樣的打擊，祇要肢體不殘，便不會死去。

譬如說，背心上被千斤巨石，撞了一下，若未曾將身子壓扁的話，雖然要受極重的內傷，不過如能調理得當的話，仍可復原。

那「金剛般若神功」，是「金剛不壞身法」的前一步，當然對於防止外來力量方面，有極爲靈驗的功效，而百丈禪師那個弟子，既曾習「金剛般若神功」，又曾被人打成重傷一時，當然有着極是嚴重、絕非那麼簡單的事了！

當下祇聽得三風子道：「老禪師，這位師兄是爲誰所傷？」崑崙三子在武林之中，本來輩份極高，百丈禪師是佛門高人，對於行輩，看得極輕，無論和誰論交，都以平輩相待，但武林中一流高手，如崑崙三子等，却不敢與他以平輩自居，是以才稱他的徒弟爲「師兄」，以示敬意。

百丈禪師道：「老僧一看他上山來，便知他受傷以後，掙扎遠行，最後一口眞氣，也已散去，就算是大羅神仙，也救不活他，佛家雖重果報之說，但是重報恩而不重報仇，祇是長嘆一聲，並未問他是誰下的手，怎知他喘定了氣，却叫出四個字來！」百丈禪師講至此處，頓了一頓。

三風子叫道：「魔母溫魂？」

度天子却叫道：「揮雲老怪？」摩雲子道：「難道是紅掌祖師或白骨神君？」

百丈禪師道：「都不是，他叫的是極樂眞人！」

崑崙三子一起驚呼：「極樂眞人？」

方敏心中也是一懍，也暗叫一聲：「極樂眞人？」

百丈禪師道：「不錯，他叫出了四個字便自死去，老僧將他屍骨焚毀之後，發現他實在是受了極強的內家罡氣所震傷。這人行事拘謹極是老實，絕對不可能是做了什麼壞事才被人出手翦除的，但他死前叫出極樂眞人之名，却是令人極不可解，因此老僧便下黃山來，先打探他的爲人，果然探得他聲名甚好，江湖人稱俠僧！」

三風子道：「原來死的是俠僧伽凡！此人却是見義勇爲，難得之士。」

百丈禪師道：「所以老僧疑慮更是難免，便遠上武當，想去拜訪極樂眞人。」

度天子道：「聽說樂極眞人早已閉關不出，任何人都不見，老禪師自然與旁人不同，不知見到了他未？」

百丈禪師道：「未曾見着。但却不是爲了他閉關不見客人，而是他下山去了！可知江湖上傳說極樂眞人在武當山閉關自修之說，可一點也不確實！」

崑崙三子訝道：「有這等事？」

百丈禪師道：「就是爲了這個原因，老僧才想見他一面，聽說他在雲貴一帶出現，因此老僧也來到此處，但却一直未曾得到他的音訊，伽凡爲何會死也始終未曾弄清！」

這一番話，聽在方敏耳中，更是令他吃驚，因爲他不但知道極樂眞人確是在雲貴一帶，且和他見過面，並還約定了在武當山上見面，和他一起到高黎貢山，去捕捉毒物藍蛛！

更令他心驚的，是他和極樂眞人在一齊之際，便曾感到極樂眞人在許多地方，行事全然不似一個絕頂高手，一代宗主，而如今百丈禪師雖未言明，却也已分明認爲那俠僧伽凡，是死在極樂眞人手中的，方敏心中對極樂眞人的疑惑又深了一層！

百丈禪師講完之後，又感嘆了一陣，崑崙三子道：「我們在江湖上東奔西走，却曾聽見極樂眞人在江湖上走動之說，老禪師既然知道他在雲貴一帶，自然可以見得到他的，我們還有事，不能久陪了！」

百丈禪師道：「三位請便！」

三人各自答應了一聲，方敏和葉映紅聽得他們的聲音，正是向自己這邊行來，不由得大是着急，正在此時，忽然聽得「嗆啷」一聲門栓響，羅漢堂的邊門，被兩個僧人，推了開來。

方敏一看機不可失，悄沒聲地滑向前去，手一探，便點中了兩人的「肩井穴」，將兩個僧人，一邊一個，挾進羅漢堂去，隨即關了邊門，上了門栓，湊在門上一聽，祇聽得三風子道：「我說那一男一女，未必會是小賊，祇怕早已走遠了。咱們在昆明各處，等了那麼多天，尚未有小賊的蹤跡，不如再到別處去找吧！」

度天子道：「也好！」

方敏這才知道，崑崙三子並不知道自己的行蹤，祇是由貴陽而昆明，一路找了下來的，剛才在寺門口偶然撞見，乃是巧合。也幸而是躲避得快，未讓他們看清。聽得三人漸漸遠去，剛一放心，想起百丈禪師就在羅漢堂外，不禁又是一陣担憂，一眼向葉映紅看去，祇見葉映紅滿面充滿了驚喜之色，望着前面。

方敏順着她的眼光，向前看去，也不禁大喜過望！原來羅漢堂中，共有五百尊羅漢，分三層排列，每一個神態面貌，俱皆不同，有的看來慈祥，有的貌相兇惡，形形色色，不可方物。

當中一盞長明燈，燈光並不十分光亮，照在五百尊羅漢身上，更顯得那些羅漢，栩栩如生，有二十來個僧人，正在抹拭積塵，並未注意到有兩個同伴，已爲人所制，也未發覺已有兩個人，掩進了羅漢堂中，而方敏與葉映紅所看到的，是羅漢像中，有一尊長臂羅漢，一條長臂，指向羅漢堂頂。

那條手臂，少說也有三丈來長，五指箕張，向堂頂所塑的一朵浮雲抓去，那浮雲上有一個圓形的物事，像是一輪日華一般。那條手臂因爲實在長得出奇，因此兩人一眼便看到，兩人的心中也同時想起方敏的母親所講的那四句詩中的第三句「羅漢隻手擎蒼穹」來，心中歡喜莫名，對望一眼，葉映紅低聲道：「方大哥，我看那崑崙聖書，不是在這個長臂羅漢身上，便一定是在他手掌所指的那朵浮雲上面！」

方敏點頭答道：「一點不錯，但是那麼多僧人在此，我們怎麼動手去取？」

葉映紅道：「看來此寺僧人盡皆不會武功，我們點了他們的穴道，取了崑崙聖書便走，看來百丈禪師也不一定知道！」

一語甫畢，方敏也想着唯有此法可行，但就在此時，忽然聽得耳際響起一個又細又清晰的聲音，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老僧焉有不知之理？」回頭一看，門仍好好地拴着，百丈禪師也未曾走入來，那聲音分明是他以絕頂內功逼出，透過了厚厚的牆壁，傳了進來的，兩人俱皆駭然，不一會，又聽得門外道：「快開門！」

兩人後退一步，你望我，我望你，皆不敢把門打開，但是那門雖有老粗的木栓拴着，却也漸漸地向內移來，兩人知道這樣的一扇門，絕攔不住佛門第一高手百丈禪師，一驚之下，身形掠起，左右分了開去，各隱身於一尊羅漢像後，剛一穩定身子，便聽得「叭」地一聲，門栓跌了下來，百丈禪師面含笑容，走了進來。

兩人此時，相隔約有七八尊羅漢的距離，當中還隔着一道橫門的通道，已無法互通音訊，百丈禪師走進來之後，順手點了兩點，便將兩個僧人的穴道解開，朗聲道：「各位快請離去！」

他推門而入，以內力將木栓震斷，所發出的巨響，早已將各僧人驚動，認出他是方丈的貴客，因此連收拾也不收拾一下，便各自離去。

百丈禪師重又將門掩好，柔聲道：「兩位，你們一入寺中，將小沙彌點倒之時，我已在兩位身側，你們行事雖然不當，但聽你們講話，心地尚是善良，根骨更好，何必隱身羅漢像後，不敢出來一見？豈不是自作小人？」

方敏聽他講得有理，已然心動，準備幌身而出，但是忽然間覺得肩頭上一緊，像是有一個人，將手搭在自己在肩上！

那羅漢堂中，本來除了正中的一盞長明燈外，還有許多燈燭，照得全堂通明，以供香客觀賞參拜，但此時却祇有一盞長明燈，因此全堂顯得甚是黑暗，羅漢像後，更是陰暗無比。不要說方敏是匆忙隱藏，根本未曾看，就算是他要看清一下是否有人，怕也不能夠，此時驟然之間，有人以手搭了上來，方敏不禁吃了老大一驚，暗忖莫非是羅漢嫌我騷擾，顯靈示警？但繼而一想，又絕無此理，回頭一看，祇見搭在自己左肩之上的，果然是一隻手，但是那隻手，不但指甲奇長，而且手背，手指背上面，全都長着金光閃閃的長毛！

正是那隻金毛怪手！

方敏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喝道：「朋友你是誰？」一面喝，一面內力一掙。

方敏功力甚深，這一掙，力道如何之大，祇聽得「轟」地一聲，面前的一尊羅漢，已然倒了下去，但是那隻金毛怪手，却仍然搭在他的肩上，過了一會，才緩緩地離了開去。

等到方敏再回頭看時，那怪手已然不見，伸手一撈，也未見有人，敢情已然無聲無息地走了。這時候，葉映紅聽得方敏驚呼之聲，也顧不得百丈禪師了，一躍而出，道：「方大哥，什麼事？」

方敏也已然躍下壇來，定了定神，道：「沒有什麼，怕是我眼花了！」

百丈禪師一見兩人，年紀輕輕，武功已然如此之好，便已起了愛才之念，呵呵

笑道：「老僧在此，施主並未眼花。」

方敏苦笑一下，道：「老禪師，那是一個生有金毛怪手的獨眼怪人！」

百丈禪師朗聲宣佛號，道：「阿彌陀佛！施主所言何指？」方敏知道急切間也說不明白，道：「算是我眼花了吧，老禪師別追問了！」

百丈禪師一笑，道：「兩位來此，可是爲的取崑崙聖書？」

方敏知道適才在羅漢堂的耳語，也全然被他聽去，祇得承認，道：「不錯。」

百丈禪師訝道：「崑崙聖書乃是崑崙派鎮山三寶之一，如何會由你來找？你是何人門下？這位女檀樾，又是何人門下？」方敏道：「我是旋風島溫島主之徒，這位姑娘姓什麼叫什麼，連她自己都不知道，極樂眞人和七禽大俠馬算子，說她是被絕頂內功，震至神經錯亂，若不是有機會碰得以前令她驚恐已極的事情，重新出現一次，祇怕一世也不會復原。我父母全爲崑崙聖書而亡，那聖書理應爲我所有！」

他一口氣將話講完，百丈禪師長眉軒動，道：「施主你說起極樂眞人，可是你曾見過他，在什麼地方？」

方敏道：「在貴陽附近的一個石墓之中，祇怕這時候仍在那裏啦！」

百丈禪師又忙問了那古墓的地點，方敏一一說了，百丈禪師才回過頭去，向葉映紅看了一眼，點了點頭，說道：「你們兩人說得不錯，女檀樾當眞是被人以內力震至記憶盡失了！」

方敏聽他如此說法，心中一動，道：「老禪師，不知有無辦法令她復原？」

百丈禪師半晌不語，道：「待我以般若神功，度入她體中，試上一試再看。」

方敏一聽百丈禪師竟肯將般若神功渡入她的體中，心內不禁大喜，知道佛門般若神功，原是療內傷的最佳功夫，因身懷般若神功絕技之人，將本身功力，度入對方體內，祇要是可救的內傷，一定可以療愈，而未受傷的人，若經般若神功相度之後，便功力陡增。

如今百丈禪師功力何等深湛，祇要他肯伸手，就算不能令葉映紅恢復記憶，也可以使她平添數年功力！忙道：「姑娘還不拜謝？」

葉映紅剛要下拜，百丈禪師一抬手臂，一股大力，已將葉映紅攔住，手臂一抖，伸出紅潤無比的手掌來，便貼在葉映紅背上的「巨闕穴」上。

才一貼上去，便眉頭一皺，道：「女檀樾，以你的根骨爲何要練毒掌功夫？」

葉映紅祇覺得他手掌才貼上來時，宛若烙鐵也似，但片刻之間，一股陽和之氣，便遍佈全身，眞氣運轉也隨之快速，聽得他如此一問，茫然道：「我也不知曾練過毒掌功夫！」

百丈禪師道：「善哉！老僧爲你將毒掌功夫廢去，女檀樾可願意？」

方敏聽說她過去練過毒掌功夫，心中便自一呆，暗忖以她這樣的人品，難道竟會是邪派中人？因爲正派中練毒掌的，祇有武當派的「陰掌」，而武當祖師極樂眞人，曾經見過她，並未將她認出來，可知她不是正派中人了，眼望葉映紅，等她的回答。葉映紅不假思索，道：「悉聽老禪師之便！」祇講了一句話，便覺兩股灼熱無比的力道，自肩頭壓了下來，直達手掌，幾乎難以忍受，不由得呻吟起來。

方敏聽得葉映紅的呻吟，心中不忍，忙道：「老禪師，聽說廢去功力，身受者極是苦痛，不知這位姑娘忍不忍得住？」

百丈禪師笑道：「不忍苦痛，何以脫胎？」

祇講了八個字，方敏看葉映紅時，祇見她花容失色，額上沁出滴滴汗珠，雖然她已在極力隱忍，但是呻吟之聲，還是令人腸斷，方敏向前走了兩步，低聲勸慰道：「不要怕，再忍一會便好了！」

葉映紅秀氣之極的眼睛，望着方敏，銀牙暗咬，點了點頭。祇聽得百丈禪師嘆道：「女檀樾，你所練毒掌，天下罕見，難道你是血手印紅掌祖師門人？」那句話開始之時，聲音甚是緩和，但講到「血手印紅掌祖師」之時，却字字宛若霹靂，連方敏也被震得耳際嗡嗡作響，知道百丈禪師是想以絕頂功力來令得她恢復記憶，但聽得百丈禪師說她可能是紅掌祖師的傳人，不由得心中一動，忙道：「老禪師，難道她竟會血手印功夫麼？」

百丈禪師：「老僧也不能肯定，祇是天下毒掌，無出血手印之右者，女檀樾毒掌功夫練到如此程度，怕有點關係，也說不定！」

方敏又轉頭向葉映紅看去，祇見她秀眉緊蹙，口中不斷地唸道：「紅掌祖師？紅掌祖師？」顯然是竭力想要憶起什麼事來，但終於長嘆一聲，道：「老禪師，方大哥，我仍是什麼都想不起來！」

方敏道：「你別急，老禪師祇是在廢你的毒掌功夫，尚未使般若神功哩！」

葉映紅點了點頭，一會，祇見她雙掌之上，熱氣騰騰，掌心現出一團淺紫色來，片刻之間，紫色轉濃，簡直整個掌心皆成了黑色，又過了不多久，掌心重又變成原來的膚色，但那紫黑色却向五隻手指移去，漸漸地逼到了指尖，滴下一滴紫黑色的液汗來，全手重又光瑩潔白，葉映紅也舒了一口氣，百丈禪師道：「女檀樾毒掌功夫，已被老僧廢去了！」

方敏見被百丈禪師以絕頂內功逼出的毒汁，並不是紅色的，心想她多半和紅掌祖師沒有什麼關係，却不知道百丈禪師將她掌上所蓄之奇毒，於霎那之間，聚放指尖，當然成了紫黑色，和使「血手印」功夫時，掌心發紅不同。百丈禪師長長地吸了一口氣，又道：「女檀樾不可心猿意馬，眞氣隨我眞力而行！」一面說，一面便閉上了雙眼，滿面莊嚴慈祥之色，葉映紅也隨之雙眼微閉，臉上現出了一股聖潔的光輝來，並發現得她美麗之中，帶有端莊，絕不像尚金花那樣，飛揚佻撻！

方敏兩眼一直停在葉映紅和百丈禪師的身上，約莫過了一個時辰，才見百丈禪師張開眼來，手掌緩緩地提離了她的背心，柔聲道：「女檀樾，感到如何？你毒掌功夫雖被我廢去，但這一個時辰的般若神功，却可以抵你苦練五年之功了！」

葉映紅覺出背上一輕，也睜開眼來，容光煥發，道：「多謝老禪師！」但緊接着秀眉微蹙，嘆了一口氣，低下頭去。

方敏忙過去握住了她的手，道：「姑

娘你可是仍記不起自己的事來？」

葉映紅點了點頭。百丈禪師嘆道：「北天山神醫講得不錯，此事確非人力所能强爲的了，老僧要去貴州一晤極樂眞人，兩人取了物事，扶正了羅漢像，便自離去吧，不要再騷擾本寺僧人了！」

兩人唯唯答應，葉映紅記憶雖未恢復，但經般若神功度入體內，功力已然陡進，見百丈禪師離開了羅漢堂，喜得拉住了方敏的手，道：「方大哥，我此行得益，着實不淺哩！」

方敏也代她歡喜，道：「也可說是機緣巧合，不然百丈禪師這樣的高人，祇怕想要見上一面，也比登天還難哩！」

葉映紅嬌笑道：「方大哥，我剛才還想去點他的穴道，豈不是自討苦吃？」

兩人心中高興，相對而笑，葉映紅忽然收斂了笑容，低聲說道：「方大哥，我以前是什麼樣的人，你一點都不知道，百丈禪師說我曾練極厲害的毒掌，若我是邪派中人，你肯不肯再和我在一起？」

方敏緊緊地握住了她的手，語音激動，道：「好姑娘，祇要你本身不是十惡不赦之人，不管你是那一派的人物，我對你都和現在一樣，絕不變心。」葉映紅心中也一陣激動，兩顆充滿了情愛的心，都激動地跳躍着，使他們自然而然地依偎在一起。好久，好久，葉映紅才抬起頭來，道：「方大哥，你眞好。」方敏輕輕地將她推開了些，仔細地望着她，道：「好姑娘，你也不壞啊！我以後就叫你好姑娘罷！」兩人又相視一笑，此時兩人已然心靈相合爲一的了！方敏笑道：「好姑娘咱們可以找那崑崙聖書了。」

葉映紅失聲道：「啊呀！好不容易來到，却就擱了那麼多時間，若有變化，怎生是好？」

方敏見她這樣關心自己的事，又是一陣高興，道：「現在也不遲啊！」兩人一齊來到那長臂羅漢面前，伸指一扣，所發出的聲音，證明那羅漢是實心的，中間當然不可能放着什麼物事，再抬頭一看，兩人同時足尖一點，凌空向上拔去。

本來，葉映紅和方敏兩人，武功相若，而葉映紅在喪失記憶之後，却同時也忘了一部份武功，因此便顯得不如方敏。若不是那樣，那柄綠色神劍，也不致於被揮雲老怪奪了過去。

但葉映紅自得百丈禪師以般若神功相助之後，功力陡增，兩人同時躍起，葉映紅却高過方敏尺許！伸手一抓，那團浮雲，本是以鐵絲吊在頂上的，一抓便抓了下來，方敏見她竟然躍得比自己還高，大是高興，也一起落了下地。兩人一起看時，祇見那「浮雲」背面，似有一道裂痕，葉映紅摸出寒玉七來，在裂痕上輕輕一劃，「刷」地一聲，裂痕應聲而開，內邊竟是一個大洞，伸手入洞，摸出半尺見方，高也有三寸的一個玉盒來，盒上鐫出四個古篆，是：「崑崙聖書」。

方敏大喜過望，兩個多月來的奔波，總算未曾落空，想立即打開盒來看看那成爲普天下武林人物爭逐的崑崙聖書，究竟是怎樣的，但繼而又想起剛才還曾經出現過的那金毛怪手，心想不要千辛萬苦得來的東西，才一到手，便被人搶了去！也就不打開來看，仔細貼肉放入懷中，又橫起七孔刀，護在外面，才道：「好姑娘，你將這塊浮雲仍吊上去，我來將那尊跌倒了的羅漢，扶了起來！」葉映紅歡歡喜喜，依言而行。不一會，俱已弄妥，兩人推門出了羅漢堂，天色也近黃昏，羅堂外，闃無一人，兩人由正門出了笻竹寺，走不多久，已然是暮色四罩，歸鴉「嘎嘎」，方敏道：「好姑娘，溫婆婆在旋風島上，不知是怎麼樣了，我想一刻也不停留，就此北歸，妳說好不？」

葉映紅雙目秋波流轉，道：「你說怎樣，就怎麼樣。」

兩人滿懷高興，下了玉案山，萬家燈火時分，便回到了昆明城中，仍在客店中住了。第二天，便買了兩匹好馬，一直北上，一路絕不停留，也不生事，一個半月之後，已然來到了關外。

其時，距離方敏離開旋風島時，已將近四個月了。方敏離開旋風島的時候，還是冰天雪地，但回來時却正當炎夏，關外之地，冬天雖是苦寒，夏天却一樣炎熱，一奔出口外，草原平地，與天相接，令人頓覺心胸舒暢。

這一個半月來，方敏和葉映紅的感情更是激增，兩人祇覺得一刻也不能分離，來到了大平原上，有時方敏策騎快了些，葉映紅雖然還能望得到他，但總感到有說不出的不舒服，一定要並轡而行才放心，方敏也是一樣，有時豪興頓發，向前疾馳一陣，但心中却又不斷後悔：何以離得好姑娘那樣遠法？當然，他們同在平原上面馳騁，是絕不會失散的，但因爲他們心中互相爲對方牽掛縈念，是以才會有這樣的感覺，兩人在草原上又馳了一日，夜來便搭起布幕休息，估計再有一天的路程便可穿過那一大片森林，過了森林再跑兩天，便可以到那個大湖了，方敏想起立即可以和溫婆婆會面，心中又不免一陣高興。

第二天一早，草原上的雀兒不斷鳴叫，方敏和葉映紅兩人，便已經醒轉，旭日在東方，儀態萬方地在浮動，照得沾在草上的露珠，像是珍珠似地，閃出各種各樣奇妙的色彩來，令人爲之目眩，那麼美麗景色，方敏從來也沒有見到過，祇見一抹藍天，如同一隻最名貴，而又碩大無朋的淺藍色的玉碗，覆在人們的頭上，白雲緩緩地飛過，令人感到說不出的舒暢。

兩人重又上了馬，一直向前馳去，不一會，便見一條又寬又清的大河，橫亙在面前，水流是那麼地平靜，以致看起來，那條河的河水，像根本是靜止不動的一樣，如一條玉帶也似。

方敏其實已經走過這條大河兩次了，一次是六年前，他母親帶着他逃命的時候，另一次，是他離開旋風島，去爲溫婆婆取崑崙聖書之際。

不過兩次均是冬天，河水早已連底凍住，上面又覆上厚厚的積雪，根本看不出是一條河來，因此方敏乍見一條大河，橫亙在眼前，幾乎疑心自己走錯了路，但方向却是對的，方敏也立即想到以前兩次經過時，那條大河是結了冰，所以才沒有發現那是一條大河。

一見到大河，連胯下的馬兒也騰躍起來，跳躍着，歡嘯着，方敏和葉映紅一齊

跳下馬來，牽着馬兒，越過了長在河邊的叢叢蘆葦，讓馬去飲水，而方敏到處去找渡船。可是不論上下游，皆是靜蕩蕩地，連一隻小船的影子都沒有，方敏看了一會，那河是有七八丈寬，雖然以自己和葉映紅的武功而論，涉水而過，絕無問題，但到了對岸，難免弄濕衣衫，一則怕浸壞了千辛萬苦才得到，貼肉而藏，一直不敢開來看一看，唯恐有人偷窺的崑崙聖書，二則衣衫盡濕，到了對岸時，要換衣衫，男女有別，又是不大方便。

方敏和葉映紅兩人，雖然感情好到了極點，但却是發乎情止乎禮，除了有時在夕陽西下之時，偎在一起，觀看夕陽下山的壯觀之外，絕無其他，因此方敏才想找渡船來渡過河去。

放眼看去，不見有船，方敏已感到奇怪，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放聲長嘯一下，氣納丹田，叫道：「有渡船麼──這兒有人要過河哩！」那兩句話經他以丹田之氣逼出，宏亮無比，驚得在蘆葦叢中休息的水鴨子，全都「撲簌簌」地飛了起來，霎那之間，便漫天飛了起來，爲數之多，不下萬餘隻，頓時蔚爲奇觀。

但是方敏連叫數遍，空自將水鴨子全都驚得飛了起來，河面上仍是靜蕩蕩地，一隻小船也沒有。方敏奇道：「好姑娘，我這幾聲呼喚，在這樣空曠的地方，少說也可以傳出四五里開外，竟然無人聽見，却是天大的奇事，我們是順河去找渡船，還是涉水而過？」

葉映紅柔聲道：「方大哥，還是那句話，你說怎麼樣，便怎麼樣。」

方敏心想爲了不就擱時間，也祇好涉水而過，正想開口，忽然放眼看去，河上游像是有一隻船，緩緩地順流而下，方敏喜道：「好了，有船了！」和葉映紅兩人一起向上游跑了幾步，葉映紅以手遮額，迎風而立，微風吹得她衣袂飄動，秀髮散亂，祇聽她和方敏同時道：「不是船，是一隻大木筏！」

自上游飄流而下的，眞的不是船，而是一隻木筏，開始出現時，還祇是一個小黑點，不一會，便有巴掌般大小，又不一會，已然可以看清木排上，有不少人躺着，方敏道：「好姑娘，其實武林中爭爭殺殺，眞是一點意思也沒有，你看這些人，平平靜靜地過日子，放排河上，在木排上仰臥看雲，多麼快樂！」

葉映紅一笑道：「我就覺得和你在一起，怎麼都是快樂的！」

方敏報以一笑，兩人的心頭，俱都像是沾了蜜糖一般甜蜜無比。又過了一會，那木排已然來得甚近，兩人忽然聽得頭頂上「嘎嘎」兩聲長鳴，聲音難聽之極，抬頭一看，祇見兩隻兀鷹，正在上空盤旋，越旋越低，突然之間，猛地向木排衝了下去，又貼住了水面，箭也似地飛向半天。

兩人一見了這種情形，心內盡皆大疑，葉映紅首先失聲道：「方大哥，情形不對啊！」

方敏也驚道：「奇了，難道木排上那些人，全是已死了的？」

葉映紅道：「可不是麼，不然何以兀鷹會跟着木排呢？」說話之間木排已然流近，離岸祇不過兩三丈遠近，兩人定睛一看，祇見木排上橫七豎八，躺着不少人，可不是死人是什麼？

方敏忙道：「好姑娘，咱們躍上木排去看個究竟！」一提眞氣，正待躍出，忽然兩團黑影，自天際飛墮，「撲通」，「撲通」兩聲，便跌入了江中，俛眼之間，便浮了起來，正是那兩隻兀鷹！

方敏又是一楞，問道：「好姑娘，你可知道那兩隻兀鷹怎麼會死的？」

葉映紅道：「那還用說，自然是那些人全是中毒而死的，兀鷹祇不過啄了他們一下，便也毒死了！」葉映紅所說，和方敏心中所想的正好一模一樣，抬頭一看，木排已然又飄出了四五丈去，連忙一拉葉映紅，雙雙沿河追去，俛眼追到，一齊躍了起來，三兩丈遠近，一躍便至，到了木排上一看，葉映紅不禁緊緊地靠住了方敏，「啊呀」一聲，驚呼起來，原來木排之上，不但全是死人，而且死狀甚是難看，臉上全成了藍色，方敏一眼望見其中一個胖大和尚，身上露出一角金光閃閃的物事，走過去拖出來一看，「錚錚」連聲，敢情是一件金絲編成的袈裟！

方敏一見那件金袈裟，便失聲道：「金羅漢！」向旁一看，一個書生打扮的中年人，手中還緊緊地握着一柄長劍，方敏一看便認出他是誰來忙道：「好姑娘，這事奇了，這人是天心劍客曹不仁，那和尚叫金羅漢，也全是武功不低的人物，你那面有誰是認得的？」葉映紅道：「有一個獨脚漢子，手握鐵拐，看來不像庸手！」方敏走過去一看，又失聲道：「獨脚追風崔奇！」再一看其餘那些人，也個個手握兵刃，有三個矮子，手中俱握着長只數寸的點穴鐝，頗像是傳說中，持有一木方外點穴譜，專點經外奇穴，人稱漠北三矮的孫氏三弟兄，這三人甚是正派，也頗得江湖上人崇敬，向以開設鏢局爲生，不知怎的，也會和曹不仁，崔奇和金羅漢等邪派人物，一起死在木排之上。

此外再也沒有認得的了。兩人相顧愕然，葉映紅道：「奇怪，這些人不知是中了什麼毒，怎麼死法全是一樣的？」

方敏被她一言提醒，脫口道：「藍蛛！一點也不錯，他們是中了藍蛛的毒！」

葉映紅道：「方大哥，就是你說在發現我的那個古墓之中，所殺的藍蛛，」

方敏點頭道：「自然是，我七孔刀上，還因此沾了藍蛛之毒，霹靂子死時，也是臉上發藍，和他們一模一樣。」

葉映紅呆了一呆，道：「如此說來，那盜藍蛛的人，至少應該知道我是從那裏來的了。」

方敏道：「不錯，照理來說，應該這樣，而且那柄綠色的寶劍是什麼來歷，盜藍蛛的人，也該知道。」

葉映紅想了一想道：「方大哥，就算事情和我完全沒有關係，咱們也不能看着那人以藍蛛之毒害人，你說是不是？」

方敏心中，好生躊躇。因爲若是順河而上，去探索金羅漢，曹不仁等人的死因，不但可以得到「好姑娘」來歷的綫索，而且可以履行自己對極樂眞人所下的諾言，不讓人偷了藍蛛，在江湖上害人，但是，那條大河，放眼望去，不見盡頭，不知道要就擱多少時間，而四個月的期限將到

，溫婆婆一定盼得自己急了。

但如果先去旋風島的話，又怕那放毒害人的人，從此溜走，再要去找，便費大事。

葉映紅也像是知道他的心事似地，祇是仰着頭，望着他微微發笑，並不講話，好一會，方敏才心中一亮，握住了葉映紅的手，道：「好姑娘，我求你一件事，不知道你肯不肯。」

葉映紅見他講得極是嚴肅，也收了笑容道：「方大哥，隨便你叫我做什麽，我都肯的。」

方敏道：「你將崑崙聖書送到旋風島去給溫婆婆，我一個人騎馬沿河而上，去看個究竟，這樣事情就可保兩全了？」

葉映紅一怔，低下頭去，半晌方抬起頭來，已然是泫然欲淚，低聲道：「方大哥，不是我不肯答應你，是我實在捨不得離開你！」

方敏嘆了一口氣，道：「好姑娘，我也是一樣，但是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從此以後，咱們每日每時在一起，我一辦完事情，立即就回旋風島來，你在旋風島等我就是了，好不？」

葉映紅這才點了點頭，雖然答應了，但大顆大顆的淚珠，却也滾了下來。看得方敏心頭一陣迷惘，他又何嘗想與葉映紅分開啊！但事情既是這樣，也別無其他辦法可想，兩人手挽着手兒，一齊躍上了岸，抬頭看時，他們所騎的馬兒已成了兩個白點，敢情他們在木排上，已然向下游飄了三四里了。

兩人一上了岸，便各展輕功，向上游而去，馬匹見了主人，陣陣歡嘶，揚蹄，經過那麽多久的休息，馬兒早已恢復久馳的疲勞，兩人一言不發，上了馬背，並轡行了好久，方敏才悵然道：「好姑娘，咱們該分手了，你一直望背去，穿過一個森林，便可以望到一個大湖，湖中心的一個島，就是旋風島了，你小心帶着這個。」一面說一面從懷中摸出那隻玉盒來，遞給了葉映紅。

葉映紅伸手接過道：「方大哥你放心，我一定會送到旋風島溫婆婆手中的！」

方敏這時候並不是已經忘了他母親生前的囑咐一取到崑崙聖書，絕不能在人前露眼，必須找一個最隱蔽地方躲藏起來，好好練功的囑咐，就在他將玉盒從懷中取出的那一瞬間，他還像是聽到了母親說話一樣，但溫婆婆和眼前的「好姑娘」全是他至愛的人，他又怎能不救溫婆婆，不相信好姑娘呢？葉映紅接了玉盒，放在懷中，黯然道：「方大哥，我們該分手了。」

方敏已覺得無話可說，祇是重復道：「分手了！」兩人情感正灼，驟然分離，心中都有一股說不出來的難受，但是事實又逼得非分手不可。

葉映紅又嘆了了一口氣道：「方大哥，你說過不論怎樣，你都是對我好的。」

方敏道：「不論怎樣我都對你好。」

兩人又呆呆地對望半晌，方敏在心中長嘆一聲，道：「好姑娘，你多保重，我去了！」一提馬韁，馬兒撒開四蹄，潑刺刺地跑了開去，頭也不回，一口氣地跑出了三里多地，回頭看時，葉映紅仍是呆呆地騎在馬上在河邊向自己這邊張望！

在那一剎間，方敏眞感到英雄氣短，兒女情長，突然起了一個念頭，何必去理會是誰偷了藍蛛？何必理會好姑娘以前的來歷？就在旋風島上，和她、溫婆婆快快活活地過上一輩子，不是很好麽？

想到這裏，他幾乎勒住了馬韁，如果他眞的勒回了馬韁，也不會有以後種種驚天動地大事發生了，但是他究竟生具俠義心腸，想起藍蛛落在歹人手中，不知要殺害幾許無辜，便硬了硬心腸，逕自溯河而上，一停也不停地向前跑去。

却說葉映紅呆呆地站在河邊，直到方敏看不見了，才緩緩回轉頭來，心中的悵惘空虛，較方敏尤甚，長長地嘆了一口氣，掠了掠亂髮掉轉馬頭，便向大河衝去，馬兒在平靜的河面上游了過去，不一會便穿過了對河，直向北跑去。

和方敏分開之後，她覺得天地間充滿了死沉沉的灰色，藍天白雲，綠草紅花，本來是那樣地生氣盎然，但現在看來，却都和她自己一樣，比鉛塊還沉重，比鉛塊還死悶，她祇是悶悶趕路，連夜晚也不休息，第二天一清早，晨曦初起，便望見了前面一座鬱鬱蒼蒼的大樹林，知道自己並沒有走錯，祇消穿過林子，再走一天，便可以到達湖邊了。

她無精打彩地走入樹林，但覺林木聳天，天色頓時黑了下來、馬兒一林子，便驚起不少野兔子，葉映紅苦笑一下，一直想念着方敏，直向前走去，不知不覺間已然過了一天，葉映紅見天色越來越暗，而自己尚在樹林中，不由一怔，暗忖並未聽得方敏說起，這座林子要一天工夫，才能走得出啊！

想找一找下山的太陽，以定方向時，天色也不知在什麽時候，成了陰天，根本無法辨別自己是在向那一個方向行走。

葉映紅立即明白，自己是在大森林中迷路了，在大森林中迷路，就像在海洋上迷失方向，可能一下子就穿出了樹林，也可能半年一年，祇在樹林中打轉，甚至於轉上一輩子，終於死在樹林之中。

一想及此，葉映紅心頭不禁襲上了一層恐懼，她怎能不再和方敏見面呢？難道一切美好的憧憬，都要埋葬在這個無邊無際的大森林中？

天色越來越黑，終於什麽也看不見，馬兒也像是吃了驚似地，四蹄亂踢，不住地「希律律」長嘶，葉映紅取出火摺子，順手砍下一根松枝，夏日的松枝，顯得異常潮濕，好不容易才點燃了，舉起來一照，四面八方全是高聳入雲的樹木，像是身處在一個用無數巨木編成，碩大無朋的墳墓中一樣。

葉映紅牽着馬，不辨方向地在黑暗中亂闖，手中的松枝並沒有燃燒多久，便「滋」地一聲，冒出一溜白烟而熄滅了，葉映紅還想再折上一枝來點着時，忽然聽得老遠傳來「悉索」，「悉索」一陣響。同時，脚底下也感一陣微微的顫動。

她如今所處的，是我國東北無數原始森林中的一座，不知多少年來，未有人踏入過，落葉在地面上積得老厚，幾里路外有人走動，也可以感得出來，葉映紅起先還祇當是來了什麽野獸，正在用心戒備，忽然聽得有人講話的聲音，說道：「咦，

剛才還見那裏有亮光，怎麽一下子就沒有了？」

另一人道：「唉，你怎麽啦？我們千辛萬苦，冒着多少的危險，才在大森林中找到了那一枚七色靈芝，一出林子，咱們哥兒倆就發財哩！」

那一個慘笑數聲道：「出林子，哈哈……我們已在林子中轉了多少個白天黑夜了，可有點影兒沒有？出林子……！」

葉映紅在兩人談話，聽出那兩人多半是當地的土著，入林來採那七色靈芝，但是却也被困在林子當中走不出去，由此可知，自己要出林子，更不是容易的事了，暗恨進林子之時便心神彷彿，未曾好好地辨定方向，以致如今被困在森林之中。

葉映紅此時自己暗恨自己，也的確大有理由，因爲方敏指點她路程的時候，料到她此去，所經過的，祇是那座原始森林，向東伸展的一翼，祇不過十五六里寬，一個時辰，便可穿過。

但葉映紅却在不經意間，向西而行，一天走下來，已然走出了一百餘里，來到了那座綿亘方圓將近數百里的森林中心，再要出森林，當然不是那麽容易的事了，當下她見有人和自己同病相憐，忙恍着了火摺子，叫道：「兩位朋友，可是迷失道路的？我們來會合一起如何？」

一言甫畢，祇聽得那兩人驚呼道：「果然有人，果然有人！」

一起奔了過來，而葉映紅也已將另一根松枝燃着，火光照耀之下，祇見兩個人匆匆忙忙地奔了過來，等奔得近了，定睛一看，不由得大吃一驚，那裏是兩個人，簡直是兩頭野獸！

祇見他們頭髮盤虬，鬍子滿面，臉上全是污垢，除了兩隻眼睛以外，口耳鼻五官，全都分不清楚，身上的衣服，也是東掛一片，西掛一片，也不知道他們兩人，究竟在森林中做了多少時候的野人！

兩人一奔出來，一見葉映紅，也是一呆，「噗」地跪了下來，道：「是仙女下凡，來救我們哥兒倆的麽？」

葉映紅忙道：「不是，我也是迷了路的，敢問怎樣才能出得這座森林？」

一語講出，才覺得不妥，他們兩人不知被困了多久，尚且走不出，自己再去問他們，豈非問道於盲？果然，那兩人站了起來，陣陣怪笑，其中一人，突然眼射異光，叫道：「馬！馬！有了馬兒，我們又有逃生的希望了！」一面說，一面向葉映紅身邊的馬兒撲來。

但另一人立即撲了上去，將他一把抱住，道：「大哥，馬兒祇得一匹，不能騎兩人，不如我先騎了馬，僥倖能出得林子，賣了七色靈芝，再來找你如何？」

那人怪叫道：「老二，你打的好如意算盤啊！」用力一掙，便將那人掙脫，弟兄兩人，在地上亂滾，打得極是激烈。

葉映紅在一旁看得暗皺眉頭，叫道：「喂，你們別打了好不好？」可是兩人那裏肯聽。需知他們兩人，在森林中流落已近兩年，神經早已大受刺激，沒有逃生的希望，倒還相安無事，一見到馬匹，誰都想獨自佔有，那裏又還顧得什麽兄弟不兄弟！

在森林中流落，實在是較諸在大海上飄流，更容易令人神經失常，因爲在海上飄流，若是找不到陸地的話，大都不出十餘天，便飢渴而死。但是在原始森林中，却有的是各種食物，可以用作維持生命，但是，却長時間地不能出森林去，自然更使人在絕望之中，成爲瘋狂，這兄弟兩人瘋性一發，打了起來，開始還是空手，到後來，各自抓了一塊大石在手，向對方亂砸，葉映紅見勢不好，想要阻攔時，已自不及，祇聽得兩聲慘嗥，兩人都已然倒地不起。祇見一個的左手，緊緊地按在腰上，怪笑道：「咱們發財了！咱們發財了，咱們——」叫到第三聲，便自倒頭死去。

再看另一個時，頭部爲石砸中，也已一命歸天。葉映紅雖然一身武功，但是眼看着人們在絕望之際，變爲瘋狂，以致自相殘殺，想起自己的處境來，也不禁不寒而慄，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

呆呆地對住兩人，看了一會，正要離開，突然想起，他們兩人曾屢次提到「七色靈芝」那靈芝本是提氣益力的仙草，極是罕見，普通的祇是一色，相傳有七色靈芝，但是要尋覓它，却比登天還難，而學武之士，更是對之夢寐以求！因爲服食一株，少說也可抵得十年功力！

他們兩人既已死去，留下靈芝在此，也是可惜，便又對兩人看了一眼，發現一人右手，緊緊掩在腰間，提開他右手一看，只見他腰間繫着一段樹木做成的圓盒，力透五指，拉斷了綁住圓木盒的帶子，才一揭開盒蓋，便聞得一股沁人心肺的幽香，撲鼻而來，令人精神爲之一振，取出一看，果然是一株七色的靈芝仙草，也不知兩人是費了多少心血，才採到手的，但終於無法將它帶出森林，去高價沽出受用！

葉映紅又嘆了一陣，將靈芝放入盒中，繫在腰間，以寒玉七就地挖了一個坑，將兩人埋了，又繼續向前走去，心中暗忖，祇要能夠出了森林，將這株七色靈芝給方敏服下，他武功便可陡進了。她因愛方敏心切，竟全然未曾想到自己服了這顆靈芝！

葉映紅牽着馬兒，一直向前走去，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祇覺得森林中漸漸地由黑暗而變成了灰濛濛地，巨樹的影子，在濛濛的光影中，像是在慢慢地幌動一樣，令人頭昏目眩。

葉映紅知道天已然亮了，但是在森林中，却祇是像黃昏一樣，太陽從那一面升起，也看不出來，祇是過了許久，在頭頂上看到一團黃色的光影，連日落日出來辨別方向，都不可能！

葉映紅嘆了一口氣，折了些野菓子充飢，騎上了馬，仍不停地向前走。

若是她眞能一直向前走，森林雖然有數百里方圓，也可以走得出，但是人在森林之中，不知就裏，往往離林子邊緣，祇有三四里了，因爲不辨方向，又會倒走進森林中去，葉映紅在大森林中直轉了三天，四面八方，仍然全是高聳入雲的樹林！

她心中的焦急，可想而知，尤其是當她想到還不知要被困多久，可能還是方敏先趕到旋風島，而方敏到了旋風島上發現自己還未來到，一定要悲痛緬懷的時候，她更是肝腸寸斷！

三天來，她急於想脫困，而密林之中

，馬兒又奔馳不開，已然將馬兒棄去，一刻不停，使展躍功，向前疾馳，人也已困倦不堪。

第四日，當森林中又成了灰濛濛的時候，她終於第一次休息，在一個樹椏上，坐了下來，眼前一棵一棵的巨樹，令得她心慌意亂，但除非你閉上眼睛，否則一張眼便是巨樹的影子，葉映紅定了定神，暗忖在這樣的巨林之中，就算你有通天的本領，也難逃脫！可知人心雖高，但和大自然相較，仍是渺小不堪！

葉映紅心緒煩亂，休息了一會，又站了起來，向前竄出四五丈去，繼續趕路，又走出不多遠，忽然聽得「叭叭」地兩聲響。

那兩聲響，極像是伐木之聲，葉映紅精神爲之一振，循聲尋去，向前一看，不禁又驚又喜，原來在四棵大樹中，竟有人以樹爲柱，起了一間木屋！

她驚的是如此無邊無涯的森林之中，竟然有人居住，不知道是什麼人。喜的是不論是誰，能在這樣的森林中，再見到人類，總是值得高興的，忙道：「屋主人在家麼？我是迷路的人，欲向尊駕請教！」

叫了兩遍，未見有人回答，葉映紅心中一奇，暗忖剛才還聽得有伐木之聲，何以會沒有人？便逕向那木屋走去。

葉映紅來到木屋門口，又道：「屋主人何不現身相見？我卻是毫無惡意，只是迷路之人！」但屋內仍然是一點聲息都沒有。

葉映紅心中更是奇怪，探頭向門中張望進去，只見屋中不過是兩塊木板併成的床，除此而外，別無他物。葉映紅本來還不想擅入人屋，但天色陰沉，突然霹靂連聲，「嘩啦啦」地下起大雨來，葉映紅無法可想，只得衝進了屋內，這才看見一個樹樁之上，放着一件女人的衣衫。葉映紅一見放着女人的衣服，更是放心，大雨既然而下，衣服已淋濕了不少，便索性除了外衣，掛在屋中，再向屋外看時，雨下如瀑，連丈許以外的物事都看不清楚，聲勢之猛烈，無以復加。

這場大雨，足足下了兩個時辰，方始漸漸停了下來，烏雲四散，葉映紅見地上滿是縱橫亂竄，就像無數水蛇一樣的水流，也沒有法子趕路，而且好不容易碰到了有人居住的屋子，那人既然住在大森林中，自然對森林出入的路途，極是熟悉，豈可不等屋主人回來？想必屋主人一定是在什麼地方避雨，所以才遲遲未歸？

但葉映紅心中，又不禁暗自疑惑，因爲她行近那木屋的時候，曾聽得幾下聲響，照理說，屋主人應該就在屋子附近，爲什麼一直不現身相見？

想着想着，天色已漸漸黑了下來，葉映紅四五天來，只是在大森林中打轉，人已倦怠無比，不過前幾晚，心急覓途出林，因此才強打精神，如今只在屋中等待，倦意更濃，向床上倒去，不一會，竟爾朦朧睡去。

也不知睡了多久，忽然聽得有一股極是怪異的聲音，在耳際響起。葉映紅雖然被那聲音驚醒，但心中仍是覺得十分迷糊，待到弄清了自己是身在大森林的木屋之中，才倏然而驚，一躍而起，定眼一看，月色甚好，雖然樹葉濃密，但月光仍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透了進來，看得甚爲分明，只見屋中仍是無人，而那股異聲，卻是從屋後傳出來的。

葉映紅仔細一聽，那聲音像是什麼猛獸受了傷之後才咆哮一樣，但間中卻又有人的呻吟聲。葉映紅首先伸手一摸懷中，崑崙聖書和寒玉七全在，先將心放下，便悄悄地出了屋子，繞到屋後一看，那異聲似斷似續，竟是在一棵又粗又大的松樹內所發出。

葉映紅見那麼大的聲音，從一棵粗可兩人合抱的樹中傳了出來，心中又是一怔，走近去一看，才發現那棵原來已被虫蛀空了大半橛，像是一個天然的神龕，一個白髮蒼蒼，面目慈祥的老婆婆，正在其中盤腿而坐，那怪聲，便是從她喉間而發。

那老婆婆不但喉間發出那種似沉吟而非沉吟，而且全身，都在不斷地顫抖。那樹洞剛好容得一個人盤腿而坐，她在樹洞中不住地顫抖，整棵大樹，盡皆簌簌作響，不時有樹葉子被震了下來。

同時，那老婆婆的身上，也冒出騰騰的熱氣，面色時而通紅，時而煞白。

葉映紅雖然喪失了記憶，但她總是學武之人，武學上的事情，她還是知道的。正像現代的失憶症患者一樣，吃飯走路，這些生存的本能，是不會忘記的。她看了不多一會，便認出那老婆婆正是在忍受着極大的苦痛，而在練一種功夫。

她一覺出對方是在練功，心中不禁歉然，因爲從那老婆婆的情形看來，正是在極爲緊要的關頭，若是一受外來力量的打擾，極可能前功盡棄，甚而至於因之傷重斃命的！

因此她立即向後退了幾步，心中暗自慶幸，幸而自己來時腳步甚輕，想來那老婆婆未曾發覺，否則即使是一分心神，她受了什麼傷害的話，雖然自己不是存心害她，總是造成了無可補救的錯誤。

她退開幾步之後，又向前面仔細看了一看，陡地一呆，伸手向腰間摸去。

在腰間一摸，才發現自己的外衣已然因爲被大雨淋濕，而在睡前除了下來，連忙足尖一點，斜刺裏射了開去，身形如飛，回到了那木屋之中，提起自己的外衣一看，見那隻盛放七色靈芝的木盒，已然不知去向，這樣說來，剛才在那老婆婆身前見到的那隻木盒，一點也不錯，正是盛放七色靈芝的木盒了。

也就是說，那老婆婆偷食了那株名貴已極，不亞於崑崙三寶之一的千年雪參的七色靈芝！葉映紅不禁發了一陣呆，因爲照那老婆婆如此慈祥的面容來看，絕不應該是偷東西的人！

如今七色靈芝既然不見，不用說，那老婆婆如此痛苦，一定是靈芝的力量發作，而她正運本身眞氣，在將靈芝的力量化爲功力無疑了。葉映紅本來是準備出了大森林之後，將這株無意中得到手的七色靈芝，給方敏服的，如今糊裏糊塗地給人偷了去，心中不免慨憤，又返身奔到那老婦人存身的大樹處，只見熱氣越冒越盛，幾乎成了一層薄霧，將她全身包住，喉間的異聲已然停止，面色也安祥了許多。

葉映紅一看這種情形，便知道她大功

已然告成，便道：「老婆婆，你怎麼不聲不響，就將我七色靈芝偷去吃了？」

那老婆婆露出一絲笑容，那一絲笑容，甜蜜慈祥已極，像是一個慈母見到了出門多年，驟然歸來的兒子一樣。接着，便慢慢地睜開眼來。

她這裏才一睜開眼來，葉映紅便嚇了老大一跳，原來她緊閉雙眼之時，看來像是一個衰弱不堪的老婆婆，就算會一些武功，也是平常，但一睜開眼來之後，卻精光四射，尤其在黑暗中看來，更是異於常人。

葉映紅嚇了一大跳的原因，倒不全是因爲她眼神如此之驚人，而是這樣一對有神的眼睛，令她的心中，感到十分熟悉，感到什麼時候曾經見過這樣一雙眼睛，和自己有密切的關係一樣，但是卻又絞盡腦汁想不起來，因此才心中暗暗吃驚的。

只見那老婆婆向葉映紅打量了一眼，面上略露驚異之色，柔聲道：「你難道記不起我來了麼？」那聲音更是動聽已極。

葉映紅大是詫異，搖了搖頭，道：「老婆婆，我也感到你眼神好熟，但是卻眞的記不起了，如今我連自己姓什麼叫什麼，都不知道！」

葉映紅因見那老婆婆面目慈祥，因此才一見面，便將自己失去記憶一事，對她照實說了，老婆婆一笑，說道：「這樣也好。」

葉映紅不知她此言何意，道：「老婆婆，你可是認識我的？你能不能告訴我，我究竟是什麼人？」

老婆婆又是一笑，道：「你不妨先和我說說，你從那裏來，到那裏去？」

一面說，一面從樹洞中走了出來，一挺腰，顯得異常高大，白髮迎風，在月色下看來，根根如同銀絲一般，莊嚴之極。

葉映紅想了一想，暗忖方敏曾再三囑咐，那崑崙聖書，務必要送到溫婆婆的手中，除了溫婆婆之外，絕不能與任何人談起，因此只是笑了一下，道：「那就不必說了，我的七色靈芝，你既已服下，也就算了，只想煩你引我出這座林子，我就感激不盡了。」

老太婆突然仰天「哈哈」大笑，道：「你想出這座森林麼？」

葉映紅竟未聽出她語中的調侃之意，老老實實地道：「不錯。」

老太婆倏地面一沉，冷冷地道：「那你今生別再想了！」

葉映紅驚道：「爲什麼，難道你也不知道出森林的路途？」

老太婆冷笑道：「我自然是知道的，但是不多久以前，我曾對你說過，一見到你的面，便要送你見閻王去，上次被你逃過，今天可不能放過你了！」

葉映紅聽得莫名其妙，道：「咦，這又是爲什麼？你是在講着玩吧？你究竟是什麼人？我又是什麼人？」

她這幾句話，聽來問得絕無理由，天下那有問人家自己是什麼人的道理？可是她的確不知道自己是什麼人，曾在什麼時候和這個老婆婆結下寃仇，以致這老婆婆一見面便要取自己的性命！

葉映紅心中茫然，但看官一定心內有數，那老太婆不是別人，正是宇內四邪之首，旋風島主魔母溫魂！魔母溫魂上次在洞庭君山，見到葉映紅的時候，見葉映紅生得如此美貌，心中已然生出了莫名的忌恨，葉映紅幾乎當時便命喪她的手下，但幸而白骨神君趕到，趁溫魂被崑崙六子打傷之際，下了毒手，將她打成了更重的重傷，十成功力，去了九成九！當然不能再奈何葉映紅。事後，葉映紅便亮出寒玉七，將崑崙六子引走，而魔母溫魂實在是詐死，等白骨神君離去之後，才爬了起來。

這時候，她一生功力，幾乎盡失，自知在江湖上仇人極多，若是一被人知道自己功力已失，當眞要被人千刀萬剮，來報仇雪恨，因此一面以殘餘眞氣，日夜練功療傷，一面扮成了一個老乞婆，一直向北走去，希望可以回到旋風島上，方是最安全的地方。

她已幾乎和常人無異，好不容易捱到了湖邊，望着浩浩湖水，根本到不了島上，這才又折回向南，在這個大森林中搭了一間木屋，住了下來。過了兩個來月，總算恢復了兩成功力，但她自知兩成功力，等於和一點本領沒有一樣。

不要說去尋白骨神君報仇雪恨，就算是遇見尋常武林中人，也不是敵手，因此便隱居在大森林中，一步也不敢出去。當葉映紅誤撞到她木屋之前時，她正在砍木取柴，一見有人走來，抬頭一看，認出是葉映紅，嚇了老大一跳，急忙來到那棵大樹的樹洞內，躲了起來，一動也不敢動，因爲她知道此時本領，尚不及葉映紅的一半！卻不知葉映紅已然記憶盡失，根本不認得她了！一直躲到夜深，才敢躡手躡足，走入木屋之中，見葉映紅在床上睡得香甜，全然未曾覺察有人走了進來，溫魂見機不可失，跨前一步，迸指如戟，直向葉映紅頭頂中心的「百滙穴」戳了過去。

那「百滙穴」位於頂門，乃是奇經八脈之總滙，溫魂此時武功雖然不如葉映紅，但是用力戳了上去，一樣可以致葉映紅於死命。

也是葉映紅命不該絕，溫魂在一步向前跨出之時，一不小心，將葉映紅的外衣，碰跌了下來，那盛有七色靈芝的木盒，「叭」地一聲，跌到了地上，葉映紅在床上一個翻身，將溫魂嚇了一跳，趕緊閃出門外，葉映紅若於此時醒轉，也可免去許多艱難，但她卻實在睡得香甜，正夢見與方敏一同臥在草地之上，望着藍天白雲，在喁喁細語哩！只是翻了一個身，並未醒轉。

溫魂在門外心驚肉跳地等了一會，不見葉映紅醒轉，她武功雖然失去了一大半，但是心腸之狠毒，卻是一成未變，知道若是葉映紅醒轉，自己非吃虧不可，唯一的辦法，便是趁她熟睡的機會，先將她弄死！因此又大着胆子，向屋中走去，才一跨進，腳下便踢到了一隻木盒子，本來溫魂也不會注意，但是這一腳，卻將木盒蓋踢了開來，霎時之間，只覺滿室異香。

溫魂怔了一怔，一俯身，拾起木盒一看，只見木盒中所盛的乃是一株色作七彩，七枝七葉的異草，她見多識廣，一眼便認出那是極爲罕見，可遇而不可求，對學武之士來說，更是珍貴無比的七色靈芝，這一喜，當眞是非同小可。

她在拚着重傷，裝死在白骨神君手下，逃了性命之後，已然知道就算得了崑崙聖書，至多也只將武功練到和以前一樣的程度，而且極可能生死玄關，無法二度打通，比起以前來，尚自不及。饒是這樣，也非要三二十年的工夫不可，到那時，已然將近百歲，還能夠有什麼作爲？還談什麼稱霸於天下，成爲天下武學之首？因此心中，已然生出了灰心之念。

但此時一見到那棵七色靈芝，心情立刻完全不同，知道只要將這棵七色靈芝服下，調勻眞氣，將靈芝的力量，化爲本身功力，不到明天，便可以和以前完全一樣，再得到崑崙聖書的話，不但大仇可報，而且多年來的願望，一樣可以實現！

這一喜眞是非同小可，也顧不得再害葉映紅，疾退而出，來到那樹洞之中，盤腿坐定，取出了七色靈芝，吞服了下去，立即調勻眞氣，不片刻，便覺得眞氣鼓蕩，宛若脫韁野馬，正是當年初將生死玄關打破，功力突飛猛進時的境界，不過此時來得更快，更突然而已，連忙用心收斂眞氣，順大周天而行，三遍過去，已覺功力恢復了六成，再激轉下去，每一遍，便增加一成功力，但是眞氣運行，也更吃力，知道這全是憑七色靈芝之功，要將十幾二十年苦練之功，在一瞬間完成，一點也怠慢不得，在第九遍的時候，全身已然冒出熱氣，不由自主，發出狠嗥也似的聲音來，才將葉映紅驚醒，出來觀看。也是天意如此，葉映紅並未認出樹洞中的正是魔母溫魂，否則一想到她服食了七色靈芝之後，一定要爲武林帶來一場前所未有的浩刦，於此時出手除她，眞是不費吹灰之力。

而葉映紅到木屋去一轉之際，魔母溫魂已然將眞氣運轉了十遍，武功立時全部恢復，和葉映紅對問了幾句，才知道她已然失去了記憶，想起以前洞庭君山，被她走脫，此時萬不能放過，心中得意，見葉映紅茫然不知所答，哈哈大笑，踏前一步，突然出手一抓，向葉映紅的肩頭，輕輕地抓了過去。那一抓，確是輕巧無比，看來一點力道也沒有，但是却快疾無倫，才一出手，五指如鈎已然欺到了葉映紅的身前。

葉映紅見她突然出手，嚇了一跳。她記憶喪失之後，際遇却甚好，功力只有增進，一見對方無聲無息一爪抓到，趕緊向側一避，身形隨之滴溜溜一轉，身法快絕，竟然將溫魂的那一抓避了開去，口中叫道：「你這老人家好不講理，偷食了人家的七色靈芝，還要——」她下面「出手傷人」四字尚未出口，溫魂一聲長嘯震得林木簌簌，手臂一長，五指突然一齊放開。

葉映紅剛才避開溫魂的那一抓，已然極是驚險，而溫魂竟然手臂並不回縮，已然改招，又大大地出乎她的意料之外，一見對方五指如揮琴絃，看來像是漫不經心，實則上每一隻手指，皆有目標，扣的正是自己肩頭上「魄戶」，「音首」，「神堂」，「厥陰俞」和「心俞」五穴。那五個穴道，全屬足太陽經，只要被扣中一個，便無倖理，葉映紅心中大吃一驚，暗忖這老太婆武功當眞好得出奇，急忙一個「鐵板橋」，上身後仰，向後倒去，總算將那疾扣而至的五指，一齊避過。

（未完．十六）

98-04-43-04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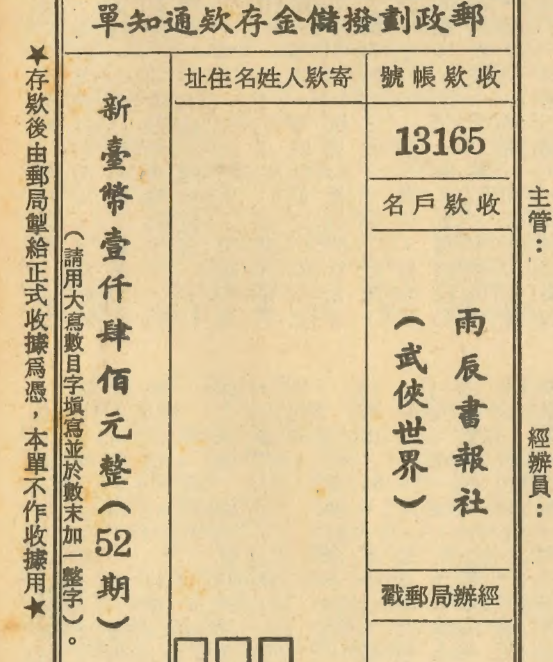
收款帳號	13165
收款戶名	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寄款人姓名住址	
金額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經辦局戳	中心局郵戳
手續費	元　次

主管：　經辦員：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塡明，以免誤寄。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担。

300.000本70.1. 134×192 (60P.橫)保管五年(藏光)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帳號	13165
收款戶名	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寄款人姓名住址	
金額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經辦局戳	
手續費	元　次

主管：　經辦員：

★存款後由郵局製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一、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二、帳戶本人存款不必塡寫此聯但請勿撕開

環球小說盡名家
每週新書多姿采
新書介紹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有售

血染霸王樓
每本港幣七元

武俠小說
鐵血男兒
龍乘風著
每本港幣六元

鐵騎十七雄
龍乘風著
每本港幣七元

武俠小說
決裂
龍乘風著
每本港幣七元

環球出版社發行

常服
氣金丹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